

原野游龍　　伴霞樓主・新著

獵人眼中的女妖竟是侯門千金，闖蕩江湖的俠士竟是皇太孫，交織成了這個奇情、奇趣、詭絕的故事，令你馳神動魄，拍案驚奇。

$2.50

958

編後話 今期巨型小說特選武俠作家名宿伴霞樓主的巨著「**原野游龍**」，本故事內容曲折，情節迂廻，書中主角人物是一對少年俠侶，他們的身世都是隱秘飄零，如夢如幻，但他們各自身懷絕技，同時都隱身擁有連自己也不知底蘊的物事，珍如拱璧，但當他們知道自己如謎般的身世後，……全文十餘萬言，一氣呵成，不容錯過。

**　　**　　**

「**黑蜥蜴**」故事近尾聲，情節高潮更番迭起，陰森駭人的恐怖場面，使人有不寒而慄之感！本故事之四「**粉骷髏**」，鐵定由九六〇期起隆重推出，故事中的詭秘駭人情節，保証你從所未睹，橋段構思可說是開武俠小說之先河，屆時請先睹為快！

**　　**　　**

朱羽的「**八絕**」與高皐的「**胡塵瘦馬天涯路**」下期同時推出，這兩位名家的作品，早已爲讀者們所喜愛，深獲好評，上述兩大新作，是他們最近窮盡思索，絞盡腦汁，費時數月的創作，敬請購閱。

下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是鐵拐俠盜故事「**隱身神探**」，你想知道如何精彩的話，到時一看便知……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60.00
	一年港幣	$ 1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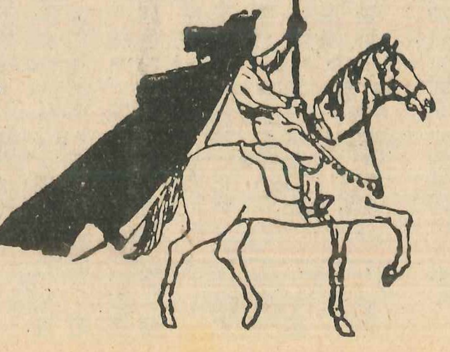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5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巨型俠義故事

伴霞樓主·文
盧　令·圖

原野游龍



森林女妖　嚇煞游龍

火球一樣的太陽，高高懸掛在六月萬里無垠的晴空，晌午時候，連樹上的蟬也瘖啞了，大槐樹下躺着的一隻野狗，拖出長長的舌頭，行走在石板路上，人也成了熱鍋上的螞蟻。

袁野抹了抹汗，望着那濕了大塊的藍布大褂，心下不禁一陣慚愧，不錯，日頭兒是毒了些，但若是他功夫到了家，內功達到了他爹的火候，就不會有這麼多汗。

大槐樹下的野狗顫抖着長長的舌頭，轉過頭來望着他，袁野本想向樹蔭下走去的，但他的脚步被水聲吸引了，潺潺的水聲經右面林子裏傳來，林子那邊是壁陡的懸岩，盤曲宛若虬龍的古松上，掛着有如絡纓的藤蔓，不怪這麼熱了，那高處也沒些兒風絲。

他見到那飛瀑了，想必以往那是飛瀑，乾旱的天氣把它變成了流泉，該是澎湃的怒號，也就成了潺潺的嗚咽，想想那山泉該有多清涼。

清涼的山泉吸引着他，穿過林子，水聲引導他到了那山澗旁邊，原來崖下是個半乾了的水潭，潭邊嵯峨的亂石也更崢嶸了，却又半被叢叢灌木掩蓋。

袁野頓覺遍體清涼，石上長滿了的苔蘚青翠欲滴，可知那水潭長年被參天的大樹蔭蔽，他落下水邊，經那亂石的縫隙中，總算找到了個落脚之處，捧起水來喝了兩口，那冰涼的水眞涼到心裏。

想想那渾身的汗濕，若是跳下潭裏……

……啊！

他的手留在鈕扣上，怔了一怔，石堆左邊的水面，有紅影一幌。

不，他一定沒眼花，雖然再瞧時不見了紅影，但水邊一圈圈漣漪，兀自在伸展開來？顯然是甚麼紅色的東西播弄出來的，因爲崖下林邊，半絲風也沒有。

那漣漪播散開去了，亂石那邊的水面，又復平靜如鏡，不，他一定沒眼花，若然石堆那面有人，有人就一定是女人，男人豈會穿紅色的衣衫，這可得瞧清楚，要不然脫光了衣衫，可不成話。

袁野提起一口氣來，把背脊貼在臨水的石上，啊！他心下一跳，那口眞氣幾乎提不住了，忙不迭左掌在石上一按，半旋身，落在水邊。

他心裏不但一陣劇跳，而且臉上也熱辣辣的。

一個姑娘，就在石堆那面的水裏，一個半裸的姑娘，適才他所見的紅影，必是那姑娘裸體上僅有的一個紅肚兜，他見到那姑娘正從水裏長起身來。

孤男、寡女，連一隻飛鳥也不見的崖下潭水邊，若被人發覺了！那潺潺的泉聲既能把他引來，自也能把路人引來。那可百口莫辯，何況人家姑娘裸着身子，趕快，走，快走。

不，不能走，他才半轉過去的身子，又回轉過來，想看看，那姑娘已出了水，若然撞見了，豈不羞煞了她？

不料他才這麼一遲疑，寒光陡閃，一把利劍已指着他的左脇，啊啊！袁野旋身一滑晃，但背已貼着了石頭，退無可退。

是那姑娘！他不是畏怯，只要駢指就可把那劍消開，他只是心下慌亂，覺得她是個年輕又極美的姑娘。因爲他不敢正視人家，他只見到她那堆散在肩下的長髮上，兀自有水珠在下滴。那姑娘雖已穿回了衣衫，但仍裸着一雙脚，像……像雪一樣白。

心慌的袁野把雙手直搖，說：「姑娘，我我……我沒見到。啊！」

話出口，才想到這話無異不打自招，人家又沒問他，他沒見到甚麼，當眞好笑得緊，他也更慌亂，他的臉像火燒一樣。

姑娘說：「你沒瞧見，你，想跑。」

袁野道：「我我……我只是來喝口水，我要趕路，我眞……沒瞧見。」

姑娘家的清白之體，被人瞧見了，那人該……如何！那姑娘的劍尖遞前了些，甚至他感到了那劍尖的鋒利，他猛吸了一口氣，雖然衣下的小腹脫出那劍尖之下，他仍驚出了一身冷汗。難怪適才這姑娘來到他身後，他竟沒覺察了，那劍眞是把寶劍，劍尖上有寒芒吞吐，有這樣的寶劍，也敢用這樣寶劍的人，那劍術一定錯不了，而他的背貼在石上，無可閃避，若然人家適才要殺他……

但那姑娘非但不殺他，那劍反而縮回了些，袁野鬆了一口氣。除非人家也像他一樣傻，才會相信他沒瞧見。他仍不敢抬頭，就道：「姑娘，不敢相瞞，適才倒曾見到了一點衣衫，但一見姑娘要出水來，我就趕快退回來了，是只僅見到……姑娘的一瞥背影。」

他坦白承認了，她會不會一劍刺來！袁野在戒備，他不敢正視人家，目光也不敢離開那劍尖。

但那劍不是縮回去了，而且垂了下去，是她相信了麼？他不但說了眞話，而且說得極是誠懇。她是該信他的。

他，袁野才離開師門，從小在一個不苟言笑的師傅身邊長大的，師門的戒律極嚴，可不是個登徒子，豈會去偷瞧一個光屁股的女人洗澡。

袁野吐了一口氣，那劍尖點在地上了，點在她雪白的脚裸旁邊，但好奇之心又起，這姑娘怎麼……不動彈，又不出聲。

他的目光從她那胸前半濕的衣衫上移，髮上的水珠濕了她的衣衫，但她胸前衣衫？是了，那水濕的紅肚兜！衣下就是那肚兜。

臉又火辣辣的，心下又一陣劇跳，他怎可去想人家姑娘的紅肚兜。

但水濕了一大片的衣衫吸住了他，因爲她的衣衫那麼薄，薄薄的水濕了的衣衫，透出了淡淡的紅影。

「喂！」那姑娘又開口，說：「那麼，你不是沒見，只是……不瞧？」

「我，眞的，我沒瞧。」袁野說。奇怪，那可不像從一個羞極，惱極的姑娘咀裏發出來的話聲，話聲中怎麼透着幽怨？

「你不瞧，不願瞧，」那姑娘又說了：「可是我醜，我……那麼，我眞是個醜丫頭。」

這是甚麼話？袁野打從心裏說：「不

不，你挺美，美極啦。」

雖然他不敢正視她，兀自不敢抬頭，但適才旋身閃避時，一瞥之下，雖然只是那麼匆匆一瞥，已覺得她是罕見的極美的姑娘。

那姑娘道：「你騙我，我要不是個醜丫頭，你爲何不瞧我，連頭也不抬。」

袁野不自覺抬起頭來，巴不得立即就抬起頭來，她已不是個小姑娘了，她的胴體那麼豐滿，但顯然天眞得還像個小姑娘，誰會怕一個天眞的小姑娘，更令袁野安心的是，天眞的小姑娘就不會羞赧，也不會老羞成怒。

現在，他面對着一張美得無比清麗的臉兒，和一對睜的大大的眼睛。

她眞想多瞧她一眼，但在那一對大大的眼睛前面，他又迅速垂了頭，於是，他見到那雪白的裸脚一蹂。

那姑娘說：「可不是我醜，我眞是個醜丫頭，你不要瞧我。」

分不清她的話聲中的幽怨與惱怒，顯然都有一些兒。

誰說他不願瞧，他眞想瞧個不瞬眼，既然她喜歡人家瞧她，瞧她令她喜歡，那他爲何不瞧。

袁野再又抬起頭來了，現在，盯着眼兒瞧她了。說：「我……只是……只是……不敢瞧。」

「爲甚麼？」姑娘的眼兒睜得更大了呢。

袁野說：「因爲，你太……太美啦，眞的，姑娘，你眞美，我從沒見到像你這樣美的姑娘。」

那姑娘伸手掠了掠垂在鬢邊的秀髮，啊，她眞美，尤其那雙大大的眼睛，更美，尤其是因迷惑而顯得深遠的時候。

「你沒騙我？」連她的施聲也深遠，像來自遙遠的天邊，說：「但我娘說，我是個醜丫頭，她說，從小就對我說，我醜極啦，我是個醜丫頭。」

就在那瞬間，分隔着袁野和這姑娘間的籓籬消失了，那是禮教在男女之間長遠築起來的籓籬。一瞬間被她那天眞的稚氣摧毀了。袁野笑了，說：「我沒娘，我從小也沒爹，但師傅從小就叫我傻小子，姑娘，你說，我可像個傻小子麼？」

「不，」姑娘說：「你不傻，你也是好好看，我可喜歡看你。」

原來她睜大了眼睛瞧他，是這個緣故，他忍住了不笑，却無法不臉紅，當然他看不見自己，但臉上熱熱的，也禁不住心下的異樣心跳。

他感到一陣慚愧，他不也喜歡瞧她麼，却非但不敢說出來，而且不敢承認。少年郎，誰不慕少艾，人家姑娘可比他豪邁爽朗得多，多羞人。

姑娘天眞，爽朗的話語鼓勵了他，現在，他貪婪地瞧她了，道：「我也不信我是個傻小子，但師傅從小就叫我傻小子，你明白了麼？」

姑娘搖了搖頭，大眼睛裏有更多的迷惑。

袁野說：「我要是個傻小子，我師傅也不會收我作徒弟了。但師傅逢人便誇讚我。說我把他老人家的本事全學會了。你也一樣，再醜的女兒，在娘的眼睛，也成了仙女，而你也就是極極美的仙女！」

那姑娘突然格格一聲笑，笑聲像銀鈴，眞好聽。

袁野一怔！說：「你笑啥？」

姑娘忍住了笑道：「我不是仙女，我是女妖！」

袁野雖然大吃一驚，却也楞了一楞，當眞人間那會有這麼美，這麼直率爽朗，洒脫又豪邁的姑娘，不，那不僅是稚氣不脫的天眞，難道她眞是女妖！

袁野不是心驚，但仍不自覺向潭邊林中掃了一眼，太陽已偏了些兒，那本已清凉的境界，這就更幽森了。

那姑娘必是以爲他怕啦，那銀鈴般的笑聲也更响了，說：「不過，瞎婆婆才叫我女妖，因爲我常常悄沒聲溜到她身後，在她身邊大叫一聲，總是老大嚇她一跳，還有那些獵戶，他們也叫我女妖，他們總是連我的人影也沒瞧清，我就給他們老大一個咀巴子，啊呀！他們就沒命的叫！女妖又來啦，跑啊！就沒命的逃啦。」

袁野皺了皺眉頭，說：「那麼是你淘氣了，你怎可作弄一個瞎了眼的婆婆，那獵戶們不過爲了衣食，可沒侵犯了你。」

那姑娘不笑了，咀兒却高高地噘了起來，說：「你怎麼也像我娘，她也總罵我淘氣。」

怎麼提起她娘，那目中的光焰登時消失了？眞的，他眼裏眞有令人心跳的光焰，那是一種令面對着她的人感到燃燒的光焰。

袁野說：「不不，我沒罵你啊，那不是罵。」

姑娘說：「我可不是無端端作弄他們，誰教瞎婆婆說：十丈外掉根繡花針兒在地上，她也能聽得到，那些獵戶更可惡，山裏原先好多好多梅花鹿兒，你見過梅花鹿兒麼？我從小沒伴兒，就和那些鹿兒追逐玩耍，後來。那些該死的獵戶就來了，小鹿兒就沒了娘，要不是娘不許我用這劍，我眞……哼！那還是便宜了他們，他們沒本事瞧清楚我，就……」

眼中的凌芒不見了，笑靨却在她唇邊綻露。說到用劍，她那目中陡然閃露出的寒芒，令人心悸，但轉變得也眞快，那笑臉又如花。

袁野道：「於是，他們就以爲碰到森林中的女妖了，於是，就給你全嚇跑啦，再也不敢去獵鹿了。」

那姑娘笑起來更美了，但回到她目中的，不是那令人心跳的燃燒的光焰，而是迷惑，說：「所以，我就再找不到人來問，我是不是眞醜，極醜極醜的醜丫頭，我們那山谷裏也有個水潭，我就不時跑去照啊，照啊……」

袁野的目中却是迷茫而又浮遠，他在想：這姑娘必是從小只有娘，和一個瞎婆婆，孤寂地在一個高山森林中長大的，想想那瞎婆婆聽出十丈外掉在地上的繡花針，那是甚麼功夫？若不是內家功夫造極登峯，豈能聽得到，而她，這姑娘悄沒聲到那瞎婆婆身邊，瞎婆婆竟發覺不出她來，那麼這姑娘的功夫……

他的目光又落在她手中的劍上了，她笑時身子兒顫，手中劍也抖動，抖動必現寒芒，分明是把利器奇珍，可不是麼，那

顯露出來的劍柄上，古色斑斕。

雖是一會工夫，他可也想到了：這姑娘除了那些被她趕跑了的獵戶外，就沒有見過世人，不怪她這麼直率，洒脫了，是她壓根兒不懂世故的禮儀，自然也就沒男女之別，也沒男女之嫌了，是眞正天眞未鑿。

他也想到了，說這姑娘的衣着，雖不破舊，但也和他一般是粗衣布裳。想想啊，她娘兒兩個，加上一個瞎婆婆，與世隔絕，生活在高山人跡罕至的森林中，那生活必然清苦之極。

袁野的好奇之心頓熾，她二人如何要與世隔絕？她又爲何獨自一人下山，進入這塵寰？若不是瞎婆婆，便是她娘，必是位武林中極高的高手？

他想問，可又不便問，只能問道：「却是沒請問姑娘，貴姓大名。」

那姑娘怎麼又笑了？說：「我不就是女妖麼？你這人，知道啦，還問。」

袁野道：「我原也問得冒昧，姑娘不說也罷。」

不料姑娘又一聲格格道：「我眞沒騙你，我姓兩個口字的呂，瑤池仙母那個瑤，你明白了吧，瞎婆婆常常恨得跺着脚兒罵：呂瑤，你眞是個女妖。我啊，常常跑得半天不回去，娘和瞎婆婆就找啊，叫啊，呂瑤，你在那裏啊？必是被那些獵戶聽到了，於是，我就成了女妖了。」

袁野也笑了，當眞呂瑤與女妖，只是音調上些少之分。道：「原來是呂姑娘，那麼，呂姑娘，你不拿劍來殺我了吧。」

呂瑤抿着咀兒一笑，一笑還劍入鞘，劍鞘在她背上，她還劍側身，劍鞘也顯現在他眼前，可不是和那劍柄一般，古色斑斕。

既然知道她的一些身世，更知她天眞爛漫，袁野眞個是心花怒放，他可沒一些兒邪念，一個飛掠中打人老大一個咀巴子，人家却連她影兒也瞧不清楚的姑娘，誰又敢對她生出邪念，那些獵戶武功平常嗎？他自幼苦練內外功夫，連他師傅也讚不絕口，該是武功好了，但適才人家來到他身後，他就不覺，若然人家眞要殺他，只怕他早已向閻王殿報到了。

他心花怒放，因爲她天眞爛漫可喜，美得可愛。而她的武功又那麼好，更可喜的是，顯然她和他投了緣。

當眞是有緣千里來相會，那是一定的，他打南邊來，甚麼地方最多梅花鹿兒，那必是關外，關外也才有人跡罕至的高山森林，那麼，可就相隔不祇千里，只怕迢迢萬里，但今兒此刻，却相逢在這寒潭邊，而且……而且……

他想到紅肚兜，不不，他沒想，不過剛想到那裏，那紅肚兜就像透出了她身上水濕的衣衫，就像那衣衫也掩蓋不了她那瑩肌賽雪的胴體。

他忙不迭轉過頭去，否則那光焰又會給她心中騰昇，燒到他臉上來。

若是和她同道，那就好了，當眞她要去何處？

袁野道：「尚未請教姑娘，這是要去何處？聽你的口氣，像是打老遠的關外來的。」

「啊！」姑娘說。她這是做甚麼？怎麼皺了皺頭？「啊，好香，這是啥香？」

袁野却皺了皺眉頭兒，女妖就不是，不懂事女娃娃就眞，人家問她的話不睬，却左聞右嗅起來。

甚麼香？袁野不用嗅也知道，那是他昨晚備下的乾糧，店家替他做的有餡兒的餅，在背上的包袱裏，被熱氣一蒸，那香味散發了出來。

「餡餅兒。」袁野說。忽然間，他理會得了，她必是餓了，一個饑餓的人，嗅到餡餅兒香，那淡淡的香味兒，也就會成了濃香。

當眞晌午了，是該吃些乾糧的時候了，難得有水，潭水又澄澈清凉，假若她也肯吃些，豈不是可多留下她一時矣，要不然她要說走，他不可能留下人家。

袁野急忙解下包袱，說：「呂姑娘……我……」

姑娘說：「多蹩扭，我喜歡……人家叫我女妖。」

他還須把包袱解開，她瞧着包袱的眼睛已睜大了，分明還嚥了口口水，他雖然只是偷偷瞧她一眼，但已看得明明白白，她原來就是個洒脫的姑娘嘛。

袁野說：「只是，聽起來，呂瑤眞好像女妖，豈不……你要吃些麼，這兒有好多，還有些鹹味。」

他取出餡餅兒，還有一包用荷葉包着的滷鷄腿，他還沒遞過，呂瑤已搶過去了，立即席地一坐，一手餡餅兒，一手餡鷄腿，毫不客氣地大吃起來。

袁野忙撇過臉，不是不要瞧她那吃相，美貌姑娘的吃相也是好看的，他是躲開她那一雙瑩肌賽雪的玉腿，她坐下來一伸，本是只露出一節來的玉腿，可就露得更多了，而且直伸到他面前，眞像撩撥在他心裏。

袁野說：「姑……」

呂瑤一瞪眼，說：「女妖，我說過了啦，你叫呂瑤也行。甚麼姑娘姑娘，我不喜歡。」

她咀裏塞滿了食物，話聲雖然有些含糊，但他聽起來也好聽得很，可也眞怪，叫她姑娘不喜，竟要人叫她女妖。

「我喜歡人家叫我女妖。」她說。連眼兒也帶出笑意來：「啊啊！女妖來啦！他們就嚇得沒命跑啊，跑啊，瞎婆婆跺起脚來罵，眞是個小女妖，我要捉到你，瞧我不剝下你的皮來，我也就沒命的跑啊，跑啊。你說，多好玩。」

她粗着喉嚨學那獵戶的驚惶叫聲，又尖着嗓門兒學那瞎婆婆的叫聲，對袁野來說，可才眞好玩，他哈哈笑了。

他也明白了，明白爲何呂瑤喜歡人家叫她作女妖，她不但是個不懂事的天眞未鑿的姑娘，而且是個極頑皮的姑娘，也是個極具好勝的姑娘，而人家叫她女妖的時候，也就是在那孤寂的深山中最得意的時候。

她又撕下一口鷄腿，塞滿了的咀說不出話來了，袁野忙忍住了不笑，因爲她瞪了他一眼，他可不要笑惱了她。

袁野說：「好吧，女妖，你到那去啊，你還沒告訴我，你……」他忍不住又瞥了她那裸腿一眼，驀然心中一動，她赤着脚，又沒見有包袱，難道她不是打那兒來

，也不到甚麼地方去，原本就是在……

他不禁抬起頭來掃了一眼，但這裏雖然清幽，可不是人跡罕至的深山，也不會有梅花鹿兒。

呂瑤竟然縮了縮腿，頑皮的姑娘連脚椏兒也會頑皮，抓動着脚指兒，說：「喂，把我的靴兒和包袱一起拿過來，你，聽到麼？」

原來她有靴子，也有包袱，但這是甚麼話，叫他替她拿靴兒？

不成話麼，但袁野毫不遲疑，跑去石堆裏面，水邊有雙皮靴兒，那靴統還不低，果然他猜得不錯，除非是關外，關內不是沒有人着這樣的靴兒，但不是這個天氣着的，靴子傍邊有個小包袱。

袁野替她取了過來，呂瑤謝也不謝一聲，拍拍肚子，說：「飽啦，你這餡餅兒眞好吃。」

袁野一瞧，說：「還有啊，你才吃了……兩個。」

呂瑤說：「可是我把鷄腿啃光啦，那鷄腿也好吃，可惜只有一根。」

袁野忙道：「女妖，你喜歡吃，去前面鎭甸，我再買給你就是，但你去那裏啊，你還沒說。」

「那敢情好。」呂瑤說：「我去北京，你呢？喂！你這人怎不講理？」

袁野心下大喜，但隨又一怔，道：「我，怎麼不講理了？」

他請她吃了餡兒餅，備下作午餐的鷄腿，也被她吃光了，那是他心甘情願請她吃的，且不說了，但他這個男子漢，跑去替她提了靴兒來，她連謝也不謝一聲，他倒不講理了？

呂瑤說：「我把名兒告訴你啦，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喂，你叫什麼名兒？」

原來是說這個，有這麼樣問人家姓名的麼？眞好笑。

袁野笑着說道：「我叫袁野，這好極啦。我也上京，可眞巧，那麼咱們同道兒了。」

呂瑤是西來，他是北上，原不會碰到一起的，巧的是繞道來燕山轉了一轉，於是北上也就成了西來，也就遇上了這個可愛的女妖！

呂瑤把那蠻靴兒穿上了，把褲管塞在靴統兒裏，喜道：「我喜歡有人作伴兒，我也喜歡你，你眞不是個傻小子，我也不是個醜丫頭，是不是啊，那麼，你也喜歡我？是麼？」

她巴巴兒望着他，袁野不敢笑，說：「你是最美最美的女妖，我可以……喜歡你麼？」

呂瑤瞪大了眼睛說：「爲什麼不可以，我喜歡你啊，我眞喜歡，我啊，一路來直發愁，娘臨終時曾說：醜丫頭，那北京可是天子脚下，六市三街，繁華得很，那些胡同像蛛網一樣，你要走大街，別鑽小巷，路在口邊，唉，就是不知他還是不是侯爺，還住在那侯爺府，若是他還住在侯府裏，找到了他，你就把那肚兜兒給他看，他就知道你是誰的……」

啊啊！袁野突閃身，滑晃，堪堪躲過她刺來的一劍，但饒是他躲閃得快，肩上的衣物仍被利劍劃破了一條口子，啊！你！陡然眼前一暗，呂瑤的身法快極了，早擱截住了去路，把他逼回水潭邊。

現在他可不怕她了，適才是不備，誰也想不到好端端的，女妖突然要殺他！

袁野驚愕得有些兒惱怒了，說：「你……這是做甚麼？」

難道她眞是個女妖！先前從他心上燃燒到晚上的她那目中的光焰不有了，而是令人心寒的凌芒，那彎彎的眉兒也高高地挑了起來。

「殺死你！」她說。她逼近了一步，袁野忙不迭一滑晃，那身後就是寒潭，可不能退，她出劍和那身法，都快得無以倫比，他的目光不敢離開她的劍尖，雖然他眞不怕她。

他說：「你爲何要殺我！我和你無寃又無仇，你！」

「因爲你曉得啦，」女妖說：「我娘說：醜丫頭，你可別告訴人，別告訴人你去找他，若是有人饒得了，你就得……殺死他，要不然，人家就會殺死你。」

啊，原來……袁野有些明白了，這母女兩人的身世一定奇詭之極，難怪躲到那人跡罕至的深山中去了，必是躲逃甚麼仇家的追殺……。

「還有那紅肚兜，」她說：「誰也不能瞧見，娘說，除非你找到他，才給他瞧，誰要是見到了，娘說，你也得殺死他，要不，我也沒命了，也保不住那紅肚兜。所以，我下水那紅肚兜也不離身，但你也看到了，我我……」

袁野隨即打了個哈哈，說：「原來你不是女妖，也不是醜丫頭，你不過是一個傻丫頭。」

「我！是傻丫頭？」呂瑤說。目中那凌芒減退了些，「你說，我怎麼傻啦？」

袁野的目光不敢離她的劍尖，說：「怎麼不傻，你娘說，要是人家知道你去找誰，是怕人家對你不利，所以要先發制人，但我可不知道你要找誰啊？你娘說，誰要見到了你那紅肚兜，想必是那肚兜裏有極大的秘密，但我可不知道那秘密啊，何况你也說出要找的人來，又是你自要說的，我可沒問過你。」

呂瑤的目中凌芒盡退了，不但劍垂了下，而且還有些兒喜色上眉梢，說：「眞的麼？我沒對你說找誰？」

袁野道：「你是說找侯爺府，那北京城中，少說有十個八個侯爺府，每個侯爺府中，少說也有百十人，那就是有數百上千個人了，那知你要找誰？」

呂瑤喜道：「那麼，我眞沒說，你也眞不知道了？我原不想殺你的，因爲，我喜歡你。」

袁野總算吐了口長氣，不料呂瑤手中劍倏地一揮，就現一片寒濤，劍又指正他的前心，說：「但那紅肚兜，你可……見到了。」

袁野又好氣，又好笑，那劍是又指正他了，不過稍距少說也有一尺，他可就再不瞧她的劍尖了，說道：「傻丫頭，你可眞傻透了，年長的女人，誰也有個肚兜，也多是紅肚兜，我倒明白了，你娘的意思是說，誰要知道了你那紅肚兜中的秘密，你就得殺死他，因爲那秘密是絕不能讓人知道的，但你並沒有告訴我，可不覺你傻麼？」

「當眞，」呂瑤的劍又垂下了，道：「當眞我沒說，啊！」她倒像如釋重負，也吐了一口長氣，那意思，顯然是說：那麼就可以不殺他了？

「當眞，」呂瑤又說了：「我娘說時，只餘下那麼一口氣，說得斷斷續續，我啊，哭得好傷心，哭得聲嘶力竭，必也沒聽明白，眞好，那麼我可不用殺你了。」

劍又還了鞘，她又喜形於色，但袁野可一點兒也不喜歡，却也不氣惱，對她滿懷憐惜起來，道：「原來你娘死了。」

呂瑤凄然的點頭，道：「要不是我娘死了，我無依無靠，娘也不會要我上京去找……」

袁野慌忙搖手說：「不不，別說。」可眞沒見過這樣的姑娘，分明泫然欲泣，却忽地噗嗤一聲，笑啦。

呂瑤不但笑了，而且笑的嫣然，道：「我不說，我可不願殺你，喂，當眞北京城裏有好多侯府，侯府裏都有好多好多人麼？」

袁野道：「怎麼不是，那侯爺的官比一品還要大，侯爺以下有執事人等，還有好多家人，沒一百也有八十。」

但袁野可明白，這呂瑤要找的，當然是侯爺，不會是家人，可就只有十個八個了，要知道是誰，那可太容易了，只要知道她找那個侯爺府，當然就是那侯爺了。

袁野道：「那麼，你那瞎婆婆呢？」

呂瑤眼睛陡地紅了，說：「瞎婆婆早死啦，她死了一年多，娘也死了。」

多可憐，那麼，她孑然一身了，而她是這麼天眞未鑿，對世事簡直一無所知，袁野無限憐惜，她武功雖好，也許好得高不可測，但她的無知，却又如此可欺，江湖上又是恁地險惡，他既然遇上了，他豈能不保護、教導她，至少也要護送她進京，找到她要找的人。

何况她那麼美，他眞喜歡她，非常，非常喜歡她。

兩人走了不久，路上的行人就漸漸多起來了，倒不是離燕山遠了，人烟漸漸稠密了，而是太陽偏了西，人行走在路上，不再像是熱鍋上的螞蟻了。

呂瑤走在他前面，哈！這女妖。

袁野沒笑出聲來，衹是在心裏笑，見到她，他就要笑，而她走在他前面，只要他不閉上眼睛，他就能見到她，他就要笑，可不是笑她天眞稚氣，天眞稚氣只有增添她的可愛可喜，她見到最平凡的事物，也會感到無比新奇，也就一路問東問西，有時問得眞可笑。

可笑，袁野可不笑，他心下只有憐惜，他怎能笑一個沒爹又沒娘，孤寂的與世隔絕，從小生長在深山處的姑娘，喜歡人家叫她女妖的姑娘。

女妖，她會是個女妖，像個女妖麼？她美得可眞像個女妖，想想看，從最初見到紅肚兜，不，從最初見那紅影一幌開始，她已數番要拿劍來殺他了，她敏捷得來無影，快得連袁野也沒見到她拔劍，劍却已到了她手中，不都像個女妖麼？

若是別一個人，一定眞以爲她眞是女妖。但袁野可不當她是女妖，最初也許有一丁點兒，但隨即就不了。

在袁野心目中，她不但不是女妖，而是更像仙女，女妖也許也很美，但美得必然也帶有邪氣，只有仙女才聖潔純眞，但仙女曾像她一樣稚氣麼，所以，由女妖而仙女，呂瑤在袁野的心目中，又成了人，回復了女兒身。

她實在是個極天眞爛漫的姑娘，只不過是更可愛可喜的姑娘。他笑，因爲她可喜可愛，若不是她天眞又稚氣，她會和他一見如故麼，她對他除了姓名外，一切都那麼陌生，而她却恁地信賴他，和他一道兒走。

她走在前面，不時停下步來，回過頭來，問東問西，她就總會嫣然一笑，那笑，可是一個成熟的，美貌姑娘的笑，令他燃燒，消溶的笑。

因此，袁野不時要忙不迭眼觀鼻，鼻觀心，不讓那倏忽生起來的邪念，在心上滋長。

其實，那不過是慕少艾罷了，那個少年又不慕少艾，但袁野師門戒律謹嚴，他從小就在那謹嚴的戒律中長大的，這番他奉師命北來，臨行他師傅告誡諄諄，名門正派的門徒，一旦犯了姦盜邪淫，重者死，輕者也是死，因爲一旦逐出門牆，從此就爲武林中人所不齒，天下雖大，可就無容身之地了，生亦如死。

呂瑤說：「咱們往那兒去啊，瞧，太陽擱在西邊山頭上了。」

「你不是要去……不不！」袁野慌忙把話打住了，他差點兒說出北京來，他眞怕她又拿劍來刴他：「我是說，我去北京，你往西邊兒走，這就同道兒了，走快些，天黑前我們就會趕到前面那鎭甸。」

「鎭甸！」她霍地停下步來，轉過身來，張着大大的眼睛，「你，你要帶我去那鎭甸？」

眞好笑，女妖會怕鎭甸，袁野沒笑，却有些愕然，說：「鎭甸上才有店房，咱們要投宿啊。」

南邊可不說咱們，他立即學用了她的言語，心下却在想：她打關外來，據說長白山也有採參人，除非是興安嶺，那才是人跡罕到的地方，那麼，她該走了多少日子了，難道沒入過城，經過鎭甸，也沒在鎭甸上投過宿，怎生提到鎭甸就怕啦，嘿嘿，這女妖！

「我……不，」呂瑤說：「我從不入鎭甸，也沒去什麼店房投宿，娘臨終時候，叮囑我說：『醜丫頭啊，妳從沒入過塵世，連人也沒見上幾個，你那知道江湖上的險惡，記住了，別相信男人，尤其是男人的甜言蜜語，遇到人多的地方，最好繞着道兒走，唉！偏偏你又是個長不大的丫頭。』」

袁野奇道：「那麼，這些日來，你沒投過宿，也不買食物充饑麼？」他又想到她對餡餅兒讚不絕口，而那不過是到處都可買到的平常餡餅。

呂瑤說：「怎麼沒有，天黑下來啦，找不到田野裏看莊稼的草棚，總會找到破廟，要是那廟裏有人啊，我就溜去簷下蹲一夜。」

袁野道：「那你，吃甚麼，總得去買食物充饑啊？」

呂瑤說：「哈，不怪你師傅說你是傻小子，那荒地裏可也有人家啊，一文錢就

能買到個大糢糢，就够我一天啦，我這裏還賸下大半個。」

說着，把手中的小包袱揚了揚，袁野却在想她娘說的那句：「別相信男人的甜言蜜語」，對這呂瑤娘兒倆的身世，便又多明白了一分，他娘準是被男人遺棄的傷心人，不，只怕不僅被遺棄，也躲避甚麼極大的兇險，要不然，怎會跑去那人跡罕至的地方隱居，啊，且慢，誰遺棄了這呂瑤的娘？她娘臨終，才命她去找甚麼人？是那侯爺麼？一定是，一定。

袁野跟前閃過一抹亮光，因爲他驀然想到了紅肚兜，她娘不是說：她找到那人，他見到了紅肚兜，就知她是他的甚麼人？而甚麼人才能見到一個女人的肚兜？若不是夫婿，也是情郎，當然也只有夫婿或情郎才能辨認出他心愛女人的紅肚兜。那麼，這呂瑤要找的人，定是她生身的爹。

「喂喂！」呂瑤瞪下了眼睛說：「你怎麼傻啦，盯着我瞧幹嗎呀！」

袁野不祇明白了一分，甚至明白得更多些，說：「原來，你娘是一番苦心。」

「苦心？」呂瑤說：「你說我娘什麼苦心？」

袁野不自覺笑起來，說：「呂姑……啊，女妖，我可明白了，你娘爲何叫你醜丫頭，她可是從小就叫你醜丫頭？」

呂瑤說：「是啊，只有瞎婆婆不叫我醜丫頭，她叫我女妖，小時候則叫我小妖精。」

雖然她說得一股正經，袁野可沒笑，說：「你娘原來是要你也自以爲眞是個醜丫頭，於是，遇上男人讚你美，你就會當作那男人不是說眞心話，不過是甜言蜜語，你不信他，也就躲着他，也就不會像你娘一樣，上男人的當了。」

呂瑤啊了一聲，說：「眞的，娘說過：醜丫頭啊，你可千萬要小心，別像你娘，聽信了男人的甜言蜜語，上了男人的當。哼，若是我啊，我就一劍。」

袁野霍地一退步，再一退步，不料呂瑤格格一笑，原來她不過是把小包袱掛回肩頭，不是摸那劍柄。

呂瑤又格格一笑，說：「別怕啊，你又沒甜言蜜語，我再不拿劍殺你啦。」

袁野怔怔的望着她，面色凝重，不禁替她担心起來，她傃地信任他，雖然令他高興，但她竟傃地輕信人，若然她碰到的不是他，而是一個輕薄的男兒……

袁野不禁暗暗搖頭，道：「你怎知我不是甜言蜜語？怎知我說的就是眞心話，我也讚你美啊。」

呂瑤道：「所以說啊，你師傅叫你傻小子，眞不假，若是我相信娘說的，我眞那麼醜，我就不去水邊照影啦，瞎婆婆恨起上來就跺脚，可就把心裏話說出來啦，瞎婆婆恨恨地罵道：『你這妖精，從小妳就是個迷死人的妖精。』我說：『怎麼迷死人啊？』瞎婆婆說：『就像你娘一樣，眞是一個模兒一個樣，啊：』瞎婆婆啊了一聲，就再不說下去啦，任我怎麼在她懷裏打滾，瞎婆婆也不說了。我啊，就想啦，瞎婆婆的眼睛瞎了才沒兩年，我從小被她抱着，跟在她後面跑着長大的，她也瞧着我長大，她自然知道我醜不醜，所以啊，後來娘叫我醜丫頭，我就心說：娘可不醜啊，娘雖然老啦，但仍然挺美麗，而我像娘，我就立即跑去那水潭，照起影兒來，你啊，才眞是個傻小子，我若眞相信我是個醜丫頭，會去照影兒麼？但我還沒找得一雙眼兒來告訴我。」

「找一雙眼兒……告訴？」袁野眞是傻傻地望着她，一時不明白。

呂瑤笑得花枝般亂顫，而且把腰兒也笑彎了，說：「瞎婆婆說：『咀巴兩塊皮，說話有走移，小妖精，妳要知道人家說的是不是眞話，你啊，就瞧他那一雙眼睛，別信他的咀，你信他的眼睛，你就不上當啦。』傻小子，今兒午間我不是眞要殺你，我不過是嚇唬你，我喜歡聽你咀裏說出來，但你要是咀裏說時，和你那雙眼兒告訴我的有了走移，我就會……」

「眞殺了我。」袁野說，他不怕，却是心下大大鬆了一口氣，這麼看來，她並非是個不懂事的姑娘，且心思靈慧得很，只不過稚氣未脫，見的世面太少罷啦。

呂瑤的眉兒揚了揚，說：「我多高興，也喜歡你啦，我再不殺你啦，我在心裏說：我要是眞醜，不好看，他就不會盯着眼兒瞧我啦，但我……」

她心目中那令人燃燒的光焰沒了，迷茫而又深遠。

袁野說：「你甚麼？」

呂瑤說：「但我可沒迷死你啊，怎麼瞎婆婆說，說……」

袁野忙道：「別說啦，你瞧，再不走，天可要黑下來了，咱們趕快走。」他不敢瞧她，不敢正視她的眼兒，那俏臉兒配上迷茫而又深遠的眼睛，雖不眞迷死人，可令他心下劇跳起來。

他掉過頭去，走了，才道：「呂瑤……啊！你是……女妖，記住了，這樣的話，不是女人說的。」

呂瑤的脚步聲跟來了，在他身後說：「但瞎婆婆也是女人啊，她怎麼說得？」

袁野步下加快了些，說：「因爲……你是個姑娘，你再說，可也成了個傻丫頭了。」

呂瑤迷惑的說：「我，不懂。」

他不用回頭，他心靈上的眼兒可瞧出她那迷惘的神態來，這個小妖精，野姑娘，若是還欠缺些兒甚麼，那迷惘給了她溫柔，可就更完美啦。

他不敢回頭，反而加快脚步，說：「將來你就會懂，你瞧，那鎭甸可不少。」

他們已從山拗轉上山坡，山下的暮靄裏，出現了如星的燈光，一條小河環繞着一大片鱗次櫛比的房屋，發亮的河面上還殘落着落日的餘暉。

「啊！」呂瑤說：「咱們……眞的去那鎭甸投宿麼？」

原野心跳得不那麼厲害了，在那高高的山坡上，他又停下步來，也轉過身來，疾勁的晚風把呂瑤長長的秀髮飄散開去，暮色在她俏麗的臉兒上罩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啊！

若然在山野，在林間，她這麼陡然出現，眞會以爲遇上了女妖。

袁野說：「咱們當然去那鎭甸，你不是相信我了麼？你要去的那個地方，有更多更高大的房屋，也有更多更多的人，你要是見慣了，你就不怕了，將來你就容易

找到你要找的……人了。」

呂瑤頭兒一搖，那長長的秀髮也隨着一落一揚，眞美，美得像仙女一樣，說：「我才不怕哩，不過，我不要娘傷心，她要知道她才死了，我就不聽她的話了；她會有多傷心。」

袁野說：「你娘是担心，担心你上人家的當，但她若知道我伴着你，她就不担心了。」

「好，咱們去。」呂瑤說：「我眞想到鎭上去，去瞧瞧那些稀奇物兒，這些日來，我雖然躲着城鎭走，但常常爬上高處一望，就望到老大半天，但你，眞不離開我，伴着我麼？」

「你放心，我不會離開你，一直伴着你，直到找到了你要找的人。」

晚風把她的秀髮直拂到他臉上了，近了，他們瞧得見那街燈下熙來攘往的行人了，她也依靠得他更近了，這動不動就拿劍來殺人的女妖，竟也有害怕的時候。

袁野心下也樂了，那飄拂的秀髮掛在他臉上，拂得他的脖子癢癢的，一綹秀髮更從他敞開的衣領直落到背心，也搔癢了他心，加上那直往鼻孔裏鑽入來的她那身上散發出來的氣息，那心兒又劇跳起來。

但袁野不願，也不敢離開他一些，因爲這是女妖需要保護的時候，也是這女妖最最可愛的時候，因爲她非但不是女妖了，而是個可愛的依人的小鳥兒。

袁野可不用担心她，進入街口，呂瑤張大眼睛，眞個是目不暇視，那張着咀兒連氣也透不過來，袁野却不放擺動他的右臂，因爲右袖被她緊緊地抓住了。

他找到一家鎭上最大的客棧，要了兩間北上房，夥計才一轉身，呂瑤忙不迭把房門關上了，咦，她才能吐出一口大大的長氣，啊！

袁野說：「這房間好麼，我住隔壁一間……你……」

她才閉了一閉的眼睛，又大大地睜了開來，迅速一閃身，燈光一暗，她已用背脊抵住了房門，她那身子帶勁，加上急遽關門掮動起來的風，燈光可不是乍暗即明，是好一陣子才復明。

現在是袁野睜大眼睛了，女妖，她身法快得像個女妖，那飛散開來，遮去了她一半臉龐兒，燈光乍暗乍明之際看來，也更像個女妖了，但燈光一復明，她可成了個怯生生的姑娘。

「不不！」呂瑤叫道：「我不要一個人……」

她不要一個人住在這裏，不讓他走，不成話！

袁野沒有笑，隨着燈光穩定而明亮起來，他的眼睛也更睜大起來，因爲女妖由怯生生的姑娘，又變爲仙女了，燈光下的呂瑤，像仙女一樣美。

想想這鎭裏，店裏，有這麼多人，她從沒見過這麼多人，而她却要獨自一人睡在四方八面都是人的房間中，即使是個女妖，可也是森林中的女妖。

袁野再次把頭掉過一邊，要不然他心跳會更厲害了，他初次面對着呂瑤時，也就是有如現下一樣，不敢正視她的，現在是燈下的呂瑤了，燈下的呂瑤更美了。

怎麼讓她明白男女有別呢？袁野明白了，眞是知女莫若娘，她太純眞了，甚至不懂得男女之嫌。

有了，讓她多見見世面，多見見人，也多見見女人。現下也不過才掌燈，街上的店鋪也還沒關門，可憐的呂瑤，她那包袱小得不可能有換洗的衣衫，而這樣熱的天氣，她却還穿着破舊不堪的舊靴兒。

他終於哄得她出了店堂，鎭小了，拋頭露面的女人倒更多了。「你瞧瞧，」袁野說：「佛要金裝，人要衣裳，多好看。你喜歡麼？」

那一定是個回婆家的小媳婦，堆鴉的雲鬢上插着金步搖，滿頭珠翠，繡裙兒長得蓋上了繡鞋兒。

「不，」呂瑤說：「我不喜歡，爲什麼她們都低着頭兒走路啊。」

她眼睛睜得大大的，眉兒却皺得緊緊的：「我不喜歡用細碎的步兒走路。」

袁野說：「因爲她們和你一樣，是女人。」

呂瑤說：「她們是害怕麼？」

「不是害怕，」袁野說：「是害臊，在男人面前，女人總會害臊的！」

呂瑤的眼兒睜得更大更大了：「爲甚麼？」

袁野答不上來，當眞爲甚麼，但想：她要是也會害臊，只怕也就會溫柔些，也更可愛了，也就不會動輒拿劍來殺人了。

「總之，」袁野說：「這就是塵世裏的男人和女人。」

呂瑤說：「打扮像隻孔雀兒，多蹩扭，多累贅，我才不喜歡。」她不喜歡麼？她仍然在目送那走過的小媳婦。

忽然間，袁野忽有所悟：當眞孔雀爲你要開屏，炫耀牠美麗的彩羽？雄鷄如何在母雞面前昂然闊步？呂瑤今日拿劍來殺他，不也是要確知她不是個醜丫頭麼？生物原來有着共同的本能，自然有着共通的法則。

袁野帶她進入一家故衣店，替一切都感到新奇而又怯生生的呂瑤，買了衣衫和鞋襪，她不喜歡打扮得像孔雀，故衣店也打扮不出孔雀來。

雖然不是錦衣繡服，顏色也不絢麗，但至少稱身，袁野不用問，也不便問，亦知她身上的衣衫，不是瞎婆婆也是她娘遺留下來的破舊衣衫，穿在她身上，實在太寬大，而且也骯髒了。

捧着衣衫的呂瑤，紅紅的臉兒更嬌艷了，眼中又現了光焰，只不過那光焰中多了些兒柔美，她那嬌艷的臉兒眞紅，紅得像……。

他怎麼又想到了紅肚兜。啊，她若是穿上艷麗的紅衫色兒，一定也更艷麗了，一定。

「咱們回店去。」袁野趕快付了銀子，他怎麼想到人家的紅肚兜，想到紅肚兜，他眼前就浮現出她那瑩肌賽雪的胴體，他那心兒也就劇跳起來。

快走，他惶恐，自責，快得像奔跑，但再快些，呂瑤也輕易跟得上他，小鎭上的燈火不會亮得太久的，昏黑下來的街道，令他的心兒冷靜，而且平靜下來。

回到店家，可是呂瑤已經明白男女有別了麼，喜孜孜把買來的衣衫捧回房去，不再說不要一個人住宿了，袁野吩咐店家

做了兩味美餚，並送了一盤大白饅頭到呂瑤的房裏去，他却只在店堂中簡便用了飯，回到院中，只見呂瑤的房裏已沒了燈火？房門兒緊閉，他也鬆了口氣，悄悄開了那壁間的房門，溜進房去。

現在，他躺在床上了，把睡前才解下來的包袱，枕在頭下，雖然這兩日中，並沒有一些兒驚兆，但他仍然小心，小心得躺下了，又撐起身來，又摸了摸，那盒兒不過三寸見方，他不知道裏面是甚麼，但交付予他的人，叮嚀他千萬要小心，白天夜裏，一刻也不能離身。

他摸到了那見楞見方的小盒，不過是小心吧了，但明知在包袱裏，爲了放心，仍然摸了摸。

神秘木盒　暗藏身世

袁野是他的眞姓名，江湖上武林中，可沒他這個名號，他也就不怕打出他的眞名眞姓來，但衣衫可不是平常穿着的衣衫，脚下的快靴，換上了多耳麻靴，平常的武生裝扮，換上了鄉下人的藍布大褂，擺長只到膝頭，武生巾和箭袖袍，自然也都收在包袱了。頭髮另挽了個牛心髻。

甚至兩日之前，他也不知道要去京城的，他師傅只是命他北上燕山，聽候師伯的差遣，爲甚麼徒侄去謁見掌門師伯，不要讓人見到？但師傅這麼吩咐，他可不敢問，就在前天夜裏，他見到師伯了，說眞的，想起那晚的情景，他仍然心有餘悸，，怎生才不被人所見，當然只有晚上溜進觀去了，青陽宮是個古道場，連同徒衆和火工道人，不下八十餘衆，師傅說不讓人見，自然就是指青陽宮裏的了。

他師伯一眞道長，雖不敢說領袖天下武林，可也是當今武林中屈指可數人物，江湖上都尊稱一眞道長爲燕山一眞人！他師祖仙去後，就由他這一眞師伯執掌燕山派的門戶，袁野的師傅，不過是個俗家弟子，論年紀比長門師兄小了二十多歲，袁野雖沒上過燕山，但聽師傅說過，一眞道長的大弟子，比他師傅的年紀還要大，論功力，比他師傅更勝一籌，而掌門師伯座下，却有八大弟子。

但袁野却充滿信心，夜入青陽宮，一定不被人發覺。燕門派的絕世武功，是燕雲十八翻，自是以氣功輕功獨擅勝場，但當年他祖師傅授武功，出家弟子與俗家弟子却又有別。

袁野深深吸了一口氣，這番北來時，師傅臨別的言語，猶在耳際，說一夜師祖把他喚至燕山靈鷲峯頂，師祖趺坐在一株古松下論道，說道：「道教淵源，由來已久，蓋天無道則不運，國無道則不治，人無道則不立，萬物無道則不生，然道有入世，必有出世，有通別，亦有旁支，若彼磻溪垂釣，呂尙扶周，圯橋授書，子房佐漢，三分天下，名成諸葛，一統中原之鼎，策仗青田，此入世之道也。若積經累氣，黃庭經顯爲眞修，抽坎塡離，參同契隱藏口訣，勾漏丹砂，談稚川之韻事，松風庭院，羨宏景之閒情，此出世之道也。」

袁野想到這裏，不禁長嘆了一口氣，因爲他師傅說到這裏，也是長長嘆了一口氣，他師傅說，師祖說到這裏，也是一聲浩嘆，才又說道：「修道本出世法，然欲出世，必先入世，須盡人事，而後天心可合，否則不入世，人道先絕，焉有世界，無世界，焉有出世，可惜兩者難全，入世惹煩惱，塵孽牽纏，沉淪不可拔，是以仰天浩嘆。

原來他師祖把他帶到靈鷲峯頂，是要傳他入世武功，主修外功，出世弟子，則重導行，煉氣修眞，也即是積經累氣，抽坎塡離，一般武功雖也同時修練，却以強身，煉筋骨爲主。

是以袁野夜入青陽宮，自信不會被發覺，皆因他已盡得師傅所學，師傅常讚他青出於藍，將來必勝於藍。他已得到師傅指點，掌門師伯修眞的松風庭院，是青陽宮後倚山而建的精舍之中，是以他能草木不驚，溜入那一片松林中，不料四外分明無人，一脚才點在松下，啞穴上陡然一麻，他身子已凌空而起，只覺耳畔風生，再着地時，已是在峯巔上了，那驚嚇自是非同小可，尤其令他難過的是：他自以爲功夫已是好的了，五湖四海已可任遨遊，入世行道，不料……

咦，却不料他脚一着地，竟能活動自如，連穴道已被解了，他亦不知，若不是他咦出聲來，竟還不知，但却不見人，前後左右，都不見人？

古松，峯巔只有一株古松，盤曲如華蓋，松下有聲音了，有人說道：「過來吧，不用驚疑。」

啊，原來人在松下，一彎新月半被浮雲遮掩，松在霧罩雲繞中。

袁野已知是甚麼人了，除非是掌門師伯誰能有這能耐，師祖當年帶他師傅上峯來論道，亦是松下，必然就是這古松下。

那峯巔方圓不足三丈，松在崖邊，却已覆蓋了一多半，袁野一邁步，便到松下了，道：「叩見師伯。」

這一近前，才看得清了，不，他仍然看不十分眞切，因爲燕山一眞人像趺坐在雲端，只能隱約見到。一個相貌奇古，鬚眉皆白的仙人。

已是四五年前了，他師伯雲遊到桐柏山，他曾見過一面，那時，他還不過是一個十三四歲的童兒，現在，他長大了，倒也能一眼便認得出來，只不過縹緲的雲霧更添了幾分道骨仙風。

袁野閉上了眼睛，深深吸了口氣，那眉頭也緊緊皺了起來，包袱中那個三寸見方的小盒，就是燕山一眞人交給他的，不，先還考驗了他的武功，掌門師傅倒也點頭嘉許，說道：「好好，你已去得了，且看你的氣功有了幾分火候。」

袁野回想到這裏，頓又興奮起來，原來掌門師伯考驗他的氣功，是爲了要傳授他絕世功夫，說道：「你師傅傳授你這燕雲十八翻，眞難爲你了，小小年紀，竟已盡得我門中上乘秘奧，現今我燕雲三翻，雖然你氣功尙淺，只要勤修苦練，將來必有大成，一生受用無窮，却看你的造化了你上燕山一塲，就算是你的見面禮吧。」

那燕山一眞人當即起身，演練了一次，袁野登時驚喜得目瞪口呆，皆因他師伯繞峯一盤旋，非但脚下不沾塵，而且還高出那古松之上，只是三起三落，落時離地亦在一丈高下，那身形也三次翻騰，眨眼

又落到松下。

那峯巔雖然只三丈許方圓，但繞峯一匝，可也有十數丈了，十數丈却脚不點地，那是甚麼功夫，眞似駕霧騰雲，是飛！

他師伯隨即傳他口訣，授以提氣、運氣、借氣、行氣的秘奧，秘奧亦在氣，之所以能脚不沾塵，是借氣障浮托之力，一般的輕功騰躍，之所以有某極限，輕功最高的人，三丈已是極限了，原因即是縱掠愈快，那身前造成的無形氣障，阻力必愈大，那縱掠之力，倒有一大半就本身造成的氣障抵消了，燕山一眞人數十年來每日朝晚數番上落靈鷲峯修煉氣功，終於悟出借氣行氣的秘奧，化氣障的阻力爲上托之力，竟不料氣障逆湧，反而發出一股前推之力，他却已換氣，運氣，借氣，再掠，身前又再產生氣障。

燕山一眞道：「我說燕雲三翻，那是指你現下的氣功而言，有朝氣功造極，甚至不僅十八翻了，且看你領悟了多少。」

袁野立即領悟了，雖然秘奧在氣，巧妙却在「借」，他是從燕山一眞人的身法上悟出來，一般人飛掠，莫不是平身以減阻力，必就是說把身前造成的氣障阻力，減到最少，但燕山一眞人却反其道而行，起步身形反而直立，不是減少阻力，而是盡速增大那阻力，是以他起步騰身，反而不足兩丈，無形氣障一成，燕山一眞人立即振臂蜷腿，那氣障本是阻前的，便到了身下而產生上托之力，更因逆湧而產生出前推之力來。

袁野一說，燕山一眞人喜道：「不料你聰慧如此，其中秘奧你立即領悟了。這一來我更放心了，你離了此地，這燕山雖非人跡罕至，但也多人跡不常到之處，待得眞正領悟了借氣的秘奧，你也就可施爲運用了。此間不可久留，此盒好好收藏，不論日夜，時刻也不可離身。」

他掌門師伯便將小盒交給他時不許他開視，迄今他亦不知盒中何物，只覺入手沉重，並吩咐他前往北京找個地方住下。

那燕山一眞說：「今當大比之年，北京城中，天下擧子雲集，你師傅飽讀詩書，想來你也讀了不少，你扮作赴京趕考的擧子，最妙不過，誰也不會對你生疑。待到中秋月明之夜，前去西山峯頂，自有人對你面授機宜。此間不可久留，去吧。」

他掌門師伯語聲才落，一拂袖，袁野待要拜別，那身子却已離了地，直向峯下落去了。

那靈鷲峯除了近峯巔之處，十數丈高下方懸岩壁立之外，再往却也十分陡峭，是以他心下並不慌亂，反而心中一動，皆因他的身子被燕山一眞人拂出崖來，那身子乃是與峯頂平齊，頭前脚後，那下墜的瞬間，袁野尙未不及蜷腿，驀然覺出身下有一股浮托之力，那下落之勢也就緩了，待得他一蜷腿，脚下頭上，那無形的浮托之力，立即也消失於無形，那身子也立即如星丸飛墜，可也脚落實地了。

袁野一時間，怔在當地，有如泥塑木雕一般，他明白了，原來師伯乃是在指點他的功夫，指點氣障的奧秘。

他連夜離了青陽宮，迫不及待地找了個人跡不到之處，先在平地，後到峯頭巔上，苦練了兩天，雖不能似他掌門師叔一般燕雲三翻，繞騰十數丈不落地，但也已能兩翻五六丈，可惜的是，他非但不能繞行飛掠，且稍一轉側，那浮托後推之力頓失，身子也就下落了。

他明白，這是他的氣功尙欠火候之故，但這點成就，已令他興奮之極，他的武功，無異在這兩日中倍增了，因爲用之於燕雲十八翻，可生出無窮變化來，與人對敵，對方的四面八方，自也都識了門戶，即使對方能閉三面，那除下的一面也門會戶大開，而當今天下，能封閉三關門戶的，能有幾人。

×　×　×

那是個黃楊木做的小盒子。

袁野沉浸在無比興奮中，想想他不過在短短兩日中，武功竟倍增了，如何會不興奮，不狂喜，但每當他興奮狂喜之際，却總會隨之墜入迷惘的深淵，他，正枕着一個神秘的小盒。

那小盒裏端的藏着甚麼？

小盒是黃楊木精製的，顯然已年深久遠了，裏面若非金屬之物，亦是石，是石，也必非普通的石，除非是玉石，否則不會那麼沉重。

他掌門師伯把小盒交付給他，除了吩咐他日夜也不可離開他身邊外，甚麼也沒說。不錯，還說了一句：不許開啓，此外，就是和小盒有關連的，上京去。

上北京，必與那小盒有關連，因爲師伯命他上北京，而小盒在他身上，八月中秋月明之夜，西山之巔，不論對他面授機宜的是甚麼人，也必是與小盒有關的機宜，爲何上燕山，面謁掌門師伯，要不被人見我？爲何師伯立即吩咐他下山，說此間不可久留？那麼，是連師伯的徒衆，也不知道有此小盒，也不許見到這個小盒，更不許知道他帶走這個小盒了。

小盒中端的是甚麼？

袁野不祇一次生出打開小盒的衝動，當他在無人跡的山中，行走在前後都不見人的路上，現在，店裏已靜了下來，再也聽不到院中往來的脚步聲，窗上也再沒燈光的時候，他又有了那强烈的衝動，但他只是摸了摸那見楞見方的木盒，甚至只是用觸覺感到那木盒的存在，他的手就已縮了回去，那木盒中的東西，必是關連重大，會不會……啊！會不會關連他？

隔壁房裏先還有些兒响動，板壁縫裏先還透射過來一綫微弱的燈光，他也有過偷瞧那女妖的衝動，他也同樣抑制住了。他儘可能不去想那紅肚兜。因爲是在黑暗的房裏，因此浮現在他眼前的紅肚兜也黯然失色了，那襯托出紅肚兜來的賽雪瑩肌，更加浮凸出來，而在那樣的時候，他就想到師門的戒律，他心下就會登時一凜，戒律就會像兜頭潑下的一盤冷水，令他才開始劇跳的心，冷靜下來。

其實，他只不過想到那女妖身上的紅肚兜，一定有着關連她身世的大秘密，他不過想從那紅肚兜上，去找出那秘密來，他可是個有教養的少年。

他本是在思索枕下那黃楊木小盒的神秘，怎麼忽然聯想到女妖的紅肚兜？

隔壁沒有响動了，板壁繼續也沒燈光透射過來，即使她眞是女妖，也有瞌眼的時候。那麼，女妖睡了，謝天謝地，他不

會衝動了，雖然那只不過是偷偷瞧上一眼的衝動，儘管孔雀會開屏，雄鷄會昂然炫耀牠雄壯的鷄冠，但他可是個有教養的少年。

却是他爲何想到小木盒，就聯想到女妖的紅肚兜？是小木盒像紅肚兜關連着女妖的身世，也關連着他的身世麼？要不，爲何他師傅派遣他，而不派別人呢？論武功，他的兩個師兄比他更好，磨練又够，而他，却從未在江湖上行走過，而掌門師伯也把這樣重要得不許離身的木盒交傳給他，甚至不讓他座下的弟子見到呢？難道這小小木盒裏的東西，眞與他的身世有關不成？

忽然間，他眼前忽似出現了亮光，不，不是眼前，是心上，他似乎捕捉到些甚麼。

不過是些疑團，他心上早已存在，但那疑團總是乍現即隱，他也從不想去捕捉它，現在，他開始認眞想了。他眞是姓袁名野麼？但兩個師兄都有父母，有家園，他却甚麼也沒有，他不祇一次問過師傅，但他師傅總是顧左右而言他，總是避不作答。他是師傅收養的孤兒麼？若是，即使不願讓人家曉得，可不會瞞他，而師傅對他管教也最嚴，從不許他獨自出莊門一步。一般兒傳授的武功，兩個師兄錯了一招半式，甚至師傅的獨子，他的小師弟，對招式欠了領悟，也不過眉頭微皺，吩咐再練就是了，獨對他嚴責，也必定細心指點，必要毫釐無誤才罷。

袁野心上的亮光，像矇朧中漸漸顯露的晨曦，把大地漸漸顯現在眼前：師傅不但督促他練功夫，而且請了個飽學的宿儒，教他和小師弟讀書，又是獨對他特嚴，對親生的兒子，倒不苛責。

那宿儒曾作過京官，對官場的規禮體制極是熟悉，有意又似無意地，對他說了許多，眞是個耳熟能詳，袁野從沒上過京，也沒去趕過考，怎會知道京裏有九位侯爺？便是這個緣故。

谷大叔是從小把他抱大的，孩提時候，谷大叔時常對他說起師傅走南闖北，揚威武林的故事，必定眉飛色舞，歷歷如繪，原來谷大叔師傅鏢局子裏趟子手，武功雖然平常，但對江湖的事誰也不及他懂得多，五岳三山，黑白兩道，眞個是如數家珍，問他師傅怎會突然收了山，把旗封了？谷大叔可不明白了，只知道一次打從京裏南下，鏢車裏多了一個小娃娃，回到武昌府，師傅不但就封了旗，把鏢局結束了，而且搬到桐柏山，開始過起隱居的日子來。

谷大叔不說，他也明白，那鏢車裏的小娃娃，就是他，他那時還不過是個襁褓中的小娃娃。谷大叔沒說，但袁野却體會得出，谷大叔總是話到了嘴邊，才慌忙閉住了咀，小時候，他是不懂事，大了，他可不蠢，顯然師傅爲了他，才封了旗，隱居到桐柏山裏來。

袁野雖然迄今不知自己的出身來歷，但一直以爲師傅不但對他愛如己出，甚至勝於己出，還以爲是他在文學武功上，從沒辜負師傅栽培的苦心，因是得到師傅的歡心，師恩深重，重如山，對師傅，也如對嚴父，師傅不說的，他必不敢問。

但現在，枕着那神秘的黃楊木小木盒，打從他所能記憶的時候起，往事歷歷上心頭，那心上出現的亮光，反倒把疑團擴大了。

不，他不能打開那木盒，若然師傅眞是爲了他，結束了興旺的鏢局子，封旗歸隱，那必然有封旗歸隱的緣故，必然關係重大……

袁野感到一陣窒息，陡然間，他明白了，師傅不說明他的身份，顯然與歸隱有關，是不讓人知道他的身世。

那麼，他是誰？

「那麼，我是誰？」袁野的心好像停止了跳動，但不久就快明白了，當中秋月明之夜，有人對他指示機宜的時候，那時候，他必然會明白了。

啊！師傅，師恩比海更深，更有師伯，數年前師伯到了桐柏山，師傅在後園替師伯備了一間靜室，明着是派他隨侍，但那一晚，從午夜到天明，師伯可會在考驗他的武功，多半的時候對他詳加指點，爲何他當時沒想到，那時師傅特意安排，掌門師伯獨對他考驗指點呢？小師弟是師傅的獨子，倒不遣他去隨侍掌門師伯，要論規矩，更該是大師兄才對。

啊喲！更鑼之聲入耳，已是四更三點了，他一夜也沒闔眼，明兒可還得趕路。

他自幼修的是清靜之學，滅念反虛，倒也不難，既是如此，也直到窗上已現曙色，才閉了閉眼，但立即又被鷄鳴早看天的店中人客吵醒了，而且聽到門上的彈指聲。

袁野一怔！啊！女妖，他急忙抓起包袱，繫在背上，昨天他可只是掛在肩上的，今日可是交叉把兩角繫在胸前。

果然是女妖，只聽她在門外喂了一聲，說：「傻小子，太陽快晒着屁股啦，起來。」

不成話，叫他傻小子已不成話，姑娘家說太陽晒着屁股，亦不成話，再說，太陽也還沒爬上屋脊。

袁野忙不迭把門打開，啊喲，他要出房，她却進屋，而且來得更快，幾乎撞個滿懷，袁野忙一滑步閃過一邊。不成話。

呂瑤却像風車兒般，打了個盤旋，說：「傻小子，你瞧，好不好看啊？」

原來她已換上了昨兒夜裏袁野替他買的衣衫，太陽連影兒也沒有，甚至天還沒大亮，但袁野眼前一亮，當眞是人要衣裳，那衣衫雖非繡衣錦服，但可是望着她的身子兒買的，想想昨兒她的衣衫豈僅破舊骯髒，且寬大得極不稱身，尚且難掩她的豐滿艷麗，現下自然會倍覺清新，嬌艷得像朶含苞初放的花兒。

呂瑤又瞪了眼，說：「傻小子，你怎麼又盯着我瞧，敢是認不得我啦。」

眞的，便是她化了灰，他也會認得出來，袁野道：「你不是要我瞧麼？」他向門外瞟了一眼，院中人客來來往往，還好，沒人聽到，也沒人瞧他們，道：「你怎可叫我傻小子，不成話。」

呂瑤說：「你不是說，你師傅叫你傻小子麼？」

袁野皺皺眉，頭道：「那不過是像醜姑娘，叫你醜丫頭，你可不醜，那瞎婆婆不是就不叫你醜丫頭麼？」

呂瑤說：「瞎婆婆叫我女妖，要不就叫我小妖精，我喜歡她叫我小妖精，當眞你師傅叫你傻小子，你可也不傻啊，那我叫你甚麼？」

當眞叫他甚麼？袁野搔了搔頭，說道：「我可也不能叫你小妖精，咱們一道兒上京，兄妹相稱，倒便當些，孤男寡女，也免得人家猜疑，你叫我大哥，我叫你妹子吧。」

呂瑤又瞪了眼，說：「人家猜疑甚麼啊？」

袁野不禁又皺了眉，道：「昨兒夜裏，我已指給你看啦，那些姑娘小媳婦是怎麼走道兒，慢慢兒你就懂得更多了，一句話，男女有別，眞奇怪，難道你娘和瞎婆婆，一些兒也沒告訴過你，說人世間是怎麼個男女尊卑長幼。」

呂瑤眉兒一挑，道：「怎麼沒說，瞎婆婆早在我小時就說過啦，我可不服氣，怎麼女人就該低下頭來走路，爲甚麼三步不出閨門，我才不幹。」

原來她不是對世事一點也不懂，只不過自幼在原野中生長，與野獸爲伍，自也成了個野性難馴的野姑娘，那倒好辦了，日久耳濡目染，自會懂事了。

袁野道：「自然不要你三步不出閨門，可也沒閨門，只不過，說話別再大呼小叫，要是溫柔些，那就更可愛啦，走吧，咱們也該上路了。」

呂瑤說：「我還有包袱，我得去拾掇一下。」

袁野跟她進了隔壁房，只見她把那換下來的破舊衣衫，竟然整整齊齊疊放在那床上，呂瑤把她那小小的包袱解開，敢情裏面連一件換洗的衣衫也沒有，那塊藍布的包袱皮，包着的只有一塊描龍繡鳳的錦袱，此外，就是昨兒她所帶那半個吃臢的窩窩頭了。

袁野道：「這破舊了的衣衫，棄掉了也罷。」

不料呂瑤搶出一把抱在懷裏，說：「不不，這是我娘留下給我的。」

難怪那麼破舊又不稱身，說好說歹，總算那破靴兒不要了，想必也是她娘的遺物，袁野替她扔了那半個窩窩頭，倒是一句也沒說，甚至不瞧一眼，袁野却也才發現，那錦袱中竟藏着兩個金葉兒，此外就只得十來個銅錢了。

心想：那金葉兒雖能換得不少銀子，想必也是有紀念性之物，那十多個銅錢，可也眞不够她住宿一夜客棧之資，可憐的小妖精，要不是遇上他，眞不知她怎會上得了京。

袁野道：「大好的錦袱不用，這包袱皮棄了也吧。哈！」

他只笑了半聲，忙不迭忍住了，那包袱皮包的就只那塊錦袱，棄了包袱後，還包甚麼，雖說今兒有她娘遺留的破舊衣衫可包，昨兒可就任甚麼也沒有了。

不料呂瑤又慌忙搶來抱在懷裏，道：「娘臨終時，吩咐我要好好保存，說是當年就是用這錦袱包裹着我去那山裏的，要我去找的那人見到了我，也會知道我是他的甚麼人了。啊！……」

袁野一滑步，但呂瑤伸出的手才觸着那劍柄，便又縮了回來，道：「當眞我沒告訴你要找誰？是不是？」

袁野搖頭，忍住笑，他眞是不怕她，呂瑤的身法也眞快得出奇，想必那劍術也是好的了，但他豈會怕她。

袁野裝做愕然，道：「你說甚麼啊，我不知你說甚麼，誰小時候不用襁褓，誰稀罕了。」

呂瑤急忙把包袱包好了，連同那劍一手兒提了，袁野算清了房飯錢，即刻上了路。

六月天氣，炎熱得很，既然還有一個多月才是八月中秋，自也不急着趕路，那呂瑤顯然也不心急上京，袁野心想：「慢慢兒教導她多懂些世故，多明白些人世間的生活習慣，慢慢兒磨練，少些野性，多些溫柔，對她上京尋父自也大有助益。」

她不說，袁野心下可明白，她必是上京尋訪生身之父，且還是一位侯爺。

袁野好生心喜，不料呂瑤初入人寰市廛，所見所聞，莫不新奇，袁野不教她，她也要問東問西，只有一宗兒，要她避諱男女之嫌，她非是不懂，而是不願，那本已稍稍收斂些了的野性，倒又發了，袁野才一說，她就瞪眼說：「不，爲甚麼？爲甚麼女人在男人面前要細聲細氣，眼皮兒也不敢抬？爲甚麼走路要跟在男人後面，我不幹。」

她不是僅嘴兒說，本來先前和袁野併排兒走路的，倒從此跑在前頭了，每一進入城鎮，總是搶前直撞橫衝。

袁野拿她也沒法兒，其實他不過教她識溫柔，可也不是要她在男人面前低頭。他也眞盼望呂瑤溫柔些，那她會更可愛。

不過，玫瑰花兒雖有刺，可不稍減花兒的嬌艷，倒保護了花兒，不容人任意折攀。

這日到了唐山，離京更近了。那唐山是個大城市，再過去就是天津衞，過了天律衞，可就是天子脚下了，這唐山乃是兩人結伴以來，所經的一個最大城市，是以雖然午時才過，袁野道：「妹子，今兒咱們不走了，住下吧，晚兒再上路。」

呂瑤道：「好啊，大哥，你瞧，好多高樓啊。」

站在山坡上下望，鱗次櫛比的房屋，無邊無際，其間更聳立着無數樓台，可是呂瑤從未見過的。

袁野道：「妹子，你等等，我去去就來，可別走遠了，待會進了城，我帶妳去逛街。」

呂瑤道：「你去那裏啊。」

袁野道：「我去去即來，却是來往的人多了，妹子，記住，你再不是女妖啦，休要惹事。」說吧，忙忙去了，一會便消失在山腰的樹林裏。

哼！呂瑤鼻頭兒一皺，無緣無故，她惹人家做什麼，她又不是小孩兒。

大道穿過山坳，站在路上，已可遙見街口行人熙來攘往，正望間，驀聽馬蹄聲響，打山坳那的來路上，來了兩騎，呂瑤頭不回，又不是第一遭兒遇到騎馬的人，她多想快進城去逛逛，大哥去了那裏啊？

她剛回頭，兩騎已打她身傍馳過，分明已過去了，不料那馬一聲嘶鳴，竟兜回頭來，且繞着她兜了個圈兒，不過只是一騎，馬上是一個年約三十上下的漢子，鞍

傍掛着一把劍。

呂瑤一瞪眼，只聽前面勒馬相待的那人說道：「你做甚麼，咱們還得趕路，走啦。」

呂瑤身前那漢子一帶馬頭，嘻嘻一笑，說道：「我說如何，這妞兒果然標緻，喲！還帶着劍，敢情還是個會家子哩。」

前面馬上人道：「瞧你這副德性，饞貓兒就是見不得腥。」

這人說甚麼啊？呂瑤瞪大了眼兒，望望兩人，他不明白人家說甚麼，可明白面前馬上人乜斜的目光，嘴邊的邪笑，她目中的光焰可登時變成了寒芒。偏是那馬上人不知好歹，動口不算，竟動了手，伸手一托呂瑤的下巴，說：「老爺給你買胭脂粉兒，妞兒，上馬來。」

呂瑤雖是斜肩一揚頭，那人托了個空，那人身手竟然俐落之極，馬上一探身，左臂倏伸，閃電般向呂瑤右肩抓到，那意思眞是要把她擒上馬去！

這不是他找死麼？啊喲！馬傍的妞兒頓失踪跡，祇聽坡前馬上人叫道：「小心！」這人剛在惶惑的瞬間，那馬長嘶聲中，早人立而起，馬上人登時頭下腳上，說時遲，拍的一聲爆響，那人的臉上已開了花，馬也竄了出去，那本是在同一瞬間，馬上人雖然倒下，兩脚可沒脫出馬鐙，更兼面上受到重重一擊，驚恐加上半暈厥，立被馬倒拖着狂奔下坡，那人的頭那經得起路邊的亂石幾下撞擊，早是頭破血流。

坡下的馬上人驚呼一聲，兜馬非但沒把那奔馬截住，倒被奔馬撞得幾乎落下馬來！

說時遲，一條人影似天馬行空，自上而下，有如星丸飛墜一般，不但擋住了奔馬，而且那人一下子就抓住了那馬的轡頭，只見那馬後蹄高高揚起，馬屁股也朝了天，眨眼間，已幾上幾落，可就是掙不脫那人的掌握，馬頭倒被那人壓得更低！

那個幾乎被撞下馬的漢子，驚駭得發呆？奔馬已被制住了，竟却忘了救他那同伴。

被制住的奔馬兀自踏着前蹄，踢着後蹄，馬上倒掛着的那人已是血肉模糊，也隨那馬身起落。

却是坡上如飛來了一人，一掠身，已把那倒掛着的馬上人抱托起來，而且助他脫出了馬鐙。

那邊馬上的漢子這才飛身落馬，也奔了過來，惶急叫道：「沒事麼？快瞧！別……別放走那妞兒，抓住她！好妞兒！」

那人把滿身是血的漢子放落一邊草地，對趕來的漢子道：「只是暈過去了，沒事，你看着他。」那人却不是去抓呂瑤，而是對制住奔馬的袁野一拱手，道：「多承相助，兄台好身手，可否暫請留步？」

是袁野，原來他因爲唐山是個大城市，他仍然穿着粗藍布齊膝的大褂，可就不便了，以往是因爲上燕山，行走在鄉野少人烟之地，扮作個鄉農兒郎，便不碍眼，就少人注意了，現下重入鬧市，那裝束可就不便了，何況與呂瑤兄妹相像，若不換過衣衫，可就會令不疑的人也生疑了。是以他驀然想起，匆匆進入林中，換回了他原來的裝扮，脫下多耳蔴鞋，換上了薄底快靴。

不料偏在這時候出了事，才出林，恰見呂瑤一下子閃到馬屁股後面，她的劍雖然出鞘，可是提在手上，就勢用劍柄向馬屁股上一戳，那馬人立而起，馬上人一倒下，呂瑤已一掌劈下，劈得那漢子登時臉上開了花。

這原是同一瞬間，袁野待要阻止，那還來得及，那馬也狂奔下坡了，幸是袁野新練了燕雲三翻，不料立即用上了，一掠六七丈，搶到了奔馬前面，把那奔馬制住了。

事在緊急，袁野顧不及有人無人，偏就是被人瞧得明明白白，便是趕來救下馬上那漢子的人，袁野可也把他瞧得明白了，不由也暗暗喝彩，好身手！

那人約有五十歲上下的年紀，相貌清癯，但雙目烱烱有神，適才他從山坳處方一露面，竟從馬背上施展蜻蜓三點水的功夫，搶來救下那馬上人，袁野若不是剛練成了燕雲三翻的功夫，眞還是自愧不如人處。

原來那人是去攔截他自己的那匹坐騎，適才他騰身在馬背上一點脚尖，馬受了驚，已向林子那面竄去了，袁野也牽住被他制住了的奔馬，那馬已安靜下來了，走去把坡下那馬的韁繩，也抓在手中，這才有暇去瞧呂瑤，哼！這小妖精。

他就知她早晚要闖禍，看小妖精在做甚麼？

呂瑤瞪大了眼睛，倒像眼前的事和她毫無關連，那模樣兒極似驚奇又好玩兒。

袁野明明見到她闖了禍，見到的也只是她闖禍時候，可不知禍由誰啓，却也無暇責她，救人要緊。

這功夫，那清癯的老者已躍馬而來，來得可眞快，袁野急忙把馬拴在道旁的樹上，幾乎和那人同時走到躺在地上的那血人身邊、

袁野登時鬆了一口氣，皆因那人正發出一聲呻吟，非但沒死，那眼也睜開來了，只是半邊臉已無完膚。老者迅速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兒，把藥末撒在那人的傷口上，很快把血止住了。道：「不要緊，看來傷得重，其實只不過皮肉之傷。正是沒請教……」

先前匆忙中，他稱袁野兄台，但一個五十上下的人，怎可稱一個二十未到的少年做兄台，他略一遲疑之後已把瓷瓶放回懷中，才含笑說道：「適才若不是小兄弟你身手了得，他這條命可就難保了。小兄弟，端的好身手，請容老夫一謝。」

袁野慌忙拱手道：「不敢，原是我這妹子。……啊！」原來這功夫，那漢子把受傷的人交給老者，即刻奔向他那坐騎，瑲琅一聲响，拔出刀來，喝道：「小妞，今天饒你不得。」

袁野啊了一聲，正不知如何是好，只見那老者身形一晃，不但攔阻了那漢子，而且伸手就奪下他的刀來。

那老者在說甚麼？雖然相距不到兩丈，但他那聲有如耳語一般，僅見那漢子狠狠瞪了呂瑤一眼，轉頭才衝着袁野一哼。

老者的話聲提得高了，說道：「他血雖止了，若不趕快醫治，他便能痊癒，相也破了，還不快走。」說罷，老者把刀還給那漢子，分明還使了眼色，才奔回來捧起傷者，那漢子牽着三匹馬，跟在老者身後，快步向坡下走去，坡下連接着一個廣塲，再過去，可就是街口了。

袁野一時倒楞着當地，原以爲絕不能算了的，不料人家反而謝他救命之恩。

呂瑤怯生生走下來了，到了他身側，人家走了，眼看是一塲禍事的，既然禍事化無事，她反倒露了怯，叫道：「大哥，我可沒惹他，是那人來惹我，我我……」

敢情她是以爲袁野惱了她，啊，她會怕他惱。

袁野心下一喜，她會怕他，可就不怕這小妖精惹禍了，雖然剛剛才惹了大禍。

袁野喜在心中，却繃着臉，說道：「差點兒你殺了人，你可知道，那人若沒命了，咱們可就不能脫身，也就去不了北京啦。」

呂瑤道：「我又沒殺他，誰教他，哼……大哥，甚麼胭脂粉兒，還說……還說甚麼貓兒見不得腥，啐！他自要找死，我沒惹他，那人竟敢伸手……」

袁野登時明白了，道：「可是他伸手拉你，於是你就……」

「我就一躲，在那馬屁股刺了一劍柄！」呂瑤呸了一口，她那眉兒挑起來了。

敢情不能怪她，袁野說道：「雖然是那人不是，妹子，從今以後你可要記住了，那可也不犯死罪，你不知道，你的本領有多大，你一舉手一抬臂，都會傷人，也許那人眞該懲罰他，但一旦傷了人，那官面上就會出頭，咱們就脫不了身，可就上不了京啦。」

這兩日中，袁野怕她野性難馴，就把官方招了出來，甚麼殺人償命，便打傷人，輕者也是一塲官司，說得厲害，是以這時倒也不用多說，呂瑤也就明白，但她雖不言語，眼兒裏可顯現了這兩日來已不再顯現的，那野性的寒光。

袁野倒眞怕激怒了她，而且這小妖精竟會在他面前露了怯，可眞大出他意料之外，他心不但一喜，而且心腸也軟了，忙道：「總算那幾人自知理屈，沒事啦，妹子，走吧。你聽話，我眞高興。」

他不再繃着臉兒了，話聲也柔弱了，呂瑤眼中那野性的光焰也頓斂了，但仍哼了一聲，說道：「我要是不聽你是話啊，我只要那一反掌重一些兒，哼！」

袁野頓又一怔，先前他雖然相隔得遠些，但也看得明白，她只不過順勢一掌劈落，那人臉上就開了花，敢情她還只是反掌，當眞這幾日來只是教她世故人情，倒忘了查考她的武功。

那袁野心下想來，只道呂瑤從小在山林間與野獸爲伍，與猿鹿追逐爲樂，是以她一身驚人的輕身功夫，倒不以爲奇了，以爲呂瑤就算會些武功劍術，也高明不到那裏去，想想這小妖精遇到他以前，除了她娘以外，就只識得一個瞎婆婆。

她只不過是順勢一反掌，啊！她手上有幾大的勁道？

呂瑤說：「眞討厭，算了，大哥，咱們走吧。」

她拖着袁野就往坡下走，走，當然走在大路上，那山坡相距看得見的街口，不過一里之遙，大道上豈無人來人往，啊！那坡上坡下，竟已聚了黑壓壓的兩堆人，上面的不敢下坡，下面的來人不敢上坡，呂瑤拖着袁野往山下跑，還隔着老遠，坡下的人已忙不迭往兩面一分，紛紛讓道。

袁野忙道：「放手，你……忘啦，我怎先對你說來？」

呂瑤一怔！怎先說來？哼，爲什麼男女要有別。她賭氣一扔手，跑了下去，那分開在大路兩旁的人，不下十來個，呂瑤狠狠地瞪着眼兒一掃，那目中又露出了野性的光焰，但隨後袁野倒鬆一口氣，她不過只是瞪眼。

道旁是無數驚奇的面孔，都睜大着驚奇的眼睛，顯然適才那一幕都瞧見了，餘悸猶存在那些驚奇的面孔上，面對着奔馬，飛人、鋼刀、再加上一個血人，怎會不害怕，但誰會怕一個嬌艷美貌的姑娘。

袁野先前也担心極了，是以心生旁屬，目無旁矚，坡上坡下聚了這麼多行人，他竟也不見，忙追上呂瑤，把議論紛紛的人羣，迅速丟在後面。

「別跑啊！」袁野趕上她，道上行人多，他可不能拖她：「這就進街口了。」

袁野白担心了，兩日中雖然也經過不少鄉鎮，但唐山對她仍然新奇，才進得街口，她忽然停下步來，瞧瞧袁野，又望望街上的行人。

「大哥，噯！」怎麼她又睜下了眼睛，瞪得大大的眼睛對他上上下下瞧了又瞧，就不轉眼兒，說：「眞好看，啊，你換了衫兒。」

她也才發現袁野換了衣衫，迎面來了二個公子哥兒，長衫大袖瀟洒，軟緞在午後的陽光下發亮，陽光更令帽上的玉抹額閃閃生光。

原來她初見城市衣冠，也才發覺袁野已換過了衣衫，軟巾長也有一塊閃閃生光的玉抹額。

袁野尷尬得紅了臉，這這……甚麼話，熙來攘往的行人街上，大聲嚷嚷，說他好看。

可不是四外响起了一陣哈哈，有人吟道：「這般可喜娘，罕曾見。」

不好！袁野顧不得這是稠人廣衆的街頭，拖了呂瑤快步就走，轉入一條僻靜的小街，才放開手，袁野倒失笑了，她連饞貓兒見不得腥也不懂，懂得甚麼可喜娘罕曾見，怕她撒什麼野。

呂瑤可不是懵然無知，說：「大哥，咱們那去啊，那邊多熱鬧。」

不過才兩日工夫，她再也不怕人多，反愛熱鬧了。

袁野忙道：「咱們先落店，我再帶你逛街，瞧熱鬧，不過可不許你再胡說。」

呂瑤道：「我胡說了甚麼呀。」

說眞的，他挺喜歡呂瑤睜大眼睛的模樣兒，她原已極美，添些兒稚氣的天眞，才眞好看。但她能想到，甚至心有所感，就說出口來，他可不敢說，甚至不敢再瞧她了，他要抑制那不時的陣陣心跳，只有一個法兒，避開她，尤其是眸子的光焰。

當眞她胡說了甚麼？誠摯與純眞的言語，竟成了胡說，虛僞的謊言，倒成了非禮勿言之禮？

那瞬眼間，他感到甚麼在動搖，啊！是信念，是他一直作爲金科玉律的聖賢之言。

當眞這兩日中，是他教育她？還是她教育了他！

一時間，他感到無比羞愧，這兩日中，他所教她的，不是甚麼世故，人情，祇是虛僞。

就有那麼巧，袁野帶着呂瑤，不去仕宦下馬的客棧投宿，是避免再生事故。今日在街上遇上的三人，那老者顯然是武林中的一位高手，但那兩個漢子，一瞧就知是兩個武職官兒，不僅是那漢子自稱老爺，而是因爲那兩人武功低能而又跋扈飛揚。若不是慣常狐假虎威，憑兩人手底下那點功夫，豈敢光天化日之下，調戲人家姑娘。

說眞話，呂瑤不是美得連他也不敢逼視麼，他可是在管敎極嚴下長大的，適才街口遇上的三個少年，雖說吟的是淫詞戲語，其實也眞不假，呂瑤可不眞是個可喜娘，罕曾見麼？

有道是飽暖生淫慾，何況這唐山乃是上京出京必經之地，豈會少了作威作福之人，而那些人，落店必也落大店房。

袁野不是怕事，而是不敢多生事故，是以去僻靜的街道上，投一個清靜些的小客棧。

不料三間上房都巳有了人客，好吧，既然只得兩間西廂房空着，便也住下了。呂瑤巳習以爲常，住了暗間。雖然來去要打袁野住的明間通過，但初次在大城市住宿，謹愼些更好。

袁野此番北來，師傅替他多帶黃金，少帶白銀，顯然早知掌門師伯有此吩咐，要他在京中長住些時候，既然他要像個上京赴考的舉子，可就要扮得像，呂瑤也該添置些換洗的衫兒。想到呂瑤那破舊的包袱裏，包着僅有一塊錦袱，不僅好笑，心下就會感到一陣歉意。他有的是用不了的銀子，當下揣了銀子。

若然呂瑤穿上了錦衣繡服，打扮得花枝招展！不不，這小妹子可眞成了個女妖啦，想想今天那個分明是武職官兒的漢子，她還不曾踏入有生以來的第一個城市，那漢子巳臉上開了花，險些兒連命也還掉了。還有適才那三個少年，若然她懂得甚麼是可喜娘，怎生罕曾見，惹惱了她，若是發了她那野性兒，那三個少年……

還是買些兒小戶人家姑娘們穿着的衣衫吧，但他可又搔起頭來，皆因他又想她那包袱中的錦袱，那描龍繡鳳的襁褓，還有那……紅肚兜，那日他不是不能看清，而是不敢看清。

但也巳見到了上面描繡着花朵，若然他猜得不錯，她眞是個甚麼侯爺之女，到了京，她可就是侯門的千金了，而過了天津衞，三五間即可到了京中，穿着小戶人家的衫裙，又怎生進得侯門。

袁野打定了主意，明兒上路，何不雇一輛騾車，而且，嘿！這小妖精。

忍不住，袁野又笑啦，想到那日初逢乍見，他怎能不笑，眞個是小妖精，她拿劍來殺他，不是因爲他無意中偷瞧了她裸體出浴，而且……啊哈！而是他沒多瞧她幾眼，她要證明她不是個醜丫頭。

當眞那有不愛美的懷春少女，果然食色性也。只怕見到了錦衣繡服，不替她買也不行。啊！

何時門兒開了，呂瑤巳站在他面前，他竟也不覺，驀然發現一雙凝視着他的大眼睛，他才發覺她巳出了房。

「你！笑什麼啊？」呂瑤說。

這些日來，她常是睜大了眼睛，既然所見無所不新奇，聽袁野說人世間的世故人情，也不無新奇，她那一雙明媚的眼兒，怎會不常是睜得大大的，但大眼睛顯露出來的純眞稚氣，倒因而柔和了她那原始的粗野，也更可愛了。

袁野忙道：「沒甚麼，妹子，我帶你逛街去。」

「你說，」呂瑤的嘴唇兒噘了起來：「我定要你說，你笑我。」

哈，小妖精也會撒嬌，撒嬌可是不用教的，像愛美一樣，與有生的俱來，瞧，她還蹂了蹂脚兒。

袁野忙不迭掉過頭去，若然她眞是個侯門的千金，而他呢，不過是個連父母也沒有的孤兒，倒休要作繭自縛，這小妖精發乎情，可不能止乎禮，若她不是像他一樣，越來越喜歡他，小妖精豈會對他撒嬌麼。

袁野大步向門口走去，說：「走吧，我笑你眞像個女妖，而且還是個白晝現形的女妖，溜出房來也沒瞧見，倒嚇了我一跳。」

格的一聲，呂瑤在他身後笑道：「大哥，敢情你的胆子只這點兒大呀。」

到了街上，袁野那劇跳的心兒漸漸又平靜下來，那年頭，唐山雖沒六市三街，但那僅有的一條繁華大街，還是眞熱鬧，百貨齊全，對呂瑤來說，那店舖眞是五光十色。

只怕要到了京，呂瑤才不會引得行人佇足，因爲京城乃是人物會聚之地，那年頭，拋頭露面的大姑娘也極少，何況她這麼美，逛甚麼，快快買了衣物回店是正經，倒休要又生出事故來。

袁野說好說歹，才給她買了兩套不十分鮮艷的衣衫，罷罷，她要再打扮得花枝招展，那還了得，而既然這是大比之年，扮成個文生相公，豈不是更少人注意，就是這個主意。

可也就有這麼巧，他怕在外久了會生事故，事故偏在店裏等着他。啊！眞是寃家路窄，敢情那老者和兩個武職官兒，也落在這店中，住了那三間上房。

幸是他和呂瑤巳到西廂房門口，小妖精捧着新衣，可就成了個小姑娘，巴不得立即穿新衣，袁野一閃身，眞盼沒被那老者見到。

那老者正送出個蒼頭來，蒼頭回身拱手，恰好擋住了西廂這面，說道：「請留步，雖說那麼大一塊頭皮幾乎被抽了去，總還是皮肉之傷，有個三五日，三位就可上得路了。其實你那金創藥，就最好，即時止了血，三兩日就能生肌，我那內服之藥，其實服不服也罷了。」

老者道：「有勞大夫，你這麼說，我可放心了，皆因我等急着要回京覆命，不送。」

袁野閃在門後，聽得明白，他可不放心了，果不出他所料，老者說回京覆命，以這老者武功之高，差遣他的必是個不小的官兒，那受傷的漢子官職怕也不會小，

一看那人的氣焰就能知道，這不是寃家路窄麼，先前人家是急着救人，才暫時放過他們，却偏送上門來。

那老者可是回房去了？袁野再探出頭去，不瞧則可，他再一探頭，那老者正向他這門口走來，明知自己巳被他瞧見了，只有硬着頭皮，站出門口，那老者回身一望，才對他點頭一招手，低聲道：「借一步說話。」

袁野立即明白了，老者是不願被那上房中的漢子見到，當眞先前就是這老者不追究的，那漢子原不要放過呂瑤。便也不言語，跟在老者身後出了店堂。

老者指着一家酒館，道：「上有雅座，最好說話，請。」

袁野可遲疑了，他可想到了呂瑤，她換過衣衫，必要出來尋他，若是撞見了那漢子？

但老者道：「不過是借那雅座說話，圖個方便。」

想到人家非但不難爲呂瑤，且自認不是，凭地通情達禮之人，人家以禮相邀，却之實是不恭，便不推辭，跟在老者身後，進入雅座坐下。

那老者道：「我托個大，叫你小兄弟，尚沒請敎尊姓？小兄弟，你放心，我那兩個同伴一個起不得床，一個有事去了，不怕他對令妹無禮。幾句話工夫，一定躭誤不了小兄弟你。」

袁野道：「不瞞前輩說，我担心的正是這個，我那……其實前輩誤會了，我和那姑娘也是萍水相逢，兄妹相稱，不過圖個路上行走方便。前輩目光如炬，不敢相欺。」

他不願以眞姓名相告，那神秘的小盒令他的身世也神秘起來，直覺那小盒與他的身世大有關連，那麼，他豈可把眞名姓隨便告人，何況對方是個官面上的人物。

他不過是無話找話，可又後悔起來，不料老者啊了一聲，似乎有些失望，道：「好一手翻天覆地功夫，小兄弟，那姑娘的師承，想必知道吧，那手功夫，可巳失傳了，老夫二十多年前，也才僅見有人露過一手。不料今日再見那姑娘施展。不瞞小兄弟你說，我那兩位同伴，皆是威遠侯爺手下的游擊，手底下若無一點眞實功夫，豈能作得了威遠侯爺的親信，錯非是那一手翻天覆地，換上任何一手功夫，也休想傷得了他。」

老者把威遠侯爺四字不但連說了兩遍，而且說得特別响，那目光盯在袁野面上，更是瞬也不瞬。

袁野啊了一聲，他也正要知道呂瑤的武功門派，敢情呂瑤那一反掌，便是翻天覆地，當眞薑是老的辣，他也曾聽得師傅說過，說是一門家傳武學，人家却一眼就認得出來了。

他啊了一聲還因爲那兩個漢子非但眞是武官，且官兒可還不小，遊擊再晉一級，可就是將軍了。在前朝漢代，遊擊乃是散職，自洪武爺開基立業，遊擊可是有實權的統兵官兒。

袁野錯會了意，只道這老者在等他答覆，忙道：「前輩見多識廣，武學淵深，在下實是不知，亦未曾問得，但却知這姑娘居住深山之中，身邊除老母外僅得一瞎婆婆爲伴，從沒聽她說起有所師承……啊！你……」

那老者霍地一探臂，竟向袁野左臂抓到，袁野左肩一搖，應變奇快，駢指反點老者的脈門，却不料老者突然縮回手，而且雙手巳拱，道：「老夫失態了，小兄弟休生誤會。」顯是要令袁野安心，不但坐下了，且後退了些。

這老者雖不似有惡意，但雙目烱烱，分明沉不住氣，興奮得無以復加。

袁野愕然間，老者又道：「小兄弟，你說，她自幼生長荒野，身邊只有一個瞎婆婆？」

袁野道：「還有她娘。我斗胆詢問一聲，前輩適才提及一位威遠侯爺，可是三位奉命，尋訪的便是這樣三個人。」

那老者聞言，忍不住又霍地站起身來，再又拱手道：「小兄弟，關於這位姑娘，就知道些甚麼？請快快相告，老夫感激不盡，我再問一句，她可是從遙遠的關外而來。」

袁野也興奮起來，若然這三人眞是來尋訪呂瑤的，可眞是再好不過，難道眞有這麼巧？忙點頭道：「她正是打關外而來，既然人跡罕至之處，想必是極北之地，但前輩尚未答我，可眞是那侯爺派遣三位，出來尋訪這樣的三個人？」

老者以手加額，道：「謝天謝地，眞個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小兄弟，實不相瞞，我等正是奉命尋訪這母女三人，迄今半年有餘，關外何處沒尋到，却踪跡全無，不料倒在這裏遇上了，我更不瞞小兄弟你說，今日一見那姑娘的一手，翻天覆地，巳如黑暗中陡現了明燈，皆因當今天下，那是不傳外人的家傳武學，自從侯爺的夫人在十多年前失了踪，可說巳絕傳了，今日陡然一見，老夫雖然相隔得遠，但自信老眼不花，但當時一來急於救人，二來道上人多，不便問得，小兄弟我不瞞你，我巳派人在街口等候，要確知兩位落脚之處，可巧兩位竟然落到那店裏去，可眞是天意安排，看來侯爺夫妻父女，天意該當團圓了。」

原來這老者暗裏派了人跟踪，不過等候適當的時機罷了。

袁野道：「前輩，我雖是事外人，但把你們雙方所說的話一印證，雖然所知不多，前輩要尋訪的，八九肯定是她了，不過父女可慶團圓，夫妻却待來生了。」

老者急道：「此話怎講！」

袁野道：「聽那姑娘說來，那瞎婆婆巳去世有年，她娘臨終，因留下她一人孤苦無依，這才遺命她上京尋訪親人。」

「啊！」老者頹然坐落，道：「說麼說，天不假年，夫人巳歸天了。」但他即刻又站了起來，掏了塊銀子擲在桌上。

桌上，不知何時店家巳送了酒菜來，兩人竟都視而無覺。

老者道：「走，有勞小兄弟給我引見姑娘。」

袁野却起身又復落坐，道：「前輩請稍坐片刻，只怕此刻還不到時候，非是我要阻延，實是我這位妹子大異常人。」

當下把如何與呂瑤相遇，繼之結伴的經過說了，自是不提紅肚兜，道：「前輩請想：她天眞爛漫，世故人情一些兒不懂

，却牢記下地她娘臨終時的吩咐，不可告人，任何人若知她此行爲何，目的何在，那就……」袁野便是在這個時候，也不禁笑了道：「因她天眞爛漫，無意中對我透露了兩句，已兩番要拿劍來殺我了，幸是我躲閃得快，好不容易巧辯她信了，雖然這兩日中已與我兄妹相稱，對我已信賴不疑，但若有違她娘臨終時的遺言，只怕她立即就會翻臉，前輩請想，可是引見得的麼？」

老者登時擺頭直皺眉，道：「小兄弟，那麼，依你之見？」

袁野道：「我這妹子手中持有信物，若不是到了要尋訪的人面前，休想她吐露一言半語，我倒巴不得她父女早早團聚，不敢相瞞，正因她不懂世故人情，一派純眞，令人愈加可愛，不過前輩休要誤會，在下師門戒律謹嚴，絕不敢行差踏錯，我可眞當她妹子看待。」

老者正色道：「小兄弟正派名門，老夫一瞧便知道，豈有誤會之理，小兄弟更少年老誠，我這雙老眼敢信不花，可是……小兄弟你必有見地？」

袁野道：「好在京城已近，不過數日也就到了，前輩若不放心，不妨暗裏跟隨，到京後便作安排，等待她自去尋訪。」

老者兀自緊皺了眉頭，道：「看來也只有恁地了，夫人臨終此吩咐，老夫倒也理會得。」

袁野聞言，心中一動，他早已疑心呂瑤的娘遠走北荒。不僅是夫妻反目，必定還在逃避甚麼，便道：「在下尙有一言，我這妹子的身世，譬如說她娘在她尙在襁褓之時，帶她遠走北荒，也許在下尙可相助一臂。」

老者嘆了口氣，說道：「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早已勢易時移，永樂爺的根基已固，天下早已太平了，當時也許不便說的，現下可百無禁忌了，小兄弟一片眞誠，孰忱更可感，正該相告，小兄弟，來來，我替侯爺這裏先敬你一杯，今日相逢，更是老夫萬千之幸。」

說着，已替袁野滿斟了一杯，他自己先舉杯一飲而盡，袁野惦念着呂瑤，盼他早早相告，便不托辭，也舉杯一飲而盡，好奇之心也更熾了，這老者怎會提及永樂爺，啊！

袁野心中又是一動，永樂乃是明成祖的年號，呂瑤尙在襁褓之時，正是成祖朱棣篡位之年，這老者既說時移勢易，又說永樂爺根基已固，難道呂瑤的娘遠逃北荒，竟與成祖當年篡位有關。

這這，這可是在這樣茶樓酒館中說得的，被人聽到，即會有殺身之禍。

老者已然起了身，掀簾向雅座外一瞧，回了座，道：「這時刻樓中無人，我且長話短說，小兄弟在當年那兵荒馬亂時刻，雖在孩提時候，但我一瞧小兄弟你，我知道你是文武全才，當年天下大亂，禍結兵連，想已聽說過了。」

袁野說道：「便是業師，亦久作京官，可是南京建業，是以常有道及。」

老者道：「小兄弟必知建文三年，燕王大軍南下，貶齊泰黃子澄，翌年便陷京師之事了。」

袁野道：「是年燕王得位，承繼大統，是爲成祖，改年永樂，倒也知曉。」

老者忽然發出一聲長嘆道：「太祖駕崩，立太孫允炆，是爲惠帝！惠帝年幼，由齊泰黃子澄參預國事，想兄弟必亦盡知了。」

他如何不知，且還是師傅對他說的，他記得，那是個月明之夜，師傅帶他登上高山之巔，難得那晚，寰宇澄澈無霧，萬里如洗，他師傅也像這老者一樣，突然發出一聲浩嘆，說道：「你看這大好山河，可也有所感觸麼？」

說起來可也眞怪，師傅對他管敎俱嚴，情如父子，不知怎的，他總覺得有些兒特別，常令袁野感到不安，甚至有時感到尷尬，就像那晚一般，對他以「你」相稱，親切中，總覺有些兒生分，像尊敬……不，這怎麼可能。

袁野點頭道：「可是那齊泰黃子澄一時權傾中外，怒惱了燕王，這才大舉興兵南下麼？」

老者道：「惠帝年幼，那兩人大權在握，跋扈些是有的，可也不曾欺上誤國，燕王興兵伐罪，實是小題大做了，不過是不借此題，師出便無名，小兄弟當知老夫話中之意！」

袁野默默點頭，燕王伐罪是假，篡位才是眞。但別樣無禁忌，這話可是說得好麼？」

老者又道：「那時老夫便在侯爺軍中，侯爺前部先鋒，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先還以爲那齊泰黃子澄既貶，燕王大軍即會北旋，不料……唉，小兄弟還是不說也吧，更料不到的是燕王即了大位之後，那齊泰黃子澄兩人竟興了勤王之師，小兄弟，你道那黃子澄是何人？便是侯爺夫人的兄長，郎舅兩人各爲其主，竟然兵戎相見，勤王兵敗，那兩人也就被殺了。」

袁野啊了一聲，道：「原因此故，侯爺夫人便反目了麼？」

老者道：「夫人本是將門之女，太祖皇帝驅除韃虜，一統天下，天下烽烟四起征伐連年，夫人先逢亂世，是以雖是女兒之身，亦練就了一身絕世武功，更何況家學淵源，那黃子澄被殺之時，夫人已身懷六甲，原不在軍中，聽聞得郎舅交兵，這才急忙兼程南下，不料爲時已晚，夫人的兄長已戰死疆場。」

袁野道：「想必夫人悲痛激怒，一氣之下，便遠走關外了。」

老者道：「燕王……不，永樂帝，當今皇上，立即下令，遍索天下，懸下重賞，有擒拿得夫人，賞萬金，封萬戶侯，收留不報者同罪。」

袁野愕然道：「這却是爲何？」

老者停了一下道：「小兄弟，掀開門簾瞧瞧。」

外面樓中非但無人客，連夥計也不見一個，那原是午後時光，非飲宴時刻。

老者才又低聲道：「小兄弟，這可是個懸案，夫人失了踪，豈會勞動永樂爺尋訪，皆因燕王廢了惠帝，那齊泰黃子澄興勤王之師，爲了師出有名，可把惠帝的幼帝帶在軍中，惠帝若有不測，即便擁立爲王，勤王兵敗，有那被擄的兵將言道：曾見夫人帶同惠帝的幼弟，在亂軍之中殺出一條血路，落荒去了。」

袁野啊了一聲，道：「這就是了，是了。」他不但明白爲何呂瑤母女要遠走北荒，且明白爲何臨終叮囑呂瑤，若非親見到尋訪之人，不可告人，若身世有所洩漏，知者立即殺之。敢情是這個緣故，道：「奇怪，我這妹子天眞爛漫，其實洩漏了不少，爲何從未提及那惠帝幼弟？」

老者又一聲浩嘆，說道：「其實現下已勢易時移，永樂爺的天下固若金湯，天下昇平已久，義民樂業安居，天命已有所歸，雖是懸案，永樂爺也早不追究了。却是侯爺夫妻恩愛，却不忘夫人，當年大軍南征，侯爺立下大功，若非因夫人之故，怕不早封王了，雖然如此，聖眷仍極隆，是以遷都燕京之後，仍然統領御林兵馬，便京中的九門提督，亦歸由侯爺統率調遣，永樂帝深知侯爺忠心耿耿，說夫人常帶惠帝的幼弟落荒而走，到底是傳聞。」

袁野戚然生悲，黯然道：「不怪那孟浩然要紅顏棄軒冕，白首成松雲了，天子喚來不上船，李白長願酒家眠，更顯得何其清高。」

老者道：「小兄弟，老夫雖沒多讀詩書，你那個意思，我却也懂得，古今帝王，有幾個不是權利當前，人倫便告絕滅，父子叔侄相征伐，兄弟手足成讎敵，之所以我武林中人，要鄙棄仕途，笑遨江湖了，便老夫當年亦深以爲羞，故棄副將遠大前程，毅然脫下征袍，寧可與屠沽輩爲伍，不食那骯髒爵祿。」

袁野肅然生敬，道：「可見前輩甚是清高。」

老者又嘆了口氣，道：「這番老夫愛命尋訪夫人，乃因爲侯爺盛情所感，且除我而外，識得夫人的已沒多幾人了，何況又皆已官高爵顯，身負重任，不像我無官一身輕，更兼長在江湖上行走，雖不敢說相識滿天下，但也識得人不少。尋訪起來也便當。」

袁野忽然心中一動，道：「前輩似從關外來，可是有所耳聞麼。」

老者道：「正是有所傳聞，朝廷當年緝拿夫人的嚴令，日久也就鬆懈下來，聖旨又如何，一樣也束之高閣，我不是說侯爺却念念不忘夫人麼，初時有所不敢，待得永樂爺也再不提起了，甚至大夥兒都相信那惠帝的幼弟，已死於兵荒馬亂之中，再說，夫人當時臨盆在即，自身難保，又豈能護得幼主，但侯爺却生不見人，死不要見屍，方能瞑目，但侯爺身負京畿安危重任，勢又不能親身尋訪，若所托非人，一旦傳入聖上的耳中，豈祇殺身，只怕即有滅門之禍。

「老夫爲侯爺盛情所感，更敬夫人女中丈夫，一身武功絕學，若是失傳了，那有多可惜，這才不辭跋涉長途，尋遍海角天涯，小兄弟，你想想，聖旨一下，天下人難敢隱藏不報，誰不怕誅族，誰不願封萬戶侯，是以，中原之地，人烟稠密之區，我皆不尋訪，這三年多來，訪遍了嶺南苗疆，大小舍川，那蒙古韃子雖被太祖爺追奔逐北，趕出長城以外去了，但遠比西北方的俄羅斯，南至佛祖降生地的天竺國，鐵騎仍在馳騁，是以其勢力仍在，夫人女中丈夫絕無帶着幼主，投奔蒙古之理，但天下雖大，也唯有關外尙未尋遍，但老夫這番出關，却也先有蛛絲馬跡可尋，是那販參的人回京傳言，興安嶺上出了一老一少兩個女妖，來去如風，那出沒之區，獵人莫不裹脚，不敢入山一步。老夫可不信妖邪，却想到夫人當年若然生女，該已長大成人了，是以兼程前往查訪，不料已是人去屋空，在一個谷中崖下，那小屋是尋到了，但屋中人顯然離去不久。」

袁野道：「那就是了，我這妹子遵照她娘臨終的吩咐，不入城鎭，甚至遇到人烟稠密之區，亦繞道而行，亦不向人詢問路途，是以她雖有一身絕頂功夫，迄今已走了將近兩月，才得到達日前和我相遇之地。」

老者可又興奮起來了，道：「謝天謝地，眞個皇天不負苦心人，姑娘便是侯爺千金無疑了，夫人雖然已歸天了，萬幸那絕世武功，現已有了傳人，實是我武林大幸，小兄弟，我等快快回去，姑娘若是尋你不見，只怕會生事故。」

袁野啊了一聲，一躍而起，道：「前輩，那先走一步。」

老者忙道：「小兄弟請留步，貴姓大名，尙未蒙賜告，小兄弟，你……」

袁野那還會留步，這一席話，躭誤了這麼多時候，若然那個甚麼游擊的官兒回店，和呂瑤遇上了，那還了得。

老者話聲未落，袁野已到了街頭，那客店相去不遠，果然不出所料，尙相隔着十數間舖面，已見到那客棧門外黑厭厭堆着一羣人，老遠就聽到殺豬般的叫聲。

袁野心下着忙，顧不得分開人衆，竟打人羣頭上一掠入店，只見呂瑤脚踏着那漢子的胸膛，掄着一根見楞見方的櫈脚，正待打下。

袁野叫道：「妹子住手，」上步一圈劈，奪下那櫈脚。

呂瑤呸了一聲，脚起處，那漢子的身子便直撞了出去，只聽嘩啦啦一陣爆响，一連塌了兩張桌面，折了五七條櫈子，偏她還說道：「便宜了你。」

袁野一瞧，那店堂裏塌了的桌子，何祇七八張，不是翻轉了，也斷了腿，滿地是破碎的碗盞。

袁野一踏脚，道：「你怎可，唉！一刻不在你身邊，你就……」

呂瑤瞪眼道：「大哥，我可沒惹他啊，是他罵我小妞，說要拿我。」

那原也是在意料之中，那年頭殺官就是造反，是以官爺是氣焰薰天，既然遇上了，那游擊那知他遇上的不是小妞，是女妖。

袁野忙查看那游擊的傷勢，却登時怔住了，奇怪，店裏地覆天翻，打壞了那麼多桌櫈，那游擊竟會身不見血，只是躺在地上哼哼？

眞是個小妖精，呂瑤倒笑得得意，眉兒挑了挑，說道：「大哥，我沒打傷他，咱們就不打官司，是不是啊，我只打他肉厚的地方。保管你也驗不出傷來。」

哼，眞是個聽話的妹子，今日他一反掌打得那另一個游擊臉上開花，袁野即對她曉以利害，她倒記在心裏了，說眞的，袁野心下不禁納罕又驚訝！呂瑤專打這人肉厚的地方，不見傷，不見血，那也罷了，令人驚訝的是，那人撞塌了那麼桌櫈，

竟也不見傷，可見老者適才所說眞不假，她娘傳授了她一身絕世功夫，連脚下的勁道也極有分寸拿揑得極準，他自知就辦不到。這工夫，那老者已分開人羣趕到了，只一瞧，也是半句不問，便已明白，回身道：「各位，沒事，請散一散，店家，你便是店家麼，壞了的桌櫈碗盞，這錠銀子也够了。」

他掏出一錠十兩重的大銀，便是新買也足够了，店家千恩萬謝，老者附身對他說了兩句，店家轉身就往外走，恰好迎着得報趕來的差役，那店家對那頭兒耳邊也只說得兩句，更給擋了回去。

那店外看熱鬧的人羣，可全看得明白，就知這幾人大有來頭，不用趕，也急忙散了。

那漢子一見老者來了，只道來了幫手，待要掙扎起來，那知尚未開口嚷嚷，老者倒對袁野和呂瑤拱了拱手，道：「有勞小兄弟，扶姑娘入內歇息，這裏老夫自有安排。」

袁野一點頭，拖着呂瑤就走，呂瑤倒也乖乖地隨他走了，說：「大哥，他不要咱們打官司麼?」

進入房中，袁野不由一怔，只見廳間裏的桌上，擺滿了酒餚，他可不曾吩咐，呂瑤也不會吩咐?

呂瑤委委屈屈，嘛了嘛咀兒，說道：「大哥，別惱啊，我眞沒惹他，我換好衣衫，出來找你不見，這酒菜就送來啦，我就倚着門兒，等啊等，倒把那……他好兇好惡啊，大哥，我眞沒惹他。」

袁野愛不是，笑也不是，不，笑不得，小妖有人怕了，自然也少撞禍了，她那知道袁野瞪大了眼睛，是驚奇桌上的酒菜，但隨即也猜到了，那老者早知他和呂瑤落在這裏，便沒從呂瑤那招天翻地覆猜到呂瑤，就是威遠侯爺苦苦尋訪的人，也存心要結交他們，必是老者吩咐送來的酒菜了。

袁野道：「好吧，我再原諒你這遭兒，我不惱啦，妹子，你一定餓了。」

一言未落，呂瑤已一躍到了床邊，說：「大哥，我替你斟一杯酒兒，這菜啊，又好看，又香。」

這兩日來，袁野雖也每逢落店，便吩咐備辦最好的菜餚，但窮鄉小鎭，好得也有限，那及得唐山這樣的店家菜餚精美，講究色香味俱全，這小妖精怕不早已饞涎欲滴了，竟然等到他回來才動箸，可眞難得。但袁野立即皺着眉頭，搖起頭來，這個狠香虎嚥的女妖，誰信是侯門千金?

但他和那老者，可肯定相信，她的是侯門千金女。

似曾相識　大禍臨頭

袁野霍地蜷腿一滾，旋身轉到了床頭，只見窗上的人影亦已從左轉到右面，雖是月色朦朧，那人的口鼻確也映現在窗上，也僅僅映現，先前若不是袁野已見人影，幾乎看不出來。

夜已深，街上的更鑼已打了二更三點，店裏靜悄悄，袁野却是總不能入睡，想後思前，想呂瑤，又想到他自己，因爲他總忘不了老者在那酒樓中所說的幼主，就是那建文皇帝失踪了的幼弟，兵荒馬亂之中，有人見到呂瑤的娘帶着他落荒而走，必然不假，要知那時呂瑤未生，建文皇帝那幼弟雖幼，可已不是襁褓中的嬰兒，黃子澄既是爲了師出有名，要擁立建文的幼弟爲王，那軍中自是人人皆知，人人注目。便是在逃命之際，誰見了也會多瞧兩眼，如何錯得了。

但奇怪，呂瑤却未提及這幼主，這姑娘天眞爛漫，何況老者已見到了荒山秘室，死的已死，走的已走了，顯然那幼主在呂瑤出生前，已不在她娘身邊了，那又去了何處?生不見人，死可也得見屍，何況永樂帝偵騎四出，遍搜天下那麼多年?

怎麼他想到自己，竟想到那幼主來?眞好笑，帝王家事，而且是奪權爭位的骯髒事與他何干?

但他就是忍不住，他一閉眼，就像見到一個渾身浴血的女子，抱着個孩兒落荒而走，他眼前就出現了一個血成河屍骨堆山的景象。可就不禁又想了!呂瑤的娘既是將門之女!又有一身絕世武功，兄長戰死，她的劍豈會不出鞘，那劍也必就是呂瑤身邊那把奇珍古劍了，既然要在千軍萬馬中，殺開一條血路落荒而走，豈有不渾身浴血。

就在那瞬間，窗上的人影驀現，夜，是那麼靜，院中只是偶而傳來斷續的鼾聲，袁野一怔!

這人影爲他而來?是賊?

他初入江湖連劍也不曾亮過，豈會有仇家，是賊麼?他倒也多帶黃金，但一路北來，這又西去，從沒露過白，除非……

除非他在青陽宮露了踪跡，他師傅命他不可被人見到，掌門師伯不也一見立即帶他上去那峯頂麼，顯然是與包袱中那神秘的小盒有關，莫非這人便是爲了那神秘的小盒而來?

袁野不自覺摸了摸那作爲枕頭的包袱，當眞他怎麼忘了掌門師伯的吩咐：「日夜不可離身。」

他才抓起包袱，尙未繫在背上，那人影却就在那時不見了。他也把抓起的包袱又放下了。心想：這人必是個過路的賊……啊!

隔壁房傳來噗嗤一聲响，又一聲悶哼，啊!是呂瑤，只聽她也啊了一聲，聲在窗外!

袁野一掠到了門口，開門閃出，可不是呂瑤站在她那窗下發楞。一見袁野，道：「大哥，剛才不是你吧?」

當然不是，她剛聽到也見到袁野開門出房，怎會是他。是以陡又道：「啊，眞怪?」

袁野道：「妹子，怎麼回事?你可是見到窗外人影麼?低聲些。」

呂瑤道：「大哥，原來你也見到了，眞怪，怎又不見人呢?」

袁野道：「人家沒腿麼，見你驚醒了，還不逃麼。」

因爲呂瑤不僅用目光在院中尋找，且迅速在院中搜尋了一遍。

呂瑤轉到了他身側，道：「你不曉得，我分明打中了他，往時我在山裏，那野獸夜裏常溜到我窗下，送上門來的獵物。我豈會放過，是以枕邊總放着竹箭。」

「竹箭!」袁野怔了一怔說：「甚麼竹箭啊?」

呂瑤道：「就是削成一根根像筷子一樣的竹籤，不過一頭尖些。」

袁野道：「先前飯後，不怪你把筷子帶回房去了，是了，你一見那人影，還當是野獸了，就拿筷子打他?當眞就聽到一聲悶哼，分明被你打中了?」

呂瑤道：「可不是麼，往時在山裏。我習慣把竹箭放在枕邊，我沒帶竹箭，就把筷子帶回房去了。怎麼把這城裏也當作山裏了，大哥，你說好笑不好笑，但既然帶進了房，於是我也順手放在枕邊了，不料……」

「不料你被窗外的脚步聲驚醒，驀見人影，就當是野獸。」

呂瑤道：「可不是麼?那人分明被我傷了。小時候，山裏沒甚好玩的，有玩的，也玩厭了，娘就削竹箭給我玩耍，玩了十多年，便是雀兒在樹梢飛，我也能打得下來，大哥，你信不信，後來連一隻蜜蜂兒飛過，我也能打得中，甚至不用瞧。聽那嗡嗡聲，我也能打得中，何況那麼大個人。」

袁野在黑暗中睜大了驚駭的眼睛，可了不得，想想那竹箭有多輕，她手上要有多大的勁道，才能打得落空中的飛鳥!聞聲就能打中蜜蜂，便是他用鐵蓮子，也不能百發百中，可見呂瑤在暗器上的功夫，比他可高明多了。

袁野也練了不少年的暗器，就是他隨身携帶的一袋鐵蓮子，他師傅言道：暗器雖不光明磊落，但敵衆我寡之時，可也能助你解圍脫險，旣然對方以衆暴寡，便也不算光明磊落了。袁野曾奇怪、疑惑，皆因師兄弟都不練暗器，獨傳了他，不知師傳用意何在，總之，他在那鐵蓮子上也下了不少工夫，也已能打得落空中飛鳥了，但比指頭兒還要細小的蜜蜂，可就不成了，更何況聞聲就能打中，這女妖……「你要做甚麼?」

呂瑤道：「上屋去瞧瞧。」

袁野道：「算了，想必是個路過的夜行人。帶傷走了。回房去吧，夜深了，明兒一早就得上路。」

若是兩日前，呂瑤仍是個女妖怕不大聲嚷，不過兩日工夫，她就恁地聽話了，這一陣，一直和他耳鬢厮磨作耳語，是以靜夜不驚，各房中的鼾聲兀自此起彼落。辛苦跋涉的行人，也最多鼾聲。

夜那麼靜，他和她耳鬢厮磨，想想挨得有多近，他又添了多少溫柔，少了多少粗野。

袁野像逃跑一般，回到房中，幸是沒掌燈的房中更黑了，呂瑤瞧不見他的臉有多紅。

袁野關了房門，道：「別忘了關上窗戶，快去睡吧。」

誰說她不是個女妖，聽到裏面關窗的聲响，才知她已回房了。眞是無聲無息，她進房連一絲兒風聲也沒帶出來。只不過功夫更像女妖，人却更像人間的姑娘。

袁野自責起來，呂瑤並不關上房門，人家可是坦然心中無門，他怎可總是想到那未關上的房門。

不敢再想，便連先前那窗外的人影也不想，竟也進入了黑甜之鄉。

一覺醒來，是呂瑤把他叫醒來，呂瑤叫道：「太陽晒到屁股啦，起來。」

袁野忍不住笑，直皺眉。看來要教得她像個侯門千金女，眞還不容易，想必往常在山中，那瞎婆婆就是這麼叫她起身。

誰說太陽照着屁股了，對面房頂上，才抹上淡淡的朝露，啊，她把窗也打開了，鷄鳴早看天的人客，已在院中走動了。

袁野忙翻身起床，呂瑤喜孜孜，轉着身子兒，說：「大哥，我再不是醜丫頭啦。是不是啊?」

她不但穿上了昨兒她買的錦衣繡服，而且把那往常披散在肩後的秀髮，也梳理得雲鬢堆鴉。她便穿着再破舊的衣裳，也掩蓋不了她的艷麗，也許更表露出她的健美，就是那日初見時，她赤着脚，裸露着小腿，但錦衣繡服，却添增了閨閣女子的柔美，可也少了些兒爛漫天眞。

袁野道：「誰說你醜啦，無論你穿什麼衣衫，都好看，眞的。」

啊啊!女妖竟也會害臊啦，是朝霞抹上了的艷色，還是她臉兒紅了?

呂瑤一跺脚兒，說：「我不依，你盯着人家瞧。」

袁野打了半聲哈哈，因爲他忙把後一半忍去了，因爲引起院中人停足，打窗戶中向他們望。說道：「妹子，你可眞不講理，你要我瞧的，瞧你倒又有不是了，那日不敢瞧你，你倒要劍來殺我。」

呂瑤登時臉兒緋紅，又跺了一下脚兒，道：「不許你說。」轉身就往外跑。

袁野一怔，啊，那麼，她眞知道害臊啦，知道男女有別，知道在男子漢面前裸露是羞人的事了。

「妹子你等等，別跑。」

袁野追了出來，匆忙繫好包袱，扔了一錠銀子給櫃上，急忙追了出去，啊!尙未知會那老前輩，但呂瑤眼看就要消失在街上的行人中了，那敢停步。

袁野叫道：「慢走，一個大姑娘在街上奔跑，多羞人。」追了兩條街，才追到她身後。

呂瑤放緩了脚步，袁野偷偷眼一瞧，只見她朝霞滿臉，但街上房屋高大，街角簷下，頑强的黑夜尙未盡褪，可看不到朝霞。

袁野道：「等我問問路。」可巧就近着兩邊街口，正是上京的大路，現下呂瑤穿着繡服錦衣，他也換上了讀書兒郎的瀟洒長袍，徒步而行長路，可不像話，且天上只飄浮着幾朶浮雲，已鑲上了彩邊兒，看來今天的日頭兒也毒得很。

袁野在近街口處，雇了乘騾車，替自己雇了一匹健驢。

呂瑤獨搖頭，說：「我不要，關在裏面，豈不悶煞人，要不，我騎驢兒，你坐騾車。」

袁野沒法，退了騾車，換了驢兒，北方的小媳婦上路，倒也不少騎驢兒的。兩人騎着牲口，那趕驢兒的說道：「公子爺，聽口音，你是打南邊兒來的。不怪你不熟路了，打從這裏進京，走天津衞剛好遠了一半的路程，那乃是海路進京必經之地，地方倒是繁華得很，若是想去逛逛沒得玩，否則該走玉田，渡薊遠河，過薊縣，

公子爺，走天津衛，咱多賺你一倍的錢怕不是好哩，但話不說明，咱可不安樂。」

袁野瞧那趕驢的，四十上下年紀，顯是長年在道上趕驢，晒成了個黑臉膛，誰說車船店脚牙沒好人，這趕驢的就忠厚得很。

袁野道：「多謝你指教，不過咱們正是想去逛逛天津衛。遠些兒不要緊，反正也不急着進京。」

趕驢的說：「那敢情好，姑娘，這岔道兒北走玉田，南下天津衛。這邊走。是了，公子爺上京赴考吧，這時候端的早了些，每逢大比之年，咱們趕驢的誰也得上幾趟京。」

呂瑤從沒騎過驢兒。別說驢兒了，便是烈馬在她胯下也不會烈了，新奇又好玩，早跑了下去。

晨早道上少人行，袁野叫道：「別跑啊！」他倒不是怕呂瑤控制不了驢兒，而是怕趕驢的跟不上，人家可是兩條腿。

却聽趕驢的說道：「這位姑娘眞看不出，長得花朵兒一般，倒好身手，公子爺，不要緊，這兩匹驢兒都是驢，跑起來又快又平穩，而且馴得很，到了前面站頭，你可趕牠也不走了，趁早是涼爽，趕一程最好，驢和人都不吃苦。」

袁野聽他一說，這才放心追去，他早聽說北方雇的驢兒，到了地頭自會投站，驢馬都會識途，便沒人跟隨，也不怕你把驢兒騙了去，這麼就可是眞的了。

袁野南走天津衛，不過是爲呂瑤着想，這妹子再是聰明絕頂，就甚麼也只得三兩日工夫，那能就盡認人情世故，而北面走玉田的那條道，所經之地，皆是小鄉小鎮，那似天津衛那般大世面，在那裏住上幾日，她上京尋訪親人，自然也能適應那繁華的世面了。

走多一倍的道路，再住上幾日，可還別有緣故？袁野可沒想過，想過的只是侯門一入深似海，呂瑤一入侯門，可還是他的妹子麼？他還能叫她妹子麼？那時，人家就是侯爺的千金，只怕再想見一面，也難上加難了。有沒有多拖延一日，就和呂瑤多親近多相聚一日的念頭？總之，袁野找到了堂而皇之的理由。像那趕驢的一般：心安理得。

却是袁野想到那位老前輩，倒有些不安，走時也沒知會一聲，既然走玉田是上京的正路，必向那條道上追趕去了，怎會想到他會南走天津衛。

那趕驢兒的早就遠遠抛在後面，不見影兒了，呂瑤在前面奔馳了一陣，又停下等候袁野，待得眼看他快趕上了，她又格格一笑，跑了下去，太陽昇得高了，連驢背上的人也見了汗。

袁野叫道：「別跑啊，休跑壞了驢兒，小心撞倒了人。」

不僅道上的人多了，前面已現出個鎮甸，已是巳時光景，不用袁野担心，呂瑤胯下的驢兒到了街口，趕牠也不走了，只見店裏跑出一人來，伸手拉着驢兒，說：「嘿，來得可眞快，兩位打唐山下來的吧，一早跑五十里地來，兩位該打尖了，前面有酒館，驢兒也該上料了，日頭兒也毒啦。」

袁野忙道：「妹子，把驢兒交給他，咱們眞也該吃點兒甚麼了？」

呂瑤還有些不服氣，那驢兒竟是趕牠也不走，袁野却早下了驢，她這才噘着咀，飄身而下，那抓住轡頭的漢了，就是一怔，從沒見過這麼俐落的姑娘，花朵兒一般不說了，偏是錦衣繡裳，可不像是走江湖賣解的姑娘啊？

這幾日來，呂瑤所到之處，凡是有人的地方，誰不多瞧上她幾眼，一舉一動，常常令人驚訝，袁野早已習以爲常了，當下帶着她，尋到那酒樓。

不料才來到酒樓門口，只見一人閃身出來，捋鬚含笑道：「當眞山下不轉路轉，此間又相逢。」

呂瑤總是要搶在袁野前頭的，此時霍地退了一步，抓住袁野的袖管，在他身邊說：「大哥，他可是要拉咱們上衙門打官司麼？」

原來正是袁野因不曾知會人家，正心下不安的老者，敢情人家倒走在前頭了。

那老者對袁野連使眼色，袁野總算忍住了笑，道：「可不是巧麼，原來前輩也走這條道，你那兩位同伴沒來麼？」

那老者道：「正是，我還沒多謝這位姑娘。」說着，竟對呂瑤一拱手，道：「多謝姑娘替我教訓了他二人，今而後，瞧他還敢目中無人，調戲人家姑娘不，有道是相請不如巧遇，兩位若肯賞面，老夫奉陪兩杯如何？」

袁野雖不願與這老者同行，可也不能拒絕，道：「妹子，咱們却之不恭，進去擾這位前輩一杯。」

呂瑤知道不是來拉她去打官司的，才放了心，她可不知官司怎麼個打法，但袁野說打上官司，就會被關在監裏，她可怕了，她可沒想到誰也拿不下她，監倉也關不了她，但她最信服的就是這大哥，大哥說可怕，她就怕了。

但她現在不怕啦，就又當先進了店，老者伸手相讓，她就不客氣在上首一坐。

袁野忙道：「妹子不可無禮，禮當這位前輩上坐。」

呂瑤說：「不，我要瞧街上。」

老者呵呵一笑，說：「說禮當，原該姑娘上坐，我……是說咱們武林中人，原沒那麼多世俗的禮數，小兄弟請坐。」

兩人打橫坐了，敢情桌上早擺上了三份杯箸，三人才一落坐，夥計已大碗大盤送上菜來，眞是一席豐富的酒筵，不用問，已知是專爲他二人而設的。

袁野漸漸安心了，果然那老者對呂瑤一句也不問，只顧相讓，一個小鎭甸，眞難爲他，竟做出那麼精美的酒餚來，道：「正是尙未相謝，昨日承前輩賞賜那麼豐富的菜餚。」

老者呵呵笑道：「小兄弟，你這不是見外了麼？正是請教小兄弟你貴姓大名，昨日尙未蒙賜告，且慢，小兄弟，老夫不過是爲了便於招呼，別無他意，若然不便賜告，那就不說也吧，只是小兄弟相稱，大是不敬。」

袁野正色道：「前輩說那裏話來，只因在下尙未出師門，只恐一旦事有意外，賤名會辱及師門而已，與前輩昨日一席懇談後，再也無顧忌了，本該相告的，後來急忙忙回店，倒又忘了，在下姓袁，單名

一個野字，前輩的英名，可否也賜告。」

「袁……野？」老者似笑非笑，眉頭似皺非皺，忑怪，老者怎生雙目烱烱，凝視着他就不轉眼，倒像不信他姓袁名野，別有眞姓名一般？

袁野道：「在下實是姓袁名野，前輩面前，不敢相欺。」

老者突然又打了個哈哈說道：「小兄弟，你說奇怪不奇怪，我竟覺似曾相識，倒像在那兒見過你，好生面善，也覺這不是你的眞姓名。」

袁野道：「昨日已曾拜識前輩，今日再相逢，如何不識，前輩休要取笑，在下實在是姓袁名野。」

老者道：「袁兄弟，請別見怪，我只是覺得你分明是個貴冑公子，甚至是龍鳳之姿……哈哈，你瞧，我可不是老糊塗啦



，這種話也是在這種地方說得的麼？袁兄弟，你可千萬別見怪。」

袁野一怔，心中也一動，這老者之言，分明是有爲而發，老者却已轉過頭去，道：「姑娘，這獅子頭，也還罷了，却是這碟美人胰，在這樣的地方能吃到，可還眞是不容易，姑娘你嘗嘗。」

他伸手要把那碟美人胰送去呂瑤面前，但忽然把伸出的左手垂下，換了右手。

呂瑤瞪大了眼睛，說：「美人胰，啊呀！」

老者呵呵笑道：「姑娘放心，這不過是美其名，是從無數隻雞的雞腸上，取其胰做出來的菜餚，所以我說難得了，他日姑娘到了京中，可又不名貴了。」

呂瑤道：「這還不算名貴，難道還有更名貴的麼？我不信？」

老者道：「有道是天上神仙府，人間帝王家，珍饈美餚，多得不可計數，譬如龍肝鳳胆，海味山珍，姑娘若是喜歡，便是每頓飯都換口味兒，三年五載，也可不雷同。」

袁野忙道：「咱們可沒那個口福，前輩休要只顧相讓，在下奉敬一杯。」

他可盯着眼瞧着老者的左手，皆因他的右手尙未放下那盤美人胰，那老者可不是左手要舉杯的，但微抬又垂下，換了右手，他！這老者左手分明不便，但昨日却分明矯健之極，難道昨晚受了傷？啊！

袁野立即想到昨晚窗外的人聲，錯非是這老者，那廂房原與上房相接，除非是他才能躲入上房，呂瑤立即搶出，也才見不到人。

袁野不動聲色，先把杯中酒一飲而盡，且一連敬了老者三杯。

那老者豪於飲，道：「袁兄弟，不料你倒好酒量，啊，小心，怎麼你……」

袁野眼兒乜斜，身子一幌，那杯中酒已潑了一半在桌上，老者慌忙一手接過他的酒杯，一手攙扶，袁野竟向他身上倒去，可眞是酒醉心明白，袁野右臂一抬，向老者左肩掂去，只覺那老者渾身一顫，咬牙一皺眉，分明在強忍痛楚，而且額上立即見了汗。

他明白了，心裏一哼，呂瑤一斜身，早把他的臂抓住了，扶他坐下，瞪眼望着那老頭兒，說：「喂，你給我大哥吃了什麼？你要是不安好心，哼！……大哥，你沒事吧！」

袁野道：「不得無禮，妹子，這是酒，我不過有些兒醉了。」

呂瑤道：「那一定不是好東西。」寸步不離袁野，抓起酒壺，拍的一聲响，遠遠擲去街心，道：「大哥，你以後休再喝這勞什子啦，咱們走。」

那老者像是才緩過那口氣來，才開得口，笑道：「姑娘，這不過是酒罷啦，沒事的，你讓他歇一歇，一會就沒事了。」

這麼一鬧，那店家夥計，街上的行人，立即驚動了，呂瑤那聽他的，挽着袁野的胳膊，就往外走。

老者不知所措地，叫道：「姑娘，姑娘……」

袁野心下倒有了主意，這倒好，否則倒不能拒絕和他同行，當下側過頭來，對老者一使眼色，搖了搖頭，那意思是說：「休要惹惱了她。」

一個花朵兒一般的姑娘，半扶半摟着個少年郎，只怕店中門口的人羣，有生以來也沒有見到過，讓開一條路來的人羣，誰都瞪着眼兒瞧。

呂瑤却視如不見，好像全世界就只有她這大哥，不過，走得兩步，覺出袁野脚下其實平穩，這才放了心，但仍不放開手，直把他扶到驢馬店的門口，那趕驢兒的已趕到了，迎上來說道：「兩位可是就要上路麼？這時候，日頭兒可毒得很。」

袁野回頭一瞧，那酒館門外還圍着一羣人，只不過是都向這邊望，想必那老者亦混在人叢中，他知道驢馬店的站頭，都有供人客歇脚的地方，道：「倒也不用急着趕路，有地方躺一下最好。」

趕驢兒的說：「裏面有客房，只不過

骯髒些，公子爺，你多喝了兩杯，不嫌不乾淨，請進來！」

他裝醉，沒裝到底，到了裏面，房裏的冷炕上，舖着蘆蓆，呂瑤說：「大哥，你躺下！」

袁野說：「不用躺，坐坐就是了。」

可不是一些兒也沒事，分明好好的，袁野道：「那勞什子的酒，雖說人們喜慶的時候飲它，煩愁的時候飲它，閒着無事也飲它，但你先前說得不錯，可也不是好東西，喝多了，就會亂性壞事，不過，我可喝得不多，這不是沒事了麼？」

趕驢兒的送了壺茶，和兩隻碗來，知趣的立刻退了出去，因爲呂瑤兀自不放心，仍然半扶半摟住他。怎生又忘了男女之嫌，男女有別了？袁野也像忘了，只不過那趕驢兒的，一定當他是小兩口。

誰說酒不是好東西，酒上了臉，那臉皮子不厚也可裝厚了，又能遮醜又遮羞。

呂瑤說：「大哥，我沏一碗茶給你，那麼，那老頭兒不是沒安好心了。」

袁野從信試出老者的左臂有傷，其實他不用裝假，也像酒醉了，因爲他越來越迷惑，人在迷惑之時，不就也像酒醉麼？

昨晚窗外的人一定是他，呂瑤用筷子當竹箭，傷的也一定是他，袁野那一抓，恰好抓到了他那包扎着的傷口，其實熱天衣服單薄，袁野若非早已看出來，否則豈能抓個正着。

他喝了口呂瑤端來的涼茶，爲甚麼這老頭兒要溜去窗下，他要探查甚麼呢？呂瑤就是他們苦苦尋訪的人，他早已知道，且肯定不疑了。

忽然間，袁野心頭一震，今日他又再次發覺那老頭兒流露出來的異樣的眼光，昨日在酒樓中，他提及那失踪的幼主，他也流露出同樣的目光，想想今日老頭兒說了些甚麼？呂瑤是侯門千金女，但他怎會一再說甚麼帝王家，說是似曾相識，這話也大有原因？

啊！哈！袁野幾乎打了個大哈哈，呂瑤瞪着眼，說：「你笑什麼？」

眞好笑，是了，是了，只怕這老兒把他當作是失踪了的幼主，就是那建文皇帝的幼弟了。一定不差，那幼主是呂瑤的娘從千軍萬馬中帶走的，之後生下了呂瑤，那年歲和他該不相上下，現下又一道兒出現，又兄妹相稱，不知究竟的人看來，若不是從小一塊兒長大的，呂瑤豈會毫不避嫌，和他恁地親近？

但怎說似曾相識？想必這老頭兒見過建文皇帝，建文乃是太祖皇帝的皇太孫，那時年尚幼，過了這麼多年，豈復記憶，也許他長得也眞有些像，而同胞兄弟總有些兒相似的，其實，生長得整齊些的孩兒，看來都有些相似的，這老頭兒必是因爲他生了疑，也不怪他生疑，疑心他就是那失踪的幼主。

甚麼似曾相識，長大成人後多已不復是童年的面貌，他疑心生暗鬼就眞。

袁野想到這裏，可笑不起來了，而且心頭一震，想想永樂皇帝偵騎四出，遍搜天下，務必要擒獲那幼主而後甘心，斬草除根，他的皇位就坐不安穩，若然眞被人懷疑他就是幼主，被當今的永樂皇帝知道，他還有命麼？即使僅疑心他是，永樂皇帝也非殺他不可，有道是滅門的皇帝，古來歷朝歷代，皇帝爲了鞏固他的權位，動輒誅八族，滅滿門，又豈僅是「罪」及妻孥，多少無辜的人慘被殺戮？何況疑心他是……

袁野登時滿身冷汗，教他讀書的那宿儒，曾告訴過他，永樂皇帝當年大搜天下，懸下重賞，獻出幼主來的，賞千金，封萬戶侯，這老頭兒，會不會利慾薰心？

呂瑤叫道：「噯呀，瞧你，還說沒事？快躺下了。」

袁野躺下了，而且閉上了眼，他知道自己不但一身冷汗，而且面白如紙。

他可不是個胆怯的人，只不過若無端被人當作是幼主，那時天下雖大，也無他存身之地了，那有多寃枉，可怕的是，不用證實，也不須證據，對他生了疑，就沒死，何況呂瑤就是證據，他和呂瑤在一起，又兄妹相稱，呂瑤的身份證實了，誰還會懷疑他不是幼主，他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咳！爲甚麼就有那麼巧，他偏會遇到呂瑤……可眞是個女妖，害人的女妖，他緊閉眼睛，咬緊了牙。

但是這女妖在做甚麼？她豐潤柔軟的身軀緊挨着他，原來她也上了炕，他感覺得出，呂瑤的一隻手臂圈在他頭頂，一隻手在輕輕柔柔地替他抹冷汗。

不不，他怎能恨她，她遇到呂瑤時，她多可憐，又有多可愛，他也享受到了從未——連夢裏也沒想到這的溫柔，就像現在！

不不，他怎麼想到溫柔？袁野感到一陣羞愧，那是親切啊，比同胞兄妹還要親的親情，而且是沒被世俗禮教束縛下，流露出來的親情，天下雖大，他也許再無存身之地，但以天下之大，誰享受到他現下享受的親情？

不不，他怎能怨可愛的呂瑤，她不是女妖，比仙女還要可愛，該怨的是那個該死的老頭兒，不，該怨那個該死的游擊，光天化日之下，他竟敢調戲良家婦女，若不是激怒呂瑤出手，被老者認出那一招天翻地覆，也就不會生出這麼多事故來。

他長長嘆了口氣。

× × ×

他何時把呂瑤的手握在掌中了？眞是溫溫柔柔，柔若無骨。

他發覺了，也不放開手來，她也沒把手縮回去。

袁野的眼睛睜開來了，對她那可愛的臉兒作了瞬間的凝視，又嘆了口氣。

他已決定了，毅然作了個決斷，認眞說，是他們讀的經史，和教他談經史的那宿儒，替他作出了決斷，古往今來，權利令人腐化，一個胸懷大志的人，權利到手之日，也即是他腐化開始之時，爲了確保那權利，再善良的人一將權在手，也會變得猜疑、殘忍了，甚至兄弟手足相殘，父子叔侄相征伐，既然黨同伐異，也自然要結黨營利，於是……

袁野又嘆了口氣，瞬間的凝視，也成爲不瞬的凝視了，呂瑤的眼睛也睜大了，多可愛的臉兒，多令人感動的關切，他一定要多瞧她幾眼，把她永留在心中。

呂瑤霍地縮回手去，一躍下炕。

袁野一怔，也翻身坐了起來，說：「妹子，你……做甚麼？」

「我要去把那老兒揪來。」呂瑤說。

啊！不不！袁野一把住她揪說，道：「我要你去找他，但不是去把他揪來，妹子，我不是一點事也沒有麼？」

當眞他好好的，袁野心下作出了決斷，那心上的恐懼，憂慮，倒一掃而空了，冷汗也沒了。

呂瑤反過來把袁野的手握得緊緊的，說：「那麼，你眞沒事，但剛才……」

袁野道：「妹好，我說個故事給你聽。」他溜了門外一眼，那門只是虛掩，正午時候，趕驢兒的漢子在拼攏的兩條長櫈上睡午覺，桌邊有兩個漢子在打盹兒，陽光照射不到店裏來，但也令人感到耀眼，旋暈，一切都像靜止了，只有蒼蠅在嗡嗡亂飛。

呂瑤不是個傻丫頭，有些事兒不用教她也會懂，大哥怎麼了，一定有甚麼事要發生了。

袁野從她掌中抽出手來，背轉身去，那土牆上的小窗戶裏，吹進來的風也是熱的，晴空上只有幾片薄薄的浮雲，浮雲也靜止了，呂瑤也不動彈，微張着咀兒，睜大了的眼睛跟着他。

「從前有個皇帝，有兩個兒子，就立了他的大兒子做太子，那太子也有兩個兒子，都還幼小，不料太子得病死了，老皇帝年老又憂傷，不久也駕崩了，就把皇位傳給那皇太孫，就是那太子的大兒子。

「但皇太孫年紀太小，就由兩位大臣輔佐他參預國事，一個叫齊泰，一個叫黃子澄。」

「啊！」呂瑤說：「我聽過這故事兒，娘說過，瞎婆婆也說過。」

那是喃喃自語一樣的聲音，低低的，夢囈一樣的聲音，袁野繼續說道：「那太子的兄弟惱怒了，歷來皇位傳長不傳幼，何況老皇帝早早把他這小兒子封去北方爲王，駕崩的時候，只有皇太孫在身邊，就把皇位傳給了皇太孫。」

「我曉得。」呂瑤說：「老皇帝封他的小兒子爲燕王，就是現在的北京，那時可叫燕京。」

袁野繼續說道：「惱怒了燕王，抓住那參與國事的兩個大臣的一點罪證，立即興兵南下，但他把兩個大臣貶了，却不回師，更篡奪了他侄兒的王位，自立當了皇帝，那被貶的兩個大臣也立興勤王之師，並把被廢了的皇帝的幼弟帶在軍中，當年太子死了，但已有皇太孫，故以由皇太孫繼承大統，但小皇帝可沒太子，順理成章，便該由小皇帝的幼帝繼位！

「於是，勤王之師與燕王兵馬一場大戰，燕王的兵馬主將是能征慣戰的姓呂的大將，也……姓呂。」

「啊！」呂瑤說。「聲音低得幾乎聽不出來：「我曉得，他就是……啊……」

袁野道：「那勤王兵馬的統帥黃子澄，與那呂將軍乃是兩郎舅，各爲其主，竟兵戎相見，呂將軍的夫人和那黃子澄乃是同胞兄妹，知道了，也急壞了，雖然已身懷六甲，仍日夜兼程趕去，可惜已晚了一步，她趕到的戰場，勤王之師已兵敗如山崩，那黃子澄已戰死沙場，呂夫人悲痛幾不欲生，救得那幼主，就此落荒而走，從此杳無踪影！」

「那呂將軍因爲立下了大功，封爲侯爵，掌管天下兵馬，燕王要斬草除根，遍搜天下，必得擒獲那幼主才甘休，呂將軍——已是侯爺了，也派出無數人去尋訪夫人下落，不料十多年來都毫無踪跡，但呂侯爺却不死心，仍然苦苦尋訪，不久前，終於尋到了一點綫索。那是從關外的採參人傳出的，說與安嶺荒山上出了女妖：」

一直沒回過頭看的袁野，不自覺也偷瞧了呂瑤一眼，只見她如痴如呆，眼睛雖然睜得大大的，但目光一片迷茫。

袁野又繼道：「那採參人是聽見過那女妖的獵人傳說出來的，說那女妖年輕得很，來去如風。也有人發現山中還有一個中年女子，那呂將軍原已疑心他的夫人遠走關外去了，當年呂夫人已身懷六甲，若是生下來的是個女兒，該已十七八歲了，是以疑心那中年女子便是他那多年尋訪不得的夫人，那女妖就是他的女兒，於是，立即派一個當年見過夫人的副將，帶着兩個親信，兼程趕了去，不料去得晚了一步，那中年女子已去世了，他們尋到那崖下小屋傍邊的一坯黃土，土色猶新，但遍山野尋遍了，却不見了那女妖。」

現在，袁野回過身來了，面對着她了，現在，呂瑤當然不會殺他了，甚至連劍柄兒也沒摸一下，兀自如痴如呆。

袁野道：「妹好，你知道那侯爺派去的副將是誰麼？就是剛才陪我飲酒的老人家。」

瑤呂的目光不是那麼茫然了，而是變幻不已，却是袁野倒訝異又迷惑了，因爲呂瑤非但沒有一絲激動，從她的眼中，臉上，找不出絲毫的興奮，喜悅，簡直冷漠得令他驚訝。

呂瑤的目光從那晴空中縹渺的浮雲上收回來，落到他臉上了，冷冷地說道：「大哥，所以你不要我去揪他，而是去找他了。」

袁野黯然點了點頭，以往當他想到侯門一入深如海，他也會黯然，因爲她那時就是侯門的千金女了，而他，不過是連父母也不知道是誰的漂泊人，一個浪蕩江湖的少年。雖然如此，可也不是說再無相見之日，但現在，唉！現在一別，已再無相見之期了，因爲即使那老者眞如他所說，是個淡泊了名利的人，也不爲利祿薰心，但既然也疑心他即是當今皇上重賞搜索的幼主，那兩個游擊一旦知道呂瑤即是他們尋訪的侯爺千金，也會疑心他即是失踪的幼主了，想想那侯爺，得知這三人尋獲她時，有一個兄弟相稱的少年在她身邊，只怕就不是疑心，而是肯定他即是幼主了，要知當年就是他大敗勤王之師，那幼主雖得性命，也是他刀下的遊魂，他必然也和當今皇上一樣，必要斬草除根而後安心。

那麼，今日一別，他還能再見呂瑤麼？再去見她，眞是前去送死。

袁野黯然點了點頭，道：「是，妹子，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早晚到了京，仍是一別。」

呂瑤仍然冷冷地說道：「那麼，你和那老頭兒，早知我是誰，上京要找誰？」

袁野道：「不是早，不過昨日才知道

，妹子，昨日你打傷的那人，就是侯爺派去尋你的，還是個游擊官兒，也是跟隨侯爺多年的親信。」

呂瑤哼了一聲。

袁野却嘆了一聲，說道：「妹子，你一出手，那老人家就認出來了，你那一招名叫天翻地覆，看來只是反掌一擊，那威力可大得很，實是奇詭絕倫，武林中很少有人能化解，那是你娘的家傳絕學，是以那老人家一瞧就認出你來了。」

呂瑤像是早把她娘的吩咐忘了，也忘了身邊的寶劍，她娘不是吩咐她，不可告訴，在尋到她要尋的人之前，誰若是知道了，那就殺死他。

呂瑤怎會殺他，她那嘴角兒掉倒了下來，說：「大哥，你……你眞要去找他，你不再……要我啦？不不，我要跟你。」

袁野的脚尖才滑出，却被呂瑤霍地撲上去，把他的胳膊緊緊抱住了，這這……袁野向門外掃了一眼，呂瑤的叫聲竟沒驚動那兩個打盹兒的漢子，只是那趕驢兒的，在長櫈上側了側身，屈了屈腿，否則被人瞧見了，可不成話。

被人瞧見了才不成話，既然沒人瞧見，他也就不把她推開，他軟弱無力的手，可也推不開她，袁野幾乎感動得改變了主意。

不行，他若仍然伴着呂瑤進京，眞是送死。那老頭兒現在做甚麼，若是正派人飛馬上京報信，只怕不等到達北京的城門口，他就被御林兵馬拿下了，他死不怕，現下可還有師命在身，八月十五中秋之夜，還要去西山之頂等候指示機宜。

當眞那兩個游擊呢？就算一個受了傷，還有一個呢？會不會是已飛馬上京報訊去了？

他不自覺又想到昨晚窗外的人影，這老者怎又知他南下天津衞？這分明是攔截他，更不知尚有多少人在監視他。

袁野撥開她的手，毅然道：「妹子，你去吧，派那老人家來的人，即是你要去尋的人，我……」

不，不能對她解說，她不會明白的，也不能讓她明白，若然她明白了，只怕那老人家……那老人家就算能逃出她的劍下，那兩個游擊也逃不了，那可就是殺官了，若是她爹，那侯爺也知道了，也懷疑他就是幼主，呂瑤會不會對他爹也……

袁野簡直不敢往下想，呂瑤的娘爲何臨死才命她去尋找她爹，若然還有夫妻情義，早就會命呂瑤上京了。也就不會等到呂瑤無依無靠的時候，才命她上路了。

顯然呂瑤知道了不少，她娘既然滿腔怨恨，即使不願對呂瑤盡述，斷斷續續，也會零零星星述了許多，其實呂瑤早已流露出來，對於那個她要找尋的「人」，並無絲毫好感，不過是母命難違。那麼……

袁野瞟了她的寶劍一眼，不禁打了個寒顫，她本就是個野性不馴的姑娘，若然爲他，她竟做出大逆不孝的事來，那麼，她可難辭其咎了，他若是眞喜歡她，愛她，豈能害她無依無靠不說，更成了千古罪人。

爲了她，袁野的主意更堅定了，他不但要立即離開她，而且永不與她相見，不過三數日罷了，她對他流露出來的情意，已是如此眞摯，像火一樣熾熱，世間的禮，對她原是不存在的，她發乎性，任情奔放，甚麼事她會做不出來。

走！立即離開她，再晚，可就來不及了。

不料呂瑤一跺脚，說：「不，不不，我原不要找他的，娘說過！他不忠不孝，無情又無義，娘只不過因爲我無依無靠，才要我上京，現在我有了你，我有你依靠啦，我再不上京啦。」

袁野急了，道：「你你……妹了，你怎可這麼說你爹，他可是你爹啊！」

呂瑤臉兒紅透了，說道：「我從小就沒有爹，我不認識他，我也不要有爹，我只要你。」

袁野呆住了，不自覺把她拉到懷裏來，適才呂瑤抱着他的胳膊，不是說怕被人瞧見了不像話麼？他却把她摟在懷裏。

呂瑤在他懷裏，仰着紅紅的臉兒，說：「大哥，你不趕我走啦，是不是啊？我不要爹，我要依靠你，永遠永遠。」

「誰說我要我要趕走你。」袁野嘆了口氣：「好罷，不過，你要聽話。」

「我聽話。」呂瑤說。

袁野說：「我送你上京……」

「不不！」呂瑤連忙又叫：「我不要上京。」

「瞧，你又不聽話了。」袁野道：「因爲我有事上京，在京裏有事要辦，我去辦事，你去找你爹，因爲你娘臨終時吩咐你去找他，你不去，你娘在九泉之下，也不會瞑目。」

呂瑤呆了一呆，道：「啊，娘也這麼說，娘說：我尋到了他，死也就瞑目了。大哥，人死了，眞有魂魄麼？瞎婆婆說：若是有甚麼事放心不下，那陰魂就不會散，可是眞的？」

袁野道：「所以，你一定要去找你爹，等我把事辦完了，最多兩月工夫，我自會去找你，那時，天空海闊，四海五湖任我們遨遊，永遠永遠，永不分離。」

呂瑤把頭埋在他胸上了，女妖成了溫柔依人的小鳥，她發燙的臉兒，在他胸上輕輕地磨擦了兩下。

袁野眞不願推開她，但仍然推開了她，道：「那麼，咱們即刻就走，你甚麼事也不用問。」

袁野去把趕驢兒的喚了起來，給了他一塊銀子說：「驢兒不要了，這銀子給你，有人問起，你說甚麼也不知道。」

趕驢兒的吶吶地還沒說出話來，袁野拖着呂瑤，已打後門溜出了這街口，確確實實不見那老頭兒，誰也想不到他們會溜出後門，只不是往南，而是往回頭走了，當然也不走大路，也不全是走的小路，一路之上，袁野幾番爬上山頭，那是近着海邊的平陽之地，站在高高的山頭上，可望到老遠。確確實實不見那老頭兒。

但袁野仍然不放心，近黃昏時份，找了個農家，買了兩套衣衫，扔下一塊銀子，那農家張大了咀，尚未闔攏來，他早已走遠了，天也黑了下來。

呂瑤當眞一句也不問。她要跟他在一起，既然在一起了，還問甚麼。

西邊山地林子茂密了，在黑暗下來的林中，他們換過了衣衫，多好看的衣裳啊

，呂瑤眞捨不得脫下來，但他一句也沒有問，也不說，連一個字也不說。

他們不但走回頭，而且走回呂瑤的老路兒來了，避開城鎭，繞過村墟，由此又轉西。夜裏找不到破廟，甚至也找不到看莊稼的草棚兒，他們就在林子裏的草地上過夜，炎夏之夜，敢情林子裏更風涼。

星星從林隙裏偷瞧他們，對熟睡在袁野身邊的呂瑤眨眼，但袁野却總是睜大了眼睛，他一定得小心，想想那日以爲老頭兒不知他們往南邊走了，不料人家倒先已在前途備下了酒菜，那麼，雖然走了回頭，只怕也瞞不過他。

但無論如何，走了兩日，並沒見到一個碍眼的人，雖然也不時碰到人，可是他們一些兒也不碍眼，可不是像兒妹上外婆家麼？

那麼，想想那老頭兒在做甚麼？一定往南邊去尋找他們了，要不也往西，也許仍在那左近搜尋，也許他會調去人馬。

讓他去慢慢兒搜吧，明兒他們可到京了，雖然走回頭，但既然走在荒野中，也就不怕驚世駭俗了，呂瑤的輕身功夫眞了得，他脚下加勁再加勁，呂瑤仍然要不時停下步來等他。因是這兩日走的路，超過了平常人五七天走的道兒。

明兒不用到中午，就可以到京城了，是以袁野特別小心，天快亮的時候才閉上眼睛。

「起來，太陽晒着屁股啦。」

太陽這番才眞晒着屁股啦，姑娘家可不談說這樣的粗話兒，何況是侯門千金。但這可不是敎訓她的時候，袁野一躍登上樹梢頭，有早耕的農夫，農家有嬝嬝的炊烟昇起，還有就是鳥兒在林間飛翔歌唱，連半個可疑的人也沒有。

他們上路了，特地替呂瑤買來穿着上京的衣衫，仍然包在他的包袱裏，因爲那老兒和那個沒受傷的游擊，都見過那衣衫，若然已畫影圖形在城門口等候他們，自然也容易混進城去。

不行，還得再小心些，城門在望了，袁野帶着她，特地繞到西直門，若是眞要擒拿他，那麼，東北面的幾道城門，一定查問得更緊些。

袁野道：「妹子，咱們進城了，你往前走，我隨後就來，不要等我，也不要回頭望。」

呂瑤一些兒也不傻，但他可是個實心眼兒，答應過甚麼也不問，她就不問，但她心裏直想笑，因爲從大哥的眼裏，她發現了憂懼，再傻的姑娘也明白袁野在逃避甚麼，何況喜歡人家叫她女妖的呂瑤。只有傻丫頭，沒有傻女妖。

呂瑤默默地轉身，但只跨出一步，忽又轉過身來，叫道：「大哥……」

袁野道：「說啊，你要說甚麼？」

「那麼，」呂瑤說：「不是我要問，是你要我說的，是不是啊？」

袁野差點兒沒把她摟在懷裏，但大道在脚下，城門已在望的大道上，人來人往，他抑制住了，沒想到兩日前的他一句話，她倒死死地記在心頭，想想她是個野性不馴的女妖啊，眼看她那可憐兮兮的模樣兒，怎生不感動。

袁野柔聲道：「妹子，你說啊！」

呂瑤道：「要是你沒跟來，我也找不到你。」

袁野道：「妹子，你慮得是，世事難料得很，說不定咱們就分散了。要是你找不到我，你就在近城門口找個客棧住下，就像那兩日咱們落店一樣，但要找個小客棧，知道麼？因爲世上狗眼看人低，你穿着的是破舊衣裳。」

呂瑤點點頭道：「還有呢？」

袁野道：「然後，你換過衣衫，就是那日我在唐山給你買的那套衣衫，你就去找你爹，你知道怎去找麼？你爹掌管天下兵馬。京城裏的御林兵馬也由他統治，誰也知道威遠侯爺府在那裏。我猜，你到了那府門口，你不用出聲，人家已知道你是誰，就會像鳳凰一般把你捧進去。」

「不，」呂瑤說：「我不要人捧我進去，大哥，我要等你。」

袁野道：「傻妹子，怎生你還不明白，我要有事去了，不能去找你呢？而且我也不知道你落那一家店裏，但我却找得到侯爺府。」

呂瑤噘起了咀兒，女妖面上眼中，竟然出現了沒奈何的幽怨，說道：「大哥，咱們眞是非分開不可麼？」

袁野道：「一定要分開，妹子，我即使尋到了你，也不能陪你到威遠侯府去啊？因此你等到了我，咱們仍然要分開，因爲你娘臨終吩咐你去找……」

呂瑤道：「我找到了他，我娘就瞑目了，是不是啊？」

袁野道：「而且也聽我的話了。妹子，你放心，我很快會找到你的，但是……也許，對了。妹子，你記住了，要是我不便去尋你呢？記好，八月十五中秋晚上，你去西山最高的山頂上，你就能找到我了。但千萬別對人提起，你記得麼？」

呂瑤默默地點頭，簡直楚楚可憐。

袁野又道：「你也要記住了，若有人問起我，你就說：那日我就丟下你，獨個兒走了，譬如說那個老頭兒，還有你那個侯爺的爹，一定會問你的，你就說：找來找去也找不到我，你就獨個兒進京了。」

袁野塞了塊銀子在她手中：「去吧，妹子，等我的事辦好了，咱們那時，就永遠永遠在一起，再不分離了。」

「我聽話。」呂瑤可憐巴巴地說：「我聽話你就不丟下我，是不是。好，那我走啦。」

她眞頭也不回地走了，但袁野又追了上去，說道：「妹子，我還是忘了一樁事，夜裏，等人家都睡着了，你把那錦袱搭在窗櫺上，要不然侯府裏萬戶千門，可不易找到你。」

呂瑤的幽怨一掃而空，可見他一定會去找她的，她猛點頭，說：「我記得，大哥，你對我說的，我全都記得。」

袁野目送她走了，城門口有四個跨刀的兵卒，在懶洋洋的走來走去。京師重地，天子脚下，城門口豈無守城門的官兵，那天下承平已久，不過是擺個樣兒，那進出城門的人，對那兵卒視如不見，那兵卒除非遇到漂亮的娘兒們，也許還多瞧三兩眼。

西直門乃是南七北五一十三省進京的大門，甚至內蒙口外來的，西直門也是必

經之地，自是熙來攘往，進進出出的人絡繹不絕。

袁野遠遠跟隨在後面，驀然心頭一震，只見那城門口的兵卒原在走動的也不走了，靠在城門上的身子也站直了，全都盯着眼瞧呂瑤，啊！難道他不是杞人憂天，眞是京中已然得報，八大城門已派下人來等候捉拿他！

當年永皇帝遍搜天下，要捉拿的乃是失踪的幼主，但尋訪的可是呂瑤的娘。眞是禍從天上落，今日自也不是要捉拿呂瑤，而是他！誰也會當他是長大成人的幼主。這有多冤！

袁野驀的一跺脚，他可不是替呂瑤担心，有什麼好担心的，天塌下來也有她爹威遠侯撑，守城的兵馬自是九門提督統轄，威遠侯又統轄了九門提督，那還担心甚麼，却是拿到了他，呂瑤非但無罪，侯爺還得加官晉爵。再晉一級，自是封公了。那徐達從太祖皇帝馬上得天下，就封魏國公，卒後追封中山王。這威遠侯爺不也是替永樂皇帝奪得江山麼？之所以仍不過是個侯爵，只怕就是與當年他夫人保着幼主高飛遠走有關。那麼，拿下他來，硬說他就是改名換姓的幼主，那會不封公封王。

袁野怎會想這上頭去了，原來他自己嚇了一大跳，這白白替呂瑤担心了，那四個跨刀的官兵，不過是色迷迷地對呂瑤目迎又目送，她雖然穿的是農家破舊衣衫，又豈能掩蓋得了她的美貌，想想看，她豈會像進城的小媳婦大姑娘一般，低着頭走道兒。

這袁野說他不担心了，那也不確，但是担着別樣心，這種吃糧當差的，十有九個都是色中餓鬼，平常又作威作福慣了的，魚肉百姓，調戲良家婦女，那是最拿手本領，若然呂瑤一怒惱，那就想想那個受傷了的游擊吧。

袁野心上的石頭落了地，鬆了一口氣，他甚至看得出那四個兵卒在呂瑤身後擠眉弄眼，却也幸是在她身後。否則，哼！嬌娃就會立即變成了羅刹。

那麼，難道他也白白嚇着了自己？這兩日來所受的苦，也是白白受了？難道倒是他自己多疑？人家壓根兒就不會疑心他是當年失踪的幼主？

陡然間，袁野有些兒明白了，若然他不是疑心自己就是那失踪了的幼主，他怎會在那老者提及帝王家，也不過多瞧他兩眼，他就驚懼起來？

他明白了，是他一直解不開那太多的謎團，從師傅對他特異於其他師兄弟的教導。獨愛他，文武兼修，師傅對他管教雖嚴，但有意無意之間，對他流露出一份尊敬，久已心中存疑了，加上這番上燕山，掌門師伯對他亦和師傅一般，簡直就不像是師長對徒兒，偏又是命他進京去，又那麼愼重地交給他那個沉重的，方方的黃楊木盒。盒裏裝的會是甚麼？當然不會是金銀，他身上帶的黃金，就比那木盒更重，又豈會是珠寶，不要說他的掌門師伯了，便他師傅也把錢財視如糞土。自然是與上京師有關，京師可是官蓋之地，他早已疑心裏是非金亦是玉的甚麼印信，除非是皇帝的玉璽，掌門師伯才會那麼愼重，愼重得才不讓徒衆見到他。

哈！眞好笑。當他想到盒裏是玉璽，當時眞笑了。但現在，荒野可不笑了，甚至那日初聽到老者說起呂瑤的身世，說起呂瑤的娘保幼主落荒而走，他已感心中一動，不禁又想到他包袱中的神秘小盒，又想到了玉璽。

爲何他師傅，和那教他讀經史的病儒，要對他敍說那麼多當朝的朝中事？正如呂瑤的娘叫她醜丫頭，她非但不醜，而且太美了，師傅在他小時候，高興起來時，笑呵呵叫他傻小子，其實一點也不傻，這些年來，無數個爲甚麼已在他心上點點滴滴的堆砌成了一個形象，意識出他身份的特殊，即使是孤兒，也曾有過父母啊？又爲何他師傅從不對他提起，終於被他追問得急了，他師傅才說了一句：到時你自會知道。

到時，會不會就是指八月十五中秋之夜？

袁野明白了，疑心他就是那失踪幼主的，並不是別人，而是他自己。即使那老人眞已疑心，他就是失踪的幼主，不過是他出現在呂瑤身邊，伴着呂瑤，又和呂瑤兄妹相稱之故，若然他不是有更多的理由支持，也自疑起來，他怕甚麼呢？呂瑤天眞爛漫得甚麼也不懂，不就明顯的證明他不是和呂瑤一塊兒長大時麼？他這番北來，來自有方，他有師傅，有師兄弟，莊中有那麼多僕傭，誰都可證明他長大在桐柏山中，那麼，他怕什麼，豈不是白白地自己嚇了一大跳。

呂瑤無驚無險地進了城，甚至連盤查一句也不曾，可見他眞多疑了。

他放心了。也無驚無險地進了城。

奉天承運　傳國玉璽

無險但仍有些兒驚，荒野進了城，正因有些兒驚，那眼角兒難免四下裏瞧，忽然怔了怔，因爲他接觸到一雙炯炯有神的目光，他心下一怔，因爲那目光迅速避了開去。

那是近城門口，坐在道傍簷下台階上的一個頭戴竹笠的人，那人一低頭，竹笠就把他的面龐遮掩了，一瞥之下，僅看到他那項下的花白鬍鬚。

但那人分明是個歇脚的鄉下人，簷下陰涼，進了城，歇了脚，有何可疑。

袁野皺了皺眉頭，他怎會忽然間恁地多疑起來，眞到了危急的時候，憑他的一身功夫，萬馬軍中，他也能脫得了身，何況掌門師伯傳他的燕雲三翻，何其神妙。他不禁回頭望了一眼，京城的城牆可眞高，但再高些，也困阻不了他。

見到呂瑤，他眞會羞愧的，但他可急忙尋找呂瑤，快，快一些，只怕她還未落店。那料他非但找不着呂瑤，甚至在那近城門的街道上，竟尋不着一家客棧，再遠些，也沒有，却是大街有胡同，胡同裏又有小胡同，轉得他頭昏腦脹，一陣子轉來轉去，全是胡同，甚至轉不出大街來。

袁野是第一遭上京，尚且如此，更不說那呂瑤了，算了，街上行人又多，熙來攘往，摩肩接踵，天子脚下。果然大是不同，要想在人叢中尋出要找的人來，已大不易了，他不知道，太陽已偏西，炎熱稍

減。那正是京裏最活躍的時候，敢情京裏的大街，也就只得那麼一點兒寬，反倒及不上一些外州府縣，却是胡同多，人却更多。

袁野知道休想尋到呂瑤了，也就罷了，却是眞見有不少學子，大試之期近了，天下的學子從四方八面而來，多有早早到京師來就近攻讀的，既然他也對京中繁華難免感到新奇。那涼爽下來的午後，街上的士子怎會不多，京華的衣冠，店舖的五光十色，果然與外州府縣大是不同。

忽然他發覺來到了一條寬敞些的大街，只見一座高樓聳立，隱約那樓後見到一片耀目的光輝，他向人打聽，才知那是鼓樓大街，那聳立的高樓，原來就是鼓樓，西斜的太陽照射在太和殿的琉璃上，發出一片令人炫目的金黃光輝，他看到天安門兩邊伸展開去的皇城了。

當眞是天上神仙府，人間帝王家，袁野如痴如呆，若然他眞就是那失踪了的幼主，若然當年勤王之師不敗，而是勝了，那麼，他就不是站在這裏只有驚羡瞭望，連再走近些瞭望也不能的份兒，而是住在那黃圈圈裏了，那飛彩流霞的琉璃瓦下。

就在那瞬間，驀聽有人說道：「朱兄原來也上京了，當眞可喜。」

袁野一回頭，是個湖廣口音的少年，比他可要年長五六歲，分明是上京赴考的士子。敢情是認錯人？是以只對那舉子只是一笑，心想他對了面，當然也知認錯人了。不料回身尚未邁步，那舉子搶上攔住了他的去路，越是溢於顏色，道：「朱兄休要避我，你我雖已數年不見了，但這數年來，我那日不想念你，只苦不知你遷去了何處，無法尋訪。」

袁野道：「這位兄台，你認錯人了，在下也不姓朱。」

那少年却嘆了口氣，道：「朱兄，你怎麼還是那麼個脾氣，你我雖數年不見，你也長高了些，也更英俊了，但面貌仍然一些也沒改變，當眞我是怎麼啦，你必是聽我叫你朱兄，以爲我和你生分了，這可是我的不是，我痴長幾歲，該叫你賢弟才對。朱賢弟，你我總角之交，你自幼又父母雙亡，我可從沒有笑話你清寒。賢弟你清高，可不該對我也視如陌路，我那下處便在天橋後面不遠，看來你是剛剛到京，走，且到下處再說話。」

不由分說，竟拉了袁野就走。

袁野心中又是一動，難道眞有個姓朱的和他長得相似？父母雙亡，和他是總角之交，且又分別有年了？

若是，那可好了，他不用編造，也有了籍貫，也有了同窗，既然父母雙亡而又分別有年，這人必也不會問起他的親人近況，自然也不會露出馬脚來了，他也有了姓，姓朱。

他掌門師伯不也是吩咐他到京之後，找個地方住下，扮作個上京赴考的舉子麼。爲何要扮？自是爲了上京赴試的舉子多了，易於掩人耳目而不疑，這豈不是正好麼？

袁野便將錯就錯，同那舉子到了他那下處，嘿！竟還是個高大的庭院，只見僕從人等來來去去，一見那舉子，皆側身垂手侍立。這個……袁野不禁遲疑起來，這裏分明是官宦人家，他師伯命他假扮舉子，就爲了要掩人耳目，豈可自行投到官府裏來？

那少年回身道：「賢弟，你放心，若然是住在這府上，你必然不自在，我住的却另有院落。」

袁野既然已進了來，只好再跟他走，原來少年進了一道月亮門，開在堂前院傍的牆上，裏面眞個別有個小院落，竟是別有洞天，假山荷池，小橋流水，一株參天的古樹，倒已蔭蔽了半個庭園，是以修竹環繞中的精舍，只得小小三間，傍着一彎清流，面向那只得數丈方圓的一個小荷池，荷池與那精舍之間，有塊小小的綠草如茵的草地。

袁野怔住了，若非匠心獨具，豈能佈置出這樣幽雅絕俗的庭院來，尤其是那麼個小小的庭院，看來這裏的主人，必也是個大雅之人。

那少年得意地笑道：「你一定喜歡這裏，我姑丈雖是個大貴人，可沒一些兒俗氣，你瞧這庭院就知道了，這是姑丈特地佈置來接待幽雅的人客，我上京來了，就給了我，除了個書僮供我使喚，取來茶水飲食外，閒雜人等從不許進院一步，用意是不許人打擾我讀書，其實這也不是我姑丈的府第，不過是與府第相連的後院，另立了門戶，墨兒，墨兒，這孩子，八成兒又偷懶去了。」

喚聲未落，只見跑來一個小廝，難怪叫墨兒了，臉膛黑黑的，但透着精靈。

那少年道：「這位朱相公，還不看茶啊，你瞧，我這是怎麼啦，該先給你換[illegible]衣衫，你我身材差不多，墨兒，快取洗面水來，賢弟，這裏原有兩個暗間，我住了一間，還空着一間在這裏，哈哈，倒像姑丈早知賢弟你要來給我做伴兒。你來。」

袁野就知他是個極熱忱的少年，而且一片眞誠，心想，這倒再妙不過，不但這裏少了閒雜人等，而且是貴人家中，豈不比隱密的地方更無慮安全。

袁野倒生怕開口會露出馬脚，是以總不言語，不過他令他放心的是：那桐柏山近着湖廣，師傅一家又是打武昌府遷去的，口音也就變了湖廣的鄉音，這少年更不會心疑了。

他怎麼生疑，原是他硬把袁野認作是分別有年的窗友。却是袁野也担憂作難，他可不知人家的名字，連姓名也不知道。有了……

少年把袁野帶入左面一個暗間，只見淨几明窗，窗外竹影蔭濃，屋中陳設，看書案古玩，靠裏是掛着蟬翼紗的羅帳。

袁野心想，只看這陳設，他這姑丈必是個大富大貴的王侯，只苦於無法詢問，一問就得露馬脚。

那少年道：「賢弟，你歇着，我去替你取衣衫來。」

袁野也不阻止，巴不得他離開，忙向案上尋找，原以爲案上必有少年的窗課，不料文房四寶不缺，也有一函經史，就是窗課，方想到少年原是住在對面一個暗間，豈有窗課留下在此。

這功夫，那墨兒捧着銅盆來了，說道：「朱相公，請淨面，我家公子說，他穿的衣衫不敢取來，目前命人縫製的又未送

來，是以親去吩咐管房的，催促立即送來，暫時失陪朱相公。」

袁野心下大喜，忙道：「你叫墨兒麼，正要問你，我與你家公子分別多年，不知他可還是用當年的名字麼，可有了別字，你告訴我，最好去取他的窗課來，也便稱呼。」

墨兒道：「我不知公子改沒改名字，我去取公子的窗課來，朱相公請淨面。」

袁野忙淨了面，匆忙取出包裹中的衣衫來換了，不過脫下那農家破舊短衫，披上羅衣，那墨兒早捧了一本窗課來，可是只張大了嘴巴，敢情朱相公不是鄉巴佬，換上羅衣，比他家公子更加英姿洒爽。

袁野也不理他，忙接過那窗課，只見窗課的下角，寫着雲慶張帆兩字，倒也還端整，忙問道：「墨兒，你家張公子的姑丈，現居何官？」

墨兒眉頭一揚，道：「朱相公，怎麼，你竟會不知，我家公子的姑丈，就是當今的威遠侯爺。」

袁野只覺腦裏轟一聲，眞似打了個晴天霹靂，他！這不是神差鬼使麼，怎麼會投到威遠侯府中來了！不，不能顯露出慌張來，而且……他繼而一想，其實，又有何担心的，這豈不更妙麼？若然那老者眞個在京中搜尋他，想想看，還有比在這侯爺府中更安全的麼？誰也料不到他竟藏身在這裏，而且……

袁野不自覺探頭出窗，墨兒道：「朱相公，我家公子必是立等取衣衫，就會回來，我去替相公取茶來。」說着，端起面盆要走。

袁野忙道：「墨兒，我問你，那牆外隱現的樓閣，可就是侯府的後園麼？」

墨兒道：「正是後花園。」

袁野心下激動之極，生怕露了形藏，他萬想不到有此奇遇，想必呂瑤現下尚未尋到這侯府來，這豈不是萬千之喜麼？只道侯門一入深如海，不料只不過僅一牆之隔。那呂瑤來了，自然住在園中的繡樓，亦即是他現下可見的樓閣之中。

墨兒去了，袁野趕快平靜下心跳來，把那張帆的窗課翻了翻，他得趕快對這張帆了解得多些，只見那字體也還端正，文章雖非錦繡，也還通順。

袁野暗自點頭，太祖皇帝起兵涂揚，當今永帝也在淮揚生長，他的統兵大將來自大江上下，自在意中，却是奇怪，那老者言道，呂瑤的娘家學淵源，武功絕頂，這張帆却顯然身無武功，難道威遠侯爺已另娶了夫人？

正想間，只見那張帆已捧了一疊新衣前來，額上見了汗，一進門可就瞪了眼。

袁野忙站起身來，道：「張兄仍是那般古道熱腸，小弟好感激。你……你是奇怪我也有一身像樣的衣衫麼？不瞞說，小弟一生窮，但近年來也還有點積蓄，既然上京來了，總得縫製一件見得人的衣衫，只不過不敢忘本罷了。」

那張帆道：「原來賢弟的境況好些了，却是我要失陪一會，墨兒，墨兒。」

那墨兒跑了來，張帆道：「我有事要過府去，朱相公在此，你要好生侍候。賢弟，這可是個天大的喜訊，我得過府去一會，一時半刻只怕回不來，你可別走。」

慌慌張張，滿面驚喜之容，這張帆跑走了，袁野心中又一動，過府，自是威遠侯府，莫非是呂瑤尋了來，那自是驚動侯府的大喜事，這張帆稱侯爺作姑丈，呂瑤當然是他的表妹了。

袁野見墨兒瞪眼望着張帆背影發楞，便道：「墨兒，你何不也去瞧瞧，府中是有甚麼大喜之事。」

墨兒說：「可不是，適才我在門口，見大夥兒都往前府跑，說是我家小姐回府了，朱相公，你眞要我去麼？是你吩咐我去的，是不是？」

袁野道：「你家公子要問起，就說我吩咐你去瞧的，不過你得快些回來。」

墨兒答應着，轉頭就跑。果然不出所料，眞是呂瑤尋到府中了，但又奇怪，怎麼這麼快，他簡直就是一直來到這侯府的後院，呂瑤可不會一直前來，便是一路問來，也不能這般快法，除非，除非那老者先到了京，呂瑤一進城門就接住了她，會麼？

不行，他得好好想一想，呂瑤一進城門，就被接到府中來，一些兒也不奇，那老者原知道她上京來了，沒在城門口等待她，才是意外，却是那有這麼巧的事，無端鑽出個張帆來，認他作同窗？面貌相似的多有，分別了數年，把他錯認是同窗，也不奇，却那有這麼巧，他偏是威遠侯的內姪，把他接到威遠侯府來，啊！他姓甚麼？姓朱！當今皇上姓朱，那失踪的幼主自也姓朱，他不是正担憂被人當作是失踪了的幼主麼？而今，他却自認姓朱！

袁野楞住了，這會不會……會不會是個圈套，他墜入一個巧妙安排的圈套中！

他霍地起身，又坐下，又起身，煩躁無主的脚步，在屋中踱起方步來，到了窗口，他不自覺總要瞄上一眼，這小園中，會不會就是一個牢籠？牆外是否已駐下了重兵？

袁野眉頭一揚，若眞的如他所料，那麼，他得趕快，趕快脫身。

他閃身出門，屋側與屋後，都是叢叢修竹，後面可就是牆垣了。不，他不能越牆而出，若然牆外眞有兵馬，他豈能脫得了身。

袁野閃身到了園門口，假山後，竹林中，花壇之側，都可藏人，但眞沒有人，他稍稍安心一點，心想：「難道我又自疑心生暗鬼，又不過是自己嚇自己？」

他定了定心，對自己說道：「沉住氣，無論見到甚麼，都要沉得住氣。」

他邁出安祥的步子，才走到園門，啊喲，那氣可沉不住了，袁野急退一步。

是一人笑盈盈，迎面而來，分明是打那園門邊閃身出來，攔阻住了他的去路，他沒跨出園去，那人却邁步進了門，而且順手掩了那月亮門。

袁野不但再又沉住氣，而且把氣沉入丹田，說道：「你！原來是你！」

正是那老者，刹那間，袁野明白了，他並非多疑，那日他疑心，本就是由這老兒口中言，目中的異樣眼光而生疑的，非是無因。

既然到了這時候，又面對了面，躲也無從躲，袁野倒反沉住氣了。

那老者回身，向門縫中瞟了一眼，才

回過頭來，道：「正是老夫，袁……啊，朱相公，請恕我不能事先稟告之罪。」

袁野冷冷地說道：「你知我姓袁，我可不姓朱，我問你，這個張帆，端的是甚麼人？原來是你玩的陰謀詭計，這……這一切全是圈套！」

那老者忙拱了拱手，道：「朱相公言重了，老夫實是一番善意，那少年便是老夫犬子，非是老夫要使狡猾，但不如此，必請不得朱相公前來，此非談話之所。朱相公請。」

袁野哈哈一笑，道：「便是虎穴龍潭，萬馬軍中，在下也不懼。」

那老者慌忙搖手，而且慌忙向四外牆頭掃了一眼，低聲道：「朱相公低聲些，請回屋裏說話。」

袁野當下踏步當先回到屋中，老者落後兩步跟隨而來，袁野方轉身，老者已躬身一揖，道：「老夫這裏先告罪了，事非得已，實在出於一番好意，朱相公原諒則個。」

袁野抑制住心中之怒，道：「我自姓袁，大丈夫立地頂天，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你口口聲聲叫我朱相公，我問你，你端的把我當作甚麼人？」

老者惶恐道：「低聲些，這裏雖是老夫住宅，但耳目甚多，又近着侯府。其實朱相公現下再不用瞞我了，不瞞朱相公說，起初我還不過是心中生疑而已，不，其實我先也不疑，是那日與老夫同行的兩位游擊言道：姑娘既是侯爺千金，不用說，朱相公你便是……」

老者急忙住咀，向四外掃了一眼。

袁野冷笑一挑眉兒，道：「便是那失踪的幼主，建文皇帝的幼弟了，哈哈。」

老者道：「這是不怪他們生疑的，皇上當年遍搜天下，搜尋的乃是我那妹子，一者是不能張揚，二來尋到我那妹子，自然也就找出幼主來了。却是我因那日朱相公相告了和我姪女巧遇的經過，並無絲毫可疑，不料朱相公……」

袁野哼了一聲，道：「既然不疑，怎麼仍然口口聲聲朱相公！」

老者固執地說道：「不料朱相公翌日晨早不告而別，雖然我趕到了前頭，朱相公又落荒而走，我可不能不信，也不能不疑了。」

袁野道：「那麼，你眞當我便是那失踪的幼主了？哼！」這不是聰明反被聰明誤麼？敢情該怪他自己。

老者正容道：「這是難怪朱相公對我心存戒惕的，待老夫把實情相告，便知我實是一番善意了。老夫實姓黃，並非姓張，早年雖也官拜副將之職，但非威遠侯爺麾下，而是在家兄的帳下。」

袁野啊了一聲，當眞當年保幼主，與勤王師的是黃子澄，登時憤怒之心稍減，好奇之心倒强烈起來。

老者道：「老夫當年雖然苟全性命，却是叛軍之將，不得不改名換姓，威遠侯早有原配夫人姓張，亡後才與我妹子成婚配，當我各爲其主，威遠侯奉命出兵，身不由己，何况家兄亦非被殺，乃是兵敗自刎而死，我原在側，是以侯爺尋到了我，一者事隔多年，二來知他一直愧咎在心，迄未再娶，實是一片眞誠，這才來到京中，把侯府的後院，另立門戶，安頓下來後，便助他尋訪我那妹子的下落。」

原來如此，既然他眞非惡意，且人家說得不錯，只緣諸般巧合，令人不得不疑，倒也不能怪罪人家，袁野戒惕之心一減，氣也平了，道：「不怪相逢呂姑娘，你也不敢相認了。但你當年既在軍中，豈不識得那建文皇帝的幼弟，當眞好笑得很，怎生把我認作是那失踪的幼主了。」

顯是見他堅不承認，老者一怔之下，兩袖一拂，竟向袁野跪拜下去，道：「可是認爲老夫未行大禮，大是不敬麼？只因此間耳目衆多，不得已才以朱相公相稱。要知聖命乃在，何況尚有那兩位遊擊，隨後便要晉京，若被他們知道朱相公落在我這園中，只怕……」

袁野嘆了口氣，道：「這麼說，你一口咬定是我了。」

老者兀自長跪不起，道：「正是依稀還記得朱相公的面貌，雖是長大成人了，眉目間竟仍然可辨，眞個是貴人貴相，鳳眼長眉，仍和幼時一般無二。」

「我！鳳眼？長眉？」袁野怔住了，他可不是鳳眼長眉麼？他幼年時，兩個師兄常取笑他，說他是甚麼龍鳳之姿，兩手幾乎也長過膝。

驀聽脚步聲响，老者一掠起身，道：「朱相公，恕我只能以朱相公相稱，這必是墨兒來了，我暫且避過，孺子無知，被他見到了，諸多不便。」語聲未落，已穿窗而出，那墨兒已跟進了屋。

袁野却怔怔地望着窗外，不怪那和呂瑤一出手，便被他認出來了，敢情便是他家的絕學，那心下亦起伏如潮，難道他……眞是建文皇帝的幼弟！眞是那失踪了的幼主！

他早疑心那神秘的小盒子，是甚麼印信了，若然是「奉天承運」的和氏之璧……

啊呀！包袱！他的包袱呢？適才換衣衫時，匆忙中放在床上，不是忘了，而是不能身在房中，仍把包袱揹在背上，忘了的是那小盒。那小盒雖不大，但可不像金銀，可以纏在腰間。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墨兒道：「朱相公，你找什麼啊？可是你那包袱？」

袁野一把揪住他急聲道：「正是，是你……」

墨兒咧了咧咀，說：「是我放在那橱櫃去了，喏，就是床頭那個。」

袁野在橱中找回包袱，急忙打開來，他閉上了眼，吐出一口長氣，小盒仍在。

墨兒搓着被他抓痛了的右臂，把咀兒噘得高高的，幾件破衣裳，一個小盒兒吧啦，又不是寶貝。

那袁野却目瞪口呆，竟然不顧墨兒就在他面前，即忙打開了木盒！

盒中駭然就是玉璽，與傳說中無二，用黃金鑲補着缺了一角的和氏之璧。

玉璽上刻着八個篆字：

「奉天承運，既壽且昌。」

× × ×

八月秋風漸漸涼，西山上的楓葉，開始紅了。

「啊！這就是西山。」

原來這就是遐邇馳名，騷人墨客歌頌的西山，袁野感到有些失望，眞是見面不

如聞名了，比起他生長的桐柏山來，山勢一些兒不雄巍，峻嶺也不連雲，甚至也稱不上毓秀，太多的寺院與遊人，因而也不幽清了。

秋高氣爽，他見到了西山的最高處，但距離中秋的八月十五，還有好幾日，他不用上去，不到時候，那對他指示機宜的人，也不會來。

機宜！會是甚麼機宜？

袁野遙望西山高處，出起神來，現在，他再也不疑了，他眞就是當年從萬馬軍中逃出來的幼主，不，他只不過是那齊泰和黃子澄奉爲幼主，雖是太祖皇帝之孫，可不曾登基正皇帝位，他不過是建文皇帝之弟罷了，雖然玉璽現在他腰間，可不就「奉天承運」，現正奉天承運的，是當今永樂皇帝。

他自幼多攻書史，史書對這傳國玉璽，有不斷的記載，記載着玉璽的得失，得玉璽者不一定便有天下，更不等於得天下，倒更多人得到了殺身之禍，既不壽，更不昌，天道循環，國運有盛衰，草木有榮枯，連月也有陰晴圓缺，何況人生不過數十寒暑，而短短數十年間，却又有生老病死。

袁野遙望那西山之巔，不禁一聲浩嘆，秦皇漢武今安在？唐宗宗祖土一坏，他更想到那玉璽爲何缺少了一角，以漢之强，到了桓靈之世，宦官專權，國勢一蹶不振，繼之董卓專權於前，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於後，可憐那獻帝反倒不如庶民，生不如死，伏皇后以玉璽擲曹，崩其一角，故以金鑲之。

唉！當年和氏得漢，獻於楚厲王，厲王不信石中有玉，銼其一足，後武王繼位，又銼其另一足，可知此玉以不祥始，最後傳到建文皇帝，亦是以不祥終，可憐他那年幼的兄長，在位不過三年多，即被叔叔朱棣，當今的永樂皇帝篡了位，迄今生死不明，豈不是以不祥終麼？而今，這不祥之物，却在他腰間，他如何不望西山之巔而興浩嘆。他師傅師伯命他把玉璽帶至西山之巔，聽候指示的，端的是何機宜，難道是要從叔叔朱棣手中，奪回江山？

袁野……他倒希望他不姓朱，而是姓袁名野，那日他一見玉璽，立即穿越牆而逃，燕雲三翻果然神妙，那兩三丈高的風火牆，他竟遠遠地一躍而過，落身在隣家的房上，看來姓黃的老者所說倒有幾分眞，因爲牆外並無兵馬圍困，是以絲毫無阻，而且即刻出了城。

他那還敢在城中停留，這數日來，和呂瑤受盡了辛苦，只道人不知鬼不覺，那料薑是老的辣，顯然人家不但一直跟踪在後，且事先設下圈套計算他，即是眞是善意，可仍是圈套。

若然驚動了官家，只怕又像十數年前一般，天下雖大，又無存身之地，但師門之命難違。沒過八月十五中秋之夜，他可不能離京，是以想到了西山，日落時候，便已到了這西山，作爲一個流連忘返的遊山舉子，到寺院中投宿，自不用再找藉口，還有借寺院讀書更幽清的麼？袁野第二天就去買了些書籍文房四寶，多給香資。便在那寺院中住了下來，大考之期在邇，他是不出戶讀書，誰會起疑，敢情山中寺院，多有舉子借僧舍讀書的，正不僅他一個。

但他是閉了戶，却那能讀得進書，書非經即史，開卷就難免擲書三嘆。當個浩浩長江東逝水，滔滔千古入海流，那浪花淘盡了多少英雄，且看這西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了。

幾度夕陽紅了？問西山，山不語，袁野唯有一聲長嘆息。

他只有在日已落，夕陽把西山的楓葉染得紅似血的時候，才走出寺來，遙望那西山之巔，楓葉紅似血，血，古往今來，血染紅過多次西山幽下的泥土？燕雖非中原逐鹿之地，但戰國春秋，七雄爭霸，金元入寇，本初敗績，這西山下作過多少次古戰場？

袁野正感嘆間，驀聽山路上有了人聲，他本能的一閃身，雖然日落西山後，早是游子賦歸時，但眞流連忘返的却也不多，咦，還是個女子的聲音，是在他立身之處的山路上傳來，而且話聲倏忽近了。

是女子的聲音已令人奇怪了，日已落却不是落山，而是上山來，既聞聲，當然不是一人了。

現下聽得清楚了，那女子似已停了步，只聽她啊了一聲，跟着又哼了一聲，說道：「又是你！舅父，你爲何總是要跟着我走？」

袁野先聞聲，那心下已劇跳起來，那聲音好熟，再聽得那一聲舅父，可就連呼吸也急促起來了。

呂瑤！是她！小妹子，小妖精，啊！是她！

袁野連抹過兩棵大樹，隱身在最近道傍的一株樹後，可不是呂瑤，身上穿的，竟然仍是他在唐山替她買的衣衫。啊，可愛的小妖精，侯門豈少了錦衣繡服，誰家千金小姐錦服不繡鳳描龍，那衫兒可沒有，可見這小妹子時刻在想念他。

且慢，她上山來做甚麼？

袁野嚇得出了一身冷汗，因爲他一見呂瑤，幾乎奔了出去，竟忘了她口中的舅父，那個化名姓張的老者，可不是她的舅父麼？

他總算即時縮回身來，他看見了，隨着一聲呵呵，果然是那老者，從山路那邊轉了出來，好險，若不是他跟踪呂瑤，只怕早發現他了。

那老者笑呵呵，說道：「賢姪女果然了得，當眞强爺勝祖，我已加倍小心了，仍然瞞不過你。」

呂瑤哼了一聲，奇怪，她倒把劍也帶來了，只聽她說道：「我問你，爲甚麼總跟着我，我三上西山，三次都捉到你。」

三上西山，她已三次前來西山了，那還用問麼？原是和她相約，袁野若不去尋她，她便來西山和他相見的，必是她想念袁野得緊，不到時候，已再而三的向西山跑來了。

老者道：「賢姪女你路徑不熟，跟隨的人又一個不帶，我怎能放心。」

呂瑤沒好氣，哼了一聲，道：「我不帶跟隨的人，你倒帶來了兵馬，你說，你居心何在？」

兵馬！袁野心頭一震，他，帶來了兵馬！

只見呂瑤邁過了一步，冷冷地說道：「便你也瞞不過我，何況你帶來那麼多兵馬，哼！你以爲我不知道，我是看在娘份上，要是惱了我！」

刷時一聲，登時長虹吞吐，她……竟拔出劍來，而且更逼近了那老者一步。

那老者並不退縮，苦着了臉道：「若然你眞知道，那可好了，可惜你並不眞知道。」

呂瑤背對着他，袁野看不出她是何表情，但見她跺了跺腳，道：「我甚麼全知道！你和他……你們……計算我大哥。」

老者面色一沉，道：「他是你生身之父，你怎可恁地……你……難道你眞曉得了！」老者驚愕了。

呂瑤更把腳跺得重了些，道：「他不是我爹，我不要叫他爹，我只有娘。娘就是爲了保護大哥，才逃到極北的山裏，他！爲了陞官晉爵，當年沒殺死大哥，現在仍要捉拿大哥。我沒爹，他不是我爹，那我……再也不回去啦，我恨他！」

老者面上現出了怒容，道：「我問你，你怎會知道，曉得多少？」

呂瑤道：「我怎會不曉得，我啊，大哥約好來看我的，我夜夜把那錦袱掛在窗上，夜夜等候到天亮，大哥總不前來，我就不等啦，就夜夜尋找，我見到前面有間房裏有燈火，見到你和他在那房裏。」

老者啊了一聲，道：「這麼說，那晚我和你爹在那簽押房裏談的話，被你聽到了？」他面上的驚愕沒有了。在迅速減下去的晚霞中，面色更沉重了，道：「那麼，你爲何不看在你爹面上，你可知道，若是不把他擒住，你爹就要打入天牢，不僅你爹，還有你，拿不到他，你爹，你全家，就犯了欺君叛國的瀰天大罪。」

這是怎說？袁野怔住了。那老者心急又有氣，不容呂瑤插咀，一口氣把經過說了。

原來是那兩個游擊惹出來的大禍，當那兩人知道即呂瑤是侯爺尋訪的千金，可嚇壞了，皆因那日兩人雖然受了傷，但却是由調戲呂瑤而起，回到京中，侯爺得知，當然會曉得，就算侯爺饒了兩人的性命，那游擊的前程自然保不住了，兩人一商量，一不做，二不休，回到京城，悄悄告了密，兩人豈不疑心袁野即是那失踪的幼主，即使不是，侯爺的夫人亦是奉旨捉拿的欽犯，雖然已冷了下來，但聖旨仍在，嘿嘿，豈僅保全了游擊前程，說不定還要獲賞千金，封萬戶侯。

正所謂樹大招風，威侯遠豈無對頭人，朝中誰是威侯遠的對頭而又面得聖的，兩人自然知曉。永樂帝一聽，登時震怒，即刻宣告侯爺偏殿見駕，總算念他是開國元勛，立下無數汗馬功勞，夫人已死，暫且不追究，命他十日之內，交出件他女兒晉京的少年來，威遠侯說非是當年失踪的幼主，永樂帝如何能信，這還是永樂帝在位已近二十年，根基已固，別說是建文的幼帝了，便建文復生，也動搖不了他的江山，這才對侯爺寬大爲懷，其實，說是寬大爲懷，有些投鼠忌器才眞，威遠侯多年來掌管天下兵馬，甚至連御林兵馬也在他統軍之下，可也不敢逼他造反。

那老者沉聲道：「你既然已偸聽了我和你爹的談話，當知你爹的處境，若不把他交出，妳爹削職事小，只怕全家必要押赴市曹，你這番前來，眞是送死來了。」

「不不！」呂瑤叫道：「我不信，你休騙我，我聽你們說，只要擒獲他，必然還要加官晉爵。」

原來呂瑤那晚只聽到後一半，哼！她再一揮寶劍，雖然晚霞的餘暉大是減弱了，劍尖上已見彩虹吞吐，道：「別說大哥不在這山上，便眞在這裏，任你們萬兵千軍，也休想碰到他的衣角，我要不看在娘的面上，我今兒就……」

老者在她寶劍一揮之下，仍未稍退半步，嘆了一口長氣，才道：「賢姪女，你錯怪我了，今日我也不怕坦誠相告，那日我接你進府，朱相公亦已由你那表兄接引到了後院，我要是有加害之意，早已把他拿下了。」

呂瑤怒哼一聲，老者凄苦搖頭擺了擺手，道：「你要知道，他便是武功蓋世，可惜欠了歷練，我不過敎你表兄兩語三言，不就把他請進府中去了麼，若然我嚴加防範，他豈能輕易脫得了身，只怪那兩個賊子恩將仇報，多年來的心腹相待，竟然出賣了你爹，賢姪女，非是我和你爹要拿他，實是迫不得已，他不過與你萍水相逢罷了，你難道不想想，你全家上下兩百餘口的性命，全在他一人身上……」

呂瑤怒道：「住口，你便說得天花亂墜，我也不信你，誰敢碰我大哥一根寒毛，就得先問過我手中這把寶劍，我娘恨他，我原就沒爹，也不要他這個爹，看在娘份上，我叫你一聲舅父，你帶個信兒給他，娘要我來找他，我找了，要交給他的也交了，從此再無瓜葛，我再也不要做甚麼侯府千金，大哥說：我要不上京找他，娘死在九泉之下也不瞑目，那麼，娘已瞑目了，我也再不回去了，你……走！」

她竟然上前一步，寶劍指正她舅父的前心。

老者咬緊了牙，只連說了兩個你字，但只是嘆了一聲，黯然道：「他……說得不錯，你長了麼大，仍然一些人情世故也不懂，眞不知我那妹妹怎生敎導你來，罷了，但你，你要去那裏。」

顯然他識得那劍，也知這姪女兒目中絕無尊長，不由他不後退一步。

呂瑤道：「我誰也不怕，我要找大哥，大哥答應我，永不分離。」

那老者眼珠子在轉，忽又嘆了一聲，道：「好吧，你去吧。」眞回過身去，而且下山去了。

呂瑤，啊！可愛的小妹子，她不但把他的每一句話都牢記在心中，而且把他的性命，看得比她全家兩百餘口更重要，她心中就只有一個他，甚至容納不下她的生身之父，甚至她娘的親兄弟。

袁野目送她，一抹頭上山去了，她那還是妖精，而且是個比傻丫頭還要傻的姑娘。

果然不出袁野的所料，那老者是欲擒故縱，呂瑤的身影才消逝在山道上的密林中，那老者已似飛鳥投林一般，從一株樹上一掠而下，只見他兩手一揮，那來路上，左右林中，已竄出七個人來，好身手，分明早已來到近處，袁野竟未發覺。

老者向四人一揮手，道：「快，兩人一組，一有發現，立即分出一人回報，休要走得近了，她自幼生長深山，與猿鹿爲伍，力能擒裂猛獸，手中劍更是削金斷玉，使老夫也不敢奈何她，小心小心，快去快去。」

他一揮手，那四人如飛去了，老者又回身對一個高大的漢子道：「有僭了。」隨對最後兩個漢子道：「即刻回報侯爺，多派弓弩手，守住各處山口，短刀手專守路口，速調撓鈎手長槍手前來，待見山中旗炮一响，立即縮小包圍，但見紅旗招展，奮勇上前，退縮者斬。」

那兩人應了一聲是，也如飛去了。只見那高大的漢子讚道：「老將軍端的指揮若定，風采不減當年。」

老者嘆道：「侯爺待罪在家，我這是沒法兒，本該聽候將軍差遣，却是侯爺言道：「這丫頭野性難馴，只恐將軍碍着侯爺薄面，不忍加威，反倒壞了大事，老夫這才有僭了，却是將軍可曾使令，添派人馬，護衛皇城。」

那人道：「不但皇城固若金湯，皇上寢宮，亦已日夜由虞侯守衛，老將軍請放心。」

老者道：「非是我多慮，當年幼主失踪後，當眞那玉璽……」

那人低聲道：「老將軍放心，此間四處再無人了，我和你要說甚麼，可是那玉璽也隨同失了踪？知道此事的，除了老將軍你，只怕就只賸下侯爺和我了，皇上現下所用的玉璽，還是我去找來玉匠，在侯爺私邸連夜仿刻的。」

老者點頭道：「却是侯爺後來問起，我才知道玉璽也隨同失了踪，日前幼主被我接到家下，老夫竟一時疏忽，把玉璽忘懷了，後來聽得家僮稟報，才知幼主在我走後，開盒見玉璽，分明大駭，隨即越牆而去，看來老夫初遇時，幼主實也不知他即是太祖皇帝的嫡孫，建文皇帝的幼弟，顯然那收養他長大之人，尚未曾把眞象相告，亦不知那盒中便是玉璽，否則見璽豈會如此驚駭，立即逃走。」

那人說道：「老將軍高見，現皇上下旨，但能尋獲玉璽，便不究侯爺欺君之罪了。」

老者道：「却是老夫尚覺可慮的是：這收養幼主之人，必是非常人，試看幼主那一身武功，也就可想而知了，若無極大圖謀，豈會命幼主携帶玉璽前來京師，是以老夫担心宮中有事？」

那人楞住了，天色漸漸黑了下去，袁野早騰身上了樹，居高臨下，是以看也看得清清楚楚，只見那人面上已變了色，道：「老將軍，你是說……不會罷？現今天下兵馬，皆由侯爺統率，老將軍你必知之更詳，建文皇帝屍骨早寒，當年奉幼主與皇上相抗的，只怕僅有老將軍你一人尚存，他何來兵馬？」

老者道：「將軍所見極是，却不知武林多忠義之士，我倒不是担心那人要奉幼主興兵爭奪江山，而是悲憤建文皇帝被戳慘死。……」

那人啊了一聲，樹上的袁野也幾乎啊了一聲，他苦苦多方猜想師傅和掌門師伯的用心，偏是猜想不出，不料這老者倒猜出來了，是了，是了！必是如此用心，中秋普天同慶，皇帝亦要與民同樂。正是人間帝王家，況今天下承平，宮中是晚必也酒海肉林，御林兵馬防守也必鬆懈，若然替建文皇帝，他的皇兄報仇雪恨，那倒正是時候，但……

袁野一瞬間，念如電閃，正所謂一竅通，百竅皆通，他明白了，一轉念，立即就明白，師傅師伯之所以命他懷玉璽來京，那玉璽雖不能奪得江山，想想天下一旦得知這近二十年來，皇帝詔曰所用之璽僞而非眞，那詔豈不也僞了。

啊，原來如此！

那老者已又說道：「將軍提督京門，要知此事非小可，一旦宮中有事，將軍豈能脫得了干係，這也是侯爺命我來此替代將軍之故，適才耳目衆多，不便言明，現話已說明，請將軍即刻回城，只不過此事機密，不可洩漏。」

敢情那人乃是九門提督，改換了裝扮前來，只見他慌忙落山而去，老者亦不怠慢，一塌腰，也飛掠往山上去了，夜幕已垂，但天色却未黑盡，袁野如痴如呆，眼下與以往之事，歷歷盡上心頭。不僅是往事，這番此上燕山，南來京師，一路之上的所見聞，也盡上心頭，雖非歌舞昇平，百姓却也安居樂業。一旦宮中生變，自也天下大亂。

不不！袁野抱緊了樹幹，他明白了，爲何師傅要他讀「孫子」，習六韜？一旦宮中有變，天下豈可一旦無君，憑師傅師伯的武功，要制住當今的兵馬元戎，如那威遠侯和適才下山去的九門提督，那自是輕而易舉，桐柏山中的師傅門下，雖只得四個師兄弟，但青陽宮中，掌門師伯門下的八大弟子，以及再傳的數十個弟子，無一不武功超羣，任何一個都可當一旅之師，那自是說擒敵擒其王，制其主將，陣脚亂，軍心豈會不亂。

袁野好半晌也不能動彈，秋夜才見凉，他却已從心下寒生，想一想：那時會是甚麼景象：百姓顚沛流離，生靈塗炭，只怕眞個千村萬落生荊杞，禾生隴無東西。

百姓何辜？

百姓何辜，自大宗末年，金兵入寇，康王南渡，繼之蒙古以異族稱王，神州蒙垢，老弱溝渠死，壯者被驅不異犬與鷄，呻吟鐵蹄之下，朗朗乾坤，但聞新鬼煩寃舊鬼哭，而曾幾何時，遍地再起涂烟，太祖皇帝起烽揚，雖終得追奔逐北，一統天下，但已十室九空，而今百姓稍得休生養息，爲了一己之私，奪位爭權，再陷百姓於水火，人民百姓何辜？

袁野再又自問，百姓何辜，他也曾多讀聖賢書，聖賢有言，民爲貴，君爲輕，社稷及之，若然他尊從了師傅師伯的安排，豈不是反聖賢之道而行，讓樂業安居的百姓，再萬萬千千溝渠死。

不，他不能，寧可作師門叛徒，寧可死而埋沒隨百草，也不願新鬼煩寃舊鬼哭。但是……他怎麼辦？

袁野正要下樹，忽然間，一條人影直撲樹下而來，啊！原來是那老者去而復返，只見他一縮身，面朝着山上的來路，在等待。

天已黑下來，月亮尚未爬上東山頭，袁野在高處也不見來路上有人。他在等待誰？

但袁野的心兒已劇跳起來，除了呂瑤，還會有誰。

果然是呂瑤，她來了，脚步聲入耳，好半晌才見到路上的人影，眞不像是呂瑤，你曾見過她這麼垂頭喪氣走過路。但袁野知道必然是她，否則這老者何用躲藏。

才能看得出人影，老者已笑呵呵，站了出來，說道：「賢姪女，我算計你也該回來了。」

原來他裝做是未上山，一直等候在這裏，不怪又回到這裏去了。

呂瑤沒好氣，道：「我說過再不回去了，你等我幹嗎呀。」她跺了跺脚兒，七八歲的小孩兒生起氣，就是那個模樣兒。

老者道：「看你垂頭喪氣，八成兒是你那大哥失信了，沒找着他，是不是，賢姪女，你別那麼死心眼兒了，人家和你萍水相逢，那還記得你，依我說，還是聽我話，跟我回去吧，你爹等你等得不知有多焦急。」

呂瑤道：「誰說我大哥失信了，他一定不失信的，他他……不會忘記我，他一定會前來，大哥說過，他上京來辦一件事，辦好了，他就帶我五湖四海去遨遊，永不離開我。」

袁野在樹上皺眉又搖頭，她純眞得可愛，信任令人可感，但又傻得可笑，人家用話一激，你就一古腦兒說出來了，這話也是可以對人說得的。

老者道：「還說沒失信，但你上了三次山，不是連他的影兒也沒見到麼。我說啊，他一定不會前來。」

「他一定會來，」呂瑤跳起脚來：「他不會失信的，不過不到時候……」

「不到時候？」這個老狐狸終於也會沉不住氣了：「那你爲什麼再而三往這西山跑。」

呂瑤說：「我要找到西山最高處，不……我……我不告訴你，大哥叫我別對人說的。」

還說不對人說，除了何時何刻，她把甚麼全告訴人家了，這傻丫頭。

老者顯然在強忍住笑，便是袁野也在樹上苦笑，不過，說出來也不要緊了，他心中已有了主意。

老者說：「是了，他約你在西山的最高處相會，我一定猜對了，八月十三當頭，那晚上月亮明亮得很，啊哈！我猜對了，是不是。」

呂瑤哼了一聲，說：「你猜對了也不怕，你們調集了人馬在山下，怕我不曉得麼，我不怕，便是萬馬千軍我也不怕，大哥更不怕，他才不把你們瞧在眼兒裏。」

老者道：「賢姪女，你眞聰明，你娘也是你一個性子，從小就甚麼也不怕，潑辣辣，不過麼，他不失信，看來失信的倒是你。」

「我，我怎麼失信啦，又不到時候，呔！」寒光隨閃，呂瑤閃電般拔出劍來，又指正了他，說道：「你們不許我上山會大哥，是不是！」

老者才眞不把她放在眼裏，道：「剛才你是怎麼說的，你不回去，你就會失信你大哥了，剛才你說：你大哥要去府裏找你的，要你把那錦袱掛在窗口，你一到也就能找到你了，約你在這西山高處相會不到時候，他早晚當然要去府上找你，你倒不回去了，你想想，這不是失信了麼？」

「啊！」呂瑤怔住了，那劍也垂下來，這兇霸霸的丫頭，對誰也動不動就拔出劍來，眞傻。

老者忙不迭打蛇隨棍上，道：「所以，我說啊，你快快跟我回去，你大哥說不定今晚就會去找你，咱們立即動身，跑快些，二更前就會回到城裏了，也許還來得及，來，姪女兒。你快快打前頭走，否則就來不及，你就會失信了。快回去把那錦袱掛在窗上。」

這傻丫頭，到京已不少日子，該更懂事了。怎倒更傻了，老者話聲未落，她已如飛跑下山去了。這老者手一揚，立即又撲下四條人影，是先前跟踪呂瑤的那四個漢子，實是好身手，要不然，呂瑤豈會始終沒發覺。

老者急忙吩咐道：「你們可都聽到了，四日後就是八月十五，路口的人馬立即撤退，休要打草驚蛇，那峯下林茂草深，弓箭手上樹，不論有路無路，都要埋伏下撓鈎長槍手。」

樹上的袁野一聲哼，那四人却應了一聲是，老者已急忙忙追趕呂瑤去了，那四人也去得快，各自一打手勢，也分道下山去了。

袁野跳下樹去，吐了口長氣，誰說千軍萬馬也不怕，只有呂瑤這女妖才不怕，若然他事前不知，八月十五闖上山來，任你武功蓋世，可也躲不過萬弩齊發，可也躲不掉草叢裏遍地的撓鈎長箭。

但袁野可不怕了，因爲他已改變了主意，寧可作師門叛徒，也不願生靈塗炭，再陷百姓於水火。

他欲行又止，這永樂帝雖然不仁不義，骨肉相殘，但也只是對骨肉才殘暴不仁，這十多年來，百姓總算稍得喘息，樂其業，安其居。現下才明白了，當年這永樂帝遍搜天下，豈是害怕一個襁褓的孩兒和他爭奪王位，顯然目的在這玉璽，那麼，他得到了玉璽，自也烽烟不起，干戈不生，但袁野不願見這殘暴不仁的無義之君。

有了，威遠侯尋不獲玉璽，那欺君之罪就難免，全家兩百餘口就會押赴市曹。他不恨威遠侯麼？怎能不恨，當年勤王之師若不是敗在這威遠侯手中，袁野就是九五之尊，登上大寶的就是他，而不是這殘暴不仁的永樂帝了。但那兩百餘口又何辜，何況這威遠侯是呂瑤的生身之父。走！一跺脚，袁野走了。不，他不姓朱，他永遠也是袁野。這時這姓氏對他無比厭惡。

西山竟然草木不驚，但木魚青磬之聲，却滌不盡他那心中的煩厭。到得城中，已是二更天了，他得趕快。

那日他是鼓樓前遇到那張帆，北京城雖六市三街，但月下的太和殿仍然發出一片幽光，是以他能輕易尋到威遠侯府。

現在，他騰身上了那風火牆了，却遲疑起來。他知道：呂瑤的舅父不僅是只爲把她騙到府來，而且必然佈下了天羅地網，而以呂瑤爲餌。即使不爲了陞官晋爵，爲了全家兩百餘口的性命，也要千方百計

搜捕他。既然知道了他與呂瑤先有了約定，那老者豈會放過這大好機會，還會不佈下天羅地網。

但他毫不畏懼，他是爲救助這全家兩百餘口的性命而來，他們不是千方百計要得到玉璽麼，現下他正是來送上玉璽。他遲疑，不過是不願把性命送到那殘暴不仁的昏君手上。而且，雖然他被人發現了，發現他現身侯府，却又獻不出他來，那時雖獻上了玉璽，仍逃不了欺君之罪。豈不是仍然救不得呂瑤全家性命。

不，他恨威遠侯，也恨那老狐狸太以狡猾，他只願把玉璽交到呂瑤手中。

三更天了，侯府裏連一盞燈火也不見，不，呂瑤怎麼住在前院，他怎麼忘了那後園中的樓閣，那才是閨樓，啊，那扶疏的花木環繞中，那樓上有燈火。

那必是呂瑤的寢處，哼！這老狐狸，偌大一座侯府，僅有樓中一盞燈火透紗窗，不正是欲蓋彌彰麼？分明是爲要引他入伏，知他不來則已，來必首先發現那樓中燈火，指引他去到呂瑤的寢處，不用說，那園中必也佈下了天羅地網。

哼！袁野的眉兒挑得高了，呂瑤那麼信任他，以他爲傲，他倒畏首畏尾了不成，別說他一身所學了，便是掌門師伯傳他的燕雲三翻，這風火牆再高一倍，也困不住他，更休想擒得了他。

他問了問衣底的寶劍，這番北上又南下，他就從未亮過劍，現下明知園中埋伏重重，他也不亮出劍來，一踩牆頭，燕雲三翻，一掠而下，眞似飛燕掠雲，落到園中了，滑步，旋身，眨眼他已變換了三個方位，以爲園中必然設下天羅地網，不料只有風吹草動，樹梢在夜風中搖曳，半個人影也不見現身，也無冷箭襲來。

爲何他要從高處飛掠而下，那豈不是自我暴露行踪麼？原來他記起了呂瑤的話來，她夜夜等待，等不到他來，她就四下尋找，若然她眞在等待，在尋找他，必然就會發現他了。

但爲何不見呂瑤？園中又不見藏有埋伏？

是了，可憐的妹子，她可也是血肉之軀，想想多久了，一個多月了，她夜夜等待，夜夜尋找，當眞呂瑤若不是疲憊不堪，今日她落下山來時，她的脚步會那麼沉重緩慢麼？何況又再老遠打從西山奔回城來，可憐的妹子，必是倦極，睡着了。

果然那樓台中透出的燈火，照見了那掛在窗櫺上的錦袄，現在，他身在那樓下了。

他爲何還要遲疑，趁她熟睡之時，把玉璽放在她枕邊，豈不是再好不過麼？他也曾壯志凌雲，學成行俠江湖，自從巧遇呂瑤後，就不僅是他了，他多少次幻想過一雙不羨仙而又不亞仙的神仙眷屬，遨遊四海五湖，但現在，他萬念皆灰了。

倒也不是他找到自己眞正的姓氏，也不是爲了他未曾登上那太和殿的寶座而萬念俱灰，而是：他是一個當今皇帝必要殺之而後甘休的人，是師門的叛徒，他違背了師傅和掌門師伯的意願，他離了京師，即要以待罪之身，回返師門。那麼，他豈能誤她終身？

袁野一踩脚，趁她熟睡之時，趁園中無人，他必須趕快放下玉璽就走，雖然離開她，他有生之日，亦必在痛苦中度過，他也得遠離京師，遠遠離開她。

他騰身而上，那帶起來的勁風，已把虛掩窗門大開了，他用肘掛在窗檻上。

果然，呂瑤和衣臥在床，劍在她手邊，啊，他還以爲她是醒着的，因爲她大睜着雙眼。

若然她是醒着，豈會視而不見，還不躍起身來麼？可憐的妹子，這必是她倦極而眠，連睡夢中也在等待他。

也好，快放下玉璽。更好，她的劍滑落在床上，她那手似握還伸，但玉璽放在她手中，豈不是再好不過麼，也就無異告訴了她爹，和她那個老狐狸舅父，他不過是見了她，才送來玉璽，救他們全家兩百餘口性命。

可別驚醒了她，袁野未曾翻身進窗，已從懷裏掏出那已不再是神秘的小盒來，他不敢多看她一眼，尤其是走進他床前的時候，否則，他知道，不用她醒來，不用她呼喚，只要面對着她可愛的臉兒，他就不忍，也捨不得離開她了。

他低着頭，飄落到床上，脚未落地，小盒已輕輕放落她伸開來的掌中了。

「妹子，別了，啊喲！」

一聲呵呵，一聲轟隆，那帳後的人在呵呵聲中尚未傳出來，袁野頭重脚輕，已倒臥床前，那料他脚下才一點地，床下倏地伸出兩把撓鈎，那鈎直刺入他的小腿，不退尤可，脚未離地，身子已倒了下來。

帳後的快逾電閃，駢指一點，袁野肩井穴上一麻，便再也不能動彈。

是老狐狸，好個狡猾的老狐狸，任他在園中佈下天羅地網，豈能困得住他，豈能擒得住他，但到了呂瑤的床前，他哀愁又憂傷，那還會再戒備，不料就這麼輕易着了他的道兒。

袁野也瞪大了憤怒的眼睛，眞該死，他怎麼沒發覺呂瑤睜大的眼睛裏，也充滿憤怒？原來呂瑤不是睡着了睜眼在等待他，而是也着了老狐狸的道兒！

那老者又一聲呵呵，道：「休怨老夫不念舊主之情，侯爺說得是，天命已有所歸，天無二日，國無二主，老夫要得罪了。」隨轉身喝道：「來人！」

那房門霍地大開，湧進五七人來，老者道：「雖然已被老夫點了穴道，但他可是聖上要的人，快綁上了。別看他年輕，功夫可了得，不綁得牢了，我還眞不敢把他的穴道解開。啊…誰！小心！」

只聽窗外有人說道：「誰說天命已有所歸，不過有如今晚一般，我來遲一步罷了。」

那張聲音尚在園中，窗口人影已現，一個幪面人，燈光下，寒濤陡捲，那人一現身，兩把鋼刀已向人迎面劈去，不料那人不退反進，倏伸兩手，那兩人只叫得半聲啊，身子齊被震飛出去，只聽嘩啦啦一陣暴響，那房門帶柱連着牆壁，已洞穿成了個大窟窿。

老者怒喝一聲，駢指如戟，點咽喉，飛腿同時向那人下盤掃去，皆因那人已飛掠入窗，脚尖剛點着樓板。

那幪面人狂笑一聲，道：「你這老狐狸，饒你不得！」只見他一旋身，老者脚



下掃了空，尚未收住勢子，那人箕張的五指向他抓到，總算他避開了咽喉，却沒躲過肩頭，老者一聲悶哼，早被那人扔出倒塌的房門去了，分明肩頭連臂，已被那人抓碎，已痛暈了過去。

那幪面人更不怠慢，提起袁野，飛落窗下，却早見火光燭下，人聲沸騰，火光映着刀光，戈戟如林，向樓下蜂湧而來！

那幪面人一聲冷笑，稍一遲疑，竟一躍登上樹梢，左袖連拂，捲落那迎面射來的幾隻長箭，早已落到風火牆上。

誰說園中沒佈下天羅地網，若非是這幪面人，憑他的功夫，就算不遭老狐狸暗算，他能脫身麼？只怕比登天還難。

耳邊風聲不絕，分明是在房上飛掠騰躍，袁野雖然穴道未解，動彈不得，但知覺仍在，却感覺不出這人的脚下層點着房瓦。

啊！是他的掌門師伯，當今天下，誰能脚下不沾房瓦，飛掠出十數丈去。

× × ×

興安嶺上，尚未千里冰封，但已差點雪飄，漫山遍野，到處砌玉堆銀。

堆雪的松枝上，抖落下塊塊雪花，在山谷中發出短暫打破岑寂的音响，隨又復歸岑寂，松針裏露出來的一雙小眼睛，却兀自骨碌碌轉。

那是一隻小松鼠，在畏怯又好奇地瞧着崖下昇起來的一縷青烟，若不是那昇起的青烟，簡直看不出那皚皚白雪覆蓋下有兩間小屋。

啊！小屋傍邊的雪堆前還跪着一個姑娘，雪花堆滿她滿肩，滿頭，顯然她跪在那裏，已很久很久了。

是呂瑤，啊，不，是女妖！回到了這人跡罕到的山中，她該是女妖了。

不不，女妖豈會長跪在雪堆前，悽絕又哀傷，還是呂瑤。雪堆下是埋着她的娘，既然這是個杳無人跡的荒山，又是荒山中的深谷，她那滿腔哀怨，能向誰訴呢？

只有到她娘的墳前來，向娘訴說。

她的臉兒不再是艷陽下的嬌花，而是像雪一樣白，她一定哭過了，因爲那結成了冰的淚柱，仍然掛在她臉上。

「娘！」她幽幽地呼喚：「大哥說，我一定要遵照你的吩咐，一定要去找他，他，眞是我的爹麼？大哥說，找尋到他，你就會瞑目了，我……娘啊，我找過了，但我恨他，也像娘你恨他一樣，娘！你恨他，你不就跑到這山裏來麼？我！我恨他，所以，我也就回來了。」

她回來了，不是女妖，是呂瑤回來了，而且是個更成熟，更懂事的姑娘，一個不但懂得人間有情，有哀愁，而且懷着滿臉恨，滿臉哀愁。她回來了，回到死去的娘的墳邊來，她寧願與鹿兒奔逐，寧願與猿猴爭摘那山崖上的菓兒，她也不要那骯髒的富貴榮華，她寧願臥冰臥雪，也不吃那充滿血腥的珍饈。

「不不，娘，他不是你的兄弟，」她想起來就恨，她親眼見到大哥腿上流出來的鮮紅的血：「娘，你說啊，他不是你的兄弟，我不要叫他舅父，永遠永遠，我只要大哥，但他啊，設計陷害大哥，他把我點了穴道，誘騙大哥進屋來，大哥雖然被人家救走了，娘啊，大哥一定以爲我幫同爹，和那個他說是你兄弟的大壞人，陷害他，若不是他肩骨碎了，左臂也斷了，我又急着要去追趕大哥，我我，一定不放過他。」

噹的一聲响，淚柱從她臉上斷裂掉下來，掉在結了冰的地上，發出噹的一聲响，可眞成了淚珠了。

是怒火溶斷了她臉上的淚柱。她又在訴說了。

「娘啊！可是我找不到大哥，我再也找不到大哥了，原來世上有那麼多人，教我怎麼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他，娘啊，我眞蠢，我知道啦，大哥也說，我原是個醜丫頭，娘我眞是個蠢丫頭，我連大哥是那裏來的，也沒問一句，這教我那兒去找。

「娘啊，因爲我無依無靠，所以你要我去找那個作侯爺的爹，但我不要依靠他，我要大哥，只要依靠大哥，娘啊，但我再也找不到大哥，我就回來找你，娘啊，我回來啦。」

我回來啦！山谷中的餘音在迴旋蕩漾，歷久不散。

迴音只有令人倍覺淒清，她也倍加悽楚了。她把臉埋在掌中。久久也不動彈一下。頭肩上，頭上的白雪，堆積得也更厚了，雪封的山谷，現在像死一樣的岑寂，只有那松鼠的一雙小眼睛兒，兀自在骨碌碌轉。

——本故事完．全文未完——

（欲知本故事賡續發展，請留意下篇「飛燕游龍」的刋出日期吧。）

武林軼事

麥海雲・文
盧 令・圖

夏家棍鬥劉家槍



在太極門的高手當中，夏恭甫很有名氣的一個，他跟吳全佑太極名師是師徒關係，兼且是朋友，向吳全佑學習得到太極拳的神髓之外，還學到太極十三槍，名震一時。

至於夏恭甫本身，是河北人，還沒有正式學習太極拳，就在鄉間教授武藝，他的外功非常高深，所學的拳脚是另有一派的，剛剛交手就以穿花蝴蝶掌進攻，用兩隻手掌壓住對方的一雙手，突然使勁，用掌心向對方腰腹的要害使勁一拍，對方就倒下來，如果那一拍太過沉重，還有可能置人於死，故此，他在河北有一個相當古怪的綽號叫做「夏穿掌」。

其實他不但是穿掌出色，脚法亦很靈活，左右脚都可以施展勾彈腿，一勾一彈，等閒之輩，不易招架得來，那時他在河北恭縣正式設館授武，門人兩百多名，活得相當舒服，不料有一天，姓戴的摔角名手登門挑戰，兩人在衆目睽睽之下比武，他施展穿掌妙技，把戴某整個拋離之際，順手一指，這一拍打中戴某胸部的要害，就此倒地身亡，幸而當時的法例嚴禁摔角和掌師之類的人物廝鬥，凡是穿了摔角衣裳，互相比武喪生，官府並非以殺人論罪，認爲這種人死不足惜，照理是夏恭甫不必離開，但因他覺得鄉間的縣官對他不滿，担心因此判罪，不敢久留，索性遷居北京。

夏恭甫早就打聽到北京的拳師當中楊露禪父子的太極拳最有份量，許多江湖上的英雄好漢敗在楊家太極拳下，他與吳全佑有很深厚的交情，吳全佑是楊露禪的得意門徒，亦向他盛讚楊露禪的黏勁厲害，夏恭甫不敢向楊露禪父子挑戰，却又很想看看楊家黏勁的武功究竟犀利到甚麼程度，那時他在北京居留，身邊有許多銀兩，不必忙着謀生，故此有許多空閒的時間研究武藝，某天，剛剛有一個名流姓趙，單名一個鉅字，此人向楊露禪行拜師禮，照例要大排筵席，邀請同門的長輩幼輩以及親友作爲座上客，使拜師禮更加熱鬧，至於飲食之間，必然表演武功助慶，夏恭甫既然是吳全佑的朋友，便有機會參加這個盛典。

他在席上看見楊露禪當衆演「攬雀尾」一式，還對座上的嘉賓說：「這一招叫做攬雀尾，因爲它能够充份表現出黏勁，雀鳥能飛，如果練習攬雀尾有若干年，手上有勁，就可以把一頭雀鳥放在掌心，使牠沒法飛得出來，要是左手也用一隻手指黏着雀尾，牠就更加難以飛起，故此稱做攬雀尾。」

跟着趙鉅叫人拿出一個雀籠來，籠子裏面有一隻喜雀，楊露禪打開籠門，伸手入雀籠裏面，把喜雀拿出來，放在右手的掌心，各人看見喜雀剛剛被放在掌心之內，就把尾巴翹起來，準備向上飛高，又見楊露禪把掌心一鬆，同時左手僅用一指在雀尾輕輕的一拍，於是，喜雀的尾巴無法翹起，同時喜雀的一雙脚亦不能借力飛起，雖然喜雀的翼多次展開，始終不能够離開掌心，嘉賓看了，當然佩服。

跟着楊露禪對各人說：「這個攬雀尾並非練習一種黏勁就算，還是可以自衛的武功，因爲它具有旋轉之力，雖然同是兩隻手掌，一陰一陽，如果對方發拳打來，夾在陰陽兩掌之間，便即輸實。」

說完他透過趙鉅，邀請席上的嘉賓落場玩玩，試一試攬雀尾的滋味。

夏恭甫本來也想落場交手的，碍着他跟吳全佑有很深的交情，担心自己的穿花掌萬一碰着對方贏了這一場仗，就使那天接受拜師禮的楊露禪師傅面目無光，故此不敢輕舉妄動。

座上客都震於楊露禪的大名，沒有人走出來，於是楊露禪就叫他的兒子楊班侯出來試一試攬雀尾如何連守帶攻。

楊班侯奉命發招，一拳打去，右拳伸到盡，幾乎打中楊露禪的胸部，只見楊露禪的右手由下邊向上一托，跟着進馬，左手輕輕一推，兩隻手一齊發力，右邊拉，左邊推，楊班侯就向斜裏跌跌撞撞的走了幾步，險些倒下來。

那時楊露禪說：「這一手攬雀尾有五六個變招，剛才演的是最簡單的一種方式，各位看了自然明白，如果右手使勁拉得更緊，左手發力一推之際，右手不鬆開，便會打中對方右邊的肋骨，身受重傷，不過，用太極拳交手的人，俱是存心忠厚的，只是壓倒對方那就算了，決不會用辣手相加。」

各人鼓掌稱善，這一場精采的拳賽雖然爲時甚短，但是看在眼裏，却得益不少，照夏恭甫的看法，如果他用穿花胡蝶掌進攻，難以擊敗楊露禪，同樣的受制於攬雀尾之下。

本來吳全佑曾把太極拳教給他的，可是，吳全佑只教太極拳如何運氣，作爲一種練習內功的招式，並非教他打鬥，故此，夏恭甫看了攬雀尾一招，雖然有所領悟，仍非全部明白太極拳如何能够連消帶打，儘管如此，他亦很有興趣的研究。返家後，立刻買了幾籠雀鳥，放在屋裏，朝夕練習。

因爲他的掌心那種中勁未够份量，故此他要把幼繩綁住一隻雀的脚然後練習，萬一牠飛起來，仍可把牠捉回，再練一次，久而久之，他就不必用繩綁住雀的脚，仍可控制大局，使大大細細的雀鳥無法由掌心飛起。

更進一步，他就愈練愈精，不必用左手幫忙壓住雀尾，但見那一隻雀想飛，右手微微一墜，牠就飛不起來。

他覺得很有興趣，因爲他本身的拳脚已經相當有份量，故此他將這種功夫化爲拳脚之內，豁然有所領悟，知道太極拳另有一手，把那種黏勁放在穿花蝴蝶掌之內就更加出色。

他住在北京，轉眼就是兩年，那時北京有一個彪形大漢是以浪人姿態出現，威脅商家要把一些銀兩交出來，否則，便把鐵球放在門外，打碎店裏的什物，然後收球離去。

此漢的左右兩手各握五個鐵球，每個鐵球有如鷄蛋那麼大，將十個鐵球拋出拋入，然後左右，亦有高低之分，總是留在空中，然後用手接住，從來沒有跌落地上的，雖然他把鐵球拋出擲碎傢俬，可是，那個鐵球仍然會得收回，憑着這種絕技，普通人當然是不敢計較，多數商戶肯給他多少銀兩，讓他走開，不過，亦有些商店不肯吃虧的，分文不付，於是，他就把鐵球擊碎店中物品，形如挑戰，故此，觸犯衆怒，只是沒有人敢出頭跟他算賬而已，夏恭甫偶然到一間藥材店拜訪一個同姓的族人，剛巧看見那個大漢如此囂張，自問看不過眼，他突然觸機醒悟起來，對同族叔公說：「這位先生會把鐵球拋來拋去，我自問辦不到，不過，我可有一手功夫可以看看，只是拋的不是鐵球，而是玩雀，請叔公過目。」

因爲他說得這樣豪氣，那個不知姓名的彪形大漢愕然，看看他，暫時停止拋鐵球了，斜着一雙眼，看他如何玩弄雀鳥。

湊巧夏恭甫的叔公有一籠雀懸掛在藥材店之內，那是「畫眉雀」，夏恭甫先把雀籠解下來，然後伸手入籠取出那隻畫眉，放在右手的掌心裏，依照他平時練習武功的方式去做，應用掌心的鬆力和黏勁，使畫眉飛不起來，各人看了驚奇不已。

夏恭甫的掌心放平，硬如鐵石，畫眉以爲飛得起了，尾巴向上一翹，那雙脚還沒有發力，他就把掌心向下一沉，突然鬆軟，畫眉果然沒法飛起，如是者作狀連續五次，仍然不能够擺脫夏恭甫那隻手掌的威力，末了，夏恭甫突然在牠作狀欲飛之際，並非使用鬆勁，而是使用彈勁，在掌心發力向前一送，那一隻畫眉鳥剛剛飛起，竟然給他彈向雀籠之內，雀籠是打開了

籠門的，畫眉不由自主飛到籠裏，夏恭甫瞬即把籠門關閉，連籠帶雀送回叔公。

夏恭甫表演此項功夫之後，沒有做聲，只是臉露笑容，走前兩步，站在那個大漢不遠之處，那個浪人本來靠拋鐵球這一招敲竹槓謀生的，怎料忽然來了一個强人，把雀鳥玩弄在手掌之上，顯然武功非凡，壓倒了他，可是，他心裏不服，索性把十個鐵球放回革囊之中，趨前拱手，說了一聲：「師傅貴姓？」

夏恭甫很冷靜的說：「我姓夏，叫做夏恭甫，你說對了，我的確是以敎拳爲生的！」

彪形大漢忽然怒容滿臉說：「夏師傅，剛才我玩的是硬功夫，你表演的一套是軟功夫，難得萍水相逢，很想領敎幾招，看看硬的功夫抑或軟的功夫打贏，可否指敎呢？」

夏恭甫說：「好的，你想在甚麼地方交手，我必然奉陪。」

彪形大漢猛笑着說：「不必另找地方了，就在這裏動手，相信三幾招就可以分出勝負來。」

夏恭甫說了一聲：「好，請發招！」

因爲兩人相距太近，夏恭甫剛剛說完那一句就向後急退，一跳就三幾尺，彪形大漢便乘虛而入，直衝過來，連發幾拳，俱是落空的，然後知道夏恭甫已經跳開五尺過外，他更加憤怒，說：「夏師傅，不必留手。」

說完人到拳到，左右撲攻，一長一短，短拳是用來打小腹和肋骨的，長拳則打額角和鼻心，這傢伙的攻勢異常猛烈，碰着夏恭甫就無所施其技了，因爲夏恭甫本身已經擅長穿花蝴蝶掌，後來他發覺太極拳的粘勁可以加入穿花蝴蝶掌之內，同時施展出來，更加有勁，於是，把這兩種拳法混合爲一，拳來不避，但却把手掌或拉或送，總是使對方的拳落空，有機可乘，佔了中綫，一齊出擊。

穿花蝴蝶掌的一雙手向前打出時，並非兩手分開，有如雙龍出海，而是上下兩手的手腕貼近，手掌則分，上邊和下邊一齊推出，而且一個手掌偏左，另外一隻手掌偏右，使對方無法用硬碰硬的姿勢接招，要是搶了中綫，施展蝴蝶掌，對方就更加吃虧，原因是兩臂都已蕩開，無從搶救，只能退後。

夏恭甫的穿花蝴蝶掌就有這種妙用，除非敵人不退，一退就輸，因爲他以標馬上前的方式，對方去得快，他的標馬更快，三四個標馬已經進到臉前來，仍是搶了中綫，雙掌推出，驟然聽到慘呼一聲，那個大漢整個人彈開七尺，碰着木製的櫃台，還要多撞一撞，然後倒下。

夏恭甫先把他的十個鐵球拿走，然後請叔公用藥油施救，果然不出所料，那個彪形大漢剛剛甦醒，左右兩手，即時伸到革囊之內，如果不是趁早拿去他的鐵球，他必然雙手齊出，把十個鐵球拋擲，可能擊傷幾個人，甚至打死人也不出奇，不過，鐵球已經到了別人的手上，彪形大漢就無法再鬥，只好掙扎着，站起來，拱了拱手，說：「佩服！佩服！」

說完，彪形大漢就此離去。

夏恭甫在北京居留三載，回家河北，仍在恭縣設館授徒，因爲河北距離北京很遠，當時那個彪形大漢沒有留下姓名，也沒有說出十年後再見之類的話，就此走開，事前也不知道他一個住在河北，未必會萬里追踪他尋仇，故此不以爲意，怎料他在河北恭縣敎技六年之後，忽然有一個姓劉的人上門找他，自稱是劉大，他向此人望了一眼，才知道這傢伙正是六七年前用鐵球拋擲敗在他手上的那個流浪漢。

俗語說：「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照情形看，必然有一番惡鬥了，不過，夏恭甫藝高人胆壯，毫無懼容，反而笑臉相迎，請劉大到客廳坐談，隨即遣散徒弟，準備過招。

自稱做劉大的傢伙說：「六七年前，兄弟到處流浪，輸了給夏師傅，輸得非常服氣，自問拳脚方面，再練十年，亦非夏師傅的敵手，因爲硬功夫總是鬥不過軟功夫的，不過劉家槍有名氣，以槍法而論，無所謂軟功硬功，此行想在一枝花槍上面領敎夏師傅的絕技，可否賜敎呢？」

夏恭甫說：「我練習的槍法是吳全佑師傅敎授的，本來叫做太極十三槍，我把它化爲棍法，就不能用這個名稱了，只好稱做夏家棍，夏家棍跟劉家槍，正好是一對，如果劉師傅肯賜敎的話，請你在演武廳裏面隨意選擇一枝花槍，讓兄弟用鼠尾棍奉陪。」

劉大欣然點頭，好像很有把握取勝，兩人同到演武廳，剛才離去的徒弟，去而復回，站着觀看。

劉大在七枝花槍當中，選最長的一枝，至於夏恭甫，却在四枝棍當中選擇較短的一枝，棍的長度高過他本人的長度一尺，不過六尺多些，花槍却長一丈，槍尖閃閃生光，如果從兵器方面觀察，不必多看，都會知道花槍勝過鼠尾棍了，但以武林中人說，却剛剛相反，認爲花槍太長，轉動不够靈活，反而吃虧。

劉大恃着他的花槍能收能放，放到盡有一丈長，如果把它收了一半，只是五尺，仍然可以把槍法表現得十分純熟，故此他不怕對方的武器究竟是長抑或是短。

兩人交手，棍風虎虎，夾着槍花朶朶，非常精彩，各出絕招，鬥了一會，仍是不分勝負，劉大忽然把花槍使勁一按，憑空要出斗大的棒花來，罩住對方的一雙眼，然後兜心直刺過去。

照理這一招「霧裏藏花」，是劉家槍殺手之一，夏恭甫難以抵禦，怎料他的鼠尾棍非常精采，側身一閃，隨即握着棍頭，較粗之處，雙手使勁一拍，憑着棍尾把對方的花槍拍開，跟住一削，先行打中對方握槍的手，隨即向前一刺，棍尖有如閃電，刺中劉大左胸的穴道，不過他點到即止，沒有發勁，否則，劉大吃了一棍就沒法活下去。

如此搏鬥，顯然是劉家槍鬥不過夏家棍了，劉大雖然臉紅耳赤，仍然很有禮貌的拱手稱謝，把花槍放回原處然後轉身離去。

劉大臨走的時候，說：「夏師傅，承蒙你手下留情，饒我一命，以後永不登門挑戰了，再會。」

說完這幾句話，劉大飛步走出，轉瞬就不知所踪。

（完）

俠艷奇情小說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紅粉金剛

（三十三）

前文提要

上面書至南宮俊早洞悉金輝等人已混入大內，想藉朝廷的力量立足及稱霸中原，長春子聞言老羞成怒，着人將他拿下，但史超及常餘慶二人碍於江湖規矩，陽奉陰違，反傷了長春子。又因南宮俊有先王御賜的匾額及手詔，計窮之下，唯有請金敎主出來。金輝原欲將南宮俊的魔敎總護法之職革除，然南宮俊習武於東佛，其本意乃要戢止魔敎勢力侵入中原，是以堅持要充任此職，而魔敎本欲重組勢力，統一魔敎，然却先自發生內鬨，朝廷方面亦下了密詔，要抄百花宮分號，清剿魔敎黨孽……

魔功入人心　聖碑沉大海

這番話對魔敎中人的士氣關係很大，使得很多垂頭喪氣的人，又提起了精神。

馬成忽然道：「長春子，如果你不離開京師，或許還動不了你，這次你貿然離開，却是不智已極！」

長春子道：「笑話，本師在京中信士弟子衆多，就是十年不回京，也不會有關係！」

馬成一笑道：「本來，你可以靠着你葫蘆裏的丹藥，替人治治病，吹吹牛，哄得別人相信，可是這次出來，你不該在剛才逞能出鬥，損失了一隻脚的！」

長春子因爲一個不愼而傷足，此刻已經包紮好，長春子道：「那又如何，本師經包紮治療後，已經不再疼痛了，這證明本師的靈藥確有生死人，肉白骨之效！」

馬成哼了一聲道：「它能使你的斷腿重生嗎？」

長春子道：「這個自然不能！」

馬成一笑道：「這就是了，仙家妙法無雙，你却連自己的一隻脚都保不住，還會有人相信你嗎？」

長春子臉色一變，厲聲道：「毒蜂子，你這反覆無常的匹夫小人，本師要活活地劈了你！」

他轉向紀寶珠道：「寶珠，這個人原是妳的手下，妳該負責，將他的狗命追回來！」

紀寶珠看了紀寶玉一眼笑道：「又不只是我一個人的手下出了問題，東方英還是寶玉親手敎出來的得意門人呢，還有海月兩個丫頭，是敎主派出去的，也都變了心，要振法紀，你們應該比我更負責任才對！」

金輝嘆道：「寶珠，妳到這個時候，還在分彼此！」

紀寶珠冷笑道：「我當然要分，因爲我的本宮根據地恐怕也保不住了，這可是長春子那妖道惹出來的麻煩，目前只剩下這片基業了，我如果不抓緊一點，不是叫

你們活活給吞掉了！」

金輝急了，道：「妳……妳究竟要怎麼樣？」

紀寶珠道：「不怎麼樣，我要確保我的權益地位！」

金輝道：「你要如何才能滿意呢？」

紀寶珠道：「把寶玉那個副教主職位讓出來，由我的漢子王致遠擔任，平分教中事權。」

紀寶玉一笑道：「寶珠，弄了半天，妳原來是容不得我，還在想着我的那個位置，行！我不跟你爭，不但把這副教主讓出來，連魔教的地位我都放棄了！」

金輝一驚，說道：「寶玉，妳這是何苦呢？」

紀寶玉笑道：「我說的是正經話，前途茫茫，災厄重重的時候，不先求定而在爭權，我可實在沒興趣湊熱鬧，也免得有人容不得我！」

金輝道：「那妳的這些人手又怎麼辦呢？」

紀寶玉說道：「我自己都無所着落了，還能管得了她們嗎？自然是隨她們自己了！」

金輝道：「不！寶玉，我很歡迎她們的！」

紀寶玉道：「我不替她們決定去向，由她們自主，金輝，我勸你也愼重考慮一下。因爲我知道那些丫頭，平素所受的教導跟你是互相衝突的，很難對你絕對的忠誠！」

金輝又是一呆，紀寶玉道：「她們目前最好的去向是投向南宮俊那邊！」

金輝道：「那怎麼行，這不是跟我們作對了嗎？」

紀寶玉道：「以本質而言，你們本來就是作對的，這才是我決定脫離魔教的原因，因爲我即使勉强擠了進來，而我手下的這些女孩子一個個離心離德，這也是很糟糕的事，倒不如及早爲之謀，放任她們自由了！」

說完轉頭向着三十六紅粉金剛道：「剛才我跟教主的談話妳們都聽見了！」

那些女孩子默然不作一聲，紀寶玉道：「現在我正式在此宣佈一聲，允許你們自擇，還願意留在魔教中的，就留下，否則的話，你們只要說一聲，我一定使你們如願。」

那些女孩子仍然是一聲不響，紀寶玉有點着急道：「妳們到底是什麼個意思，開口呀！」

慕容婉終於道：「姑姑，我們本來就是三十六紅粉金剛，這個名號已經很好了，何必要改換呢？」

紀寶玉一嘆道：「那是以前！」

慕容婉道：「今後也不見得非要換不可呀！」

紀寶玉道：「以前是因爲有我在，妳們冒犯到了魔教的人頭上時，他們不敢計較，今後可不同了！」

慕容婉回答道：「姑姑，那是您多慮了，我們只是憑着良心，誰不仁不義，我們才找誰的麻煩，並沒有去考慮他的背景，今後也還是如此，相信我們是不會吃多大的虧的，因爲公道自在人心，得道者多助……」

紀寶玉看了南宮俊一眼道：「這倒也說的是，我的確是多爲妳們操心了，那妳們就自己作個決定吧！」

慕容婉道：「姑姑呢，您難道就要棄我們而去了嗎？」

紀寶玉輕嘆道：「怎麼會呢，妳們每一個都是我辛辛苦苦教出來的孩子，尤其是在危難的時候，我怎麼會棄妳們不顧而去呢，至少，我也得等妳們渡過了危險，到了平安的時候，才能放心地離開。」

慕容婉說道：「那麼我們都還是要隨着姑姑！」

紀寶玉的目中噙着淚道：「好！好！姑姑也絕不會使你們失望，來，我們先退過一邊去！」

她帶着那一列人，起身走向一邊，紀寶珠却冷冷地：「妳退到一邊算是什麼意思，等一下難道還打算趁熱鬧打秋風，揀現成便宜！」

紀寶玉不禁憤然道：「寶珠，妳實在也欺人太甚，我已經退出來了，妳還容不得我！」

紀寶珠冷笑道：「妳現在退出兩不沾，等一下妳看出便宜了，再來爭功，沒這麼容易，要妳就乾脆走開，不然在這兒，就得把立場表明，今天沒有旁觀者！」

紀寶玉一咬牙道：「好！寶珠，這可是妳逼出來的，我把立場表明，我站在反對魔教的那一邊！」

金輝愕然道：「寶玉，妳怎麼可以這樣做呢？」

紀寶玉道：「我本不想這樣做，是她逼我的，不過我一向是反對魔教再立的，尤其是以本來的型態，在中原再起，那是不可能的！」

紀寶珠冷笑道：「像妳那樣子做法，自然不可能了，二十年的時間，只訓練出三十六個黃毛丫頭，還是一個個滿臉正經的僞君子，怎麼成得了事呢？妳這點人手就是站到對面去，也不在乎！」

紀寶玉忍無可忍地道：「好，婉兒，帶了人到對面去，向南宮少主報到，參與蕩魔行列去！」

慕容婉大感困難，而且面子上也下不去，但是東方英已經撲了過來，拉住了慕容婉的手，含淚笑道：「我知道我們遲早都會在一起的！」

她拉着慕容婉，也帶着隊伍，把人都領到了南宮俊這邊，南宮俊迎上去長揖到地道：「慕容大姐，太好了，太歡迎了，小弟正在擔心，少時會與大姐爲敵，天假其便，使大姊在陣前站在小弟一方，小弟就無後顧之憂了！」

慕容婉的眼眶中仍是含着淚，低聲道：「姑姑雖然宣佈了身在魔教，但也向我們保證過，絕不會要我們行有害義之擧，所以我帶着姊妹們仍然追隨着姑姑。」

南宮俊道：「寶玉夫人本質善良，只是因爲身陷魔障，無以自拔，但是她絕不會再叫各位蹈覆轍的，小弟前度往桐柏山止水谷，遺憾的是未能拜詣，否則就不會有以後的那許多變故了！」

紀寶玉是跟着大家一起過來的，衆人對她都執禮甚恭，她却淡淡地含着哀愁道：「少主，上次在止水谷，我是情虛而走，因爲我怕當着這些孩子們的面，揭出我的醜惡，可是後來想想，此擧實在太笨，我除非能走得永遠不見她們的面，否則還是躲不掉的。」

南宮俊道：「其實夫人也只是一些過去的一點習慣，那並不難改，東佛慧光大師已有祛魔的心法！」

紀寶玉道：「魔宮的秘笈早已公開，他能提供的方法我也知道，那是沒有用的，積習難返，絕不是那些杯水車薪的方法所能解除的！」

南宮俊問道：「那麼，要怎麼辦才好呢？」

紀寶玉一嘆道：「沒有辦法，魔功愈深，入魔也愈深，這是必然之理，你們且莫爲我擔心，倒是該爲目前的情況操心才是。」

南宮俊道：「目前的情況沒什麼好操心的！」

紀寶玉道：「寶珠入魔已深，證明她的魔功也已深入火候，所以人才變得如此乖戾，可是她的武功也高到令人難測，少主，那恐怕不是你能降伏得了的！」

南宮俊道：「晚輩儘力一試，實在不行時，尚有家祖慈可恃，她老人家近二十年來，勤習降魔神功，火候也到了爐火純青之境，大概沒問題了！」

紀寶玉道：「那就好，你們有了準備，大概就好得多了，除了寶珠那邊外，金輝這邊也不可輕視，他這個人深不可測，寶珠的强弱放在外表上，還可以看出一點，這個人在外表上却看不出一點喜怒哀樂，那才是個眞正厲害的脚色呢，我覺得他比寶珠更可怕！」

南宮俊道：「玉夫人說的是，再晚也有這個看法，只不過翁長健拿出了那道秘旨，使小姪鬆了口氣，只要官家大內不跟他們站在同一立場上，就好得多了！」

紀寶玉嘆道：「長春子在京中的關係，本來處得極好，官家也曾經叫他自選密探，另組內廠，這次不知道怎麼弄的，居然會把官方的關係弄砸了！」

馬成道：「這個必然是司徒晃他們動的手段，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東西兩廠，已有極當的成就，平白又多出一個內廠來，他們自然是不肯幹的！」

南宮俊道：「只是他們太投機了，利用這個機會揭露密旨，固然使我們安了一點心，可是其他的部份，他們全不管了，大概是全推到我們頭上的意思！」

馬成道：「這個我想不至於，司徒晃這個人我很清楚，他是個最謹愼不過的人，如果沒有相當的把握，絕不輕易行動的，他既然敢公開揭示官方的秘旨，必然也展開了行動！」

「那只是抄了百花宮和百寶齋在各地的分宮分號，可是他們的人員精英，都已集中此地！」

紀寶玉道：「人手集中是早已有所預示了，金輝叫日月山海四童向你接觸，就已經開始集中人力，作爲大擧的開始，他也知道，此擧必可驚動你家全力以赴的，在江南，只要征服南宮世家，大局也底定一半了，而司徒晃此擧，恐怕是根據魔教的行動所擬的對策，趁着他們精華集中金陵的機會，先把殘餘的勢力消滅掉。」

南宮俊說道：「可是，主力全在此地呀！」

馬成道：「我相信他們一定會有所行動的，只是時機未至而已，否則翁老兒也不會如此逍遙了，他若是一無倚仗，絕不敢宣佈密旨的。」

南宮俊看了對方的陣容一眼道：「他們說精華好手集中，我怎麼看不到有幾個人呀！」

紀寶玉說道：「在後面，他們現在雙方都在藏私，不願意把眞正的實力顯示出來。」

「這是爲什麼？」

「爲了保密，不但要對敵人保密，也要對自己人保密，金輝與寶珠之間，也在相互戒備，所以寶珠拚命地擠我，寧可把我擠到對方去，也不讓我留在那邊，就是擔心我們會聯合起來對付她！」

「她怎麼會有這想法呢？」

紀寶玉苦笑道：「不能怪她有這種想法，金輝那個人是不可信賴的，魔教的大權是以掌握的長老數爲主的，而這些長老，則是每人自己推擧的，例如教主可推擧八名，副教主與大祭司可推擧四名……」

南宮俊問道：「魔教中共有幾位長老呢？」

「依習俗有十八名，這十八名長老對教中重要決策有決定之權！誰掌握了多數，誰就可以當勢！」

「還有兩名長老呢？」

「依照規定是正副總護法擔任！」

「那麼金輝目前是控制着多數了？」

「原來的情勢是的，只是由於各人推擧的長老猶未公開，所以還沒有作數，而且推擧的長老也不是簡單的事，每人要接受他方人員一次的挑戰，如若挑戰時被人擊敗，卽喪失入選之權！」

南宮俊道：「這總是佔便宜多了，紀寶珠急欲把前輩擠走而讓她的丈夫擔任副教主，也是爲了爭取推擧之權了？」

「這倒不是，推擧的人要接受一次挑戰，成算不會太大，最重要的副教主一席是不允許挑戰的，以及正副總護法二席是不准挑戰的，而正副總護法之聘書是由正副教主及大祭司會商通過的，例如，聘請你，就是金輝與我通過，紀寶珠亟力反對不果……」

南宮俊一笑道：「早知如此，我就不急着推辭了！」

「寶珠跟金輝是勢勻力敵的局面，現在你退出了，總護法可能由長春子擔任，副總護法則由金寶擔任！」

「那金輝這邊又多出兩票了！」

「原來的情勢是金寶珠那邊，長春子帮他的弟弟，現在看來，長春子則帮寶珠、金寶則在教主這邊，依舊是平衡的狀態，我必須退出的原因是我要推擧長老時，只有大丫頭尚可一戰，我怕無法保全，所以還是退出來的好！」

南宮俊道：「慕容大姐的功力，固為小侄所不及，但其他各人，從英妹身上也可望見一斑，難道他們雙方的高手都如此了得嗎？」

紀寶玉道：「我不是危言聳聽，他們的確不弱，宇文雷的功夫你們是淸楚了，他們身邊像宇文雷這樣的好手，至少有十名以上！」

「有這麼多？」

紀寶玉道：「我說的還只是個約略的估計，而他們各人本身的武功，勝過宇文雷多了！」

「小侄遇見過長春子，手下却是平平嘛？」

「那是這老小子故意藏拙，再說也是大意所致，你再看下去就知道了，這老兒，一身修為，恐怕是最高的。」

他們在這兒談論時，金輝與紀寶珠也作了一番會談，可能有了結果，金輝已經取出一紙名單，寶珠也取出了名單，王致遠道：「敎主，我有個建議，我們推荐長老的方式變一下好嗎？」

「怎麼改變法？」

「就是不由我們自己人下去挑戰，改為在對頭的外人中去挑定對象，以為測試如何？」

紀寶珠立刻說道：「這個樣子好，可以不必自己先拚成五癆七傷，也能消除外敵，這種辦法，絕不是寶玉所能想出來的吧！」

言下之意是多虧他推舉了這個副敎主的功勞，但金輝却表示了不同意他道：「這不公平，對手有强弱，將就算通過了，豈不是太為簡單了。」

這個說法也有道理，紀寶珠道：「那簡單，我推舉的人，要你跟金寶看過點頭才作數，你的人要我們夫婦點頭才作數，敎主，這個時候，我們當全力選才，不再鬧私人的意氣了！」

這句話使金輝很滿意，也不再堅持了，當下看紀寶珠提出的名單上，第一個就是宇文雷。

金輝道：「這個人沒問題，不須測試就算通過了！」

紀寶珠却道：「那不好吧，多少也讓叫他意思一下，免得後來的人不服氣！」

當下叫過宇文雷來，把規定告訴了他，同時吩咐道：「你出去找個像樣的對手過關吧，不一定要求勝，但是對手一定要够强的！」

宇文雷出來，說道：「南宮俊，我們始終沒有痛痛快快地打上一架，今天誰都不用找幫手，就是我們兩個人拚個死活好了！」

他倒是挺會找的，一上來就找上南宮俊，當下這邊的人個個都磨拳擦掌，要出去迎戰，却是東方英最快，一擺單刀就衝了出去。

宇文雷使着一支粗長逾倍的長劍道：「東方英，妳是我的手下敗將，不要上來送死吧！」

東方英也不答話，使刀急砍，宇文雷用劍架住了，却未能將她格退，顯見東方英的氣力是增加了不少，使兵器也潑辣狠厲得多。

紀寶玉看了一下後才道：「少主，英兒跟了你之後，進步良多，這大概是你的指點之功！」

南宮俊道：「小侄沒有，是家祖母對英妹十分愛惜，將自己昔年的得意刀法相授之故。」

紀寶玉道：「令祖母使刀允推天下第一人，英兒能得到她的敎導，是她的運道好。」

這時兩人一來一往，已戰了三四十回合，宇文雷迭施殺手，都未能將東方英格退，自己反而備受威脅，幾乎為她的凌厲反擊所傷，不禁大為生氣道：「不知進退的丫頭，宇文大爺心有好生之德，且念妳是個女流，故而網開一面，妳居然不知死活，那可怪不得大爺了。」

紀寶珠要宇文雷出來，原來要他下個馬威的，那知事與願違，看得十分生氣地道：「宇文大爺，這可不是憐香惜玉的時候，我們也沒興趣看你泡磨菇，三招之內，限你立斃對方，否則你這長老推荐就撤消！」

這段話給宇文雷的刺激很大，他本無憐香惜玉之心，只是自以為高出對方很多，要擺出一副名家的氣派，求榮反辱，已經很不是滋味，再被紀寶珠用話一逼，十分震怒之下，長劍勁厲無匹地直劈而下。

這一式力劈華山十分勇猛，是無法力架的。任何人處在這時候，也會抽身退後，避開這一擊的，可是這一來，正好墜入宇文雷的計算，他的下一式八方風雨將從背後也雷霆萬鈞之勢襲到。

宇文雷施展這一劈時，即已為下一招做了準備。

可是東方英的反應却大出乎他的意外，她竟然無視着宇文雷的神力，舉刀硬接那一劍！

宇文雷的身軀高出東方英一個多腦袋，所使的劍又重又粗，也比一般的劍沉重得多！

以身軀玲瓏的東方英跟他比，無疑是差得太多了，誰都沒想到東方英會去硬架的。

宇文雷發覺了東方英的企圖時，大吃了一驚，可是已經來不及換招了，他已經把勁力用在抽劍橫掃了，才看見東方英的刀高抬起迎了上來。

如果他多用幾分勁力，就勢直劈下去，這一劍也不難將東方英震得倒飛出去，直噴鮮血的！

只可惜他已經自動地抽回了勁道，準備轉移劍勢去施展那一招暗藏殺手的八方風雨了！

就在這青黃不接的當兒，東方英的刀迎了上來，大部份是宇文雷自己的勁道，小部份是東方英刀上的勁道，只聽得嗆啷一聲，火花四冒，兩股兵器猛地一撞，宇文雷立覺掌握不住劍勢，掌中的長劍脫手飛去！

宇文雷手中的長劍居然會被東方英震脫了手，別說別的人不相信，連宇文雷自己都難以相信！

但是東方英却信心十足，似乎必知自

己一刀能奏效似的，長刀一揮，又攔腰砍到。

這一刀又是凌厲無匹的一式殺着，宇文雷驚魂乍定，刀風已至，退，躲，閃都不再有機會了。

唯一的辦法就是硬接，但是赤手空拳，又怎麼個接法呢，好在他是個巨奸大惡之人，畢竟有他的鬼主意！

他忽地一揚手，一支無尾鋼鏢脫手而出，直逼東方英的咽喉，陰到極點，連招呼都不打一個。

東方英眼看着快要一刀劈中宇文雷，這一刀下去，宇文雷縱然不死，也將受到重傷，忽見一縷烏光迎面逼至，她在彭城老正與彭胖子的酒樓已經看過橫江一窩蜂用這種暗器殺人，知道是淬過毒的，心中着忙，急急地扭轉身形，却也慢了一步。避過了咽喉，鏢打在肩上。

宇文雷也沒討了好去，東方英雖然因為避鏢而扭過了去向，刀鋒仍然拖過他的肩頭，吃進了一半，拉開一道又長又深的刀口。

這一來成了兩敗俱傷的局面，南宮俊身邊的海女跟月女立刻出來，扶住了東方英。

馬成也動手得快，先塞了一粒藥丸在她口中，立刻起下了肩頭的無尾透風毒鏢，然後用小刀挑出了一團微微發黑的血肉，等看到鮮血後，才再用止血拔毒的藥散洒在肩上的傷口處道：「好了！這條命算是保住了！」

宇文雷站在場中，却感到很不是滋味，長劍脫手，以較技言是敗了，敗得很不值。

肩膀上挨了一刀，更是寃枉，雖然他也回了東方英一鏢，這一鏢可打得十分丟臉。

所以，他站在那兒，簡直不知如何是好！

低下了頭，不敢去看紀寶珠，他知道那張臉一定十分難看，不但是紀寶珠，別人的臉色也一樣的難看。

紀寶珠的臉色果然像堆上了一層寒霜，冷冷地一笑道：「上次在卅六分宮失敗歸來，我不怪你，因為對方太强了，加上馬成陣前反戈，我原諒了你，還授了你天魔三絕劍式，實指望你能為我揚眉吐氣一番，這下子可好，開場第一炮，你就給我放了個悶屁！」

她罵起人來也够難聽的，又粗又損，使得宇文雷幾乎無地自容，恨不得有個地洞能鑽進去，吶吶地道：「宮主，這不能怪屬下，經過的情形宮主也看見的，屬下使的正是天魔三絕劍式，誰知道這丫頭會不要命呢？」

「你是死人，不會把招式活用的，她既然不躲，你就該一劍劈實，然後接第三手斜風細雨，那丫頭片子那還有命在，誰規定一定要用第二式的！」

「宮主，屬下對劍式，還未能如妳之精。」

「飯桶，三招劍式練了這麼久還沒學會！」

宇文雷只有低着頭受了，紀寶珠怒道：「你的人還沒丟够，還在那兒挺戶幹嗎？給我滾回來！」

宇文雷剛要舉步，忽聽腦後風生，却是靈姑箭也似的射到，舉起手的銅鎚，沒頭沒臉的砸將下來。

這一鎚來勢頗凶，宇文雷只得舉手去硬托！

可是他實在太倒楣了，舉的手又偏偏是被東方英砍傷肩頭的手，原來可以托住，撲的一聲，鎚爪擊在腦袋，紅的白的開了一地，龐大的軀體砰然一聲倒了下來。

這一幕比先前更為驚人，而且發生得太快，等大家驚覺時，宇文雷已經屍橫就地，而靈姑也拖着鎚回到南宮俊身邊去了，紀寶珠氣不打一處來，怒喝道：「南宮俊，你這是怎麼個意思，縱容你的人如此暗襲傷人的？」

南宮俊怔了一怔才道：「對不起，紀寶珠，靈姑可不是我的人，而且她也不是我授意的！」

「反正她總是在那一邊的，現在你怎麼說？」

紀寶珠道：「我是要看你這位南宮世家的少主怎麼個說法，兩陣交鬥，生死固不論，但不能這樣偷襲的……」

靈姑用手一拍胸膛，比劃了一下，意恩說人是她殺的，一切自己負責，而且還掏出了一卷劃滿了天竺文字的羊皮，指着上面那幾行字，直瞪怒目。

南宮俊道：「那上面寫什麼？」

小春道：「那上面說她是守神碑的靈奴，神碑未毀，她的責任是守碑，聖碑既毀，她的責任就是護敎，誰使用魔敎的武功而有卑劣的行為時，她就要加以制裁，魔敎的武學雖然不入正統，但絕不以卑鄙的手法來勝人……」

紀寶珠怒道：「放她的屁，聖碑早就搬到這裏來，被我丟在薩爾溫江中去了，那麼重的玩意，誰有精神搬了來，她看守的那塊聖碑是我到這兒後，又雇人重新再雕刻的，所以才丟在那兒，我從來不去看它……」

紀寶玉驚道：「什麼，寶珠，妳把聖碑沉在江底了！」

「不錯，那麼幾萬斤的東西，要怎麼搬過來，所以我把聖碑沉進了江底，這是我照着碑上的碑文，另覓巧匠再雕塑的另一塊碑。」

紀寶玉道：「這怎麼可以？」

紀寶珠冷笑道：「為什麼不可以，事急從權，那些東西既無法帶來，又不能毀掉，更不能落入別人手中，只有沉在江底保存起來！」

「幾萬斤的東西沉入幾十丈的江水之下，妳想到日後怎麼打撈沒有？」

紀寶珠笑道：「不必打撈，以後我準備把聖殿就建在江心之下！」

「建在江心之下，這麼說來，妳已經練到第六重天的癸水之天了，我魔敎歷來沒有人能突破的離火之天，已經被妳突然破了，寶珠，那眞要恭喜妳了？」

紀寶珠冷冷一笑道：「妳是說的眞心話嗎？」

紀寶玉道：「絕對眞心，寶珠，別以

爲我在嫉妒妳，我絕對不會的，雖然我們一直不和，但是我仍然爲妳的成就而感到高興？」

紀寶珠點點頭道：「那就讓妳多高興一下，告訴妳，以前魔教有十大神功，那是因爲聖碑武學只出現到第五重天之故，每重天有兩種神功，我們已經把九重天中十八種神功全部修練完竣了？」

紀寶玉道：「你們，妳是說除了妳之外，還有誰？」

紀寶珠道：「自然還有金輝了，我縱然握有寶卷，但是解卷之鑰却是在他手中，我們必須互相交換，才能得到全部，這可不是我們要瞞着妳，我們也叫妳一起來修練過，是妳自己不肯來，而這種事，對教中其他的人，却是不能宣佈的！」

紀寶玉神情很平淡地嘆了口氣道：「原來妳們並沒有突破第五重天，只是提前去窺視了寶笈，這種行徑是很危險的，我們的祖師阿修羅尊者手籙聖碑，以太乙神泥核封，規定非練過一重天後，才能進窺次一重天，那是有原因的，武功火候未到某種境界，遽等去强入下一境界，是很危險的事？」

紀寶珠冷笑道：「胡說？我們不是都不很好嗎？」

紀寶玉看了他們一眼道：「不好，你們都已爲心魔所侵了，難怪我覺得你們的行徑都有些違異常情之處，跟以前大不相同了。寶珠，妳自己想想，以前我們是同胞姊妹，而且又是孿生，性情應該差不多，可是現在我們相差多大？妳不覺得奇怪嗎？」

紀寶珠冷冷笑道：「我不認爲如此，我的修爲比妳深多了，雄心也比妳大一點，這是很自然的事？」

紀寶玉嘆了口氣道：「寶珠，我不想浪費口舌了，我知道說不動妳的，魔已深入妳心中，至死都不會後悔的！」

「我們是魔教弟子，修習的是魔功，人自然也要帶着點魔意，否則就不成其爲魔了。」

紀寶玉低聲向南宮俊道：「少主，他們既已盡窺魔宮武笈，入魔已深，是無法回頭了，你必須當機立斷，速謀解決之策，否則後果將十分嚴重。」

南宮俊道：「再晚自有計劃，不過要懇請前輩一件事，就是請前輩先脫身去見家祖慈？」

「那倒沒有問題，只是去幹什麼？」

「把此地的狀況告訴她老人家！」

「難道你們就沒有派人在這兒觀察的嗎？」

「那當然有的，可是前輩對富貴別莊的情形較我們清楚，家祖慈也好跟你作一番計較？」

他雖然沒說明白，但也很明顯的暗示了，南宮世家的現任門主南宮雲鳳對魔教的一切還不十分清楚。

事實上接觸最多的南宮俊，也是不久之前才略爲知道了一點，甚至於連紀寶玉都是一樣！

紀寶玉道：「我去找令祖母會找得到嗎？」

南宮俊說：「前輩走到水西門前，取出再晚的這柄小劍，自會有人前來接待前輩，晚輩在這兒撐着，務請家祖慈在半個時辰內率衆來到！」

紀寶玉道：「半個時辰，你能撐得下去嗎？」

南宮俊笑笑道：「應該沒問題，逼不得已時，我們還有少林俗家及武當丐帮的人手在此，足可擋一下的！」

紀寶玉知道時機不容再緩，點了點頭道：「好，少主，我把這些丫頭全交給你，婉兒，聽候少主全命調度，不得有違，我去去就來！」

慕容婉只答應得一聲，紀寶玉已經去遠了，可是紀寶珠的身形也很快，居然電閃似的掠起截住了冷笑道：「寶玉，妳要上那兒去？」

紀寶玉道：「彼此屬相根，不忍急相煎，妳又容不得我，彼此的道又不同，我當然只有一走了？」

紀寶珠道：「她怎麼不把妳的手下人等帶走呢？」

紀寶玉道：「那些丫頭們已經闖出了名，不會跟我走了，我若是要帶她們走，妳也不會答應！」

紀寶珠道：「連妳要走，我也不太放心，妳要搗些什麼鬼，居然想在這個節骨眼上抽身。」

紀寶玉冷冷地道：「我連副教主的職位都被妳奪去了，還能搗什麼鬼，此刻我已心灰意懶，只想回到我的止水谷去閉門思過去，妳也不放過嗎？」

紀寶珠道：「我不信妳會這麼乖，妳在這兒耽着，事了之後，我准妳離去？」

紀寶玉冷冷笑道：「寶珠，妳是怎麼樣的人，我還看不清楚的，事了之後，妳會讓我走嗎？我要走，現在是最好的時機，等一下就走不成了？」

紀寶珠道：「現在妳要走也沒這麼容易！」

紀寶玉道：「妳倒不妨試試看，我雖然比妳少進一重天，但是第五重離火之天中，我的底子可比妳着實，要拚起來，妳就算能擱下我，也不會太輕鬆？」

紀寶珠道：「那麼我們就不妨試試看了！」

一隻手已抬了起來，慢慢地拍過去，紀寶玉却後退了一步，隨即雙手飄舞，一連變了十幾種姿勢，才把對方硬逼得撤招退回，眼睛却盯着寶玉道：「妳很不錯了嘛？」

紀寶玉道：「寶珠，妳別惹急了我，那對妳沒好處！」

紀寶珠冷笑道：「妳這身功夫離去了，我更爲難以放心，教主，你怎麼說？」

金輝過來道：「寶玉，我們雖是未能合作，到底也不是敵人，妳這時何以忍心一走？」

紀寶玉笑道：「我不走也不會帮你們的忙的！」

金輝冷笑地道：「那倒沒關係？」

紀寶珠也道：「妳站在我們敵方去都行，可就是不能走，我們化了好多的心血，把江南所謂的好手，都想法子引到此地

來作一個總結，可不能再放走一個了！」

紀寶玉道：「那我倒不信，我若是非走不可呢？」

紀寶珠道：「除非妳能闖過我這一關去？」

紀寶玉冷笑道：「我不必過妳這一關，却可以從妳的身邊人那兒過關去？」

說完她一個鯉魚翻身。向後疾退幾丈，然後掠向另外一個角上，虞莫愁在那兒守着，見狀翻掌相迎，紀寶珠也伸出掌去，兩掌相接，居然寂然無聲，然後兩隻手掌緊緊地連在一起，身子飄落地下，還前前後後地走動了一陣，像是兩頭正在相持不下的蠍子。

忽地虞莫愁一聲驚叫，身軀被震開丈許，紀寶玉飛身而退，紀寶珠過來再想攔阻，已經來不及了。

她先看看虞莫愁，但見雙掌皮肉都已被灼黑，發出焦臭的氣味，不由得恨聲道：「這賤人好厲害，居然把離火神功練成有形之體了！」

金輝道：「她這些年來，專心於那些功夫的凝鍊，倒是大有精進，看來我們要奈何她還得費點力！」

紀寶珠怒道：「教主，莫愁已截住了她，你們爲何不聞不問，聽任她施展毒手而去。」

金輝笑笑道：「我以堂堂教主之尊，總不能倚多爲勝，也上去湊熱鬧吧！」

「你不便出手，你手下的人難道也不能動的嗎？」

金輝道：「我手下的人經你夫婦一亂攪，弄得方向大亂，現在有那一個是我眞正能調度的都不知道了，所以我只能把他們暫時放在外面，跟你的人在一起。」

紀寶珠怒道：「你分明是不放心我的人，才把人放在那兒監視，寧可放走敵人也不肯調動一個。」

金輝道：「是的，彼此，彼此，妳又何不嘗是如此呢，敵人總是比較容易預防的，最怕是在身邊被視爲同伴的，那威脅遠比敵人來得大，何況寶玉也不能稱爲敵人，她不會跟我們爭什麼，也不會堅決反對我們得勢。」

「你就這麼相信她，她給了你什麼好處？」

金輝一笑道：「她沒有什麼好處給我，本來她當副教主，對我還有點帮助，她被擠走了，連這點好處都沒有了，不過她若是走了，對我多少有點好處的！」

「對你有好處，什麼好處？」

「她如若要搗蛋，絕對不會再跟我搗蛋？」

紀寶珠怒極地道：「原來你打的是這個主意，所以才縱容她走去，好，我叫你得意去，等今日事了，我取得江南的控制大權後……」

金輝笑道：「妳的話說得不够完全，該說是我們取得江南武林的控制大權，妳漏掉的幾個字關係很大！」

紀寶珠無可奈何地道：「就算是我們好了，那時我一定盡全力去對付那賤人，必將她置於死地不可，你是否也將盡全力來阻止我呢？」

金輝一笑道：「那自然不會，我不會動一分人力來帮妳，却也不會動一分人力來阻止妳。」

紀寶珠狠狠地看他一眼，低罵了一聲：「老狐狸？」

金輝裝着沒聽見，聳聳肩不理。

南宮俊道：「看起來是那個教主厲害多了？」

馬成道：「少主如果認爲紀寶珠是個愛使性子鬧意氣的膚淺女子，那就錯了，她是故意裝出如此，叫別人對她存有輕視之意，其實這個女人心計之深沉，非常之可怕，絕不是粗淺魯莽之流。」

南宮俊道：「如果她能够喬裝出這副態度，那就的確不是簡單的人物了。」

馬成道：「在百花宮中有許多工於心計的厲害脚色，個個都被她收服得死心塌地，俯首貼耳，乖乖地聽命，由這個事實，即可知道她的厲害處！」

東方英道：「那或許是她有一套籠絡人的手段。」

馬成微笑道：「我在總宮，知道得很清楚，那些人硬軟不知，都是些窮兇極惡之徒，可以說沒有方法能够馴服之徒，她都能控制在手，任意驅策，那就絕不是籠絡的手段，因爲她根本不拿人當人，任意笑罵，惡毒地譏諷，在在都是叫人受不了的，而那些人居然能受下來，就不是靠着籠絡的手段了。」

南宮俊道：「那她究竟是用了什麼方法呢？」

馬成道：「這個屬下就不知道了，屬下曾經探討過，也曾在私下互相詢問過，那些人都搖頭說不知道，能够牢牢地抓住人，而使被控制者莫明其所以，這才是最高明的手法，據我想，那可能是魔教中一種極爲厲害的脅制人的手法，制人於無形之中。」

南宮俊道：「馬先生說得不錯，先生很幸運地是跟她一起從西方過來的，沒有對你用那種手法。」

馬成訕然一笑道：「屬下倒不是幸運，我想起來了，那些人都是被她召入寢宮後，才成爲裙下不二之臣的，那種手法必是與房幃有關，這一點她不敢惹我，因爲她怕我在她身上施毒來控制住了她！」

南宮俊微微一笑道：「先生眞有這種本事嗎？」

馬成道：「她給我那個機會的話，我是有那個本事的，但以她爲人的多疑，也不會給我這個機會的！」

說着話之間，那邊的金輝與紀寶珠却又爭執了起來，這次兩人是爲了下一陣該誰出來測試的問題而爭執，紀寶珠認爲自己已經派過一個人了，應該由金輝出人。

金輝却認爲她派出的宇文雷已經死了，而且出陣也沒有佔到勝利，不能算通過，應該由她繼續派人出來，雙方爭持不下，金輝道：「我們是在審定護法長老，那可是極爲尊嚴的事，妳如果尚不能放棄私心，倒不如就此分手，各行其事了？」

紀寶珠冷冷地道：「你別以爲我不想，我早就有意思獨自爲政了，只因爲魔教的秘笈被你掌握住一半，我們必須合在一

起而已，只要你肯交出那一半，我立刻就帶人走路，把此地一切都讓給你？」

金輝道：「爲什麼要我交出一半呢，爲什麼妳不交妳的一半呢？」

紀寶珠道：「因爲我是魔教的大祭司，只有我才能維持魔教正統的傳流下去，一切的祭典規章，只有我最熟悉，那是我該受的！」

金輝笑笑道：「若妳眞是魔教的正宗傳人，我師尊也不會把教中的大統，在他未崩前就傳給我了，他早看出妳不可靠，也知道魔教必將毀在妳手中，所以……」

紀寶珠怒道：「金輝，少廢話，今天你不可能把我撇開，就得接受我，因此你不必再打歪主意，你要認清楚一件事，今天少了你我兩人中任何一人，魔教就永淪萬刦不復之境了！」

金輝道：「我承認，但是我也不再蹈師尊在西方滅亡的覆轍，由得妳胡鬧下去，一天難容二日，教中也不能有兩個教主，妳如事事不肯低頭，我們倒不如散了好了！」

紀寶珠道：「你想散伙，不在乎本教的滅亡！」

金輝道：「與其讓妳來胡鬧攪散了，不如散得早一點，也免得人心渙散，一敗塗地，至少我還可以就目前的實力以圖東山再起！」

紀寶珠道：「你做夢，我第一個就不饒你！」

金輝笑笑道：「我眞要對付妳，那可是容易得很，我只要跟南宮世家打個招呼，表示願意全力來對付妳，他一定是十分歡迎的！」

紀寶珠不禁一怔道：「你敢！」

金輝道：「爲什麼不敢，我的百寶齋自從開設以來，一直是規規矩矩地做生意，從沒有過害人的事，也沒有侵擾過武林的安寧，他們沒理由仇視我們，之所以有今日，完全是受你之累，妳以百花宮蠱惑江湖人不說，又暗中培植了幾個殺手組織，更利用橫江一窩蜂作惡多端，激起神人共憤……」

紀寶珠冷笑一聲道：「你倒推得輕鬆，我問你，這所富貴別莊的建造費用是誰賺來的，你百寶齋中的那些珠寶，又是從那兒來的，不還全是我的橫江一窩蜂拚了命去搶來的，我是強盜，你就是銷贓的窩家……」

南宮俊忍不住道：「二位也不必吵了，臭陰溝越掏越臭，對二位並沒有好處，對魔教的一切，我們都已經有了個認識，知道它不適於中土，不管你們以什麼方式，什麼面目都是一樣。」

金輝道：「少主，我百寶齋……」

南宮俊道：「你百寶齋雖善於掩飾，但是你命長春子潛伏京師，以邪術蠱惑人心，結交官府，甚至於進一步企圖奪取密探的控制權，假手官家而獨霸武林，這種用心更爲惡毒，更爲我江湖所不容。」

金輝道：「那麼少主是一定不讓我們立足了。」

南宮俊道：「是的，因爲你們的立足將會影響到別人的存在，將會破壞我優良的傳統風格，將會爲我中華帶來邪惡的風氣，所以中土絕不容許你們立足。」

金輝一笑道：「南宮少主，你知道說這話的後果嗎？」

南宮俊道：「我知道，因爲沒有人比我更深刻地了解你們，所以我才毅然地作此決定，我明知此舉將引起一次空前的大殺刦，甚至於會把我南宮世家整個地投進去，但是我仍然要這麼做而不後悔。」

金輝笑道：「南宮少主，你即使心中有這個意思，也不該說出來的，你該假裝先接受我的條件，跟我合作先打垮了紀寶珠，然後再來對付我……」

南宮俊莊然地道：「我中原武林向以信義爲主，絕不作那反覆無常的事，再說我對你雖未深交，卻也了解够了，你所謂的合作，絕不是眞心的，你一定是裝模作樣地提出了一部份的人手，保全了大部份的實力，利用我們來拚命，等我們跟百花宮拚得兩敗俱傷時，你再出來坐收漁利，檢拾現成便宜了！」

紀寶珠哈哈大笑道：「金輝，這小伙子聰明得很，不經我提醒，他已經把你摸得清清楚楚了！」

金輝道：「南宮俊，你一定要兵刃相見了！」

南宮俊道：「我並不想兵刃相見，但是避免戰鬥，只有一個方法，那個方法你們又不會接受的！」

「你不妨說說看，也許還有磋商的餘地。」

南宮俊道：「你們從那兒來的，還是回到那兒去。」

金輝笑道：「那是不可能的，第一，我們在西方無立足之地，第二，我們來此多年，已經把身家財產紮起了根，就這麼撒手一走，往後怎麼辦？」

南宮俊笑道：「你們在西方建了幾百年的根基，還不是說拔就拔了，我相信你們來的時候，除了一身邪惡的武功外，什麼都沒有帶來，這些都是在中原巧取豪奪而來的，因此你們走的時候，也不該帶走什麼。」

金輝一沉臉道：「少主，你是逼我們走上絕路，我們不得不作一拚了！」

南宮俊道：「你不必作危言聳聽了，這兒有少林與武當的人在，尙辛二位已經注意你們很久了，對你們也頗爲了解，不會被你花言巧語所動了！」

金寶立刻道：「浪子，你憑良心說，你們風塵三友在金陵監視百寶齋多年，可曾抓到我們什麼作惡的證據！」

尙達仁回答道：「有的，抓到了一個妳！」

金寶愕然道：「我？我有什麼把柄叫你抓住了！」

尙達仁道：「沒有，妳裝得太好，若非南宮少主細心，看出妳的破綻，我們都還沒有發現妳的身份呢！」

「這就是了，無憑無據，你們怎能空口武斷！」

尙達仁道：「我們不知道妳，妳卻知道我們的，妳接近我們，也是故意的是不是！」

金寶一笑道：「是的，這表示本教很看得起三位，否則以我在教中的地位，用不着對你們那麼客氣委屈的！」

尙達仁笑笑道：「金寶，想起這些年來對妳種種的不禮貌之處，我眞的十分抱歉！」

金寶笑道：「沒什麼，那是我自己願意的，只要你願意，我們還可以像以前那樣在一起的！」

尙達仁道：「不敢當，在下擔受不起，金寶，妳是教主的妹妹，居然受那種委屈，這就是使人最可疑的地方，除非你們是存心有所掩飾，否則不必這麼做的！」

金寶愣了一下，問道：「掩飾，我們要掩飾什麼？」

尙達仁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我承認妳高明，使我們一直都在不知不覺中受你的監視，因此我們有所行動，妳早就知道了，我們能看見的一切，也都是你們故意洩示的，那還有什麼呢！」

「你們什麼都沒有發現，又怎能強人入罪！」

「我們信任南宮少主！」

金寶道：「你們又安知不是他危言聳聽，以求保全他武林盟主的地位！」

尙達仁道：「你們潛來中土多年，什麼都知道了，何以竟對武林中的事如此隔膜，南宮世家這武林盟主是大家公認的，可是只除了第一次是南宮老前輩以武技掙來的外，以後這十多年來，三年一會的武林盟就沒有再提另選盟主的事，那是大家對南宮世家的敬意，除了南宮世家之外，也沒有第二家配稱盟主了！」

金寶倒的確不知道南宮世家在武林中受到如此的尊敬，聽尙達仁一說之下，不禁呆了。

她知道尙達仁是少林俗家弟子，也知道他潛來金陵的任務與目的，更知道他的爲人與脾性。

浪子雖然平素行徑有點玩世不恭，但從不說空話，尤其是談起江湖上的人物時，很少能當得起他一聲讚譽的，而他居然對南宮世家如此推重，則先前自己對南宮世家的毀謗實在太不得體了！

果然金輝已經投過恨恨的一眼，沉聲道：「金寶，妳不會說話就少插嘴，此時那有妳說話的份！」

這番斥責於當衆而行之，算是很厲害了，但金輝是她的兄長，她只有認了。

紀寶珠卻幸災樂禍地笑笑道：「教主，你這個妹子該好好管教一下，她還是你指派的副總護法呢，對江湖大勢如此隔膜，居然說出那種可笑的話來，我眞懷疑她是否能勝任這個工作了！」

金輝笑笑道：「妳說得很對，我這個妹妹本來就笨，我也擔心她難以勝任，還是妳推荐一個人好了，不過爲了愼重起見，最好也是經過測試一下。」

他的確是個厲害的脚色，居然將計就計，情願把副護法一席讓出來，卻把個難題推給了紀寶珠！

紀寶珠聽金輝的說話就明白了他的用心，卻無法不上當，因爲懷疑金寶的能力是她自己提出的，不能打自己的嘴巴，再者副總護法在十八名長老中也佔有一席，也值得爭取一下，只是這個人選難定，因爲現在派出來的人勢必要向南宮俊這邊的挑戰才算通過甄選，宇文雷已經鬧了個灰頭土臉可不能再丟臉了！

想了一下，她冷冷一笑道：「既是教主這麼說，我就不客氣了，而且我也一定推出個令我們雙方滿意的人選，莫愁，妳斟酌一下，有把握能擔任下來嗎？」

她推出了虞莫愁，倒是頗爲意外的，因爲金陵的莫愁分宮是百花宮一個極爲重要的據點，一個分宮主的地位比擔任那個副總護法也重要多了，叫虞莫愁去幹這個，明升暗降，實在是委屈了她。

因此虞莫愁道：「稟上宮主，屬下說幹，大概不成問題，祗是屬下的莫愁分宮的事太忙，怕抽不出空！」

這是很明顯的指出她不幹了，紀寶珠卻微笑道：「莫愁，現在咱們不同了，本教既已公開打出旗號，就沒有什麼百花宮了，自然也不必再設什麼分宮，再說本教的總壇設在金陵，咱們更不必另設什麼分支的機構了，妳還是想法子爭下這個副總護法吧！要取得漂亮一點，千萬別叫人說閒話！」

話語中已表示了志在必得之意，虞莫愁只得應命道：「屬下遵命，絕不會替大祭司丟臉的。」

紀寶珠笑笑道：「這話說給我聽沒有用，要教主同意才行，教主，你對我推舉的人選有何意見？」

金輝道：「虞莫愁爲妳主持金陵分宮，自然是沒有問題的，不過我們已經擬定了辦法，總得叫她應應故事，副總護法的職權很大，也得拿點實力給人瞧瞧！」

虞莫愁徐步走到場心，笑問馬成道：「老馬，我們是老朋友了，你總該捧捧我的場吧！」

她一出來，居然找上了馬成，倒使馬成嚇了一跳，低聲朝南宮俊道：「少主，虞莫愁的造詣比我高，施毒的手段也不遜我多少，我倒不在乎丟次臉輸給她，可是對南世家的面子上卻不太好看，有請少主示下。」

南宮俊也知道馬成若是正式動手是絕對勝不了虞莫愁的，可是人家指名欲待另外找人，卻又怕馬成心中不高興，難得馬成自己提出了，自然是最好不過，因此笑道：「馬先生是這次行動的總提調，連我都要聽候指示呢！怎可輕易出鬥。」

慕容婉忽然道：「南宮兄，紅粉姊妹們來到此地後還沒有做過一件事，就把這一陣交給小妹吧！」

南宮俊也覺得慕容婉出去很合適，拱拱手道：「那就麻煩大姊一下，大姊功力弟是知道的，力戰絕無問題，只是此人詭詐多變，大姊還是小心一點……」

慕容婉突然一笑，提起了她的緬鋼寶刀，兩步跨了出去，倨傲地道：「慕容婉領教。」

虞莫愁笑笑道：「慕容姑娘，妳是紅粉金剛中的大姐，要是吃了點虧，把好不容易闖出來的一點聲名給砸了，那可太不上算，妳可得想想清楚！」（未完）



驚魂六記故事之三／黃鷹·文 盧令·圖

黑蜥蜴（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蕭若愚醒轉過來，他見到紫竺，正準備和她說些什麼，忽然那穿紅衣衫，滿手滿臉蛇鱗的怪人從木像中爆開出現在眼前，手持長刀一刀斬斷蕭若愚的腦袋，紫竺驚呼，龍飛，鐵虎他們也趕來，但已來不及，怪人又在奔逃，衆人直追到丁鶴書齋，慘叫聲從書齋內傳出，一看紅衣怪人已倒斃在地，而丁鶴左腰流血，倒在地上，他已中了冰魄散的毒，龍飛將那怪人的假面具一揭，原來是司馬怒，他們眞不理解其中原因，之後他們又發現從丁鶴書齋有地道通向白仙君居住的小樓，他們此刻懷疑是否丁鶴對白仙君另有私情。

夜思秘中秘　日盜棺中棺

藥醫不死病

風更急。

雨忽然落下。

秋雨蕭騷，秋意更濃。

風中也有了寒意。

轉出月洞門，一踏進前院，龍飛鐵虎更有如墮進冰水之中。

四個捕快東斜西側的倒在花樹叢中。

龍飛掠前去，抓起其中一人一望，皺眉道：「是誰下的手？」

鐵虎急急追前道：「怎樣了？」

龍飛道：「被封了穴道！」手一翻一拍，先拍開手中那個捕快被封住的穴道，身形如飛一轉，將其餘三個捕快的穴道也都一一拍開。那四個捕快悠悠醒轉，全都露出了詫異之色。

鐵虎立即喝問道：「是誰封住你們的穴道？」四個捕快好像這時候才明白自己出了什麼事，卻全都搖頭。

鐵虎手指一指，道：「你說！」

被他指着的那個捕快搖頭道：「卑職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只覺眼前一花，便什麼也都不知道。」

鐵虎道：「人影也不見。」

四個捕快一齊搖頭。

鐵虎怒道：「飯桶！」

龍飛聽到這裏，身形一起，撲入大堂，鐵虎不暇再問，忙亦撲了進去。

大堂內也倒着四個捕快。

白三娘在八仙桌的旁邊，蕭若愚的人頭，沒有頭的屍身仍然在桌面上。

血經已停止外流，卻仍未凝結。

紫竺呢？

龍飛放目四顧，四顧不見紫竺，心裏一急，脫口呼道：「紫竺，紫竺！」

沒有回答。

龍飛身形飛閃，迅速在那四個捕快身旁掠過。

那四個捕快都是被封住了穴道。

龍飛一一將他們被封住的穴道拍開，連隨抓住了最後一人的肩膀，搖着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個捕快給搖得昏頭昏腦，好容易才恢復本來，卻反而問他道：「發生了什麼事？」

龍飛輕叱道：「是誰將你們穴道封住了？」

那個捕快一呆道：「穴道封住？我可不清楚？」

龍飛目光一掃，道：「你們都不見有他人進來？」

衆捕快盡皆搖頭。

龍飛又問道：「那你們都是聽到方才那些聲響進來的了。」

一個捕快道：「是！」

龍飛道：「後來可有什麼事發生？」

「沒有啊！」

另一個捕快接道：「我們輕功都不好，又恐怕另生變故，所以在頭兒與龍大俠追出之後，立即分成了兩批，一批在堂外，一批在堂內，緊守着現場。」

他們毫無疑問都是訓練有素的捕快。

龍飛道：「確是不見有他人進來？」

那個捕快道：「的確一個也不見。」

鐵虎一旁怒叱道：「連穴道都給封住了都不知？」

那個捕快臉一紅，道：「卑職的反應實在太過遲鈍。」

其他的捕快齊皆垂下頭來。

他們雖然受過嚴格的訓練，武功實在都不怎樣的高明。

鐵虎連連頓足道：「沒用的東西。」

龍飛道：「怪不得他們。」

他連隨問道：「在你們失去知覺之前，那位姑娘怎樣了。」

一個捕快道：「她扶着那個老婦人在替她揉背！」

龍飛劍眉又深鎖。

鐵虎忽然道：「紫竺的武功如何？」

龍飛道：「也不錯。」

鐵虎道：「在你的所謂不錯，自然就遠在我這輩手下之上了。」

龍飛沒有否認。

鐵虎道：「封住他們的穴道的也許就是她。」

龍飛苦笑道：「疑心又來了。」

鐵虎道：「父親是主謀，女兒是帮兇，是否也很合情理。」

龍飛微喟道：「紫竺要離開，何須封住他們的穴道？」

鐵虎道：「但……」

龍飛道：「別但了，你那些手下根本阻擋不了紫竺離開，再說，他們也不會阻擋紫竺離開，況且，在他們失去知覺之前，仍然看見紫竺在替白三娘揉背。」

鐵虎道：「以你看……」

龍飛道：「必有第三者，也許就是那條黑蜥蜴的精靈，化身。」

鐵虎道：「那麼說……」

龍飛担心的道：「紫竺只怕她給封住穴道，被擄去了。」

鐵虎道：「爲什麼？」

龍飛搖頭道：「別再問我爲什麼，我整個腦袋早已給這三個塞滿了。」

「以你看，紫竺有沒有生命危險？」

鐵虎不禁也担心起來。

紫竺實在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誰也不會希望她遭受到任何的傷害。

龍飛聽得鐵虎那樣問，苦笑道：「希

望就沒有。」

鐵虎連隨回身振吭道：「孩子們聽着，立即分散去澈底搜索這幢莊院，看能否將那位姑娘找出來。」

衆捕快齊聲應喏，便要奔出去。

龍飛急呼道：「若是發現有什麼可疑之人，切勿走近去。」

鐵虎緊接吩咐道：「只可高聲嚷！」

衆捕快點頭退出。

龍飛目送衆捕快離開，吁了一口氣，道：「鐵兄在這裏等候蕭立回來，小弟也四下搜索一遍！」

鐵虎明白龍飛的心情，道：「丁姑娘不是命薄之相，少担心！」

龍飛苦笑道：「担心也無用。」舉起了脚步。

才走出三步，莊門那邊突然傳來了一聲馬嘶，一騎快馬旋即奪門而入，闖了進來。

馬鞍上坐着兩個人。

前面一個乃是相貌古怪的老頭兒，後面一個正是蕭立！

蕭立汗落淋漓，濕透衣衫，一手緊擁着那個老頭兒，一手揮鞭。

鞭落「劈拍」，叱喝連聲，健馬四蹄翻飛，箭矢也似奔過前院，衝上石階，直闖大堂。

龍飛一眼瞥見，偏身急閃。

快馬從他身旁衝過，旋即被蕭立硬硬的勒住，一聲長嘶，前蹄一奮一落，終於停下！

蕭立連隨抱着那個老頭兒滾鞍下馬，一聲「滾」，手一帶韁繩，鞭子脫手擲在馬臂上……

那匹馬負痛悲嘶，向堂外奔去。

蕭立老鷹抓小鷄一樣，劈胸抓住那個怪老頭兒，手一指，道：「來，快替我醫好若愚。」

語聲一落，他整個人如遭電殛，怔在當場。

他的手指指向那張八仙桌之際，才發覺蕭若愚已身首異處。

一怔他突然撕心裂肺的一聲狂吼：「若愚！」

整座大堂都爲之震動，那個怪老頭兒也彷佛爲之震呆。

他却居然還能夠開口說話，道：「你要我醫的就是桌子上這個人？」

蕭立沒有回答，整個身子倏的顫抖起來。

怪老頭接道：「這抱歉得很，藥醫不死病，這可是一個死人，我勸你，還是入黃泉找閻王爺談談的好。」

他非獨相貌古怪，語氣說話都是古裏古怪。

蕭立一聽大怒，厲聲道：「住口！」反手將那個怪老頭擲向那邊牆邊。

鐵虎不由脫口一聲驚呼，以爲那個怪老頭的一個腦袋必定開花的了，誰知道那個怪老頭凌空忽然一個觔斗，竟然好好的站在那面牆壁前。

原來也是一個練家子。

鐵虎方吁過一口氣，蕭立已霹靂喝道：「誰殺死我的兒子，誰！」

龍飛急步上前說道：「老前輩且莫激動！」

蕭立目光一轉，盯着那龍飛道：「你告訴我，快快告訴我！」

龍飛立即告訴蕭立。

說話簡短而清楚。

蕭立一面聽身子一面在顫抖，龍飛才將話說完，他就盯着那個碎裂的木像狂笑了起來，突然嘶聲道：「仙君仙君，我待你情至義盡，縱然你不保佑我，也不應該不保佑你的兒子，怎麼讓妖魔鬼怪，一個又一個，將你的兒子殺死。」

語聲一落，他就衝前去，雙手捧起蕭若愚的頭顱痛哭起來。

淒厲的哭聲，悲慘的氣氛，刹那蘊斥着整個大堂。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

一日間兩個兒子先後命喪，蕭立傷心欲絕，整個人顯然經已完全失去自制。

龍飛明白蕭立的心情，一時間也不知道應該如何說話。

鐵虎也明白，眼角竟不覺濕了。

那個怪老頭呆在一旁，他瞧了一會，忽然道：「這個人原來也有毛病。」

沒有人理會他。

怪老頭又道：「這個毛病似乎還不是我能夠醫得來。」

還是沒有人理會他。

怪老頭搖頭接道：「人既然死了，這裏自然沒有我的事，該走了。」

他眞的舉步，一步才跨出，就給龍飛叫住：「且慢！」

怪老頭脚步一停，上下打量了龍飛一眼，道：「你不像有病，一些也不像。」

龍飛道：「老先生想必就是『妙手回春』華方華老先生了。」

怪老人點頭，道：「華方就是我。」

龍飛道：「聽說老先生有方法化解冰魄散。」

華方道：「十年前我曾經醫過兩個中了冰魄散的人，第一個很傷腦筋，第二個就簡單了。」

龍飛道：「換句話，老先生已經能夠輕易將冰魄散化解的了。」

華方道：「這豈非也就是你們找我到來的原因？」

龍飛道：「正就是。」

華方道：「可惜你們要我醫的人經已身首異處。」

龍飛道：「藥醫不死病。」

華方道：「莫非你們另外還有人又中了冰魄散？」

龍飛道：「不錯。」

也就在這個時候，蕭立忽然收住了哭聲，呼道：「龍飛！」

龍飛道：「晚輩在！」

蕭立一面淚痕，關心的問道：「紫竺眞的是失踪了……」

龍飛道：「相信就是了。」

蕭立搖頭歎息道：「難道眞的應了我那一句話，那條黑蜥蜴的寃魂連紫竺也不放過。」

龍飛道：「果眞如此，還有天理？」

蕭立仰眼望天，眼淚又流下，喃喃自語道：「天理何在，孩子何辜？」

龍飛微喟道：「老前輩千萬要節哀順變。」

蕭立目光一落，忽問道：「你說誰又

中了冰魄散？」

龍飛道：「是我的師叔。」

「丁鶴？」

「正是。」

「這是怎麼回事？」

「說來話長。」

「如此先救人，再與我知道。」蕭立一頓又道：「救人要緊。」

龍飛欠身道：「是。」

鐵虎旁邊忍不住一豎拇指，道：「好，好漢子，俺鐵虎交你這個朋友。」

蕭立奇怪的望着鐵虎。

龍飛即時說道：「前輩也請走一趟如何？」

蕭立問道：「人在那裏？」

龍飛道：「在那邊書齋！」

蕭立沉吟了一會，微喟道：「還是你們出去好了，我這裏還要處置這兩個孩子的……」

他語不成聲，眼淚又流下。

龍飛連隨目注鐵虎道：「鐵兄與華方老先生先走一步，我隨後就來。」

鐵虎望了一眼龍飛，道：「也好。」

轉對華方道：「老先生，請！」

華方上下打量了鐵虎一眼，道：「你是做官的。」

鐵虎道：「是。」

華方道：「捕頭？」

鐵虎道：「老先生從何得知？」

「從你的衣飾。」

「哦？」

「高姓大名？」

「鐵虎。」

「聽過你的姓名，人說你是一個好捕頭，盡忠職守。」

「理當如此。」

「好，很好，請。」

鐵虎連隨在前面引路，臨行前又望龍飛一眼。

龍飛爲何要他先走一步，顯然他已心中有數。

目送鐵虎和華方走出大堂，龍飛尚未開口，蕭立便已問道：「你是否有話跟我說？」

龍飛點頭道：「晚輩有件事的確想請教前輩你。」

蕭立道：「說好了。」

龍飛道：「前輩爲什麼與我那丁師叔疏遠，不相往來？」

蕭立一怔，道：「不提也罷。」

龍飛道：「前輩一向爽快，何以此事獨例外？」

蕭立道：「告訴你，對你並沒有什麼好處。」

龍飛道：「晚輩不在乎。」

蕭立說道：「你這個人的好奇心太重了。」

龍飛道：「嗯。」

蕭立沉吟了一下，說道：「你還是走吧！」

龍飛道：「這件事，我始終要弄清楚的。」

蕭立皺眉道：「一個人太過固執，並不是一件好事。」

龍飛道：「也不是一件壞事。」

蕭立歎了一口氣。

龍飛接說道：「前輩，以你的爽直，有話不說並不好的啊！」

蕭立道：「唔！」

龍飛道：「骨鯁在喉，不吐不快，話也是一樣。」

蕭立不覺點頭。

龍飛立即道：「晚輩在洗耳恭聽。」

蕭立道：「這並非一件好聽的事。」

龍飛道：「晚輩心中已有數。」

蕭立又沉吟了一會，終於道：「我疏遠丁鶴是因爲……」

欲言又止。

龍飛急不及待追問：「因爲什麼？」

蕭立面上掠過一絲痛苦之色，道：「我發覺他與我的妻子做了對不起我的事情來。」

龍飛雖然已意料之中，但聽到蕭立這樣說，仍不由心頭一沉。

蕭立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若是別人，我槍下定不留情，但他是我的朋友，好朋友，曾經出生入死的老朋友，叫我怎樣下得了手。」

他沉痛的接下去：「幾十年的交情，幾十年的老朋友，儘管他怎樣對不起我，不將我當做朋友看待，是他的事情，我蕭某人絕不會當他仇敵一槍刺殺，當自己有眼無珠，看錯了人，當自己從來沒有認識過這個人，算了。」

龍飛的心頭更沉重。

蕭立道：「我就是因此才與他不相往來。」

龍飛道：「前輩會不會誤會？」

蕭立搖頭道：「不錯我爲人魯莽，但這事情非同小可，若非已確實，我是絕不會下此決定。」

龍飛歎了一口氣。

蕭立道：「我知道你仍然有懷疑，正如我當時一樣，怎也不相信丁鶴竟會是一個那樣子的人。」

龍飛道：「看來的確是不像。」

蕭立搖頭歎息道：「知人口面不知心呀。」

龍飛無言。

蕭立道：「你還要知道什麼？」

龍飛搖頭，道：「晚輩……」

蕭立道：「我知道你心裏很難過。」

龍飛垂首道：「晚輩還是告辭了。」

蕭立道：「好，你走吧。」

龍飛道：「老前輩尙請節哀順變。」

蕭立淒然一笑，道：「不必多說。」轉過身去。

龍飛黯然倒退了出去。

× × ×

雨仍然在下。

龍飛步出了大堂，心頭上有如壓了一塊巨石。

鐵虎華方竟然並沒有去遠，就在院子中等候，這當然是鐵虎的主意。

目注龍飛走過來，走近來，鐵虎一句話也沒有問。

鑑貌辨色，鐵虎不問也想知了。

三個人默默的向丁家走去。

× × ×

丁鶴仍然在書齋那張竹榻之上，動也不一動，肌膚更蒼白。

華方走近才一看，就說道：「冰魄散

，不錯就是冰魄散。」

龍飛沉聲道：「以老先生看，有沒有生望。」

華方不立即回答，在竹榻旁邊坐下，伸出鳥爪一樣的雙手，在丁鶴的身上游移了一遍，才說道：「有。」

龍飛似喜還憂，道：「有賴老先生的一雙妙手。」

華方說道：「還需一劑妙藥，一把妙針！」

龍飛道：「是！」

華方忽然上上下下的打量了龍飛一遍，道：「積憂成疾，放開心胸的好。」

龍飛道：「嗯。」

華方道：「憂慮絕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龍飛欠身道：「晚輩明白了。」

華方目光轉向丁鶴的腰背，道：「冰魄散已入血肉，幸虧我來得還是時候。」

他連隨吩咐龍飛：「你替我先脫下病人的衣服。」

龍飛立即上前，鐵虎亦自過來帮上一手。

兩人很快就脫下丁鶴身上那襲紅衣。

華方即時道：「內衣也脫下。」

龍飛應聲將丁鶴的內衣拉起來。

才脫到一半，他的動作突然停頓，目光亦凝結。

凝結在丁鶴的左肩上。

在丁鶴後背接近左肩頭的地方，赫然斜伏着一條寸許長的蜥蜴。

鐵虎亦發現了脫口道：「黑蜥蜴。」

華方奇怪道：「這不過一顆黑痣，你們大驚小怪的，幹什麼。」

龍飛沒有作聲，只是盯穩了那條黑蜥蜴。

那不錯是一顆黑痣，大小，形狀，位置與蕭玉郎身後的那一顆却竟相同。

龍飛是因此驚訝。

華方却不知道那許多，催促道：「不要病人的命了？還不快快脫下來。」

龍飛如夢初覺，忙將丁鶴那件外衣脫下。

這瞬間他的神情變得很特別。

鐵虎看在眼內大感詫異，瞪着龍飛。

龍飛的嘴巴却閉得緊一緊，一些也沒有要說話的跡像。

華方並沒有理會，從背後解下一個木箱。

不大不小的木箱，裏面大大小小的放了好些瓶子，顏色繽紛，藥香撲鼻。

華方從箱旁取出了一個小小的包裹，打開來，裏面是一把長短不一，但却極之幼細的金針。

這個老頭兒看樣子似乎眞的有幾下。

藥醫不死病。

丁鶴既然還未死，應該有希望醒轉的了。

何時才醒轉？

眞相

夜已深。

書齋之內燃起了燈火。

藥已煎敷在傷口之上，金針亦已度進了穴道一遍，丁鶴仍然未醒轉，但是肌膚已沒有那麼蒼白。

華方已離開書齋，由丁鶴引去客房休息。

書齋外面的走廊燒着一壺藥，兩個捕快守候在旁邊。其餘六個捕快仍留在那邊蕭家莊。

他們已搜遍各處，找不到紫竺。

整個鳳凰鎭也沒有人看見紫竺，她就像已經在人間消失，已經不存在人間。

龍飛親自外出找尋了一遍。

得到的只是失望。

× × ×

司馬怒的屍體亦已被搬到走廊之上。

對於他，華方只瞧了一眼，更沒有理會。

他不懂得生死人，肉白骨，所以他絕不會在死人身上浪費時間。

× × ×

藥香隨風吹進了書齋。

龍飛鐵虎沐在藥香中，神態都顯得有些疲倦，鐵虎更顯著。

他們對坐在竹榻之旁。

竹榻上的丁鶴仍然赤裸着身子，這是華方的吩咐。

龍飛方回來，衣衫盡濕，而且不停的滴水，一坐下，目光又落在丁鶴左肩背那顆黑痣上。

燈光照耀下，那顆黑痣有如一條活生生的黑蜥蜴，彷彿隨時都會爬出來，又彷佛在吞噬丁鶴的肌肉，丁鶴的魂魄。

鐵虎都看在眼內，他早已想問龍飛，一直沒有機會。

現在是機會了。

但他的口方張開，龍飛已揮手阻止，道：「鐵兄，我知道你要問我什麼？」

鐵虎道：「這最好不過，未知……」

龍飛再截道：「如果你不厭累贅，無妨聽我再複述一次這兩天發生的事情。」

鐵虎道：「似乎你昨天說的並不很詳細。」

龍飛點頭道：「時間是一個問題。」

鐵虎道：「現在有足够的時間了？」

龍飛道：「你聽過之後，有很多事情根本無須再問我。」

鐵虎道：「我會留意聽好了。」

× × ×

這一次，龍飛說得很詳細，紫竺赤裸相對一節，在整件事情來說，並沒有任何影响。

鐵虎有生以來從未聽過這樣詫異，這樣恐怖，這樣複雜的事情。」

他雖然約略已聽過一次，但再次聽來，仍然被深深吸引。

到龍飛將話說完，他竟然彷彿不知，猶自怔怔的望着龍飛。

「就是這樣了。」龍飛以這句話來結束。

鐵虎一會子，才如夢方醒，吁了一口氣，重覆道：「就是這樣了？」

龍飛道：「嗯。」

鐵虎目光轉落在丁鶴那顆黑痣之上，道：「蕭玉郎的背後，也有一顆這樣的黑痣？」

龍飛道：「位置，形狀，大小，簡直就完全一樣。」

鐵虎喃喃道：「難道眞的是蜥蜴的作祟？」

龍飛歎了一口氣！

他這一口氣歎來顯得有些無可奈何，又好像另有深意。

鐵虎居然聽得出道：「龍兄有話只管說。」

龍飛道：「這件事雖然如此複雜詫異，但細心一想，也不是全無頭緒。」

鐵虎道：「我已經想得够細心的了，現在仍然是一堆亂草也似。」

龍飛道：「這因爲你亦已入局，被事情迷惑。」

鐵虎苦笑道：「你難道是局外人？」

「相反，」龍飛道：「你知道我方才去了那裏？」

鐵虎道：「我正要問你，外面下的雨並不大，你怎麼像落湯鷄一樣。」

龍飛道：「因爲我和衣坐在溪流中，整整已浸了半個時辰。」

鐵虎一呆道：「你腦袋不是有毛病的吧。」

龍飛道：「就是因爲有毛病，才浸在水裏。」

鐵虎又一呆。

龍飛道：「你也有。」

鐵虎道：「別說笑。」

龍飛道：「我浸在冷水之中半個時辰，腦袋才完全清醒。」

鐵虎總算明白了。

龍飛接說道：「然後我細心分析整件事，大胆的作了幾個假設。」

鐵虎道：「說下去。」

龍飛徐徐說道：「第一個假設，那一個怪人在途中與我相遇絕非偶然，乃是有意！」

「目的何在？」

「引起我的好奇心，追下去。」

「問題來了。」

「你是否指那個木像能够說話？」

「正是。」

「我最初懷疑那副棺材有兩重，有人藏在棺材的底層說話，但細心一想，又不像。」

「事實那副棺材並沒有兩重，在義莊那邊，我已經仔細檢查過了。」

「你跟我說過的了？」

「那麼木像的能够說話，你又如何解釋？」

「你有沒有聽過有所謂『腹語』？」

「腹語？」

「也即是以肚子來說話。」

「這個我聽過，也見過一個能够腹語的人。」

「木像的說話，其實就是那個怪人在作腹語，所以才那麼怪異，有些兒不像人聲。」

「有道理。」

「結果我追了下去。」

「主要我看還是因爲那尊木像的相貌與丁姑娘一樣。」

龍飛並沒有否認，點頭道：「這也就是那尊木像所以出現的主要目的。」

「既非偶然，那輛馬車就是有意在楓林等候你的了。」

「不錯。」

「可是那個怪人怎知道你那個時候必經那個地方？」

「這一次我乃是專誠到來鳳凰鎭拜候師叔，商量一下我與紫竺的婚事，在來之前，我曾經寫了一封信，託人先行送來這兒。」

「給誰？」

「紫竺。」

「信中寫了些什麼？」

「我何時可至。」

「問題莫非就出在那封信之上？」

「紫竺並沒有收到那封信。」

「你懷疑那封信就落在怪人的……」

龍飛斷然道：「所以他知道我當日必經過那片楓林。」

鐵虎道：「然則你是認爲他有意引你到蕭家莊後院？」

「毫無疑問。」

「何以得見？」

「我一路策馬狂追，始終都追不上，但始終都能够保持一定的距離。」

「哦？」

「當時我那匹坐騎經已非常疲倦，越跑越慢，可是那輛車也相應慢了下來。」

「也許那拖車的兩匹馬亦已經非常疲倦。」

「以我看，要將我拋下，却是容易得很。」

「也許那個怪人以爲他已經將你拋下了。」

「那麼距離始終不變又如何解釋？」

「世間上的事情，有時就是這樣巧的了。」

龍飛嘆了一口氣。

鐵虎笑接道：「那個怪人也許眞的有意引你到蕭家莊，却又爲什麼？」

「讓我看看小樓那兒發生的種種怪事。」龍飛沉吟道：「雖然已入夜，我的行動毫無疑問仍然在他的監視之下。」

「這是說他的耳目非常靈敏的了。」

「他的武功也絕不在我之下，否則也不能將我迫下馬車，以馬鞭擊下了我的飛環。」

「有道理，有道理。」

「也所以，我一踏進那個莊院，怪事就適時發生。」

「水月觀音的出現……」

「乃是在三聲貓叫之後，那三聲貓叫異常恐怖。」

「貓叫聲本來就恐怖得很，尤其是在靜夜中聽來……」

「那三聲貓叫我却懷疑是人爲。」

「小樓中不是有一隻大黑貓？」

「那隻大黑貓的叫聲顯然就沒有那麼响亮凄厲。」

鐵虎笑道：「你的疑心比我還重。」

龍飛沉聲接着道：「貓叫聲其實是暗號。」

「暗號？」

「那個水月觀音出來。」

「貓叫聲是暗號，琴聲又是不是？」

「是！」

「又是什麼暗號？」

「暗示我師叔從地道過來。」

「哦？」

龍飛歎息道：「所以我師叔在琴聲停下後不久，就在小樓中出現。」

鐵虎道：「那個藍衣人你肯定就是你

師叔？」

龍飛歎息點頭。

鐵虎目光一閃，道：「如此……」

龍飛道：「我師叔與白仙君之間顯然，顯然……」他一連說了兩個顯然，仍然說不了下去。

鐵虎明白龍飛的心情，道：「有些話你不必直說的。」

龍飛點頭，接道：「那無疑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鐵虎道：「最低限度白仙君也已死了三年。」

龍飛道：「我師叔却一直不知道，也所以有『想死我了』那種說話。」

鐵虎「唔」一聲。

龍飛道：「然後那個『白仙君』尖叫起來，白烟在樓中瀰漫。」

鐵虎道：「以你推測，其中發生了什麼事情？」

龍飛道：「那位『白仙君』尖叫聲中，拔出利器刺向我師叔，削斷了他的一隻手指，他在驚惶之下，急忙從地道逃了回去。」

鐵虎道：「丁鶴的武功……」

龍飛道：「他雖然武功高强，但無論如何，怎也想不到『白仙君』會動兵刄去刺他！」

鐵虎道：「可是他應該問一問究竟才是。」

龍飛道：「那個時候第三者已經出現了。」

鐵虎道：「你說過聽到有第三者的笑聲。」

龍飛道：「那個什麼人也好，我師叔當然也會倉皇離開。」

鐵虎點點頭道：「畢竟作賊心虛。」

龍飛心中一痛。鐵虎接道：「白烟散後，那些人與及木像屏風的消失，相信也是利用那條地道的了。」

龍飛目光一閃，沒有作聲。

這刹那之間，他似乎又有所發現。

鐵虎轉問道：「那個『白仙君』當然也就是蕭玉郎所化裝？」

龍飛道：「嗯。」

「你說他爲什麼要化裝成他母親那樣子？」

「這也許並非他的主意。」

「哦？」

「以我看，他甚至不由自主。」

鐵虎更奇怪。

龍飛的語聲更低沉，道：「天竺有一種叫做『攝心術』的武功心法。」

鐵虎道：「我聽說過，怎麼，難道你也……」

龍飛道：「我懷疑蕭玉郎乃是中了攝心術，心神完全被那個怪人控制，一切的作爲其實都是那個怪人的主意。」

鐵虎沉吟了一會，說道：「那麼他的死……」

龍飛道：「他心神既然被那個怪人控制，自殺被殺都沒有分別的了。」

「那個怪人爲何要……」

「再沒有利用價值的東西留下來幹什麼？給我們查詢？」龍飛一頓道：「蕭玉郎心神儘管完全被控制，在未被控制之前，仍然是有記憶的。」

鐵虎點頭道：「殺了他，再利用二楞子送回來，也虧他想得出來。」

龍飛道：「這件事也因此就更加詭異了。」

鐵虎道：「黑蜥蜴從蕭玉郎的口中爬出來，在白仙君那尊木像的口中出現，也都是人爲的了？」

龍飛道：「也都是。」

鐵虎道：「然則你以爲這個又是誰？司馬怒？」

龍飛道：「司馬怒只是一個傀儡。」

鐵虎笑笑，道：「好像司馬怒這一種人……」

龍飛道：「我看他也是被攝心術所制了。」

「他與你的決鬥斷腸坡……」

「當時他是正常的。」

「你是說他來到這裏之後才……」

「應該是。」

「他無端走來這裏幹什麼？」

「找我。」

「何故？」

「伺機給我一刀！」龍飛皺眉道：「在離開斷腸坡的時候，我看他已有不肯罷休之意。」

「那索性合作就是，何苦又是費此一舉？」

「那個怪人這一次的所爲，並不是爲了我，再說，司馬怒那種人，是不會與人合作的，以我推測，他是必追躡在我的身後，無意發現了那個怪人的什麼秘密，却給那個怪人發覺拿下，加以利用。」

「殺蕭若愚的果眞不是他？」

「檀木的氣味是一個很好的證據。」

鐵虎點頭無言。

龍飛接道：「我們追着刀斬蕭若愚那個紅衣怪人到小樓那裏，就不知所踪，表面看來乃是擊碎對門那扇窗戶，越嶺逃去，其實乃是溜入了地道中，擊碎窗戶不過在引開我們的注意。」他還有說話：「當時我曾經小心的檢查過窗外那一帶，顯然並沒有人走過的痕跡。」

鐵虎道：「其時司馬怒已經給安置在地道之內的了。」

龍飛領首道：「那個怪人進去之後就指使司馬怒從地道闖入那邊書齋，一面刀斬我師叔，一面高呼我師叔殺人滅口！」

鐵虎道：「丁鶴給斬了一刀，人從酒醉中痛醒，自然就一劍刺去！」

龍飛道：「司馬怒人如白痴，自然就避不過那一劍。」

鐵虎道：「那個怪人難道不怕司馬怒被丁鶴拿下來。」

龍飛道：「這方面他早已考慮到。」

鐵虎冷笑道：「不成丁鶴的醉酒，也是被攝心？」

龍飛道：「攝心術並不是對所有人都有效，好像我師叔那種高手，攝心術對他未必能發生作用。」

鐵虎道：「然則是不成知道丁鶴經已醉倒？」

「未必。」

「哦？」

「他若是知道我師叔醉成那樣子，一定不肯讓司馬怒那樣做。」

「爲什麼？」

「萬一司馬怒亂刀砍死了我師叔，我們聞聲趕到去，將司馬怒拿下來，豈非就前功盡費？」

「可是……」

「你知否我師叔何以有『一劍勾魂』之稱？」

「莫非他不出劍則已，一出劍就必殺人？」

「一點不錯！」

「如此……」

「好像司馬怒那樣子突然闖入，揮刀亂砍，即使他沒有醉酒，是在正常之狀態之下，除非他的腦袋有毛病，否則一定會拔劍迎擊！」

「他的腦袋有沒有毛病？」

「沒有。」

「我也沒有，所以換轉我，也一樣會迎擊。」

「司馬怒倘眞被攝心術所制，根本就完全不會閃避，換轉你，也一樣一鐵鍊砸死他。」

「即是說，無論丁鶴如何，司馬怒都是死定的了。」

「那個怪人就是肯定司馬怒必死，才敢胆來此一着。」

「果眞一如你所說，這個人也可謂老謀深算了。」

龍飛緩緩道：「我師叔退隱鳳凰鎭，不與江湖人交往，經已有十多年。」

鐵虎沉吟道：「你的意思是——那個怪人若非丁鶴的老朋友，也必是丁鶴的老仇人？」

龍飛道：「朋友當然不會這樣做，仇人又何需裝神扮鬼？」

鐵虎道：「那個怪人想必是丁鶴蕭立共同仇人，自問不是兩人的對手……」

龍飛截口道：「既然是老謀深算，又怎會不知道他們兩人已不相往來，盡可以個別擊破？」

他淡然一笑，接道：「朋友之間未必就不會結怨，朋友往往也就是仇人。」

鐵虎嘟噥道：「你又要在賣什麼關子呢？」

龍飛忽然歎了一口氣，道：「任何事情之所以發生都不會沒有動機。」

鐵虎道：「這件事情動機又何在？」

龍飛道：「在報復奪妻之恨！」

鐵虎一怔道：「哦。誰奪誰之妻？」

龍飛道：「在這件事情之中，出現的人雖然多，有那種關係的只有三個人。」

鐵虎聳然動容，於是說道：「你不是在說……」

龍飛目光一落，又落在丁鶴後背那顆形如蜥蜴的黑痣之上，道：「我師叔背後的這顆黑痣與蕭玉郎背後那顆位置，形狀，大小，完全都一樣，放開蜥蜴作祟這個可能不談，你以爲怎樣才可能有這種現象發生？」

鐵虎又是一怔，半晌才回答道：「遺傳？」

他的神情變得很古怪，龍飛比他更古怪，啞聲道：「不錯，是遺傳。」

鐵虎吃吃地說道：「你不是懷疑丁鶴跟蕭玉郎是父子的吧？」

龍飛徐徐道：「我事實如此懷疑。」

鐵虎道：「那麼丁鶴與白仙君之間豈非就……」

龍飛歎息道：「你不是早已如此懷疑的了。」

鐵虎摸着鬍子，喃喃道：「地道將那座小樓與這間書齋相連在一起，要往來的確方便得很，且神不知鬼不覺。」

龍飛道：「紙焉又包得住火？」

鐵虎說道：「蕭立到底不是一個老糊塗。」

他一頓接道：「你方才不是說過，他告訴你是因爲丁鶴與白仙君做了對不起他的事情，所以與丁鶴疏遠。」

龍飛道：「當時我仍然有些懷疑，但看了這顆黑痣……」

他重重的歎了一口氣，垂下頭。

鐵虎道：「蕭立與丁鶴出生入死，當然不會不知道丁鶴背後是有這樣的一顆黑痣。」

「當然。」

「蕭玉郎既然是他的兒子，他當然不會不看見蕭玉郎的裸體。」

「小孩子裸體的時候本來就很多，尤其是男孩子。」

「他當然也不會不懷疑蕭玉郎乃是丁鶴與白仙君所生，並不是自己的兒子。」

「當然！」

鐵虎鐵青着臉道：「你是說，那個怪人不是別人，就是蕭立？」

龍飛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我的確是這樣懷疑。」

鐵虎怔住在那裏。

整個書齋立時陷入一片寂靜中。

難言的寂靜。

令人心寒的寂靜。

× × ×

夜風透窗。

鐵虎倏的猛打了一個寒噤，沉聲道：「蕭立想必是仍不敢肯定，小樓的種種怪事，就是他意圖證明丁鶴與白仙君是否有染。」

龍飛道：「也許是原因之一。」

鐵虎道：「白仙君經已死了三年，人死不能復生，所以他祇有利用蕭玉郎化裝白仙君？」

龍飛道：「嗯。」

鐵虎道：「那麼他誘你到來……」

龍飛道：「却是利用我做證人，證實我師叔乃是殺害他兩個兒子的兇手。」

鐵虎道：「你已經懷疑兇手就是丁鶴的了。」

龍飛點點頭，道：「我師叔事實最初事實可疑。」

鐵虎沉吟道：「殺丁鶴之子，借丁鶴女婿之口，證明丁鶴的罪行，連丁鶴的女兒也刦走，若是事實，這報復也未免太狠辣了。」

龍飛歎息道：「愛妻不忠，摯友不義，莫非如此，又怎消他心頭之大恨？」

鐵虎皺眉道：「問題又來了。」

龍飛道：「是不是蕭玉郎不是他的兒子，難怪他下此毒手，但是蕭若愚……」

鐵虎道：「難道也不是他的兒子？」

龍飛道：「蕭若愚相信是，但他却也是一個白痴。」

鐵虎道：「白痴又如何？」

龍飛道：「已等於死了一半，在白痴

本身來說，也根本沒有所謂死生，什麼都一樣，正常的人看來，亦有生不如死的感覺，身爲父母的這種感覺更加强烈。」

「虎毒不食兒！」

「以我看，蕭立也不忍心殺死蕭若愚，但他處心積慮的計劃，眼看就因此功虧一簣，迫使他不能不忍心痛下此毒手。」

「莫非蕭若愚是在義莊中瞧出了那個怪人就是蕭立？」

「也許他是在家中見過蕭立裝神扮鬼，無論是怎樣也好，他說出那種說話，必有所見，知道那個怪人是他父親。」

「有一點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蕭若愚被殺的時候，蕭立去了找那位華方老先生？」

「正是。」

「方才我經已問過老先生，他其實經已隱居在鳳凰鎭郊東不遠的一個村落中，離開這裏並不遠，蕭立除非不知道，否則沒有理由去那麼久，回來的時候更且大汗淋漓。」

「你以爲他殺人之後，溜入地道之中，指使司馬怒殺進書齋，一方面嫁禍，一方面引開我們注意，才趕赴東郊，找華方回來？」

龍飛點頭。

鐵虎忽然上上下下的打量了龍飛好幾遍。

龍飛一直到鐵虎的眼睛停止移動，才開口說道：「我知道你心裏在想什麼。」

鐵虎道：「哦？」

龍飛微喟道：「這小子的腦袋是不是出了毛病？」

鐵虎大笑道：「到底是不是？」

龍飛手揑着前額道：「不是。」

鐵虎道：「怎麼你會生出這麼可怕的念頭？」

龍飛道：「事情的本身原就是可怕得很。」

鐵虎摸摸鬍子道：「看來我也得走去那條小溪浸浸了。」

龍飛笑笑。

他的笑容苦澀得很。

鐵虎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你的假設果然是大胆得很。」

龍飛道：「大胆假設，細心求證，豈非就是你們的金科玉律？」

鐵虎連連點頭，道：「幸好你沒有幹我這一行。」

龍飛道：「爲什麼？」

鐵虎大笑道：「否則那裏還有我立足的餘地。」

龍飛想不到鐵虎這個時候居然還有興趣說這種笑話，不由得一怔。

鐵虎接問道：「你到底一共作出了多少個假設？」

龍飛道：「這也成問題。」

鐵虎搖頭，正面答道：「你所作的假設我不能不承認都很有道理。」

龍飛歎息道：「可惜盡都是假設，一些證據也沒有。」

鐵虎道：「這的確可惜得很。」

龍飛道：「所以目前你仍然寧可相信黑蜥蜴作祟這一種解釋。」

鐵虎道：「這一種解釋的證據是不是已經足够？」

龍飛道：「最低限度活的黑蜥蜴到目前爲止我們巳經見過兩條。」

鐵虎沉默了一會，緩緩道：「蕭立人看來非常豪爽，出了名是一個正直的俠客，也不像一個狡猾之徒。」

龍飛道：「看來也的確不像。」

鐵虎說道：「不過所謂知人口面不知心。」

龍飛道：「所以你對他仍然還有些懷疑。」

鐵虎道：「事情未水落石出之前，對於任何人我都有些懷疑。」

龍飛笑笑不語。

鐵虎一皺眉頭，又說道：「以蕭立性情的剛直，似乎沒有理由會想得出這種詭計。」

龍飛說道：「蕭立性情看來不錯是直剛得很，但絕非你說的那樣腦筋不懂得轉彎。」

鐵虎道：「從那裏見得？」

龍飛道：「從他的奪命三槍！」

鐵虎道：「你跟他交過手了？」

龍飛搖頭道：「你忘了我跟蕭若愚在義莊之內曾經交過手？」

鐵虎恍然道：「嗯。」

龍飛道：「蕭若愚的武功乃是得自蕭立的眞傳，當時他用的毫無疑問就是奪命三槍中的招數。」

鐵虎道：「應該就是了。」

龍飛道：「蕭立果眞一如你說的那麼剛直，又怎會想得出那麼詭異的槍法。」

「不錯不錯！」鐵虎連連點頭。

龍飛長歎道：「事情果眞一如我假設，那麼這個人思想的靈活，毫無疑問絕非一般人能及，我們要找到他的犯罪證據，只怕不容易。」

鐵虎却大笑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龍飛道：「話是這樣說。」

鐵虎道：「憑我的經驗，以你的聰明，事情倘眞一如你假設，遲早一定會被我們找出證據來。」

龍飛道：「到時候就是能够將他繩之於法，又有什麼用？」

鐵虎道：「話不是……」

龍飛道：「也許他完全達到目的之後，自動將眞相告訴我們。」

鐵虎道：「哦……」

龍飛道：「你幹了那麼多年捕頭，難道還不明白罪犯的心理。」

鐵虎道：「一般來說，在目的達到之後，大都會樂極忘形，甚至於惟恐他人不知。」

龍飛道：「一件罪案的解決，成功的地方，並不在於破案拿人，乃在於防範未然。」

鐵虎苦笑道：「這件事情的開始，可是一些跡像也沒有。」

龍飛道：「所以一開始，我們便巳失敗了一半。」

鐵虎道：「這却是無可奈何。」

龍飛說道：「因爲我們都沒有一雙天眼。」

鐵虎微喟道：「所以這種失敗在我來說巳經巳習慣。」

龍飛亦自一聲微喟，道：「現在我們都知道這件事情仍然未結束，仍然在進行，都知道又一個人面臨死亡，却是一些也都不知道能否及時制止。」

鐵虎道：「你是說紫竺。」

龍飛無言頷首，憂形於色。

鐵虎道：「以你看，她現在仍然生存嗎？」

龍飛道：「希望就如此。」

鐵虎道：「你浸在溪水之中那麼久，有沒有想到她可能被藏在什麼地方？」

龍飛面上憂慮之色更濃，道：「現在我仍然茫無頭緒。」

鐵虎忽然打了一個哈哈，道：「吉人自有天相，小龍你也不必過慮。」

龍飛淡然一笑，緩緩站起身子。

鐵虎急問道：「你又要往那裏去？」

龍飛道：「到院外走走。」

鐵虎道：「散散心也好。」

他連隨亦站起來，道：「我也得到外面走一趟，教手下兒郞小心一下蕭立的行動。」

龍飛並沒有異議，擧步走出去。

夜更深，距離黎明仍然有一段時候。

漫漫長夜，如何待到破曉？

龍飛負手漫步院中，仰眼望天，眉宇之間，憂慮之色，絲毫未褪。

紫竺何在？

事情的眞相是否一如他假設？

棺中棺

苦雨凄風

午前。

兩副棺材先後從蕭家莊抬出來，蕭立一身白衣，緊跟在棺材之後。

沒有眼淚，沒有表情，他的一個身子仍然標槍也似挺直，一張臉却巳紙白，眼瞳之內也滿佈血絲。

接連的慘變，似乎並沒有將這條鐵漢擊倒，經過一夜的休息，他激動的心情，顯然巳平靜下來。

凄風吹起了他的衣衫，苦雨打濕了他的衣衫。

有誰知道他內心現在的感受？

白三娘送出門外，哭倒在門外。

哭聲巳嘶啞。

她整個人都巳經崩潰。

鐵虎手下的一個捕快無言扶住白三娘，一雙眼似乎巳濕了。

人非草木，誰熟無情？

沒有親屬，沒有朋友，扶棺的就只有蕭立一人。

凄涼而孤獨！

× × ×

棺材巳埋下，黃土巳掩上，墓碑巳豎起。

蕭立仰眼望天，一身水濕，一臉水濕，也不知是水珠還是淚珠。

件工巳全都離開，只剩下蕭立一人。

是那麼凄凉，是那麼孤獨。

香火巳熄滅，紙錢飛舞在天地之間。

天愁地慘。

蕭立突然仰天狂笑。

笑聲悲激，有如哭聲。

狂笑聲中他挺直的身軀逐漸佝僂起來，笑聲亦逐漸低沉了下去，終於斷絕。

然後他佝僂着身軀，轉向來路走去。

沉重的脚步在地上留下了一行深深的脚印。

× × ×

凄風苦雨中，蕭立終於消失在來路之上。

本來荒涼的墓地更顯得荒凉。

也就在這個時候，墓地一側的雜木林子之內走出了兩個人。

一個錦衣瀟洒，一個貌似鍾馗，正就是龍飛鐵虎。

鐵虎的手中拿着一個鐵鏟。

目注着蕭立的去處，龍飛倏的長長地呼了一口氣，說道：「現在我們可以動手了。」

鐵虎微喟道：「再等等。」

龍飛並沒有異議。

鐵虎上下打量了龍飛一眼，又一聲微喟，道：「你這小子的假設的確是大胆得很。」

龍飛道：「這句話你巳是第十二次說的了。」

鐵虎嘟噥道：「交着你這種朋友，始終有一天，不給你嚇死，也給你累死。」

龍飛笑笑道：「你切莫忘記，是你甘心情願跟來的。」

鐵虎恨恨的道：「這一次你若是弄錯，回去我立即將你鎖起來。」

龍飛笑容一斂，歎息道：「我若是弄錯也非要一個地方安靜一下不可。」

鐵虎目光一轉，道：「你最好現在就求神拜佛，希望蕭立不要回頭發現，否則就……」

龍飛道：「一切自有我承担。」

鐵虎道：「總之他回頭發現，而你又判斷錯誤的話，你那條命固然是成問題，我頭上這頂鷄毛帽子也丢定了。」

龍飛道：「你豈非時常說這個官巳經做膩。」

鐵虎笑罵道：「我也不知前世做錯了什麼，今生交着你這個朋友。」

龍飛道：「你有生以來，做過這種事沒有？」

鐵虎道：「一次也沒有。」

龍飛道：「所以其實應該感激我給你這個機會才是。」

鐵虎道：「我感激極了。」

瞧他那副表情，聽他那種語氣，分明就是說反話。

龍飛到底要鐵虎做什麼事情？

× × ×

雨仍然在下。

龍飛忍不住又催促道：「還不快點過去？」

鐵虎道：「你什麼時候變得這樣心急的呢？」

龍飛道：「換轉你是我，也會這樣心急的。」他說着擧步走前。

鐵虎嘆了一口氣，擧步緊跟在龍飛身後。

兩人一直走到蕭玉郞蕭若愚那兩個新墳之前停下。

鐵虎道：「先從那一個墳墓開始？」

龍飛目光一落，道：「從蕭玉郞的墳墓。」

他連隨一伸手，道：「給我鐵鏟。」

鐵虎搖頭道：「你還是把風，讓我來

吧。」

龍飛道：「這也好！」偏身一縱，掠上山邊的一株大樹上。

鐵虎手中鐵鏟往墳前地上一插，一面捋袖子，一面嘟囔道：「堂堂大捕頭，竟然淪落爲偸墓賊，當眞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

龍飛敢情是要他挖開墳墓，將棺材偸出？

這樣做人又爲了什麼？

× × ×

泥土剛掩上，要挖起來當然是容易得很。

鐵虎下鏟如飛，很快就將棺材上的泥土挖開。

黑漆的棺材，已釘上釘子。

龍飛即時從樹上躍下，落在鐵虎的身旁。

鐵虎冷不防給他嚇了一跳，變色道：「蕭立回頭了？」

龍飛搖頭道：「不是，是我忍不住下來而已。」

鐵虎捏了一把汗，道：「險些兒給你嚇死！」

龍飛連隨從鐵虎手中取過鐵鏟，插進棺蓋的縫隙中，一插猛一撬，「勒」一聲，棺蓋就被他撬了起來。

他旋即棄鏟用手，「勒勒勒」一陣異響，整塊棺蓋連鐵釘一齊被他掀離。

棺蓋打開，蕭玉郞的屍體就呈現在他們眼前，與昨日他們所見並無多大不同，衣衫也仍是那件衣衫，血腥却已經變臭，一種難以形容的氣味撲向兩人面門。

鐵虎皺起了鼻子。

龍飛緊咬牙齦，將棺蓋放下，從棺中抱起了蕭玉郞的屍體，放在棺蓋上。

這個人好大的胆子！

× × ×

屍體的下面自然就是棺底，龍飛目光一落，道：「果然淺很多。」

鐵虎應聲道：「棺中難道眞的另有棺嗎？」

龍飛道：「立即就知道。」雙手運勁，一齊插在棺底之上！

「劈劈拍拍」一陣亂响，棺底竟然在他指下裂開！

棺底怎會這樣薄，這樣就碎裂？

龍飛喜形於色，十指一插一抓，整塊棺底就被他抓起來！

棺底果然薄得很，不過寸厚。

這層棺底之下，並非黃土，赫然還有一層！

棺中棺！

× × ×

棺中棺幽然躺着一個紫衣少女。

紫竺！

鐵虎脫口驚呼。

龍飛既驚又喜。

紫竺雙目緊閉，面色蒼白。

龍飛急忙伸手探去。

鐵虎不等龍飛的手觸及紫竺的鼻，就問道：「怎樣了？」

龍飛當然不能够立即回答，也沒有作聲。

鐵虎心急如焚。

半响，龍飛才開了口，說道：「還有氣。」

他的語聲明顯的在顫抖，整個人跪倒棺沿上，彷彿經已虛脫。

事實他爲了找尋紫竺幾乎心力交瘁的了。

鐵虎一聽跳起來，連聲道：「好極了，好極了！」

好一會，龍飛的心情才平復下來，緩緩將紫竺從棺材中抱出，一雙手不住的在顫抖。

鐵虎搓着雙手，接道：「好小子，眞有你的！棺中果然另有棺，紫竺果然就給藏在棺中棺之內。」

龍飛道：「我想來想去，整個蕭家莊我們沒有加以搜查，又可以藏人的地方，就只有蕭玉郞的棺材！」

鐵虎格格大笑道：「果然就不出你的所料，好險啊好險！」

龍飛額頭上忽然汗珠滾落。

鐵虎也自捏了一把冷汗，道：「你還不快將丁姑娘救醒。」

龍飛點頭，抱着紫竺走向那邊雜木林子。

鐵虎不用關照，立即將蕭玉郞的屍體放回棺材內，將棺蓋放上釘好，將泥土盡量弄回原狀。

然後他聽到了一陣飲泣聲，從那邊雜木林子傳來。

是女孩子的哭聲。

鐵虎手抄住鐵鏟，向那邊奔了過去。

神態顯得很輕鬆，就像是心頭剛放下了千斤重石。

× × ×

紫竺在飲泣。

龍飛將紫竺擁抱在懷中，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鐵虎從林外闖進，看清楚紫竺果然經已醒轉，才眞的放心，格格大笑道：「現在可好了。」

紫竺應聲回頭，一見鐵虎，驚訝道：「鐵大人。」

鐵虎笑得更開心，道：「你還認得我這個鐵大人，可見已回復正常。」

紫竺奇怪問道：「我到底怎樣不正常了？」

鐵虎道：「也沒有什麼，只是昏迷過去。」

紫竺道：「我不是在蕭伯伯那兒，怎會在這裏？」

鐵虎目注龍飛，道：「你還未告訴她嗎？」

龍飛道：「她剛醒。」

紫竺忙問龍飛道：「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

鐵虎即時插口道：「丁姑娘，你在蕭家莊大堂到底遇上了什麼事？」

紫竺道：「沒有什麼事？」

鐵虎道：「我們追着那紅衣怪人離開了大堂之後，眞的什麼也都沒有發生？」

紫竺回憶着說道：「你們離開了之後，我扶起了三婆婆，想將她救醒，可是怎樣替她推拿也沒有反應？」

鐵虎道：「我那些手下是否都聞聲走進大堂來？」

紫竺點頭道：「嗯。」

鐵虎道：「後來他們分成了兩批。」

「好像是。」

「留在大堂那四個後來怎樣？」

「嗯，我記起來了。」紫竺抬手輕按着額角，道：「就在我替三婆婆推拿之際，我聽到了一陣奇怪的聲音，回頭望去，就看見那四個捕快叔叔一一倒下，然後我好像看見了蕭伯伯……」

鐵虎急不及待的追問道：「蕭立在幹什麼？」

紫竺道：「好像向我走過來，以後怎樣了？」

她怔住在那裏。

「看來你就在那個時候昏迷過去。」

龍飛只說了這一句話，便沉默下去。

紫竺忙問道：「我是不是昏迷了很久呢？」

鐵虎道：「差不多一天。」

「一天？」紫竺瞠目結舌。

鐵虎道：「這一天之內，可急壞了小龍了。」

紫竺忙問龍飛道：「哥，方才你到底在那裏找到我？」

龍飛道：「在棺材之內。」

紫竺嚶嚀一聲，縮入龍飛懷裏，道：「你別嚇我好不好。」

龍飛歎了一口氣，鐵虎即時道：「小龍說的是眞話，你甚至給入埋在泥土之內，若不是小龍腦袋靈光，及時將她救出來，後果可眞就不堪設想。」

紫竺却向龍飛道：「哥，是眞的？」

龍飛道：「老鐵雖然人時常喜歡信口胡謅，這一次說的可是實話。」

鐵虎急嚷道：「我什麼時候胡謅過了呢？」

紫竺連隨又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龍飛道：「這不是三兩句說話就能够說清楚，我們現在還是先離開這兒。」

紫竺道：「去那兒？」

龍飛道：「你我暫時不要進入鳳凰鎭去。」

鐵虎忙問道：「那麼我……」

龍飛道：「你却是非進不可。」

鐵虎道：「哦？」

龍飛道：「然後你率領手下捕快，在蕭家莊之內仔細的搜索。」

鐵虎詫聲問道：「搜索什麼？」

「紫竺！」

「什麼？」鐵虎眼睛圓睜，直瞪着龍飛。

龍飛接道：「我們已找到紫竺這件事，你自己知道就是，暫時不要告訴你的手下。」

鐵虎道：「你是担心他們知道了，就不會落力搜索，從而露出破綻來？」

龍飛道：「正是這意思。」

鐵虎道：「這一次，你葫蘆裏賣的又是什麼藥？」

龍飛不答却又吩咐道：「有一點你要記穩。」

「說好了。」

「小樓所在的那個院落，不要讓你的手下進去。」

「哦？」

「我要你親自搜索，却只在樓外，樓中無論任何聲响，都不要理會，倘若遇到了蕭立，可要放開喉嚨去跟他招呼。」

鐵虎摸摸鬍子，道：「我現在有些明白了。」

龍飛道：「在酉時過後，你們就退出蕭家莊，在我師叔那個書齋之內等候。」

鐵虎道：「能不能多告訴我一些？」

他其實也並不怎樣的明白。

龍飛道：「目前我能够告訴你的，就只有這些。」

鐵虎皺眉說道：「你不是又有什麼大胆假設的吧？」

龍飛點頭道：「嗯。」

鐵虎苦笑道：「這一次莫要是去挖蕭家的祖墳才好。」

龍飛笑笑道：「你放心，這一次我即使又去挖別人的墳墓，也只自己動手，不會再勞動你。」

鐵虎歎了一口氣，說道：「一聽到你又來一個大胆的假設，我便不由心驚肉跳了。」

龍飛只是笑笑。

鐵虎接口道：「你與丁姑娘現在又去什麼地方？」

龍飛道：「到附近的村落先找一些吃的。」

紫竺聽說立時咬了咬嘴唇。

龍飛笑顧道：「肚子餓了是不是？」

紫竺點頭。

鐵虎又問道：「然後呢？」

龍飛道：「改裝翻過那邊山，回去鳳凰鎭。」

鐵虎道：「你比我還要謹愼。」

龍飛道：「任何的疏忽有時都會影响大局。」

鐵虎道：「可是你回鎭之後仍然要小心，蕭立這樣老狐狸已經成精，並不是一個容易應付的人。」

龍飛道：「你說出這句話，我才眞正的放心。」

鐵虎大笑道：「不成你一直當我是一個粗心大意的莽漢。」

龍飛一笑揮手，道：「快去！」

鐵虎大笑轉身，疾奔而去。

紫竺旁邊聽得直眨眼，這時候忍不住問道：「蕭伯伯到底怎樣了？那個鐵大人怎麼說他是狐狸精。」

龍飛一笑道：「這個人就是喜歡胡謅，蕭立精是精，却不是狐狸精。」

「那是什麼精？」

「蜥蜴精！」

紫竺一怔，嘟着嘴道：「又到你胡謅了。」

龍飛歎了一口氣，緊擁着紫竺。兩人終於舉起了脚步，無言走在風雨中。

風雨依舊。

（未完）

兩期完俠情中篇

孫玉鑫・文
盧令・圖

石頭（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頭正在「朝天鍋」酒樓吃火鍋，「助人快樂」單公子放下十兩銀子爲他付賬。石頭却拿了那十兩銀子的餘數往黑馬賭坊賭博。單公子冷眼旁觀，十分喜歡石頭的直樸天眞的性格，因此下令賭坊主人黑馬好生欵待他。並吩咐他使崔青兒及白麗兒將蕭夢和東方銀二人迷惑。蕭夢的百寶玉器行賣給江南王幼弟朱大爺的蟠龍玉杯給調了包。賴石頭設計才得以脫身。其後蕭夢夫婦把東方銀拿去的一尊金佛交回，佛身忽然湧出黃霧，寶齋中人紛紛仆下死去，石頭潛入賭場的秘室，從一銅鏡後進入一暗道——

羣俠困極惡　石頭誅元兇

於是石頭又碰上了一道門，一道在甬道上唯一的門。

不進去，別無門戶，進去的話，他必須先打好千百種可能，在這不多時間的猶豫下，他的確已經作到了想過二十九種的可能遭遇，然後才很輕很輕的推開那道門戶。

在他所想象的任何一種可能中，全沒有如今已是事實的可能叫他尷尬到恨不得死掉了算數！

他一頭鑽出，是綠色布幔。

他輕拉布幔，雖然僅僅開了一條縫隙，却正和崔青兒那雙大眼睛對上光！

這還不甚緊要，緊要在他已經知道這是個什麼地方，他來過，這是崔青兒三間房中的一間，那可以沐浴浄身，也可以「大小」方便的地方！

其實這也不算緊要，緊要的是，崔青兒那雪白滑嫩的誘人香臀，正墩在個「福漆牡丹春圖」的馬桶上。

石頭想退，那有退路？

崔青兒雖說幹的是那羊頭狗肉生意，但也是個人，又是個如假包換十分罕見難得的大美人，突逢意外，綠幔後面探出了個人頭來，那有不驚嚇的尖叫狂喊之理，信不信隨便，崔青兒硬是犯着沒叫沒喊，只是臉色陡變右手倏出，五指快如閃電揷向石頭的咽喉。

她五指已出，才認清探頭暗窺自己的竟是石頭，急收手，已無及，還好，石頭的手也正伸出來，恰好握住她的手腕。

崔青兒是眞是假可不知道，不過那樣兒却是又羞又嗔的媚眼翻動道：「你什麼時候來的嘛，那兒不好藏，幹什麼偏偏藏在這裏？」

石頭在這一刹那，想了許多事，他早就知道崔青兒和白麗兒都有一身功夫，還是很不含糊的高手，論身手能擠在一流數內，要不剛才崔青兒不會不尖叫出聲，不叫的緣故，是別有依仗。

石頭也清楚，就算崔青兒從前還沒摸清自己也會武技，現在也該摸清了，因爲這道能直達黑馬秘室的門，既然開在她這間「妙屋」裏，她自然正是親信人，自己從這道門裏出現，自己又不是黑馬賭坊的人，其他又何必多說。

現在又沒到賭坊營業的時候，自已突然出現，眞是什麼借口全用不上，可是如今崔青兒給自己留了個借口，一口指明自己藏在這「妙屋」，而不是從那道秘門進來的，按說自己大

可裝糊塗矇過去，不行，只怕那就要上這狠毒娘兒們的當了。

石頭想的又快又準，頭一搖道：「妳弄錯了，我不是早就藏在這裏，而是剛剛從綠幔後面那道門進來。」

崔青兒也裝不下去了，道：「請你先客堂裏坐好不，有話等會兒說。」

石頭妙極，鬆了手，一擰崔青兒的小嫩臉道：「我雖然沒看，不過知道這門上也有門，要不妳下次門好，再不妳現在請快，滿天雲也該來了，他可不像我，妳也許吃次說不出口來的啞巴虧！」

崔青兒臉紅了，嗔道：「偏偏什麼全懂，哼！到時候可就會死睡，快走快走。」

石頭一閃進了客堂，他才不傻的眞在客房裏等呢，又一閃而出，再一閃到了黑妞的房門前。

他本來是想輕輕敲門的，目光恰正對着黑馬那間秘室的大門，看到「助人快樂」單公子推門而入。

他皺一皺眉，才待離開，驀地肩頭被人抓住，來不及反抗，已被生生拖到房中。

× × ×

這場「無名火」，直燒到正午才被救滅。清理火場已是傍黑了，只有四具被燒焦的屍體。

由於小八哥作證，證明死者是主人東方銀夫婦，和好友「百寶玉器行」蕭夢夫婦四人。

兩對夫婦都沒有子女，官家出面封存了兩家的財產，尤其是蕭家，連塊瓦片全沒少。

有人在想發這場火難財了，正在打主意，可惜晚了，第二天就有人拿出了確靠的證契，一手接去了整個的「百寶行」，這人正是「助人快樂」的單公子。

證契是蕭夢的一紙押借具，有手印，有中證。

官家對過存檔的蕭夢手印和筆跡，沒錯，抵押契證寫的清楚，是押上蕭家的一切財物，於是單公子成了現在的主人。

單公子還沒把這點財物看在眼中，只是接手的當天，草草看了一遍，然後仍是請回原先所有的伙計來工作，只是提升小八哥成了大掌櫃，主理一切。

小八哥雖然叫小八哥，雖然曾經是金銀當舖東方銀的小廝，人可並不小，二十四啦，只是傻了些兒，也文質了些兒，善體人意又能言會道，大水缸懶的提名道姓，才叫他八哥，他像八哥那張嘴，惹人喜歡。

小八哥走了運，一躍而成大掌櫃，第一個給他道賀的，竟然是石頭。

石頭這次是推响大門進來的，小八哥正親自用布在擦抹古玩上的浮灰。

鈴响，小八哥立刻看到了石頭，仍像先前一樣熟絡的迎上前去問好。

石頭並不比小八哥大多少，不同的是兩人擺在一道，怎麼看都覺得小八哥的確是太小。

石頭笑着道：「聽說你一步登上九重天，我是來賀喜的。」

「您太客氣了。」小八哥說：「什麼九重天，還不是一樣給人家打工。」

「不請我坐？不敬杯茶？」

「應該應該，您請，這邊請。」

進了掌櫃的房間，這是小八哥接事才改的，從前蕭夢是在店堂裏待客，理事，要休息的話，他回後面內宅。

另有小廝敬上茶，退出，石頭就閉口不言只是上上下下打量小八哥沒完。

小八哥見的大陣仗太少，被石頭看得直發毛，發毛到坐也不穩站也不直哭笑不得。

忍不得了，急道：「您還有什麼事？」

「事是有，但是不是我的，是你的！」

「我的事？我的什麼事？」

「小八哥，不不，大掌櫃，您貴姓呀？」

「您開的什麼玩笑，您知道我姓單嘛。」

「台甫？」石頭臉色仍是冷板板的道：「我是再請教名字？」

「單順與，順從的順，興隆的興。」

「好名字，無怪能平步青雲從當行的小廝，躍升作珠寶行的大掌櫃，不是嘛，順着某個人的意思去作，於是作完了，成功了，將功論賞，你就興隆起來啦，當上了大掌櫃。」

「我說石頭，咱們可是好朋友，你這又何必……」

「不是我何必，是你何必，眞說起來，現在你是吃的比從前好啦，當然穿的也好多啦，用的嘛，我相信也有限度的自由支用啦，不過我敢打賭，你絕對睡不好，睡不實落，睡不安穩，所以是你何必，不是我何必！」

小八哥小臉更傻了，更成了道道地地的小白臉！

「你說老實話小八哥，單順興，東方家大火的當空，你在什麼地方？」

「我……」他記起來了：「我正奉命套車四出找你！」

石頭笑了，那笑臉上顯露出來的智慧，小八哥看了有些害怕。

石頭最後搖搖頭，小八哥擦擦冷汗。

石頭的話鋒，像刀，天下最鋒利的刀，刀刄，直扎進小八哥的心肺，他話來得突然，道：「你爲什麼要放那把火？」

小八哥心神兩呆駭，剛張開口，石頭話鋒接的好快，道：「爲什麼偷走金佛？」

小八哥冷汗從額頭越過了眉毛。

「說，你那裏去弄來的假玉環？」

小八哥冷汗流進眼中，好痛，擦着。

「講！你該想想東方銀他們身受的，不講，有一天你也會突然喪命，你聰明的話就該想到，你是僅有知道這一切秘密的人，你正握着那個陰狠厲害脚色的刀把，會嗎？他會放心讓你永遠抓着他的把柄嗎？殺了你多好，殺了你一了百了……」

「我只是偷了金佛，別的全不知道！」

小八哥驚駭恐懼之下，終於說了實話。

「誰叫你偷的？說！」

「蕭夢和豆腐干！」

石頭猛地一跳而起，像陣狂風似的捲出珠寶行，他非找個地方靜靜心不可，非找個地方自己問問自己不行。

小八哥傻楞的目睹石頭奔去，那顆心才從嗓子眼裏沉落下去。

剛剛沉落，一隻手已扶在他右肩頭上，想回頭，動不能動，要站起，根本辦不到，於是他那顆心，又一跳跳到嗓子眼。

「順興，石頭都是問你些什麼話？」

小八哥說了，一個字也沒漏。

「很好，尤其是你告訴他，是蕭夢要你偷那金佛，實在辦的好。」

「是是，您又是……」

「我的話還沒完，聽下去，石頭說的不錯，刀柄是不容別人握住的，是我輕視了石頭，錯當他絕對不會想到偷那金佛的是你，既然料錯他的能力在前，就必須亡羊補牢於後，順與，你不該承認你偷金佛的……」

小八哥人機靈得很，已經聽出話不對頭，一轉眼珠，決定拚拚運氣，道：「我已經知道您是誰了。」

「我本來就沒打算能瞞過你這一點去。」

「您大概想殺我滅口？」

「話很難聽，我只是在保自己的平安！」

「憑您難道也會怕那刻匠石頭？」

「哼！他不是什麼刻匠，他也許姓石名頭是叫石頭，但他却來自『公平城』，是每隔五年改任一期的『公平使者』，這點他瞞不過我的！」

「反正我是死定了，能在死前讓我作個明白鬼？」

「順興，我實在是非常喜歡你，所以從去年就暗中指點你強身的武技……」

小八哥有些激動了，道：「原來是您，旣然是您，您該知道順興對您的感激……」

「我知道，所以才存心造就你，使你有一天能成爲我最大也是最好的弟子，可惜我沒想到石頭如此厲害，一時失策，被迫對你下手，順興，你該知道我內心是何等的痛苦！」

小八哥的魂全嚇出了竅，他懂善惡，也知是非，錯僅錯在年輕經事不够，如今這人所說的話，他寫起「啓蒙」老夫子說過的話，三國中曹操的嘴臉，當眞是他寧負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負他。

這人說的有多明白，錯在他自己小看了石頭，但要殺的是別人，以殺別人來堵塞他一次的錯失，並且由他口中說出這種狠絕毒絕的話，竟像懷着悲天憫人般意願的眞誠和應該，小八哥眞的死了求生的心。

死前，的確還想多知道些事情，其實說穿來，仍然是下意識的希望能多延長一刻活命，就延長一刻。

於是小八哥道：「您造就了我，再毀去我，我沒什麼好埋怨的，講完有關公平使者的事後，告訴我一聲，我會笑着死。」

「公平城究竟在什麼地方，和究竟有是沒有，武林江湖傳說紛紛，總之，沒有人去過，也許去的人都能守口如瓶，至於公平使者，是專司察巡江湖武林邪惡事物的人，說穿了，也等於誅惡安善打人不平……」

「石頭會是什麼公平使者？」

「你所想的我懂，石頭看上去不像，但是你沒試過，我也沒有試過……」

「那您爲什麼不試一試呢？也許他不是什麼公平使者，那樣您豈不是不但不必殺我，反而獲得一個得力的門下？」

「好話，也是傻話，我如果試他，結局只有兩種，他若不是使者，必死，他若正是使者，我死，機遇一半一半，順興，你如果眞够聰明，應該想到，在我只有一半機會的時候，會爲你去一搏生死嗎？」

「不會，也不應該。」小八哥順情說了好聽的話，「我想您就要下手了吧？」

「我喜歡你的地方，正在這裏，我正要下手。」

「我如果要求臨死見您一面，您大概不會答應吧？」

「不錯，不能答應你。」

「請您在我死後，代我辦件事情行嗎？」

「放心，小劉莊你父母那裏，我會送去足够他們一生過中常日子的銀両。」

「謝謝您，那我眞的就再沒什麼好牽掛的了。」

「順興，你可以笑了！」

「等等，您能原諒我要求面南坐着？」

他背後的人，沒有答話，却代他搬動坐椅，連人抬起面正向南。

南面臨街，有够大的兩扇窗戶。

窗旁，正掛着一面古紫銅鏡，據說那是楊貴妃曾經用過的東西。

從「貴妃鏡」中，小八哥看清了背後這人是誰。

他等那人剛放落坐椅，驀地雙腿猛挺雙手也猛地一推太師椅的扶手，太師椅向後猛倒，他，小八哥，已穿窗而出落在街心！

那人的確未曾料到始終安然待死的小八哥，會來這一手出奇的妙着，所以小八哥平安的撞破窗戶飛了出去。

不過那人業已順手揑碎了太師椅的椅背，並且當小八哥人在街心空中的時候，抖手射出那尺長寸半厚的斷木，他並沒有再看小八哥的生死，一閃而去。

小八哥沒死，當時並沒有死。

小八哥活着，只是活了不久。

那塊斷木，正從後心插進身體，前腔透穿出來。

別說是小八哥，就是老八哥，受這重傷也决活不了。

首先奔向他身旁的，是每天清早提着柳籃賣包子的老江。

老江的外號正叫「老薑」，薑是老的辣，所以老薑除了代表着老道狠辣以外，還代表看事的透遠和不管閑事少落不是。

閑事似乎並不包括人命關天的事，所以小八哥從半空裏摔下來，老江就幾步趕到小八哥面前。

他當然認識小八哥，這座城，固然是曾經作爲帝王都的大城，但是住久了，像老江一個專門走長巷串短街賣吃食的老小販，是會認識很多人的。

小八哥在金銀當舖作小厮的時候，就是老江的老主顧，所以他一見老江，就像看到了親人，淚流落下來。

老江先向業已圍近的擠擁人羣掃了一眼，道：「那位行行好，去招呼管大爺一聲，出了人命啦。」

小八哥扯動老江的衣袖，老江附上耳朵。

小八哥只說了句——賭！

其實一個賭字算不得是句話，不過多想想，用個賭字代表一句話也沒什麼不可以。

老江老薑，大聲重覆小八哥說的，道：「賭？這是甚麼意思？」

老江的重覆，賭這個字，就不再是小八哥僅僅告訴老江的秘密話了，因爲人羣全聽得清楚。

小八哥已經再也說不出話來，血像小嬰兒的尿，從口裏直往外面流。

早巳有人去報官了，老江在等待。

老江仍然沒有放落小八哥，仍然是抱着小八哥的頭，小八哥顫顫的伸出兩根手指頭，老江似乎懂了，道：「你要賭，賭押寶，賭二，賭雙？」

衆目所視之下，小八哥廻光返照，突然搖搖頭，伸出一根手指頭來，拚盡全力，血噴如泉道：「單……」

於是小八哥死了，死在老江懷抱中，死在英年，死得不值。

× × ×

老江巳經喝下他平日最後的那碗酒，第三碗。

不管老江碰上多麼開心的事，那怕是一出門，天上掉下個東西正落在他脚下，看看，竟然是錠整整五十兩的金元寶，這天當他賣光包子來「朝天鍋」喝酒，也只喝三碗。

他就算倒了楣，死了親娘老子，這天他來「朝天鍋」喝酒，也只喝三碗。

今天也不例外，喝完了他那第三碗酒。

今天，臘月二十八的傍晚。

今天，一大早他就碰上小八哥死在他懷裏，所以把包子全送給了「善堂」，倒頭一睡天傍黑，洗把臉來「朝天鍋」喝他那三碗酒。

剛喝完第三碗，石頭到了，一屁股坐在他身旁。

老江那「朝天鍋」屬於他的紫銅格子裏，還煮着一副猪腦，據說吃甚麼補甚麼，老江的

記性不大好，怪腦子不太靈光，所以特別吃猪腦補補。

儘管老江實在捨不得現在就吃，因爲二馬糊說，越煮久了越養人，可是石頭既然一屁股坐在他旁邊，他就顧及不了那許多，撈出猪腦，站起來，換了個坐位。

他換的坐位够絕，保證石頭再也坐不到緊貼身，因爲正好左右全有吃客。

石頭連一眼全沒看他，要了兩大盤牛肉，一碗酒，牛肉一塊推到格子裏，碰變色，趁嫩撈出來就大口吃，兩大盤牛肉一斤正，他幾口吃光，仰頸喝下那碗酒，扔出兩錢二分銀子，轉頭去了。

這的確十分出於老江的意外，好在老江老薑，反正是本就有心要避開瘟神爺，既然瘟神爺沒找他，豈不是最好的事。

老江吃喝完了，算賬回去，他非再睡上一覺不可，三更天就得醒來做包子，五更去賣，平常總是正午就賣光。

賣光了總能賺五錢或許七錢銀子，老江做這生意久了，十年來如一日，白天他也吃包子，喝着他自認十分得意的大碗茶，晚上一準是「朝天鍋」，總花個三錢兩錢銀子吃飽這頓晚飯。

曾經有人給老江算過賬，一天除了一切開銷，穩賺三錢銀子，十天三両，一個月九両，一年一百零八両，老江十年如一日，所以該存有白銀是最少一千零八十両。

別人或許還有個生病有災，或許也有其他嗜好，譬如到黑馬賭坊，甚至找個嬌嬌娘，老江沒有，從來沒有，他的生活，刻板到誰全能數的清楚。

不論年頭多好，壞人總是不少，曾有早就預計可以大發一票的偸兒，五更後，老江走了，悄悄進去搜、翻、找，怪事，老江那間破木屋裏，連一分銀子也沒有，更不用說一千零八十両了。

從那時起，老江就算不鎖門，保險也丟不了根毛。

老江自己，根本就沒往這種地方想，他巳經「老薑」到連自己的「閑事」全懶得管的地步。

老江今夜回到木屋，天也就是剛剛全黑下去，他省錢，從不在睡覺前點燈，今夜當然也不例外。

「老薑」固然是比嫩薑辣，但是總辣不過「朝天椒」！

「老馬」當然識途，但牠也難以保證有天不會摔到溝裏面！

老江如果不是塊「老薑」，剛才在「朝天鍋」如果不像躲避瘟神般躲開石頭，很多事就會不同，別的不說，他老江今夜的遭遇至少就不一樣。

可惜，他小心的過了份，走慢路固然不容易摔倒，却容易被急性子從身後面碰上，今夜，正是如此。

他開了那根本一拉就開的鎖，一頭攢進去，扣門，脫衣，進被窩。

老江這點好，被窩一定先舖好，省事。

老江十分講究健康，所以不論冬夏，入被窩的時候一定光溜溜，今夜更不可能例外。

他不怕涼被窩，身上火氣旺，一剎那就會暖過來，他也在那個時候睡着，然後一覺三更，從不失誤。

他攢進被窩的時候，還看不清屋裏一切，因爲外面總比屋子裏亮，現在，他看清了，他可也涼到脚心底，知道今夜這覺是休想睡了，一個弄不好，也許這一覺就直睡到下輩子。

有個人，正坐在他木床旁邊一向放好從未動過的椅子上，那是他放睡時脫下來的衣服用的。

如今，衣服都到了地上，這當然嘍，椅子上有人坐了嘛。

「別怕。」那人開口了，聲音低沉，「我是管爺那兒來的……」

管爺正是管五岳，總捕頭。

「老爺。」老江用老百姓稱呼公差的尊稱，「白天我全把話告訴給管爺聽了，四隣全能作證，小八哥也只是說了個『賭』字，和最後那個『單』字。」

「這我知道。」那位不速客道：「管爺認爲，單順興也許說的不祇那麼兩個字……」

「是是，還有，不過那只是手式，先是伸了兩個手指，後來是一根手指頭，我想他是賭瘋了，臨死不忘押寶，還不是押大小，是押單雙。」

「不，管爺認爲另外還有什麼話，是你老江一塊老薑，不願意多事惹禍，深藏心中不講，白天人多，你怕，才叫我晚上候着你，問個究竟，弄個明白。」

「老天可證。」老江幾乎要哭出聲來，「要還有第三個字，叫我五雷打死，大樹壓死，水裏淹死，不得好死！」

「老江！」那人沉聲道：「你可要放明白，這是兇殺案，小八哥是個有爲的青年，管爺和我是一心要抓到兇手，替他報仇，難道你願意小八哥屈死九泉，難道你希望兇手逍遙法外嗎？」

「老爺您聖明，誰要不願意替小八哥報仇，捉到兇手他就是個『驢逑養的』，只是小八哥確實再沒多說半個字，老爺您又叫我怎麼辦呢？」

那人緩緩的點着頭，又長嘆一聲，看樣子是相信了。

因爲他巳經緩緩從椅子上站起，並且在略作沉思後，替老江拾起地上的衣服，扔在椅上，步向門口。

門前停步，道：「既然眞的他沒什麼其他的話留下，那今夜的事你最好就別提起，兇手還沒擒獲，當他聽說我們曾經夜訪過你，老江，他必然疑神疑鬼，只要他動了疑念，你就再不平安了，懂嗎？」

「是是，謝謝老爺的關照。」

「好，我走了，你好好的睡吧！」

「是是，老爺您走好。」

那人走了，老江馬上披好皮襖，去關門。

關門前，他在門縫中偸看一眼，那人走的很快，巳經出去了十幾丈。

老江心裏才有數呢，管五岳手下二十六名弟兄，他沒有一個不熟，偏偏今夜這位他沒見過，這位究竟什麼來頭，老江比誰全清楚。

要關門，驀地背後一隻手按上肩頭！

這太意外了，意外到任憑老江如何的「老薑」，也失去從容造作而恢復了本來面目。

只見老江倏忽身形暴低，左肘由後方上搗，那所在，正是任何男人都有的命根子，若被搗實，就算不想幹太監這一行也不行了！

詎料老江失了手，噗，左肘被人拏住，「厤穴」一酸，半身勁力全失，接着耳邊傳來話聲道：「雖然寶刀未老，可惜巳非當年，江湖風雲日緊，閣下這『擒龍客』眞能獨善己身？睡吧，只要你江湖海眞願意賣一生包子，我保證不再打擾！」

話聲剛住，老江頓覺全身一輕，猛回頭，身後那裏還有人影！

人影？有！正在老江屋外十三四丈遠的地方。

人影還不只一個，是三個。

一個正是剛剛從老江房中出來，自稱是地面公差的那人，另兩位，近前些能够看淸，正

是本省總捕頭管五岳和他得力助手「雷拳」震三山的鐵彤！

自稱爲公差的那人，業已幪住眼下部份，由此可見，在公差列中他是個「面具」貨色。

管五岳和鐵彤，已分散互距丈遠，他們久經大敵。

幪面人，十分沉着，有泰山崩於前色不改的安閑。

管五岳冷笑出聲道：「朋友你這場殺人的官司，最好是打了吧，你上了當，有人出了高明主意，故佈謠言說老江知道很多，人家已經料定你今夜會來，你就果然來了，如今四外幹捕包圍，朋友，你還等什麼？」

幪面人聳聳肩道：「等着總捕頭多告訴我個消息！」

「什麼消息？」

「誰佈的謠言？」

「朋友，別拿管某當三歲娃娃！」管五岳鐵尺一點，道：「管某奉令，爾若拒捕格殺勿論！」

「既是如此，大捕頭你還站在那兒等什麼呢？」

鐵彤冷哼一聲，叱道：「等你摘下面巾受縛！」

幪面人笑出聲來道：「可是，就煩請你這位名捕頭勞駕吧。」

鐵彤不再多話，踏中空走直路一拳搗向幪面人前胸。

幪面人不退不避，也是出的拳路，硬碰硬抵擊鐵彤的「雷拳」！

兩隻拳頭是擂在一起，幪面人身形一幌而止，鐵彤却退後兩步，頭上青筋直跳，右拳已抬不起來。

幪面人絕對不是嘲諷，而是由衷的讚佩，道：「雪山雷拳，你果然名門出身，有了八成火候！」

鐵彤這時暴吼一聲，猛撲上來，雙拳齊出平擊幪面人左肩及胸。

幪面人一搖頭，旋身側移七尺避過，道：「鐵捕快，你該知道我並不怕你這威猛的雷拳，只是不願意和你們爲敵，何不見好就收，留個情份？」

管五岳這時已悄然滑步而到，鐵尺直點幪面人肋下道：「躺下！」

幪面人再次旋步右避，鐵彤和管五岳本有一種配合恰當的攻防戰式，這時正好用上，移步補位比幪面人早到剎那，雙拳適時擊出，用了全力。

管五岳的鐵尺，倏忽橫移「斜斬赤龍」，幪面人這時剛剛封出鐵彤雙拳，鐵尺已到膝頭，提步巧登恰自管五岳頭上翻過，他危急下的身法，洩露了不願人知的身份，管五岳登時楞在當場。

幪面人雙目射出寒光，盯了管五岳一眼，冷哼一聲疾射而去。

鐵彤要追，管五岳伸手攔住，搖頭道：「來不及了，我們不是他的對手。」

鐵彤埋怨道：「他翻上去的時候，大哥怎的不用那招『飛矢貫月』？如果用了，相信他必然難逃！」

管五岳只說了句——你不懂，接着又長嘆一聲拖着鐵彤走了。

這一切的發生，全沒能逃過再次把房門輕輕推開一綫，十分小心並注意偷窺和仔細聆聽的老江，包括管五岳和鐵彤走後，又自另個暗影中轉出來的人。

不過最後這人的模樣，老江仍然無法看到，太遠，也够黑，最大原因，還是這人曾揮手向他告別，逼使老江縮回目光。

× × ×

沉暗，寂靜，有不同的呼吸聲。

一個是稍稍急促的，另一個就平靜多了。

是那喘息較爲急促的人先開口，道：「我絕對沒有想到會是您，否則我又怎麼會上當了去？」

另一個人淡淡笑着道：「你連片刻都不停的趕來，就是爲了解釋這件事？」

「給您回，我不敢說是解釋，是必須稟陳您實情。」

「我不像你那麼容易受騙，否則我早就留下你們了！」

「是是，您聖明。」

「你是不是現在應該想到，去挖出那個散佈謠言的人來？」

「是的，已經叫人去了。」

「還有，小八哥的被殺，我看似乎也該算到那個散佈謠言人的頭上。」

「我正是這樣安排的。」

「很好，眞的是很好，你如今辦事的能力，和推斷力，都比從前强多了，我會記住的，也許很快很快，秉領河面上的地界，你能勝任愉快吧？」

「不敢說能，我會全力去幹。」

「太好了，對你全心全力維護我們整個團體的安全和利益這方面，我會專報上去，相信你一定會得到應得的報酬，另外還有件小事，方便時多用些心機，黑馬並不牢穩，他有自己的一股力量，像你瘋子、滿天雲，甚至崔青兒和白麗兒，這只是我們知道的，隱在暗地的恐怕也不在少數，你要費心挖挖他們的底，我可以告訴你條綫索，黑馬極可能和『長江』方面有關係！」

「是，我一定立刻注意，派出專人辦這件事。」

「謝你了，如果沒有別的事……」

「我是想向您告辭了，只要再向您報告一件事情，就是石頭這個人……」

「這個人你不必過問！」十分奇怪，一提起石頭來，此人明顯的表示出焦躁和激動。

「是，那我告辭了。」

沉暗、寂靜，這次連呼吸聲都聽不到了。

× × ×

老江病了，拄着枴。

老江的臉色，是有些灰黃。

據老江傍晚坐在「朝天鍋」喝他那三碗酒時，自己拍着他那左腿說，是犯了老毛病，年輕時曾經摔斷過，昨夜又受了些風寒，先還沒覺得怎麼樣，那知道一陣酸痛過一陣，他娘的，最後硬是不拄個杖兒走不了路啦。

說到這裏，老江一口喝下他那第二碗酒的最後一大口，才嘆息着搖搖頭又說，老了就是老了，再想小了可眞難了，不服老不行，看起來我賣包子的生意，今後也泡了湯，這可怎麼生活。

說得熟酒友全安慰他，說得二馬糊催他找偏方，只有石頭在笑，哈哈的笑。

老江牛眼一瞪，冲着石頭道：「你眞是個道道地地的小瘟神，這下子我去了賣包子的生意，你該滿心高興了吧？」

石頭搖頭道：「言之過早，一個人總該有點用處的，只是把包子籃筐和大銅壺丟開，這能算什麼？」

「那你說！」老江近乎在吼：「你還想叫我怎麼的？」

「你聽我的？」

「算我上三代都欠你的，聽，聽！」

「那行，第一你先把那破木屋賣了！」

「賣了？」老江又瞪起牛眼，嚷道，「賣給誰？你？他娘的好主意，賣了那間破木屋，我住廟呀？」

「我知道劉大個子要娶親，你如果眞心賣，交給我，現在你開開價。」石頭沒理老江，自顧自的說。

「好，賣，五十兩！」老江發狠，要了個瓦屋價。

「一句話，五十兩，明天一早一手交銀子一手過房子，老江頭，咱們話可先說在頭裏，反悔的是狗熊！」

「絕不反悔。」

「你要不反悔了，運你老江頭住的地方也歸我辦好。」

「什麼地方？」老江一噘嘴道：「要是住城牆洞，我自己還會找。」

「笑話，準比你現在的木屋好。」

「那裏？」

「也是間木屋，不過比你現在住的大多了，也亮多了，並且有件……」

「石頭，別是說你那三間木屋吧？」

「嘻嘻，老江頭人雖老反而更聰明了，不錯！」

老江第三次瞪起牛眼道：「好小子，你儘管出着方子的算計我吧，小心，總有一天北風也有轉南時！」

石頭只是笑了，老江一生氣，咕嚕咕嚕喝完他那第三碗酒。

他剛放下碗，管五岳已站在面前，寒着一張臉，冷冷地說道：「你今天沒賣包子，爲什麼？」

老江一肚子氣，正好全出在管五岳身上，道：「大捕頭，不賣包子犯法不？要是犯了法，請說法犯那條，如果不犯法，現在天正冷的能凍死人，你大捕頭愛上那裏去涼快，就上那裏去涼快，少煩我！」

老江一個小販兒，竟敢頂撞管總捕頭，那還了得，管五岳臉上罩了霜，罵道：「混賬東西，犯不犯法那就憑管爺我說，現在我說你犯了法，滾起來，帶上這個！」

「這個」，一根鐵索，飛快的由管五岳手中套向老江的脖子。

老江沒躲，非被套個結結實實不可。

沒有，並沒套上，因爲石頭在一旁伸了手，正抓住鐵索。

管五岳厲聲道：「石頭，你好大膽！」

老江够妙，今天也够狠，也厲聲道：「誰的膽子也沒有你總捕頭的大，你膽大到不但只會欺壓良善無辜的老百姓，還會當場縱脫殺人兇手！」

這句話說出口，管五岳傻了。

不過也只是剎那間的呆傻，接看暴然出手，五指抓向老江頭頂，探手時，沉聲怒喝：「你就是殺人兇手！」

五指抓到頭頂，老江都沒動一動，旁邊的石頭又伸了手，這次更簡單，只是把手中鐵索猛地一揚，管五岳被鐵索猛甩後退兩步，於是五指自然抓了個空。

石頭一步站到老江面前，嘻笑着說道：「得了管爺，老江頭的左腿壞了，已成了殘廢，心裏正難受，酒喝的就多了點，酒言酒語，您管爺還躭待不住嗎？」

「你閃開，我說石頭，這是公事，別沾手！」管五岳使出公門中的法寶。

「妨碍公務」的大帽子下面，眞有計數不清的寃屈事，所以才有那句「公門中好修行」的話。

石頭依然含笑道：「算啦算啦管爺，大人不記小人過，明天老江酒醒了，準去賠罪，這總可以了吧？」

「笑話！」管五岳犯了「不見棺材不掉淚」的病，道：「我再警告你一次石頭，站遠些，要不連你一齊鎖！」

石頭還是在笑，不過這次是冷笑着，道：「管五岳，人家捧你，抬你，你該識趣，既然給你臉你不要，很好，就鎖人吧，連我算上，咱們公堂上分個是非，老江頭沒說半個字的謊，你的確是當場私縱兇犯，我是第四個見證人，老江才是第三個，你那好助手鐵彤是第二個，被你縱的兇手是第一個，走，你今天要是不敢鎖上我石頭，管五岳，今後『朝天鍋』你就少來！」

這可要了管五岳的好看，他那張臉，在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下，恨不得能倏忽隱去，化身烟雲。

來了打圓場的了，「助人快樂」單公子。

單公子一進門，什麼全不問，向管五岳一抱拳道：「管班頭請趕緊回衙，程老夫子有請，說有急事。」

管五岳回過禮，一跺脚走了。

光棍打九九，石頭今天加上一，揚聲道：「姓管的，『朝天鍋』今後少來！」

管五岳幾乎氣炸了心肺，脚下加勁，如飛遠去。

單公子對石頭一笑道：「你可也眞厲害，何必呢，管五岳這兩天也不好過，先是金銀當舖一把無名火，接着小八哥遭人慘殺，人命關天，已經很够他受的了，算啦算啦，我是有事來找你，如果已經吃喝完了，可能陪我街上走走？」

石頭沒接話，點點頭。

單公子目光一掃衆吃客，道：「諸位街坊，剛才的事，急話趕氣話，全沒那麼眞，所以能忘了最好，請不必再提，我先謝了。」

他不等有人開口，轉向二馬糊道：「今天衆街坊吃的喝的，全記我的賬。」

在衆人謙謝聲中，他和石頭去了。

走才剎那，老江突然自動用碗在酒缸裏掬了碗酒，一口氣灌下肚去，接着探囊出手拋下一錠五兩銀子在二馬糊面前，鐵青着臉道：「我的，石頭的！用這錠銀子算賬，多的明天來再說，你小子要是敢把我和石頭的賬，算在別人頭上，小心片肉的刀片下你的人頭來！」

話說完，老江一拄枴杖已到了門口，再一頓地，沒了影子。

二馬糊張着大嘴傻了，吃客們也全呆在位子上。

所以誰也沒看見，滿天雲悄悄從樓上步到樓梯中間，探着頭，冷冷一笑又回到了樓上。

更沒人注意，在樓下黑些的那牆角落，那位赤紅臉有着長而白的鬍子老頭，正撚着白鬍子在微笑，笑的是那麼得意，那麼慈祥。

「朝天鍋」的確是太有名了，儘管「朝天鍋」八位「大司務」切的羊肉片兒，未必比別家切的薄，未必比別家給的多，更未必比別家便宜，但「名氣」所在，它這裏總是「座上客常滿，朝天鍋不空」。

這座古城的城鎭，曾經是帝王都的城鎭，自從「黃河」改道，自從「大明朝」建國，直到現在的皇帝老兒從「燕王」一躍身登九五，它，這座古老的城鎭，雖仍是一省首善，但眞要嚴格的說起來，早已漸漸失去當年威武，淪爲三四之數。

也正因爲如此，也正因爲它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失落，才會被八方英雄看重，尤其是別懷抱負的某些人氏，有形與無形的，把這座古城，這座樸素雅靜古色古香幽美的古城，薈集成爲臥虎藏龍的武林重地。

這和相隔並不算遠的嵩山少林古刹，有極大的關係，因爲當初這古城就是少林一派俗家弟子的勢力所在。

雖然這樣，雖然是臥虎藏龍，却有個沒人希望打破的規例，那就是儘管天下武林紛爭，

也許起源於此處，但此處却是點滴腥血不沾，這正像俗話的「兔子不吃窩邊草」，這無形的規例，直到山西「龔氏」銀號慘遭洗刧，直到「蘇州」九九鏢局所保百萬紅貨失踪了，總鏢頭「九頭獅子」郭威以及十二名鏢客無一生還，直到武林名城「戚家堡」，全堡高手及婦孺老弱，於一夜間慘遭毒斃後，這座古城已現出了動蕩和不安。

果然！首先遭難的是東方銀和蕭夢兩家，接着血腥濺在這座古城的地上——小八哥單順與慘死！

固然在表面上仍舊看不出什麼來，只是骨子裏已經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了！

感染到這種能窒息的未來血腥氣味最早的，首屬黑馬賭坊，繼之是「飛虎鏢局」和「勝家寨」。

人在人情在，東方銀和蕭夢在時，人稱他們是大掌櫃的，沒人去深究大掌櫃的身後秘密，如今死了，化作焦炭臭骨，閒話來了。

當然，閒話未必可信，未必有憑，不過「空穴來風」自有其因。

閒話說，東方銀和蕭夢，同屬於某個江湖組織，更不知是從何處傳出的消息，說他們兩家就是武林中人談虎色變的「黑堡」高手！

「黑堡」無堡，名傳江湖有幾十年了。

所謂「無堡」，就是說「黑堡」根本沒有這個地方，誰也沒見過這座堡，但也有人說，一到夜晚，「黑堡」自現，後一種說法，當然是不值識者一笑的。

不過「黑堡」中的「血帖」，有人見過，見過「血帖」的人，現在全沒活着！

於是又有人推測，「黑堡」可能就是「烏衣帮」的另一個稱呼，提起「烏衣帮」，那的確是有使武林中人談虎色變的威風。

不過自從三十年前，烏衣十三騎在「子午嶺」頭，掃數遭刧，被誅殺殆盡，屍側留有「金帖」，帖上排列彼等罪狀，及留帖者具名「公平城公平使者」名諱後，武林中江湖上就再沒有出現過那形如鬼魃般的烏衣人物。

相反的，「公平使者」和「公平城」的盛名，頓時遍傳天下，不過「公平城」又在何處？「公平使者」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物？謎！謎！謎！

說閒話的人，因之傳出「公平祗在人心」的話，無異說「路不平人人踩」，凡在暗中好管不平，行事公正的人，都是「公平使者」。

閒話聽聽可以，深究不必，不是嗎？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不過今天晚上凡在「朝天鍋」吃飯的人，却全心裏有數，這城裏要出大事，絕非庸人自擾。瞧！管五岳那份狼狽，瞧！石頭那種氣勢，瞧！老江腿不俐落可走的眞快，再聽！聽聽這些人說的話，够了，等着看這份罕見的熱鬧吧！

× × ×

「雷拳」鐵彤接到了份十分神秘的帖子。一張金帖，帖上寫着字——請今夜三更，移玉老江木屋，即知慘殺小八哥之兇手是誰！

沒有具名，帖子是在鐵彤床頭上發現的，他一覺醒來，就發現了這張帖子。

他匆匆洗過臉，放棄了平日十分講究的早點，甩開大步奔向布政使司衙。

管五岳似乎昨夜睡在簽押房的，又似乎根本沒有睡好，所以一對眼睛滿佈紅絲。

鐵彤把帖子交給管五岳，管五岳目光掃過帖子上的那行字，只說了句別走等我回來，就急忙而去。

鐵彤等了許久，沒見管五岳回來，他餓得很，走出街門口去「小李燒餅店」吃黑點。

人正多，全正在指手劃脚的議論着某件事情，可見他一進來，話聲停了，因此熱鬧嘈雜的店堂，突然變作鴉雀無聲。

身在公門，他養成了十分敏感和機警的頭腦，頓知剛剛噪嘈雜談議論的事，一定和他的身份有關，否則斷然不會倏忽全都住口不言，他已經嗅到一種十分惡濁的令他也十分厭惡的氣息。

他知道要是這樣詢問，休想會有人說，於是他記起師父的話來，說不知是爲什麼，自古至今，凡人一提到「公差」，只代表緝捕惡徒安定地方的「公差」，都敬鬼神而遠之，其實不該說敬鬼神而遠之，是道地的「敬鬼而遠之」，接說，百姓是該對公差生出親切的感覺來才對，因爲公差是在罔顧本身安危，替百姓擒兇誅惡，但事實恰恰相反，甚至有人會感覺到寧願地方上多個兇徒，不希望多個公差，當時他曾不解的問過，師父誠懇的告訴他說，問題出在公差的本身本質上，和公差這行道傳統下來的陋規惡習使然，多個兇徒，這兇徒未必會恰恰找上自己，只要自己能不多事，八九可保平安，多個公差就不然了，你將不知道會在什麼時候，那件事情上，被橫敲一棍，兇徒欺人，訴苦有門，人人相信，公差欺人，會使你身受百刑後，還自具甘結，寫明毫髮無傷，事起「妨碍公務」，念及平日無過，才從輕發落具結釋放等等，事後不僅投訴無門，甚或內傷過重落個終生殘廢都是極爲可能。

爲此，師父再三告誡，公門中的修行，莫忘上台總有下台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所以你要處事秉公，萬念發自忠誠正直，莫欺人而落父母之辱，須知天道不爽善惡有報。

他，鐵彤，自入公門，戰戰兢兢，始終小心，始終謹愼，自問良心，敢說不愧對天地鬼神。

現在這件事，本來可以裝聾作瞎不聞不問，但素質使然不容苟且，念頭與起，目光掃向一人，頓時得計，沉聲說道：「馬六子，你過來！」

馬六子馬六順，出名的「扒手」，落在鐵彤手掌心多次了，鐵彤總是只逼他失物交還原主，然後揍上十下手心，再給一兩銀子放掉，據說馬六子這半年來，的確沒再作案。

馬六子硬着頭皮走過去，諛笑着道：「鐵爺您早。」

「講，剛才大家在談的什麼事！」鐵彤絕不廢話。

「沒有哇。」馬六子一口咬實，作出莫名其妙的樣子。

「聽仔細，說了，我出這個門就保證忘了這件事，再提起或是再找你馬六子詢問，我不叫鐵彤，叫彤鐵，你若不說，別怪我也學人家，把你請回衙門裏面問清楚！」

這一手厲害，這也是一手公門中自古至今傳說下來的惡習之一，動輒來句「跟我走，咱們衙門裏說去」，誰不知道，做開門公正廉明，關上它閻羅地獄，眞要公正，眞要有理，幹什麼不當着大庭廣衆千百人說？所以又有人說，如果改不了這種惡習陋規，百姓不怕公差，百姓不恨公差的事，太陽西出也不會成眞。

馬六子害怕了，只好實說：「是這樣的，大家在傳說昨天傍黑，發生在『朝天鍋』酒樓裏的事。」

「什麼事？」

「小的也弄不清楚，好像事關管老總和什麼殺小八哥的兇手，還有老江和石頭。」

鐵彤沒有問，站起來大步走了。

× × ×

石頭還在睡覺，鼾聲震耳。

老江更絕，以鼾制鼾，聲音比石頭還响。

鐵彤擂門如雷，總算擂醒了老江和石頭。

老江掙扎起來要去開門，石頭瞇着睡眼道：「我去，你站都站不穩，小心再摔一跤。」

石頭開了門，直皺眉，上下打量鐵彤道：「找誰？」

鐵彤認得石頭，道：「找你還有老江，我叫鐵彤，布政使司衙門的，能進去？」

「喲，您這可客氣的過份啦，辦公的老爺進民宅，還不像是回自己家一樣？」石頭說着刺話。

鐵彤沒理會，進了屋子。

他和老江打個招呼，他一家尤其是那兩個小的寶貝兒子，是老江的老主顧，從昨天起沒吃到包子，還哭鬧了很久。

坐定，鐵彤開門見山問及昨晚「朝天鍋」發生的事，石頭是一字不加也一字不減的說了一遍。

鐵彤道了謝，立刻告辭，臨行對石頭說：「老弟，公門中人也不全是一樣的，到百姓家，也該客客氣氣敲門。也該等主人答應了再進去的，至少我鐵彤認爲這樣才對，也這樣作了半年，希望石老弟你，多仁厚些，我直言，你可別怪。」

他走了，石頭眞的沒怪他，反而自己覺得臉紅。

鐵彤剛走，老江就笑了，道：「我似乎是覺得，你這塊硬石頭，今天被人家在上面鑿了個洞！」

石頭向不饒人，道：「我還當你不懂『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道理，才甘願放着『擒龍客』江海湖不當，去賣那倒頭包子！」

「別小瞧我賣包子，哼！今後你缺不了我賣過十年包子的經見！」

「先別吹，試舉其一！」

「簡單，先說『龔氏』慘遭洗刧的事，你有幾索？」

「眞不敢再小瞧你，你有幾索？」

「我只能告訴你，南城『府前街』的『昌順巷』，有座巨宅，名義上是『韓氏善堂』，十分可疑！」

「老江，請說詳細些。」

「裏面至少住看幾十號人，雖未曾日日笙歌，却是夜夜歡宴，酒送風頭香，偶見出進，也全是慓悍人物！」

石頭眨着眼，在想。

老江也突然沉默下來，像是內心有看什麼激動和震撼，所以臉上的神色，也現出猶豫。

石頭突然道：「江前輩，你還有保留？」

老江看着石頭，刹那，一片肅穆道：「你得露露身份了！」

石頭抿緊着嘴，吶吶道：「說出來前輩別怕……」

「說吧，我的膽嚇不破！」

「聽說過『黑堡』？」

老江大驚，直着眼張大口看着石頭，臉上滿是疑問。

石頭點了點頭道：「前輩想的不錯，我正是來自『黑堡』，也正是『黑堡』活在世上的最後一個人！」

「石頭！」老江的聲音，低到別人絕難聽到：「有人說你是公平使者？」

「我在找公平使者！」

「爲當年子午嶺頭的『烏衣十三騎』？」

「不錯，惟一要更正的是，死於子午嶺頭的十三個人，不是烏衣帮那些兇鬼惡煞，而是十三位正直無私的英雄，被人設計毒斃，換上烏衣，變成烏衣十三騎！」

「我相信你的這番話，一定是有證有據？喔？」

「有，現在沒有辦法拿出來。」

「原因，我想聽聽原因？」

「我還沒有找到那個人！」

老江第二次深受震驚，想了想道：「你一定認識那十三個人了？」

「我只認識一位，先父！」

够了，這已經很够老江明白了。

不過人人都有「打破砂鍋紋（問）到底」的好奇心，老江亦不例外，道：「令尊大人的名號是……」

「石不凡！」

「千里獨行石不凡？」

「正是！」

老江突然站起，這次竟忘了拄他那楞杖，雖然沒拄楞杖，仍是不碍行走，他很快的把所有門窗都推的大開，然後和石頭面對面坐着，於是任何一個想窺探木屋的人，都休想能逃過監視。

坐好後，老江再上下再次打量石頭，道：「令堂是那一位，她娘家的姓氏，住處都請說明。」

石頭笑道：「前輩想幹什麼，又不是管五岳查三代！」

「別嬉笑，是正經事！」

「家慈姓程，武林醫聖程老的掌珠，祖居青州古城南關。」

「都對，只少信物，你有？」

石頭探手解開衣衫，項間懸着一塊烏黑的石片，上嵌金星，金星九朶，燦爛成花。

老江驀地站起，撲跪地上，虎目淚下道：「老奴江舟，叩見少恩主！」

石頭眞的是第一次傻在座上，刹那，慌不迭扶起老江道：「您……您是江總管？眞的是江總管？」

江舟泣難成語，只有點頭。

移時，江舟沉靜下來，才說出自從昔日蒙石不凡臨危救命，並引介到醫聖的「長春府」作總管，年必親拜石大俠夫婦安康，一年，程女俠突然歸寧，訴說石大俠與好友等共十三人，爲查武林某一大事外出，半年來斷無消息，請程神醫代爲打聽，神醫託了當時知者不多的「公平城」主。仍無下落，其後聽說烏衣十三騎死於子午嶺，程神醫悄然獨自往偵眞情虛實，月後重傷而回，立令愛女及不足週歲的外孫離府，秘密交給愛女一束一書，並請江舟護防登程。

途中遭不明來歷的三名幪面高手刧殺，幸程女俠「飛針」神技無敵，殺却其一，重傷其一，揹愛子逃竄與江舟分散，江舟如今說出，是與另一強敵同墜江中，江舟水性獨步天下，生擒那人，揭落面巾，赫然竟是神醫知友「公平城」主的第三門徒，江舟逼供，獲知神醫已然重傷難活，而惡徒又定是夜殺家毒謀，江舟怒誅惡徒後，既已與恩主夫人散失，尋覓不易，兩害相權，他飛趕回轉程神醫府，奈何一步之差，程府已化灰燼，門下無一生還，自此江舟故意晒黑面目，更自割成傷使形貌兩變，以「擒龍客」江海湖之名行道武林，其實行道是假，偵訪少主及探查强仇爲眞，可惜十年日月，空無所獲。

石頭認爲江舟先以江海湖的名字，天涯偵索惡徒下落而不得，後以老江身份，隱於市販，一定是發現了什麼。

江舟說事是巧合，十年飲恨，當然也相交了不少朋友，內中有位范震川，功力最深也最神秘，就在江舟失望之下的第十年春交，和范震川相遇徐州，范震川那時竟然瘦無人形，懇談之下，范震川才說出他已身犯師門規法，這次是奉令召回，歸則必死，又不敢逃亡，他說死不足畏，無奈老母八十，幼兒五齡，着實放心不下，江舟慨承爲其妥善安置，范感江舟情義，說出他是「公平城」主的第六門下，奉諭

江西誅殺某一人家，到日始知竟是失去聯絡多年的妻弟滿門，實在下不了手，遂秘密通知妻弟火速逃亡，但事爲暗中監視他行動的同門偵知，密報上去，他深知厲害，不敢逃遁，否則勢將累及老母妻兒，如今既有江舟義諾，可以放懷就死。

江舟獲此消息，大喜過望，進而叩請指點公平城所在，范震川說出在此城中，江舟再問詳情，范震川苦笑不答，江舟重諾，先代范震川安置家小，再到這座曾爲帝王都的古城，隱身市中，化裝賣包子的小販，改名老江江老實，只當三月半年，必有所獲，誰知十年光陰，也僅僅發現幾個可疑地方，不過江舟告訴石頭說，如果沒和石頭相認，已決定再隔三月，他召的人手趕到，就要一處處按所發現的可疑地方下手了。

又談到程女俠，石頭淚下，說慈母已逝，死前才將外祖當年的所賜密柬取出，才知道父親及十二好友，就是偵破公平城主的三大惡行而被暗算，柬上並寫明外祖推斷公平城主可能隱居此地。

江舟仔細思量前後發生的一切事情，認爲東方氏和蕭氏兩對夫婦之死，及小八哥的被殺，管五岳的立場等，已足證明暗中有兩大勢力在互爭雌雄，因此江舟認定目下公平城的勢力，已不如從前，所以這正是個可以利用的大好良機。

決策先冷眼旁觀管五岳的行動，相信鐵彤正直，此將有所行動。

× × ×

正是中午的飯口，鐵彤和管五岳單獨相處在平日他們歇息的屋子裏，鐵彤曾經和其他同仁說過，這時間他要和管老總商談要事，至少在兩個時辰內，誰也不要來打擾，所以沒人會來。

鐵彤叫了八個菜和足足二十斤的一罈好酒，管五岳不知道鐵彤究竟有什麼事談，但是他非來不可。

這不只是因爲鐵彤在請他赴席，他也正好有事要和鐵彤商談，何況論起辦案的手法和功力武技來，鐵彤在在比他高明。

鐵彤不談正事，只是一個勁的勸吃勸喝，鐵彤自己，不知不覺間，現在已經是七八斤酒灌落肚中。

管五岳喝了也有五斤，忍不住催問道：「老鐵，別賣關子，你究竟有什麼事。」

鐵彤苦笑一聲道：「你喝夠了沒有？」

「夠了，其餘的大可以留在談完正經事後再喝。」

「好吧，其實事情簡單，小弟要向老總你請辭。」

「什麼？」管五岳駭然難信，「你要辭職！爲什麼？」

「爲了兩件事情。」

「說出來我聽聽。」

「第一件是，老總爲什麼在經人密告，說殺小八哥的兇手深夜會去老江木屋逼問老江，小弟相伴果然堵住兇手後，老總又任那兇手遁脫？」

「老鐵！」管五岳嘆了口氣道：「我們不是那人敵手的。」

「老總，那可要試上才能知道，兇手拔身翻過老總頭頂時候，相信老總如果施展那招『飛矢貫月』，就算不能當場格斃，兇手也必然難逃重傷，可是老總……」

「老鐵，你要我怎樣解釋才信我們絕非敵手？」

「老總！」鐵彤不傻，更沒醉，已聽出端倪：「你認得兇手？」

管五岳楞了一下，皺眉道：「你大概是醉了。」

「老總，請回答我的話。」

「我怎麼會認識這名兇手呢？如果眞的認識他，那有不去圍捕的道理？」

「說的是，老總如不怪罪，恕我狂妄直言，在功力技藝上說來，我並不差於老總，我沒看出兇手功力一定能勝過我們的合擊，老總却看出來了，若不是對兇手熟識而清楚他的功力，老總，另外還有解釋嗎？」

管五岳自然很難解釋，於是轉移話題道：「你先說說那第二件事吧。」

鐵彤掃了管五岳一眼道：「可以，和第一件事也有關連，老總昨天傍晚，在『朝天鍋』指說老江是殺小八哥的兇手，爲了什麼？」

管五岳沒想到問題一個比一個難以解說，不由動了火氣道：「老鐵，私情上，咱們是好朋友，公事上，可要分分清楚，公事上的事，有必要非和你解釋不可嗎？」

鐵彤笑了，是一抹苦澀而悲哀的嘲笑，笑他自己，也許兼及管五岳。

他頭一搖道：「老總說的是，所以我只有請辭。」

「老鐵！」管五岳又換上笑臉道，「別動意氣，事情我會解釋清楚的，但不是現在，信我的話，再也休提辭職的事……」

「不敢欺瞞老總，鐵彤已經信不過老總了，所以非辭職不可！」

「鐵彤，我勸你多加攷慮！」

「不必了，辭呈已經寫好。」鐵彤掏出辭呈放在桌上。

「哼！」管五岳推椅而起，看也沒看辭呈道，「休想，要不你親自呈給大人好了！」

管五岳站起來就走，鐵彤震聲道：「老總如果不馬上批准，鐵彤可要不惜一切去刨根挖底找那兇手，到那一天或許引出軒然大波，老總不要怪我！」

「你要是自己覺得的確有那份本領，也還有那麼多的時間，儘管請，我想不用我提醒你，你知道這是件多麼危險的事，何況揭人隱私損人而不利己，自是更加危險，所以你從現在起，最好自己特別小心！」

就這樣，管五岳扔下幾句別有含意的威脅話走了！

就這樣，鐵彤更下定了決心！

× × ×

一輛馬車，在傍黑後停靠在鐵彤住宅的後門外。

後門開了，有四個人很快的鑽進馬車。

馬車在城門即將關閤前的一剎那，馳出城去，目的地不詳。

× × ×

也是傍晚，同一天的傍晚，管五岳又在那個深黑沉暗的秘密地方，會見了他所畏懼的人，也是主宰了他生與死的那個人。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用緊急信號請我現在和你見面？」

「是鐵彤，他堅決的要辭職。」

「是不是他有了懷疑？」

「是的，那天深夜在老江木屋外……」

「哼？如果不是你鬼迷了心竅，到『朝天鍋』惹那段是非，鐵彤又怎會突然追問過去的事？」

「錯已鑄成，懇求您作主。」

「你想怎麼辦？」

「事到如今，只有殺他滅口！」

「的確也只有這個辦法最好，你既然想到這一方面，怎麼不去下手？」

「您老知道我的本領，着實無法達成此任務。」

「要我派人？」

「是，這樣必然成功。」

「只是東方銀和蕭夢兩對夫妻，接着小八哥喪命，如果鐵彤一死，這幾件血案不破，管五岳，你還能保定這總捕頭的職位嗎？」

「我已經想好了『移花接木』的辦法。」

「大概你想用老江去塡這個坑，可對？」

「您老聖明，只有這樣才能三面俱圓，兩全其美。」

「動機呢，老江殺人，一定要有個動機才對，否則只怕壓不下衆人之口！」

「我也想到了，所以要請您賜下幾樣夠份量的珠寶。」

「栽贓？」

「只有如此。」

暗室中沉默下來，很久很久。

管五岳似乎十分熟悉另外那個人的習性，首先打破沉默道：「何麻子今天一大早出了城，接着在『小李莊』飛出去三隻信鴿，我來拜見您以前，城外的弟兄們正好截下遠處回來的信鴿……」

「信鴿帶回來的是什麼消息？」

「黑馬正是長江大寨的人，對方已經找到實證，信鴿上說已派出五撥頂尖的高手，指日可到，要和我們作強生弱死的決定性會戰！」

「這樣說來，只怕他們已經獲知老爺子痛失武功的事了！」

「也許，不過老人家的事是極端機密，也許……」

「也許有了內奸！」暗影中的這個人，威凌的下了判斷。

「不會吧，您知道的，我們的人誰有那種膽量？」

「有人有的！」暗影中人似乎思着往事道：「像十幾年的范震川……」

「那不同，他不是也還是奉召即歸，甘願領受了門規家法？」

「這句話使我想起來了，好像就是由你和護城三劍去的太原，似乎並沒能達到目的！」

「是，范震川已先一步送走了家小，所以我們撲了個空。」

「往事不去說了，管五岳，鐵彤的事絕不允許再生變化，正三更，你和三劍在他住處會合，要作就作個乾淨，懂？」

「懂，您老萬安。」

「好，你可以走了，小心注意長江方面的人，我想他們頂多不過知道『烏衣重翔』，還不會偵知『公平城』的一切，我要立刻調集『公平城』的全部人手，在十里外狙殺彼輩，誤了事，你可要小心脖子上的那顆頭！」

管五岳在連聲應是下，悄悄去了。

暗影中人，伸手拉動了窗旁的一條垂索，剎那間自四面八方出現了十數黑影，都肅立於室中。

暗影中人冷冷地開口道：「剛才管五岳的話，都聽到了吧？」

他並不準備叫這些人回答，所以接着又道：「三劍到時候去和管五岳會合，事後，我不準備再看到管五岳這個人了，懂。」

這次有了答聲，是三個人同聲應是。

「從現在起，各堂各門立即分佈城外二十里各要道小徑，嚴密注意長江三龍大寨的來人，發現後一面知會其他各卡口，一面升起『公平旗』，我們將以『公平城』使者的身份，先宣佈彼等罪狀，然後羣力誅之，不能容許一人漏網！」

黑影羣應，接着一個個又悄沒聲的隱退而去。

他又拉動垂索，這次拉了五下，室內突然亮起燈光，燈亮下，這人自然現露出面目，赫然是那「助人快樂」單公子。

另外也可以看清這個地方，竟是一戶巨宅中的水榭暖閣。

五名六旬老者，時已站在單公子面前。

單公子對五名老者十分客氣，道：「五老請坐。」

五老點點頭，分坐四外。

單公子目光掃過五老，道：「果然正像金老從前說的一樣，長江三龍寨已握住了證據，並且自己派出他們全部好手前來，這次的會戰，必然是非生即死的一戰，所以要勞動五老大駕，主理制敵的一切事宜。」

五老當然模樣不同，不過若看模樣未必能很快的分清那是那個，所以五老穿着十分不同的衣衫。

他們以紅黃藍白黑來代表個人獨步天下的武技，也以不同顏色的衣服，代表姓氏，內中唯一不同的是紅衣老者，他姓洪，絕藝是「火雲掌功」，其他穿黃衣的姓金，藍，白，黑恰是姓如衣色。

江湖道上，自三十年前，若提起五行五老，足使武林震驚，因爲這是五個邪到無人能及的邪道人物，功力技藝之高，本就罕見敵手，何況五人從不分散，試問武林中人又有誰敢對他們怎樣？

有人敢，「公平城」主，所以天下傳出五行五老已爲公平城主收服。

當然有人不信，不過事實勝於雄辯，五行五老果然從消息傳出之後，再未爲惡，甚至也很少有人看到他們。

誰又能夠想到，這是隻手瞞過天下人耳目的一個騙局，五行五老根本上就是那「公平城」主的屬下，而武林中根本就沒有什麼「公平城」，所謂「公平城」主，正是昔日被石不凡等「燕雲十三俠」，殲盡的江湖大害，「烏衣帮」衆匪的魁首，人稱「獨魔」的單蓋天！

昔日之役，單蓋天身受重傷，幾成血人，僥倖逃亡，二十年來化外隱身，巧獲西域老怪的垂青，收爲衣砵弟子，重修奇技，卒成萬人之敵。

五行五老恰正是西域老怪五名侍童，老怪死後，單蓋天率五老返回中原，這次他越加詭詐聰明，正好這二十年隱跡和苦練絕藝，形貌兩變，遂定下毒謀，於「太湖」湖濱建屋落戶娶妻生子。

他有心的和程神醫結識，所以得西域療傷之術，以廣求醫道的虛心，終於使程神醫認爲不可多得的奇才，最後五行五老橫行天下，他又佈好妙計，使程神醫目睹他收服五老，並當程神醫的面，破掉五行五老一身功力，方始說出「公平城」的堂號，神醫君子，竟代他傳開「公平城」主力服五老的事，於是武林中人不但知道了「公平城」，並且都以能結識這位奇人爲榮。

然後，江湖上突然發現幪面烏衣的鐵騎十三，作盡惡事，宣稱「烏衣帮」即將重建煞威，再立門戶，阻之者死，違之則亡！

又兩年，他宣佈「公平城」認定烏衣帮十三騎絕難改悔，將追緝彼輩掃數誅殺。

他早已料到，石不凡等，「燕雲十三俠」不會緘默，必然重聚偵索此事，果然被他料中，在子午嶺頭佈下埋伏，出動全力，在人不知鬼不覺下，將不凡等十三俠慘殺，然後毀去容貌，加着烏衣，宣佈已於子午嶺頭，「公平城」義俠追獲烏衣十三騎，並已掃數誅殺，暴屍嶺頭爲天下惡人誡！

於是武林中人對「公平城」主，越是更加敬服。

程神醫本來沒動疑念，只因愛女來投，哭求探索良人行踪，這才記起愛婿曾說，昔日殲滅烏衣帮的事，那時烏衣惡徒盡遭誅戮，今日

怎會死灰復燃?再由烏衣十三騎聯想到愛婿衆友的「燕雲十三俠」，遂悄悄獨自趕到子午嶺上。

他去時已遲，十三具屍體皆已殘缺不全，何況面目早經毀壞，更難確認，不過他却看出一件事來，十三死者生前皆已中毒，並且不是搏戰不敵為人格斃，而是人人身受殘酷毒刑而死，他疑念更盛，遂仔細的翻動屍體，終於發現連單蓋天都沒有想到的事情，那就是石不凡「椎骨」的舊傷，那是經程神醫親自醫治的，世上絕無相同之人，這才恍悟「公平城」主就是單蓋天。

程神醫取出藥鏟，將十三具屍體草草埋葬，往長春府疾趕，那知子午嶺下單蓋天已等在那裏。

單蓋天本來不知道程神醫已經發現了秘密，也根本沒有料到程神醫會來，當接獲密報後，頓知大事不好，因為他十分清楚，十三俠身中巨毒的事，絕對瞞不過神醫，所以他立刻趕到，恰在山下和程神醫相會。

單蓋天這次倒是十分坦直，承認出了毒，說烏衣十三騎人人功夫超絕，為除惡務盡，迫不得已以毒取勝。

神醫不該也直言從今之後，非但再不承認什麼「公平城」，也不希望再和單蓋天交往下去，並且即將所發現的事，公諸於武林。

這當然應該說是程神醫的失策，其實神醫又怎會不知禍從口出的古訓，只為他無心中助長了單蓋天的忠義，騙盡天下武林，深自愧悔，已經存着與單蓋天偕亡的心願。

冥冥中有它的因果和報應，程神醫固然是錯料了單蓋天，認為足可偕亡，單蓋天却也太過輕視了程神醫，這也有內涵的原因，單蓋天和神醫交成莫逆已經多年了，從來未見過神醫用武，談武，雖然知道神醫必然會武懂武，總覺得那僅是為了強身健體，利於奔行山川採集百藥，不會是什麼絕頂修為罕奇功夫，否則神醫就不只以「神醫」之名傳於武林了。

於是在無法交往而水火難容下，單蓋天出了手，他當然不想放過神醫，所以乃以獨步天下的「五陰煞手」出招，提聚七成內力，自信手到擒來。

程神醫更早有備，「天佛掌」以九成眞力發出，志在一擊使單蓋天斷魂！

事實的確是只對了一掌，單蓋天被震出去口噴鮮血摔臥地上，程神醫僅僅退了兩步。

單蓋天來的匆忙，只率領着五行五老的老大洪飈，洪飈本想上前，單蓋天揮手相阻，低語令洪飈盡快扶他離開，說出洪飈更非敵手，於是急遁而去。

其實神醫傷的比單蓋天還重，已中五陰絕毒，只不過深懂醫護之理，强壓下很重的內傷，待單蓋天和洪飈逸去，神醫立即馬不停蹄趕回長春府，將一切經過寫成一束，更把生平醫術和另一份深奧絕學的奇寶訂為一册，交給愛女和外孫，叫江舟保護着遠逃，他再打發走家下人等，一心等待單蓋天來到。

單蓋天這時也悟及上當，傷並沒好，發諭五行五老率門下血洗程神醫的長春府，那一戰五老中兩名受傷，門下弟子死去三人，而程神醫和長春府，同時化為灰燼。

單蓋天等待另一個消息，結果消息傳到，程女俠母子失踪，派出刦殺程女俠的人，始終未歸，斷定已死，消息必將外洩，才也在江湖上突然隱遁。

到今天二十年了，程女俠母子等人固然是始終未見踪影，而單蓋天和他的門下，也斷無消息。

那裏知道程女俠是一心訓教愛子成人，並遵照神醫所囑，萬勿輕舉之誡，直等到石頭精研奇學已入化境，才開始率子天涯索仇，並且直等到病危瀕殆，方始取出老父遺束詳細告知愛子經過。

至於單蓋天，數年前已經又開始蠢動，以「黃堡」之名四出為惡，長江刦財，和長江三龍寨交惡，日深一日，只因三龍始終無法偵知「黃堡」所在，一場火併才延至如今。

如今，山西「龔氏」遭人洗刦慘殺，九九鏢局失鏢，戚家堡滅門，一連串震動江湖的大事發生，三龍得到了機會，總算探出「黃堡」似在「開封」古城附近的消息，於是風起雲湧，江湖生變。

為了必勝，也為了必須深藏秘密，「助人快樂」單公子，單蓋天的獨生兒子，才調出五行五老，可見未來一戰的重要。

單公子請五行五老改換衣着，全着銀衫，那是「公平城」的表記，否則五老只要現身，天下皆知所謂「公平城」是惡人巢了。

五老認為仍然應該穿着原來的衣衫，因為程神醫已死多年，程女俠始終沒有傳出個中內情的消息，而五老被「公平城」主收服一事，天下皆知，只要在狙殺三龍寨人時，宣諭是奉公平城主之令，就不畏人言。

單公子堅決反對，他說事怕萬一，萬一程女俠聽到消息，豈不前功盡棄，所以仍然改裝秘密行事的好。

五老終於聽命，並且遵諭即率人手悄悄出城，分佈城外各處，只等三龍寨人馬到來。

× × ×

室內是明燈亮火，也異常潔凈，佈置更見豪華，只是陣陣藥味刺鼻。

那軟軟的「雲籐」床上，半靠半臥着一個業已枯瘦到皮包骨的老者。

所幸老者白髮整潔，銀髯也還不見蝟亂，否則眞會當他成個死人。

一名艷極的婦人，在旁邊那軟搖椅上靠着，正在一邊搖幌，一邊唱看小調兒。

那小調却難登雅堂，也太過不合如今的情調，那是粗俗至極的「老漢推車」大十八摸。

床上的病人，呻吟着，想要翻動而却無能力的掙扎着。

艷婦的小調是越唱聲音越高，臉上的淫情慾火也越法濃厚，床上病人突然像吼似的開了口：「閉嘴，妳……妳給我閉……閉嘴！」

他是在吼，只可惜業已中氣盡失，將及油盡燈乾的地步，雖在吼，聲音却暗啞低沉到像蚊子哼哼，何況艷婦歌聲正响，根本聽不清他在說些什麼。

他怒惱到了極點，顫抖着，極為費力的，近乎是拚命的才從軟被中伸出手來，那隻手，黑褐色，骨露包外，青筋凸出，抖着，抖着，總算放在床旁小几上面。

接着像用上吃奶的氣力，横着，連那條手臂，猛地一掃，把几上茶碗掃落地上，嘩啷聲响，摔了個粉碎。

那手臂，却垂在床外，只會抖個不停，却收不回來。

艷婦被摔碎茶碗的聲音驚動，歌聲自停，媚眼横移，成了兇睛，一聲冷哼道：「怎麼啦，又發的那門子倒頭火？」

說着，人從搖椅上起來，慢慢地走近病老人。

驀地她足尖兒一點，正點在病老人垂於床外左手腕上，病老人哎喲連聲，緊縮手臂，結果無法如願，只是抖的越法厲害。

艷婦咯咯的笑了，道：「滋味如何?這是當年你教會我的『蓮船三點頭』，我只是用了半式，也不過一成功力，滋味如何?」

病老人目光射出猙獰至極的兇芒，咬的牙齒作响。

「得了吧！我一個人的就快伸腿玩完的老太爺，現在可不是當年，你再敢向我瞪你那對王八珠子的話，老娘一生氣給你活挖下來，你信不信?」

她不只說說，眞動手，二指點在病老人眼皮上，緩緩的用力往下按！按！按！

病老人痛的全身抖動，口中發出呻吟、悲號不已。

放下手，嘿嘿冷笑着道：「聽點話，弄把弄明白，要不是老娘，你八條老命全玩完了，其實你早就該死，五年前你中毒散功不能言動的時候就該死，依着你那禽獸兒子的心意，早把你宰了，下湯鍋煮熟了餵狗死了，是老娘攔着，是老娘脫個一身無條綫，八面讓你那寶貝兒子摟着四面，他要什麼老娘給什麼，上下前後的給個遍，才留你到今天，你不含乎，還和老娘要脾氣使性子，你是鬼迷了心竅！」

病老人雙目腫了起來，失去了剛才的兇光，却緊閉上眼，任淚水緩緩從眼角邊上一滴滴落下。

艷婦不但沒有半點惻隱之心，反而咯咯嬌笑着又道：「老不死，你可知道我為什麼一心要留你多活好幾年嗎?猜猜看?」

病老人的淚水，流的越法快了。

艷婦笑道：「眞不錯，還知道哭，告訴你，老娘要留着你像現在一樣，高起興來就折騰折騰你，咱們這是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你等着吧，只要你有口氣，老娘就有的玩！」

病老人猛地睜開眼，奇怪，話聲也較為淸楚了，顫聲道：「蘭姑，求求妳給我個痛快好不?」

「好哇。」艷婦蘭姑道：「這多年來，只要你老爺子高興，不管是白天還是黑夜，不問在什麼地方，我們敢說個不字來嗎，那回又敢不使你老爺子痛快到欲仙欲死，來吧，只要你老爺子覺得還行，我現成，來呀，來嗎！」

病老人長嘆一聲道：「蘭姑，千不好萬不好，我總算是已經落到這種地步，行行好，刀子繩子毒藥什麼全行，我只求妳給我痛快的一死！」

蘭姑獰笑連聲，劈叭甩了病老人幾個嘴巴，屁股一扭道：「等吧，等老娘那天突然慈悲心發，準會給你一刀，現在可不行，我和小興兒有約，你再忍忍吧。」

她咯咯笑着走了，砰的一聲緊扣上門。

病老人突然坐了起來，怪事！

他那本已紅腫無神的雙睛，也突然射出寒光！

全身猛抖，骨節一串串爆响，變了！整個的變了！

臉上變成胖瘦適中的赤紅色，人也高了許多，雙手堅實，那裏是個久病瀕危的老人。

門上傳來輕輕三長，三短，又三長的敲門聲。

接着，一條人影閃入，從裏面緊栓上門閂，從背影看，是個矮小的人物。

這人轉身，年紀不小，六十以上，矮小而精悍。

病老人對這人笑了，指指床沿，這人一點頭一步就到了床前。

病老人不再猶豫，立即趺坐調息，漸漸臉上由紅轉白，白轉青，青轉黑，黑變紅，時間約隔半頓飯的樣子，病老人才散去功力，睜開雙目。

矮老人取出早有準備的面巾，遞過去，病老人接去擦過臉後道：「兄弟，這幾年多虧你了，我……」

「主人。」矮老人接上話：「老奴說過多少次了，是應該的，只是主人毅力恆心和那種無人能够作到的忍耐力，才是換得成功的主要條件。」

「好了兄弟，你看我還要忍上多久?」

「恭喜主人，您什麼時候不願意再忍了都可以。」

「的確不會再有問題?」

「絕不會，主人只要記住一件事就行！」

「是你一再說過的，不要和身懷『太陽眞解』功力的人動手?」

「是的，太陽正剛罡炁，正是主人的尅星，主人這五陰陽五行神功，別無所懼！」

「你可知道天下什麼人習成了太陽正剛罡炁?」

「不容易，那要從三歲就開始，還要一位精通醫理的內功高手協助，我不敢說沒人練成，但是我沒碰到過。」

「這樣說來，只怕很難那麼巧碰得上，何況彼此也未必為敵，對不?」

「正是如此主人。」

「太好了，這些日子，小畜生都在幹些什麼?」

「主人，日子不少了，是五整年。」

「不錯，說說要緊的。」

「他曾經血洗了山西龔家，奪了九九家的鏢，殺盡了一衆鏢師，戚家堡也已經早不存在了！」

「什麼?戚家堡?是我那親家……」

「正是主人，他既然殺了髮妻戚姑娘，當然害怕戚老萬一前來探望女兒，他無法答對，於是一不作二不休，把戚家堡除名江湖！」

「小畜生！」老人怒目沉喝道：「都是什麼人去的?」

「這一點主人可要原諒他們，主人臥病，他身為少主，下達『烏木令』，主人請想，誰敢不聽?」

「如此倒行逆施，兄弟，只怕我們已經沒有什麼秘密可言了！」

「主人聖明，長江三龍寨，已經偵獲內情，無數高手正往此地集合，而武林江湖消息本快，似乎暗中都派出一流人物來到！」

「這個應該萬剮的畜生！」老人微一沉思道：「兄弟，五行五老呢?」

「他們都奉命出了城。」

老人再次沉思，刹那後說道：「兄弟方便出去吧。」

矮老人笑了，道：「只要主人不願意再忍耐下去，老奴別說出這個家，就是闖那禁宮王殿，誰也攔不住我！」

「那就好，傳我的話，叫五老悄悄前來，夜晚二更，明白?」

「主人放心，不過主人似乎該叫他們天亮前來。」

「這話怎麼說?」

「主人，現在已是快到二更了！」

老人目光一掃窗戶，矮老人道：「他們聰明，窗外釘有木板，板漆白油，室內日夜不斷明燈，主人自是無法看出時刻。」

老人冷哼一聲道：「只怕木板也釘不久了，兄弟辛苦一趟，就去通知五老，天亮前前來見我。」

矮老人恭應一聲，轉身要走，老人又道：「兄弟同來的時候，想辦法通知那小畜牲，就說我已瀕死，要他也來一趟。」

「主人。」矮老人道：「虎毒不食子，放過他去吧。」

「兄弟，今生你就算想要我這項上人頭，我全會含笑相贈，只有這一件事，盼兄弟不要過問。」

「主人，留下他，其他的事全憑主人。」

「不行，不論我何等可惡，家有家法門有門規，小畜生逆子弒父，先用毒，後又亂倫匪

爲，五年前視我如牛馬，百般辱我，若再留他活命，天理何存？」

矮小老人語塞，只好嘆息出聲。

老人突然又道：「那小興兒不是兄弟有心安插的人手嗎？」

「是的，不如此的話每天無法調開蘭姑，不過……」

「兄弟想錯了，回來時，取千兩黃金賞給他，叫他到南邊去，去成家立業，兄弟，你一定要這樣辦到。」

「好的，主人怎樣吩咐下來，老奴就怎樣去辦。」

他走了，悄然而去，床上老人全身一陣抖動，又重恢復了原先那種看上去馬上要死的樣子。

是那座巨宅，那座江舟曾經告訴過石頭，十分可疑的巨宅，那巨宅的三間石屋中。

這原本是爲存放米麵鹽油等物用的，如今廢置已久。

現在正是矮老人自巨宅一座碧樓中，閃身而出飛射出宅而去以後，一條黑影飛快的自碧樓另外一端，疾射而到石屋，一閃而入。

屋中沉黑，伸手不見五指。

這人剛剛進去，門就立刻關闔，暗角處也傳來話聲道：「可有所得？」

這聲音太熟，是老江，江舟。

另一條黑影，那旁口進入石屋的黑影，不必問，一定是石頭。

石頭悄聲道：「要謝你江叔，得來全不費工夫！」

「我也一樣！」江舟道：「咱們配合起來，可以說是人贓俱獲了！」

「人贓俱獲？」石頭不解道：「這話怎麼解釋？」

「來，在這牆角上，小心，別碰上那些他們故意放置的破桌椅板櫈。」

石頭如言過去，江舟不知道按動那裏，倏忽牆角分開，成了一道門戶，赫！門內無數條案，案上堆積金銀珍寶難以計數，妙在經火亮照射下，還都附有單冊，不僅記有珍寶名稱，並有出處。

江舟很快的熄滅火種道：「這豈不正是口供？」

石頭道：「難怪在外面看，石屋十分寬大，進來後反而這般狹小，我只當石牆太厚，爲了結實，原來另有秘密。」

他們重又出來，沉暗中江舟關闔了秘門，道：「石頭你說，我們該怎麼辦？」

石頭道：「時間已經十分緊迫了，要分頭行事，江叔可知道各派高手寄居地方？」

「知道，怎麼樣？」

「咱們這次要四管齊下！」

「那麼多路呀？怎麼辦法？」

「分頭行事，江叔，你通知各派高手，作兩件事，一是主要的人到此地來，在天剛要亮的時候，另外全將黑馬賭坊悄悄包圍，放人進去不准出來，黑馬是長江水寇，長江三龍的人，明天傍晚才能趕到，這還是最快的算法，其他的事由我辦，不過江叔千萬記住，天亮前要趕回來，在巨宅外和羣俠會合。」

「好，聽你的，不過包圍賭坊，要有官家出面……」

『放心，到時候準有官家的人來。」

「不過要是利用官勢，却爲江湖大忌！」

「知道，事與事不同，另有苦主上告，我早都準備好了。」

於是兩個人悄悄出了巨宅，其實若不是單公子把一衆高手調出城去，他倆能否安然進這巨宅都成問題。

× × ×

埋伏刺殺鐵彤一家的「護城三劍」，在撲空而出的刹那被擒了！

擒住他們的是正好趕上的石頭，和少林的兩名大師及布政使司的幹捕，鐵彤在石頭相助下，不僅早把家小遷出，並且更密稟了大人，先一步誘擒住管五岳，繼之生擒三劍，連夜問供，獲得內情後，官家調動了人馬，悄悄的，暗暗的，將那賭坊和巨宅，秘密包圍，提升鐵彤爲總捕頭，接下「黑妞」的訴狀，準備好天明之後，不使任何匪徒漏網。

江舟趕辦的事更快，各路英雄，分出人手，一半爲百姓掃除黑馬賭坊暗作準備，另一半帶着半信半疑的態度，在四更後，都隱身於巨宅四外。

鐵彤深感石頭恩情，親率二十幹捕，配合守備官兵，早藏於巨宅四下百姓家中，務使元兇授首，不令百姓受驚，作的恰到好處。

四更剛過，五行五老身如流矢自外飛射進了巨宅，單公子是先五老一步，這些事，自然被隱身暗窺動靜的羣俠看了個分明。

接着，石頭和江舟也悄悄進去，鐵彤已得石頭知會，當天亮的時候，不必再等候，和羣俠奪寨而入，一定能夠偵破不少疑案，而武林羣俠方面，石頭保證將揭發一件驚凛武林的騙局。

× × ×

仍是那座碧樓，仍是那間十分豪華但有藥味的臥房，一切沒變，病老人也仍然是半靠臥着。

臥房的人，多了，有那蘭姑，五行五老，單公子和守在門口的矮老人。

病老人還是那個瀕近死亡的病樣子，單公子雙眉一皺，對門口的矮老人道：「林忠，你這是什麼意思？」

五行五老也以疑問的目光看着林忠，那矮老人。

蘭姑哼了一聲道：「這個老東西最鬼，林忠，你究竟打的什麼主意，把公子和五位老人全請來？」

林忠笑了笑道：「是老主人這樣吩咐小人的。」

單公子眞正的名字是單恆，他一瞪眼說道：「你滿口胡說，老人家病得已經說話無力，會……」

「是這樣的，公子！」林忠道：「老主人不久前突然能說話了，說的十分清楚也十分有氣力……」

「胡言亂語，老爺能說話說清楚的事，我怎麼不知道？」蘭姑沉聲喝問。

林忠道：「那時主母不在房中。」

蘭姑冷冷一笑道：「越法的是胡說了，我除了非離開這間屋子去方便，從來就沒有不在過！」

「別冤枉林忠！」病老人突然說出有力並且十分清楚的話來，道：「那時候妳正在前房和李興兒男貪女愛，別當我不知道！」

這些話驚呆了蘭姑，也嚇傻了單恆，但却喜壞了五行五老。

五老撲向前去，十分激動，還沒開口，病老人已接着說道：「五老先別激動，站在一旁，聽令行事！」

五老恭應着，果然肅立兩側。

病老人看看單恆道：「蘭姑犯下淫亂大罪，也曾當我的面承認過，她是認定今生我已莫奈她何，單恆，立刻代我除掉這個淫婦！」

單恆這時也不過剛剛從極度驚恐中醒來，但他很快的就有了決定，一聲恭應，上步抓住了蘭姑道：「跟我走！」

蘭姑當然懂，假作掙扎，病老人突然哈哈的笑了，這笑聲，充滿眞力，頓便單恆如墜冰

窖，全身都不由的抖顫起來。

接着，在五老的歡呼聲中，病老人飛身而起，一切又恢復到五年以前的樣子，那陰森，那精神，那猙獰，那殘酷的狂笑，和那無人膽敢違抗的威嚴！

蘭姑軟了，眞的軟了，軟到只剩下一丁點知覺。

單恆那張臉，一下子變成了剛才老人的病樣子。

老人，正是如假包換的單蓋天！

他對着單恆一笑，道：「別捨不得，更用不着到外面去，就在這裏動手，先替我折斷這淫婦的一隻手掌！」

單恆也快軟了，又怎能動得了手。

林忠，並非林忠，他正是曾經與程神醫齊名的黑道奇醫，人稱「不死能活」的鬼醫林三少！

三少是好心少，好事少，伸手少！

伸手少只指一件事情，就是要他伸手救命的話，希望太少。

這位昔日的鬼醫，改了心性，適時說道：「老奴斗膽進言，蘭姑淫賤，殺之卽可。」

五行五老聞言色變，咸認林忠老命休矣，誰敢，誰敢向主人進言，那除了證明是活够了以外，別無解釋。

不料現在眞怪，單蓋天哈哈一笑道：「我就知道兄弟你準會開口，好吧，便宜他，金老動手！」

金老一步跨到，一掌印向蘭姑丹田，蘭姑立卽身亡。

單恆傻呆的仍然緊抓住蘭姑屍體不放，單蓋天大步而前，一掌掃落蘭姑屍體，厲聲叱道：「畜生，你可有什麼話要說？」

五老傻了，互望下，齊跪地上，金老開口道：「公子年輕，蘭姑又是成名的淫邪人物，屬下等……」

「混東西，全給我滾起來，快！」

五行五老不敢不遵，紛紛站起。

單蓋天一指林三少道：「這是老夫二弟，江湖赫赫有名的鬼醫林三少，今後你們要多親多近。」

五老駭然見禮，林三少也恭敬而答。

單蓋天突然一聲長嘆道：「你們五個傻老兒，被這小畜生騙了五年，他受了蘭姑的誘惑，又太想掌握到我所有的權勢，尤其是我平日管教他太嚴，他不知那是對他好，不知道那是我死去老伴的囑咐，竟然在我習練神功必不可缺的沐水中下毒，痲痺了我四肢經脈，使我變成個活死人，更要弑父自立，多虧三少想盡方法，調到內宅，才開始爲我緩緩醫治，整整三年，昨夜方始眞正復原，你們說，我該如何處治這個畜生？」

五老大驚失色，皆以痛惜的眼光看看跪在地上的單恆。

「我辛苦一生創下的這片基業，也眼看就要毀在他的手中！」單蓋天怒火上升，厲喝着：「想我當年，爲復大仇，自西域歸來，『燕雲十三俠』早已不是對手，但我却費盡心機，巧作安排，然後殺之並且栽以惡名，爲了什麼？現在他血洗山西龔氏，力刧九九鏢銀，更喪心病狂到把岳父一家誅絕，這等畜生，人性已絕，焉能再留他活命！」

說着，單蓋天手已舉起，五老不知怎生是好，林三少視若不見，適時，樓外一聲怒喝，接着窗板粉碎窗櫺盡毀，石頭虎視眈眈立於室中。再看樓外，黑壓壓擠滿了武林各派高手，單蓋天已知大勢去矣，不過他不會這樣認輸，沉喝道：「你是什麼人，報出師承門戶！」

石頭揚聲道：「先父石不凡，外祖程神醫，單蓋天，老狗賊，你今天報應到了！」

這時單恆發現有機可乘，頓足射向窗外，詎料石頭隨便的一抓，就抓了個結實，右手疾出，拍封穴道，往窗外一丟道：「江叔接着，幾十條人命全揹在這小子身上呢，小心些別摔死他！」

單蓋天一聲怒吼道：「畜生弒親亂倫，要死也得死在老父手中，石家娃兒，這件事你管的過份！」

石頭冷笑不答，五行五老驀地迫近，五行眞氣齊發，擊向石頭。

林三少却適時喊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老奴爲主人開路！」

他趁石頭被阻的這一刹那，和單蓋天疾射出窗，飛落樓下。

樓下，單恆已經到了鐵彤手中，單蓋天目光掃處看到了單恆，一聲長嘯，湧身撲去。

鐵彤「拏」字公牌高舉，震聲道：「奉布政使大人諭，緝拿烏衣帮匪，若敢拒捕，格殺勿論！」

這時間，單蓋天業已撲去，他管什麼公差與否，五行魔掌以七成眞力拍出，十之八九是照顧單恆，虎毒不食子，他在心寒之下，已比虎還毒上三分！

驀地兩條灰影，空中撲向單蓋天，六掌眞力半空相抵，發出震鳴，三人同時震落地上，灰影竟是少林高僧。

單蓋天以一敵二，仍然勝過兩位高僧一籌，不由哈哈狂笑，樓頭上，慘號連連，五行五老竟似遭殛光電火，全身焦枯死墜樓下，石頭人起雲空，撲向了單蓋天。

林三少識貨，大驚失色，狂喊着：「主人快逃，這小子已經練成了「太陽正剛罡炁」！」

怎奈單蓋天笑聲如雷，聽不到林三少的警告，發現石頭撲來，想都不想以十成功力發出五行陰煞，天報已臨，在數遭刧，遭刧難逃，太陽正剛罡炁，恰對五行陰煞，一聲嘶响，單蓋天狂號綳起，再落下，人如焦屍乾枯而死！

石頭大仇已報，血淚滴落，江舟指出石屋藏珍，血案得破，這時鐵彤恰好獲報，黑馬賭坊捕得衆匪，並查出爲惡實證，崔青兒和白麗兒，雖是被迫，但害人已多，更知情不報，自有國法公平處治。

石頭一身素服，懇得羣俠除惡務盡，遂分候城外各處，終於將三龍水寇擒獲，使武林中安定了多年。本篇故事走筆至此，亦全部結束，謝謝讀友們的翻閱，並請指教。（完）

下期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隱身神探」 馬雲・著

一名神出鬼沒的大偵探，幾乎無所不知，他頓然成爲一名罪惡尅星，直接間接不知帮了警方多少的忙……

神州奇俠傳故事之一

劍氣長江

（下）

溫涼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阿旺、黑老漢二人與藍衣大漢發生衝突，動手之下阿旺被打個正着，鼻血直流。蕭秋水等人義憤塡膺，挺身將那些大漢教訓一頓。四人其後得知「金錢銀莊」仗着「權力帮」的勢力，在秭歸上爲非作歹，魚肉鄉民。四人明知權力帮勢力龐大，然却仍決定與之週旋到底。四人來至金錢銀莊，將銀莊主人「鐵腕人魔」溥天義手下的「秤千金」及「管八方」二人雙雙擊斃。黃昏時，四人又在謫仙樓上碰見「兇手」，蕭秋水一時不察，被「兇手」的劍鋒在背上劃了一道四寸長的血口，惟是蕭秋水仍負傷與「兇手」決一死戰。二人棄劍用拳，展開一場惡鬪——

巨石橫灘頭　聯手誅神魔

鄧玉函忽然道：「我聽說『權力帮』裏，『九天十地，十九神魔』中有一『天魔』，是少林高僧中的叛逆。」

唐柔道：「你是說？——」

鄧玉函道：「『魔僧』血影大師。」

唐柔道：「那麼這少年——」

左丘超然道：「只怕正是血影大師的傳人。」

三人幾句對話中，忽然蕭秋水再度振起，出掌急緩倏忽，不帶絲毫風聲，左丘超然失聲道：「老大的『陰柔綿掌』進步得好快！」

× × ×

蕭秋水的母親孫慧珊，正是當今十大名劍之一「十字慧劍」孫天庭的獨生女，孫天庭的「陰柔綿掌」，是華山一絕，也是當今正宗柔門掌功之冠。

這一套「陰柔綿掌」一施出來，剛好尅住那少年的「虎爪功」。蕭秋水連換三種奇技，但那少年始終用「虎爪功」，絲毫不爲所動。

．要知道「少林虎爪」，雖然並不是什麼奇術，但一種武功，之所以能流佈天下如此之廣，其中必有取掘不盡的奧秘，層出不窮的變化，以及武學的精華，這少年別種武功並不通曉，但專心致力於一類，苦心浸淫，是以「虎爪功」力敵蕭秋水，一百招剛過，「陰柔綿掌」又在「虎爪」的籠罩之下，漸漸只見漫天爪影，飛爪破空之聲，不見蕭秋水的還擊，彷彿樓裏只有那少年一人在動武。

看的人只覺得壓力如同暮色，越來越重，呼吸也越來越急促，都爲蕭秋水捏了一把汗。

唐柔忍不住道：「老大要敗了。」

左丘超然道：「未必。」

鄧玉函道：「老大應該用劍的。」

× × ×

正在這時，戰局忽然一變。

少年的虎爪凌空之聲，漸漸沒有那末凌厲了。

而且攻守的進度，漸漸沒有那末嚴密

，那末蕭殺！

甚至連呼吸也反而沉重急促了起來。

顯然地，這少年內力不足。

這少年雖致力苦練「虎爪功」，但「虎爪功」源出少林，若缺少了少林僧人的氣功歸息，以及數十年的內外兼修，又怎能持久地施用「虎爪功」！

相反地，蕭秋水的「仙人指」、「飛絮掌」、「陰柔綿掌」，一在奇巧，二在迅輕，三在借力打力，却是耗費體力極少的武功，反而能持久。

少年的內力一旦不足，虎爪便漸漸滯堵，攻不下蕭秋水，蕭秋水漸漸反守爲攻，忽然招式一變，竟是至剛至急的「鐵綫拳」法！

「鐵綫拳」是蕭家老大，蕭易人自創一格的拳法，與蕭家的柔勁快力截然不同，一招比一招快，未出拳先發力，力未至勁巳生，乃至剛至烈的拳法！

× × ×

蕭秋水等到這時候才使用「鐵綫拳」，那少年的「虎爪功」巳是强弩之末，漸漸只有招架之能，無反攻之力了。

四十招一過，蕭秋水如箭雨的雙手忽然又是一變，一招「猛虎下山」打下去，那少年連忙一招「雙虎霸門」守住，蕭秋水一轉身便是「餓虎擒羊」，那少年一連飛退七步，「嘶」的一聲，衣襟被撕去一片，肩肉留下五道爪痕。

蕭秋水這兩招，是正宗少林「虎爪」，並未得名師指點，只是蕭秋水天生好奇，又自幼穎悟，所以使得似模似樣，後來蕭西樓五十大壽，人客來拜壽中有顧君山者，乃少林俗家子弟，於後院習武，被蕭秋水窺見，這一套「虎爪」，便被他學得有門有路，有板有眼，這兩下在少年力竭技窮之際施出，當堂令他掛了彩。

只聽蕭秋水笑道：「我這兩下『虎爪』怎樣？」

那少年冷笑道：「很好。」

兩個字一說完，猛拔地上劍，急刺過去！

蕭秋水一驚，滾地躲過一劍，猛自地上抽劍，回劍一刺，「叮」地一聲，兩劍交擊。

兩人各自一聲冷哼，手中劍加快，這時天色漸黑，兩人劍芒耀動，反而映得樓上一片蕭殺的亮。

兩人一攻一守，一進一退，越打越快，劍來劍往，煞是好看。唐柔看得眉飛色舞，左丘超然瞧得暗自担心，獨有鄧玉函一面看一面叫「可惜」連連，彷彿可惜搏劍的不是自己而是別人一般。

少年出劍辛辣迅急，蕭秋水劍法倏忽有度，兩人交手了一百另三劍，竟不分上下。

少年忽然「咄」地一聲大喝道：「看我絕招！」

忽然擲劍而出，劍射之快，無可匹比，衆人忍不住失聲一叫，蕭秋水忽然用劍鞘，恰好接下一劍，劍飛插入鞘內。

原來少年使劍，手中巳無鞘，蕭秋水的劍鞘，却一直仍在腰間。

只聽蕭秋水大喝道：「回敬你絕招！」忽然劍身碎裂，猶如花雨，劍片飛射而出，那少年始料不及，撥落一半，另一半劍雨射在身上，臉上，手上，那少年退了七八步，倚着柱子滑落於地。

左丘超然失聲叫道：「好個『浣花劍派』的『漫天花雨』！」

× × ×

那少年一倒下，蕭秋水連忙什麼都不顧，衝上去扶起了那少年，喘氣呼呼。

原來兩人搏鬥了良久，從劍到掌，實巳十分之累，剛才是劍風遮蓋了喘息之聲，所以大家都沒有覺察出來。

蕭秋水一扶起那少年，那少年一身都是血，却仍喘息道：「好……好劍法！」

蕭秋水痛恨地道：「我害了你。我害了你。」

那少年反而展出一絲微笑，道：「沒關係。我死得……心服。」

蕭秋水還是重覆道：「我害了你！」

那少年道：「你這樣的絕招，一共有幾……招？」

蕭秋水長嘆道：「三招。可是一旦使出來，死活我都不能控制。」

那少年疑惑地道：「剛才……只是……其中之……一招？」

蕭秋水點頭道：「我打急了，就忍不住用了。」

那少年慘笑道：「我也用了，不過只有一招。」

蕭秋水安慰道：「你那一招，我差些閃避不過去！」

那少年倔强地道：「對……你的運氣好。」

忽然身子一挺，大汗涔涔而下，咬牙忍了好一會兒，道：「我死在你手上，不會有什麼怨言。你有什麼要問我的？」

蕭秋水恨聲道：「不，不，你不必告訴我，你不必告訴我。」

那少年慘笑道：「不，是我自己願意告訴你的。我當了一輩子『兇手』，都是不得不聽人之命殺人，殺得自己也……也痳木了。不知……不知有多少人……喔……也像我一樣，唉……」

蕭秋水連聲道：「只要你有決心改變過來，一定可以改變過來的。」

那少年搖首道：「『權力帮』那有……那有這麼容易……呃……我不行了……我告訴你……鐵腕神魔……現在正在『巨石橫灘』……等我……等我殺人的消息……」

忽然一陣急喘，左丘超然踏前一步，大聲問道：「誰是『無形』？」

那少年雙眼一反，却巳嚥了氣。

蕭秋水呆視了良久，好一會兒才慢慢放開了手，把那少年平放在地上，他和「兇手」連番比試，反而惺惺相惜，英雄互重。

蕭秋水緩緩站立起來，才知道暮色巳全然地降臨了，蕭秋水握拳道：「我盡今生之力，要全力瓦解『權力帮』！」

長天劃過一道金蛇，猛地一聲霹靂，是個……

狂風暴雨夜！

× × ×

「什麼地方是『巨石橫灘』？」

「找個人來問問。」

「不，以免打草驚蛇，我們叫個熟人帶我們去。」

「誰？」

「捕頭何昆。」

× × ×

烏雲密集，雖然天色是一片濃鬱，但仍可以感覺得到，天上風雲，迅速變易，偶爾有一道金蛇閃電，映照出整個動亂的天空。

蕭秋水等在風湧雲動之際，敲響了何昆的門。

門「依呀」地開了，何昆紮着紗布，傷口顯然未好，但不愧為練家子，精神却頗為硬朗。

「諸俠風雨來訪，不知是……」

「你知道何處是『巨石橫灘』？」

「知道。」

「鐵腕神魔現刻就在那兒！」

何昆怔了怔，終於側身進門就提了把油傘。

「好，我帶你們去。」

「轟隆」一聲，又是一道閃電，風四處亂吹，有窒息的壓迫感，然後雨就打下來了，開始是「嘀，達」的一二下，然後是又急又快又有力的密集的雨，亂棍一般的向無情的大地打下來——

× × ×

雨中。

狂風。

巨石橫江。

亂石橫灘。

這裏赫然就是「九龍奔江」。

白天飛舟救人，生死天險的地方。

在巨石上，赫然有一風雨中垂釣的老人。

這老人赫然就是日間裏獨撐激舟的鐵衣老叟。

× × ×

那老叟白眉白鬚，玄衣如鐵，坐在江水飛浪，奔流怒潮的巨石臨江，紋風不動，連眼也不抬一下，道：「你們來了。」

鄧玉函道：「我們來了。」

鐵腕神魔淡淡地道：「我手邊死了三個人，你們可以塡上。」

左丘超然搖頭道：「假如我們不願意呢？」

風雨愈猛，這懶洋洋的人，却似根勁草地釘在地下，任風雨而不拔。

鐵腕神魔說道：「你們不會不願意的吧。」

唐柔平平靜靜地道：「我們不是不願意，而是不肯。」

鐵腕神魔仰天大笑，如怒濤江水，鬼泣神號：「你們豈是我敵手？」

白天，長江激流，一雙鐵手，獨撐畫舫，好强的內力，好深的功夫，蕭秋水忽然道：「以一敵一，我們不是你的對手，但若以四戰一，你絕對佔不了便宜。」

鐵腕神魔臉色一沉：「你以為你有四個人？」

蕭秋水昂然道：「不是以為，而是事實。」

鐵腕神魔又在巨石上，仰天怒笑：「如果我叫你們少一人呢？」

蕭秋水淡淡地道：「不會少的。」

他們四人併立在一起，在風雨中，在怒濤中，在行雷閃電裏，他們是那末英勇，那末無懼，那末生死同心……

鐵腕神魔目光也閃了閃，竟閃過一絲孤寂，但隨即又變得獰狰狂暴：「好！自古唐家暗器難防，先毀了他！」

「霹靂」一聲，雷光一耀，唐柔心中忽然掠過一絲不祥，才側了側身，一道刀尖，已穿右胸而出。

唐柔看了看自己胸前的刀尖，臉上忽然出現一種很奇怪的神情，同時間，他的袖子雙雙揮出。

× × ×

刀光忽然不見了。

刀已拔了出來，刀變成了傘。

油傘。

油傘一張，不斷旋轉，人也疾退！

暗器却被撥落，人也退得快。

可是漫天風聲，加上月黑風高，還是有一枚透骨釘，釘中了這人的小腿。

唐門的暗器還是防不勝防的。

但這更令人防不勝防的人，竟然是何昆。

× × ×

鄧玉函「刷」地拔出了玉劍，嘶聲叫道：「你，你就是『無形』？」

何昆很和藹，甚至很瑟縮地笑道：「對，我就是『無形』。」

然後拿着傘，遮擋着風雨，彷彿是一個很卑微，很希望找樣庇護來遮擋風雨的人一般。

可是誰都不會忘掉，他這雨傘的傘尖，是一柄曾刺穿唐柔胸膛的利刀！

× × ×

唐柔身子開始發柔，他慢慢的曲倒下去，一面似笑非笑的說：「沒料到我死在你手上。」

「無形」趕緊道：「我也沒料到。」

唐柔已快蹲到地上了，還道：「我不想死啊。」

「無形」很同情地道：「你還是安息吧。」

唐柔已經扒在地上了，不過他柔弱的話還是勉强可聽得到：「不過……唐家的暗器却是有毒的，你……你也跟我一齊去吧！」

這次「無形」笑不出了，垂下了傘，道：「我知道你是例外。」

唐柔說完了這句話，就閉了眼睛：「我對你，也是例外。」

「無形」站了好一會兒，臉色終於變了。

他甚至感覺到，他的腿部開始發癢，甚至開始痲木了。

「無形」嘶聲道：「我的解藥呢？」

他這才發現，唐柔已經是再也沒有聲音了。

他一個箭步衝上前去，丟了雨傘，就找解藥。

鄧玉函，左丘超然，蕭秋水立時想衝過去，但鐵腕神魔飛掠長空，驀然落在他們身前。

就在這時，忽聽一聲慘呼！

× × ×

「無形」臉上被打了一蓬針。

至少有三百口銀針。

「無形」的臉龐刹那間成了針窩。

「無形」猛地從蹲而躍起，捂住了臉，一面慘呼，一面要找油傘，最後却滑下

了巨石，落入滾滾怒江之中，刹那不見！

鐵腕神魔一怔，蕭秋水立時趁機掠了過去，扶起了唐柔，只見這溫文的孩子居然笑道：「他……他搜我的身，沒有人……沒有人敢碰未死的唐家人……」

蕭秋水見他衣衫盡紅，嘴角掛了一道血絲，心痛如焚地道：「是的，是……」

唐柔無力的望向蕭秋水，艱難地笑：「我……我眞的要死了嗎？」

蕭秋水沒有答話，風雨却更猛烈了。

唐柔閉上了眼睛，平靜地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眞的要死了……」

忽然又笑得像個孩子，道：「他……他還以為我的暗器眞的有毒……我唐柔，唐柔的暗器從來都沒有毒……眞正驕傲的暗器高手……是不必用毒的……」

唐柔一向都很驕傲。

他雖然不是唐門中很有名氣的人，武功也不算頂高，但無疑地他是一個很有個性，很自負的人。

蕭秋水含淚點了點頭。

唐柔緩緩睜開了眼睛，握住了蕭秋水的手，說出了最後一句話：「假如……假如你見到我們的家裏……唐大……你代我問他……為何我們唐家……不結成天下……天下第一家……而要讓『權力帮』這些……這些鼠輩橫行——」

唐柔說到這裏，頭一歪，伏倒在蕭秋水懷裏，再也沒有說下去了。

鐵腕神魔那一提醒，唐柔及時一側，刀雖刺中右胸，掠過心房——但胸膛仍是要害，唐柔還是免不了一死。

可是他最後這一番話，曾幾何時，惹起了江湖上一場血雨紛飛的仇殺與風波。

× × ×

風雨淒厲。

蕭秋水放下了唐柔，之後緩緩地站了起來。

鐵腕神魔像一盞不亮的燈塔，碩大無朋地站在那兒，忽然一招手，岩石後步出兩名大漢，垂手而立，溥天義揮手掟出一錠銀子，道：「去給『無形』到下游去打撈打撈。」

那兩人伸手想接，忽然劍光一閃，一柄劍已刺入了銀兩，挑起了銀兩。

出劍的人是蕭秋水，他的劍是樓上那「兇手」的劍。

只聽蕭秋水嗄聲道：「你把那員外那一家怎麼了？」

那銀兩上刻有一個「那」字，因為「那」是很少的姓，也很少人把姓氏刻在金銀上，因為費事，而且刻時又會磨損不少金銀粉屑，除非暴發戶，而且是守財奴，有這兩點特性的人，才會那麼做。

所以蕭秋水的印象很深刻！

鐵腕神魔溥天義笑道：「他們，他們早給我宰了！」

蕭秋水握緊了拳頭，是他把那員外這一家交給溥天義的，再大的風雨，也掩蓋不了蕭秋水的自責。

刹那間他都明白了，阿旺叔，黑老漢等乃是被「無形」——捕頭的何昆——所弑，「權力帮」跟「無形」替人們立些小功，却換得來最有價值的情報，人們對他的的信任，無疑是自掘一條死路。

他也明白了，為什麼一入「金錢銀莊」，莊內已佈署埋伏，要不是唐柔的暗器，只怕他們就要伏屍當堂！

——因為他們的行踪，「無形」都瞭如指掌。

這時左丘超然道：「那麼，今天長江急流裏的那一場刦案呢？」

溥天義道：「朱老太爺那一支，常跟我們『權力帮』作對，那員外的那一筆，他們也想染指，我正好借你們之手，除去『長江三兇』。」

——難怪溥天義一上船來就襲擊薛金英與戰其力。

鐵腕神魔溥天義在風雨急浪中，宛若魔神。

「好了，你們臨死前，還有什麼要問的？」

鄧玉函忽然道：「沒有了。」

他的話一說完，他的劍閃電般劃出，在那兩名大漢不及有任何動作前，已一劍貫穿兩人之咽喉。

南海劍派一向是詭異辛辣的，這一下，先絕了鐵腕神魔的後援。

溥天義的臉色似也有些變了。

就在鄧玉函出劍的刹那，蕭秋水的劍尖也直奔鐵腕神魔的面門。

× × ×

蕭秋水劍近鐵腕神魔的臉門時，忽然劃了三道劍花。

三道劍花過後，才刺出一劍。

在黑暗中來說，這三道劍花，實在是太亮了。

鐵腕神魔被迫得閉上了眼睛，可是他的手，同時拍出去！

雙掌一拍，竟硬生生挾住劍尖。

蕭秋水一抽，發覺這柄劍竟似鑲在石裏一般，一動也不動。

蕭秋水連忙反擰，割切鐵腕神魔的掌肉！

但是劍也擰不動。

這人的雙手敢情是鐵鑄的。

鐵腕神魔這時已一脚踢來，蕭秋水只有棄劍飛退一途！

但是這刹那間，鄧玉函的劍已迴刺溥天義的小腹！

左丘超然左剛擒拿，右柔擒拿已當頭抓落。

溥天義左手一招，格住左丘超然的攻勢，右手一抓，竟抓住了鄧玉函迅急的長劍。

這時候，蕭秋水所棄的劍，便自溥天義分開的雙掌之間，落了下來。

蕭秋水馬上反撲了過去，撈住了長劍，劍一到手，又是三道劍花，劍花中心，便是奪命一刺！

這一招，是「浣花劍派」中的「梅花三弄」。

左丘超然的擒拿手雙手扳溥天義一手，竟如扳銅擰鐵一般，絲毫不為所傷，而鄧玉函的長劍被執，也掙不出來！

蕭秋水那一刺，恰好解了兩人之危。

溥天義只有兩隻手，不能破那第三劍了。

所以他只好鬆手，飛退，已落到巨石的邊緣。

蕭秋水，左丘超然，鄧玉函互相對望一眼，交手才一招，已知對方腕力之强，

武功之深，平生罕見。

三人只覺手心冒汗。

雨落如網，視綫很是迷糊。

忽地又是一道電光，在霹靂未起之前，三人已像箭一般地，標了過去。

× × ×

剎那間他們已有了決定！

溥天義的雙手是攻不進去的。

唯有制住他雙手，才有希望。

左丘超然使的是「閃電擒拿手」。

溥天義的雙手立時迎上了他。

鐵腕神魔立意要先毀掉左丘超然的雙手，再來對付蕭秋水，鄧玉函的雙劍。

可是他錯了。

四手交擊下，左丘超然立時感覺得到可怕的壓力！

但是擒拿手是最小巧的武技。

左丘超然雖扳不動溥天義的手，但溥天義也拗不斷左丘超然的手，因爲左丘超然雙手如蛇，轉眼間已換了四種擒拿手，反而纏住了溥天義的雙手。

這時鄧玉函，蕭秋水的劍已到了。

溥天義大喝一聲，雙手一剪反帶，把左丘超然直甩向雙劍。

可是左丘超然全身宛若飛絮，雙手却像索子一般，緊纏溥天義的一雙手。

鄧玉函自右刺其左腿，蕭秋水自左劍刺其右腿。

溥天義怒叱聲中，連退兩步，用力一掄，竟把左丘超然掄上了半天空！

可是左丘超然的手仍然搭着他的手不放。

就在這時，溥天義胸門大開，蕭秋水掌中劍，忽然成了碎片千百，激射出去！

「漫天花雨」。

因爲「浣花劍派」的劍隨時發出「漫天花雨」，所以，「蕭」姓反而是刻在劍鞘上，而不是劍身上。

好個溥天義，忽然吐氣揚聲，力注於臂，把左丘超然整個人壓了下去，變成左丘超然面向溥天義，而背對蕭秋水，蕭秋水的「漫天花雨」，等於向他射過去。

蕭秋水剎那間臉色死灰。

就在這時，忽然掠起一片劍光。

劍光又綿又急又密。

只聽風雨中仍有一片「叮叮叮叮」之聲，劍片都被撞散！

出劍的人是鄧玉函。

「南海劍派」的「落英劍法」！

鄧玉函這一下，護住了左丘超然，蕭秋水即抖擻神威，一劍刺出。

蕭秋水掌中雖已無劍，但劍鞘就是他的劍。

「浣花劍派」三大絕技之二，「以鞘作劍」。

這一劍自左丘超然脇下刺出，等溥天義發覺時，已近眉睫。

溥天義見左丘超然安然無事，又見劍招，着實吃了一驚，但是他畢竟是一代梟雄，臨危不亂，猛地一個大仰身，避過一擊！

蕭秋水一擊不中，劍鞘又劃三道劍花，又刺了過去！

溥天義一抬腿，「拍」地踢中蕭秋水，蕭秋水立時飛了出去！

原來蕭秋水貪攻，以圖營救左丘超然，卻不防溥天義的「無影腳」，登時捱了一記！

就在蕭秋水飛出去的同時，溥天義只覺臉上熱辣辣的一陣刺痛，天黑風急，溥天義此驚非同小可，他實在弄不清自己何時着了道兒，傷勢輕重！

就在這一驚之際，鄧玉函已一劍「哧」地刺入他的左腿！

其實溥天義也並非是受了什麼傷。

原來蕭秋水以鞘當劍，一擊不中，再劃三道劍花時，離鐵腕神魔臉部已然極近，所以三道劍花一劃，又因風急，溥天義的幾綹白鬚，竟被捲入鞘內，蕭秋水的一刺尚未發出，卻已中了溥天義一腳，倒飛出去時，也等於是把溥天義的幾綹鬍子，一齊拔了出來！

所以溥天義的臉上才會一陣刺痛。

所以鄧玉函才能一劍得手。

溥天義中劍，奇痛攻心，另一腳又踢出又收回來，左丘超然猛用「六陽金剛手」，溥天義一時支持不住，竟滑落下巨石削壁！

此際何等風急浪高，這一摔下去，縱武功再高，也是九死一生！

溥天義狂吼一聲，瀕死力抓，竟扣住了左丘超然的雙手不放！

左丘超然力纏溥天義雙手已久，蕭，鄧二人才能得手，左丘超然已感脫力，被這一扯，竟也扯出了懸崖，向下落去！

鄧玉函見狀大驚，不及抽劍，雙手死力一把抓住左丘超然背後的腰帶，把住不放。

但此際山風狂急，浪高如山，加上溥天義痛而掙扎，鄧玉函也沒有力量把兩人一起舉上來。

就在這時，忽然「颼」地一聲，一物破空而出，直掠岩石，彎下轉射，「哧」地刺入溥天義胸腹之間，在背後「噗」地露出一截來。

劍鞘。

「浣花劍派」的三大絕招之三，「亂紅飛過千秋去」！

溥天義慘叫，長嘯，雙手一鬆，竟抓住胸前劍鞘欲拔，這一鬆手之際，便已落下長江怒濤，在如山高浪中不見！

鄧玉函此時奮力抓住左丘超然，大喝一聲：「起！」左丘超然借力一翻，終於落到了崖上！

兩人濕淋淋的呆立在岩上，蕭秋水捂着心口，掙扎起來，三人併肩，在風雨中，望落岩下，江水怒咆，浪擊千尺，彷彿水花是長江的怒憤，千年永世哮咆不絕……

（本故事完・全文未完）

下期預告

俠義技擊鬥智故事

八絕

朱羽著

司馬洛傳奇故事

運財金童（五）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文太太向司馬洛承認勒索孩子的行爲，並請他在丈夫面前保守秘密。司馬洛到酒店找着羅拔士，誰知他早已知道自己妻子的事，只是却未能向司馬洛提供進一步的綫索。同時，文淑美亦早知其母親的所作所爲，只是却無法面對一場糊塗的現實，她只好逃避——

巨頭施壓力　惡勢下低頭

司馬洛出去的時候文淑美並未把那整瓶酒喝掉，事實上她連手上那杯酒也並未喝掉。他問道：「你想出了什麼來嗎？」

「沒有，」她搖搖頭，「祇有一個瘋子才會這樣做。」

「這世界上瘋子多的是，」司馬洛說，「我想知道的就是哪一個瘋子。」

「這個瘋子一定是個大人物，」她說道：「一個人能夠這樣爲所欲爲，鈔票像廢紙一樣亂丟，那他就必然是一個大人物了。」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

「我要睡覺了。」文淑美說。

「那我呢？」司馬洛說。

「你可以留在這裏陪我。」她說。

「還是不了。」司馬洛說：「我留下來，就捨不得離開，那我就沒有時間去工作了。」

雖然這並不是眞正的原因，眞正的原因都是不方便向她言明的。譬如，她是羅拔士的女兒，譬如，在他之前已經有一個男人高約翰來過；譬如，他會無法向梅麗交代。

她聳聳肩：「那麼你去工作好了。」

「你還是不能供給我一點綫索？」司馬洛問。

「對不起，」文淑美說：「我眞的沒有綫索可以供給你。假如我的父母都不能告訴你什麼，我又有什麼能告訴你呢？我是最無關重要的人，雖然孩子是我的孩子，但那些人却不會爲了對付我而把孩子搶去。我是最沒有資格告訴你什麼的人。」

她上前來，兩手勾着他的頸子，在他的嘴唇上輕輕吻了一下，又說：「但我對你很有信心，我知道你會把孩子找回來的。」

「你也用心想一想吧。」司馬洛說。

他拍拍她的臉，回到廳中，開門出去了。

當他踏出走廊關上房門的時候，隣房的門打開了，文太太出現，看着他。她身上穿着一套織錦的睡衣，既然穿着睡衣，顯然她並不是打算要到什麼地方去，門祇是爲了他而開的，文太太的眼中也有着一種可憐的神情，就像要哀求司馬洛走過去，司馬洛走過去了。

「進來吧。」她低聲說。

司馬洛進去了，倒也進去得相當放心，起碼這個老怪物不會有與她的女兒相同的需要，所以不會那麼難應付。

她關上了門，緊張地說：「有什麼新發展嗎？」

「沒有，」司馬洛說：「我還以爲你有什麼可以告訴我的呢！」

「我還有什麼可以告訴你呢？」文太太說：「我也是剛剛回來。」遲疑一下，恐懼地看着司馬洛，「我的女兒，你告訴了她什麼？」

「沒有告訴她什麼她不應該知道的事情。」司馬洛說。他的確沒有告訴文淑美，而文淑美當然亦不會對自己的母親透露她知道了。

「噢。」文太太舒了一口氣，「但你會——你會盡力調查的吧？」

「我不是正在盡力嗎？」司馬洛說：「現在幾點鐘了？我不睡覺而還在到處跑，你以爲我是在幹什麼？」

「我的女兒，」文太太說：「她有什麼話對你講的嗎？」

「她也沒有什麼可以告訴我的，」司馬洛說：「眞好玩，你們是當事人，而你們全部都沒有綫索。」

文太太煩惱地皺着眉頭：「我也希望我能夠帮忙——」

「算了，」司馬洛說：「我是會盡力的。」

他離開了，回到自己的家去，因爲到了這一步，實在連他也是束手無策了。

也許他也應該休息一下，等着吧？因爲看來也是祇有等一等，等着看有些什麼新的發展了。無論如何，他也的確需要休息一下，他不是一個鐵人，而且他還是剛剛從醫院裏出來的。

他回到了家，樓下的看更人以古怪的眼色看着他。

「有什麼事情嗎？」司馬洛問。

「先生，」那看更人似乎想笑出來的表情，又顯得啼笑皆非的，「你買的那隻豬——」

「我買的什麼？」司馬洛很愕然的看着他。

「那隻豬——」看更人走到旁邊一角落裏，拉開一塊布，司馬洛看見那塊布的下面是一隻大竹籮，竹籮內墊着膠布，膠布上就塞着一隻宰淨了的豬，「放在這裏很麻煩的，那些血水——你買了又不早點回來——」

司馬洛祇是目瞪口呆地說不出話來，感到一陣噁心。

「你買這樣一隻豬回家來幹什麼？」那看更人奇怪地問道：「你一個人怎吃得完？」

「是誰送來的？」司馬洛問。

「肉食公司，」那看更人伸手進袋裏掏出一張紙來，「這單子還給你吧！」

司馬洛把單子接過來，看看那是一張已經付了錢的發票，有人到肉食公司付了錢買了這樣一隻豬送來給他。這個人是誰恐怕不容易查出了，買這種東西當然不需要出示證件之類，你有錢，你就可以開這樣一個大玩笑了。

「先生，我不明白，」看更人說：「這樣大一隻豬，你放在什麼地方呢？冰箱放不下的，但假如不放進冰箱的話——」

不錯有很多問題，即使冰箱放得下了，他在家裏要把這隻豬宰割開來吃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司馬洛說：「這是我一位朋友送我的禮物。」

「送這樣一件禮物？」看更人說。

那隻豬那呆凝的眼睛似乎正在霎動，司馬洛要深深地吸入一口氣，才忍得住心中的憤怒，他說：「這件事情的確是有點麻煩的，這東西你認爲怎樣解決好呢？」

「你可以拿到燒臘店去叫他們代你燒熟。」那看更人提議道。

「這也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說，「不過這個時間，還有哪一間燒臘店是開着門的？」

「那些專替燒臘店燒東西的店子，」看更人說，「他們是晚間開工的，這樣白天才會有貨物供應。我認識一間店子，我可以替你拿去。」

「很好，」司馬洛說，「你拿去好了，這東西送你。」

「這……這怎麼好意思？」

「我要這樣大一隻豬有什麼用處？」司馬洛說，「叫我全部吃掉的話，那我這一輩子也不會再有胃口吃豬肉了。」

「那麼多謝你了。」那看更人大爲高興。

司馬洛轉身上樓去了，覺得頭在發脹，那是爲了血液都冲到頭上去了。他當然知道這隻豬是誰送來的。

他開門進入他的屋內，這時電話就响起來了。他走過去拿起電話，又是那把熟悉的聲音，那個送鈔票給他的人的聲音。那人說：「司馬洛先生，我猜你已經收到了我的禮物了吧。」

「收到了。」司馬洛說，「但是我並不多謝你。」

「你一定明白這件禮物的意思吧？」那人問。

「當然明白。」司馬洛說，「你的照片用完了，所以你就給我送來一件樣辦，讓我知道你是什麼模樣的，現在，我知道你是什麼模樣的了。」

那人並不生氣，他仍然是沉着地說：「我給了你錢，也給了你警告，但你還是在忙着，這使我很不高興。你看見那隻豬的，那隻豬雖然值錢一點，但它是已經死了的，死了，值錢也沒用了。」

「你知道我想把那些錢塞回你的身體的哪一部份的！」司馬洛說，「你告訴我你在什麼地方，我送回來。」

「保重保重。」那人說着，就掛了電話。

司馬洛把聽筒大力摔回電話上，雖然那隻聽筒實在並沒有什麼對他不起。他走到酒櫃那邊去，斟了一大杯酒，喝了一大口，然後才在沙發上坐下來。現在他有點同情文淑美了，明白她爲什麼非酒不行。

他拿出他那隻無綫電通話器來，按了掣，小丁的聲音馬上傳來了。小丁說：「這總算是一種安慰，原來還有一個人陪着我不睡覺。」

司馬洛告訴他剛才發生了什麼。

「這是好的兆頭，」小丁說，「一次又一次地恐嚇，聲言要殺死你。假如他眞要殺死你，爲什麼他要送你一隻豬呢？要殺就殺，根本用不着開口，這更證明他根本是不敢殺我們的。」

「但他似乎有許多眼睛！」司馬洛說，「似乎我到什麼地方去和去幹什麼他都知道的。我一踏入門口，他的電話就來了，這裏表示他知道我回家，這個電話不會是來得巧合的！然而我並沒有發現有人跟踪我。」

「有很多方法跟踪人都不會被發現的，」小丁說，「我們也不是第一次用這些方法了。」

「我祇是想通知你這件事。」司馬洛說。

「我也正想通知你一件事，」小丁說，「你那位文小姐剛剛出去了。」

「這個時間，她到什麼地方去？」司馬洛問。

「她到了電報局去，看來是打長途電話。」小丁說。

「這眞奇怪。」司馬洛說。

「是呀，」小丁說，「眞奇怪，她在酒店裏也可以打，爲什麼要到電報局去的呢？」

「打給誰？」司馬洛問。

「這一點相信未必查得出來，」小丁說，「不過打到什麼地方去，則是應該可以查出的，我在那裏有熟人。」

司馬洛亦知道小丁有熟人，那種半屬於商業間諜的熟人。

一個人在這種地方工作，有很多機會知道某些人常常打電話到什麼地方給誰的，尤其是那些商行，而有一些人則很樂意出錢買這種情報。

「那查一查好了。」司馬洛說。

「我已經叫了人正在想辦法了。」小丁說：「你等着吧。」

司馬洛把無綫電聯絡器關掉了，慢慢地喝完了他那杯酒，酒總算有點安撫作用，使他的怒氣稍爲平復下去了。但祇是稍爲平復而已。並不是說他的怒氣已經完全失去了。這種怒氣是不會失去的，不過是由急火變爲慢火，如此而已。

文淑美說要上床，結果却是出外去了，他也是說要回到家裏來，上床睡覺，但是他現在也沒有這個心情了，雖然他不是鐵人，而他已經工作了相當長的時間了。

他又起來，出外。一切都顯得不正常。他要弄清楚。

這一次他却是到警局去，他一直走進探長的寫字間。探長正在處理着一些文件。司馬洛進來，探長祇是瞥了他一眼，沒有做聲，甚至沒有請他坐下來。

司馬洛老實不客氣地在寫字桌旁的椅子坐下來了，問道：「日夜都開工，你有休息的時間嗎？」

「我這種人，就是跟做雜工差不多了！」探長的眼睛還是看着桌上的文件，「零零碎碎的小案子，每天不知道有多少，數也數不清楚。」

「我覺得你是有點不正常！」司馬洛說。

「你是醫生嗎？」探長說，「抑或剛剛開始學醫？」

「我是說你的作風！」司馬洛說，「我剛剛想起了，怎麼這一次你會像忘記了有我這個人存在，你沒有監視我，跟踪我，也沒有來麻煩我。」

探長把筆往桌上一丟，向後面一靠，瞪着司馬洛：「朋友，不要逼人太甚，你要找麻煩，我可以給你麻煩的！譬如，我可以在你的鼻子上打一拳，然後把你抓起來，說你來這裏企圖襲擊我！是你找上門來的。」

「你不會這樣做的。」司馬洛說。

「很快就可知道了。」探長說，「你究竟來這裏幹什麼？就是爲了嘲笑我？」

「嘲笑你？」司馬洛問，「爲什麼你認爲你有值得我嘲笑的地方？」

「你已經把我壓倒了。」探長說，「還不值得開心嗎？你現在還想怎樣？我巳經不管你的事情了，難道你還想我請假，避到外埠去嗎？」

司馬洛怔怔地看了他一會。

探長不看他，但是也不再拿起筆來寫他那些文件了，祇是靠在那裏，好像要冒烟似的。

司馬洛說：「你生氣什麼？」

「別問我生氣什麼？」探長說，「因爲你不是我的朋友了，你不是我的朋友，我就不需要告訴你我生氣什麼？」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不是朋友了？」司馬洛問！

探長祇是坐在那裏不做聲。

「很好！」司馬洛說：「朋友的事情我們以後再談，我祇是要問你，爲什麼這一次這樣大方，不來干涉我的一切呢？」

「爲什麼不問你的新朋友呢？」探長問。

「什麼新朋友？」司馬洛問。

「你那些有勢力的新朋友。」探長說道。

「什麼有勢力的新朋友？」司馬洛又問。

探長瞪着他：「你究竟是來跟我開玩笑還是怎麼的？」

「我們是朋友。」司馬洛說，「你是相當了解我，我也相當了解你，照我看，我們之間似乎有點誤會了。所以我們不如坦白一點好不好？我先告訴你我的來意吧？我是想問你爲什麼不干涉？我給人弄進了醫院，你來問過我一次，但是下一次，我出現在一部着了火的車附近，你也不干涉我。以你一向的作風，你起碼應該會派一些人跟踪着我的，但我知道你並沒有，所以，爲什麼呢？」

探長想了一會，似乎也認爲坦白一點好些了。他說：「因爲是上頭吩咐的！上頭吩咐不要管這件事！」

「爲什麼？」司馬洛問。

「我怎知道爲什麼？」探長說，「他們給你一個命令，就是一個命令，他們用不着告訴你理由的。」

「而你以爲是我找人向你施壓力的？」司馬洛問。

「你很有理由不想我管你！」探長說，「你從來都不喜歡我管你的。」

「但你不是不知道我的作風的，」司馬洛說，「我從來不喜歡用這種手段！」

「我怎麼知道？」探長說，「我不知道你正在幹着一件什麼事情，不知道你跟一些什麼人在一起，我怎麼知道你在用什麼手段？」

「這一件事情不是我弄的。」司馬洛說。

「總之不能管你了，那不是很好了嗎？」探長說，「你還來訴苦什麼呢？」

「我忽然想起這件事情，覺得古怪，所以我來問你了。」司馬洛說道：「現在既然你這樣講，我倒又想知道究竟是誰向你下這命令了。」

「我不能告訴你，」探長搖搖頭，「不是我不想告訴你，而是我不知道。我的頂頭上司的上面還有許多層，而每一層又有不少朋友，同僚之類，這壓力可能是從任何一層開始的。」

「這個施壓力的人就是我的敵人。」司馬洛說。

「我已經對你講過了！」探長說，「我不大可能知道向我壓力的人實在是誰，但我可以告訴你，這不會單單是我的頂頭上司而已，這必然是一個大人物。一個很大的大人物。」

「一個很大的大人物？」司馬洛沉吟着，「唔，對了，這一點也有人對我講過的。一個很大的大人物，誰是很大的大人物？」

「我怎麼知道？」探長說，「這個地方，大人物是很多的。」

司馬洛搖搖頭：「你知道嗎？現在的情形就是，這個大人物在整治我，而他還要向你施間接的壓力，使你不能干涉，那我就呼救無門了！」

「你現在就是來向我求救的嗎？」探長問。

「我從來不會向你求救！」司馬洛說，「你也不是不知道的。」

「假如你告訴我發生了什麼，」探長說，「也許我能够帮你一下的。」

司馬洛狡猾地微笑着：「你怎能帮我呢？你的上頭已經對你講過了，你不能管這件事情。爲了你的職位前途着想，我還是不告訴你好了。」

「滾出去！」探長吼道：「不然我要把你抓起來了！」

司馬洛微笑：「你不趕我，我也要走了！」

他出去了。探長拿起筆來又在那些文件上寫字，却用力過度，筆尖也把紙戳穿了。他咒罵一聲，把筆扔掉。

× × ×

司馬洛回到家裏，看不見那看更人在樓下，無疑地那人是巳經把那隻豬送到燒臘店去了。他知道這隻豬不一定要自己吃，可以拿到那裏去換不少錢的，不要緊，就讓這個看更人得到一些益處好了。

他回到家中，在沙發上坐下來，吸着香烟，等着，手中拿着那隻聯絡用的烟匣。過了一會，小丁就與他聯絡了。烟匣在他的手中震動起來。他開了掣。

小丁的聲音告訴他：「她巳經打好了電話，回到酒店了。」

「那電話如何了？」司馬洛問。

「沒有可能聽到她講些什麼的！」小丁說，「不過我的朋友總算很帮忙，他替我查出了她這個電話是打到三藩市去的，也查出了電話號碼。」

「是打給誰呢？」司馬洛問。

「這就需要一點時間了，」小丁說：「我有朋友在三藩市，我巳經託了這位朋友查一查這個電話號碼是屬於誰的。」

「有把握查出來嗎？」司馬洛問道。

「祇是時間問題吧了！」小丁說，「就是拿一本電話簿逐頁去查，也一樣可以查出來的！」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我看，她這個時間打電話到三藩市去，一定是爲了一件很不尋常的事情，可能就是爲了這件事情。」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小丁說：「誰知道呢？讓我們先查出接電話的人是誰吧。但，他們是從三藩市來的嗎？」

「他們——我沒有聽梅麗講過！」司馬洛說，「他們也許到過三藩市，但她們母女與孩子不是住在三藩市的。」

「那她就不會是打電話回去探問隣居之類了。」小丁說道。

「假如是，」司馬洛說，「她就在酒店打這電話了。她知道在酒店打電話出去我們會聽到的，因此她打的這一次是一個不肯讓我們聽到的電話。」

「難道她才是眞正與這件事情有最大關係的人？」小丁問道。

「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司馬洛說：「覺得這件事情的確是與她有很大的關係的，因爲她有許多我們不了解的神秘行動。不過目前時機似乎還未成熟，所以我看我祇好先睡一覺了。」

「永遠都是你最便宜的，」小丁說，「你得到美麗的女人，你得到最大的一份酬勞，你可以安睡！」

「這是命運。」司馬洛格格地笑起來，「你是怨不了這許多的了！」他打了一個呵欠，「呀，對了，我剛才到警局去跟探長談過。」

「你去跟他談？」小丁說：「他不來麻煩你，你不是應該慶幸了嗎？你還去惹他？」

「我就是奇怪他爲什麼不來麻煩我，」司馬洛說，「所以我去問他，他告訴我因爲他受到上頭的壓力，上頭叫他不要管閒事。」

「這倒眞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小丁說。

「你看你查得出是誰施這壓力的嗎？」司馬洛問。

「他有告訴你嗎？」小丁問。

「他說他不知道，」司馬洛說，「他的上頭有上頭，上頭又再有上頭，而每一層都有朋友。」

「我看他並不是說謊的，」小丁說，「既然他不知道我更不會知道了。但我可以告訴你，這個施壓力的人必然是一個很大的人物。」

「他也是這樣說，」司馬洛說，「但他不喜歡這個很大很大的人物，一點也不喜歡。」

× × ×

司馬洛睡得很遲，但第二天很早就醒過來了，是電話鈴聲把他吵醒的。他拿起聽筒，聽筒裏面却沒有人聲，他一拿起來，那邊就掛斷了。

司馬洛惡毒地咒罵着摔下聽筒。

這時，那隻通話器就在身邊的枕頭下震動起來。司馬洛把它拿起，開了掣，說道：「喂？」

「你起來了？」小丁問道。

「是的，我起來了，」司馬洛說，「那個狗養的傢伙，大清早就打電話來吵醒我，又沒有胆量開口，假如他認爲他這神經戰術會成功的話——」

「這一次打電話來的人是人養的，」小丁說，「是我打電話給你。」

「噢，」司馬洛說着，他感到有點抱歉。

「我用這東西跟你聯絡，你却沒有反應，」小丁說，「我猜你一定睡得很熟，所以給你一個電話了。」

小丁這樣做是對的，因爲不論他與司馬洛講什麼，都不適宜在電話裏講的。

「對不起，」司馬洛說，「我把這東西放在枕頭下，不過我的人却在夢中滾了過去，躺在另一隻枕頭上了，而且我也實在太疲倦，睡得太熟——但你有什麼消息嗎？」

「假如沒消息我也不忍心吵醒你了，」小丁說，「我剛剛得到了三藩市那邊的消息。那個電話是一位黃友先生的，而且還是私人電話號碼，電話簿上沒有的。」

「黃友又是什麼人？」司馬洛問道。

「他就是你嘴巴裏所講的很大很大的人物了，」小丁說，「在那邊，你差不多隨便問一個人都認識他。他是一個大財團的一份子。」

「中國人在美國是大財團？」司馬洛說，「這件事情似乎沒有聽過。我祇知道美國的大財團多數是猶太人組成的。」

「你說得沒有錯，」小丁說，「黃友的妹妹嫁了個猶太人，所以他就與猶太財團合作了。」

「那你知道文淑美打電話給黃友幹什

麼嗎？」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小丁說，「不過我知道她並沒有找到黃友，因爲黃友此刻並不在三藩市，他巳經來了此地。」

「來了此地——那文淑美爲什麼要打電話到三藩市找他呢？」司馬洛問。

「因爲她不知道他巳在這裏。」小丁說。

「她知道黃友的私人電話號碼，然而却不知道黃友到這裏來了？」司馬洛問。

「別問我，」小丁說，「你去問她好了。」

「還有什麼嗎？」司馬洛問。

「沒有了。」小丁說。

「黃友到了這裏來，還是一個大人物嗎？」司馬洛問。

「一個有錢的大人物，到了一個拜金成狂的地方，他應該仍是大人物，」小丁說，「敝城市就是這樣一個地方，這裏的人都是金錢敎的敎徒，眞神就是鈔票。」

「那麼黃友會不會就是施壓力的人呢？」司馬洛問。

「我不明白你憑什麼理由猜得這樣遠，」小丁說，「不過，假如他在這裏有大生意的話，就會有本地的大人物願意帮他這個忙了。」

「黃友與羅拔士又有什麼聯絡呢？」司馬洛問。

「別問我，你問羅拔士好了。」小丁說。

「很好，」司馬洛說，「我去問他，你查一查黃友到這裏來幹什麼的吧！」

× × ×

羅拔士那裏也是很早就開始活動了，羅拔士和梅麗都起得很早，而司馬洛則還直想打呵欠。無疑地羅拔士他們也是比司馬洛上床得早的。而且羅拔士有私人按摩師之助，可以帮助他更快恢復體力，消除疲勞。

先見到他的是梅麗，除非梅麗不在，否則一定是先由梅麗把訪客擋架着的。

「有什麼發現嗎？」梅麗心急地迎着司馬洛問道。

「還沒有，」司馬洛說，「祇是想問你一些問題。認識一個叫黃友的人嗎？」

「什麼黃友？」梅麗問。

「三藩市的黃友，」司馬洛說，「我聽說他在那裏是個大人物。」

「哦，那個，」梅麗點點頭，「我聽過了。」

「他跟羅拔士有什麼關係嗎？」司馬洛說，「跟他們一家人有什麼關係嗎？」

「似乎沒有特別關係，」梅麗說，「他不認識這個人。」

「那讓我問他吧。」司馬洛說。

「很好，」梅麗說，「你進來吧。」

他們通過梅麗的房間而進入了羅拔士的房間，羅拔士正在那寬大的房間做着早操，大概這是他保持「青春」的方法之一了。羅拔士看見他便停下來。

「孩子還是沒有消息，」司馬洛坐下來，「不過我想問你一些問題。」

「你問好了，」羅拔士頹喪地說，「祇要有帮助，我什麼都願意告訴你。」

梅麗却走出去了。司馬洛說：「三藩市有一個大人物黃友，你認識他嗎？」

「不，」羅拔士搖搖頭，「不過我聽過這個人了，爲什麼？」

「黃友現在也在這裏。」司馬洛說。

「那又怎樣呢？」羅拔士問，「他跟這件事情有關嗎？」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你告訴我吧。」

羅拔士在沙發上坐着，沉默下來。司馬洛等着；羅拔士暫時不回答，這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兆頭，也許羅拔士是有一些事情要告訴他的。不過先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

梅麗進來了，帶着一個女僕人進來，推着一架餐車。羅拔士微笑揮揮手：「呀，早餐來了，你一定還沒有吃過東西，爲什麼你不跟我一起吃？」

「你似乎有胃口了？」司馬洛說。

「人總是要吃東西的！」羅拔士說，「捱餓久了，自然就想吃了。」

他們三個人一起吃早餐，羅拔士似乎忘記了司馬洛對他提起來的題目了，但司馬洛知道他是不會的。

他們吃完了早餐之後，羅拔士抹抹嘴巴，揮揮手，那個女僕人把餐車推出了去。羅拔士在椅子上一靠，嘆一口氣：「這個黃友是一個很有錢的人。」

「這一點，我早就知道了。」司馬洛說。

「他亦是一個製片家。」羅拔士說。

「製什麼片？」司馬洛問。

「你不會在片頭上看到他的名字的，」羅拔士說，「他和他那一帮猶太人財團。他們祇是出錢支持。眞正的製片家是很慘的，往往自己不名一文，要拍一部電影，就得去找人出錢的資助。多數都是要向那些猶太人財團求助。事實上美國的電影業大部份都是由美籍猶太人控制的。出錢的有，工作人員亦有不少是。」

「我也聽過有這樣一件事情。」司馬洛說。不過他還是不明白這一點跟他又有什麼關係，但羅拔士顯然亦並不是在胡言亂語。

「黃友也養馬，也賽車，他有好幾匹一流的純種馬，好些優良的賽車，派出去參加大賽，」羅拔士說，「談起賽車，你記得不久之前放映過那部賽車大片，什麼『閃電球』嗎？那就是黃友個人大力推薦他們的財團投資的。我到底也算是娛樂圈子的人，我對這種事情知道得很不少。這是一個他最感興趣的題目。此外，他也還有另一個目的。他手下有一個保鑣畢克，是美國人，也是他的賽車手，他要畢克担任影片中的技術顧問。要用他的錢，製片家就得聘用畢克。這種內幕是沒有什麼報紙雜誌會報導出來的。」

「他這樣做也不算是强人之難，」梅麗說，「那部電影拍得很好，很賣座。」

「這就是我的意思，」羅拔士說，「畢克是一個汽車魔術師，汽車到了他的手上可以做出別人做不到的事情。」

司馬洛現在開始明白了。他說：「你的意思是，用車子撞我的人就是畢克。」

「是你自己說的，」羅拔士說，「那個用車撞你的人不想你死，祇是想令你躺進醫院。這樣一件事情，世界上並不是很多人能做到的。畢克是其中之一。」

「黃友來了這裏，」梅麗說，「畢克應該也是跟在他的身邊了。」

「應該是的，」司馬洛說，「但你跟黃友有什麼關係呢？假如這件事情是跟黃友有關的話。」

「我根本不認識他，」羅拔士攤攤手，「我跟他亦沒有什麼過節，假如你要我猜的話，我也祇能猜黃友此擧乃是幫一個人的忙吧了。」

「他是那種樂於助人的人嗎？」司馬洛問。

「我對他這一方面不大清楚，」羅拔士說，「不過，假如是對他有利的人，他應該會樂於幫助的吧？」

「這倒是眞話。」司馬洛說。「你想得出他會是幫哪一個人的忙嗎？」

「想不出來，」羅拔士說，「不過，也許應該是由我問你一些問題的。爲什麼會對我提起黃友這個人呢？」

「因爲他來了這裏，」司馬洛說，「也因爲他有一個保鏢畢克，乃是汽車魔術師。」

「不，不，」羅拔士說，「畢克的事情是我告訴你的。你並不知道。」

司馬洛聳聳肩沒有做聲。

「爲什麼你要瞞着我們？」梅麗問。

「我瞞着你們不要緊，」司馬洛說，「我不論做什麼，都是爲了把事情做好吧了，但你們瞞着我就不大好了，這會影响我，使我不能夠把事情做好的。」

「我並沒有瞞着你什麼。」羅拔士說道。

「我得走了。」司馬洛站起來。

「你不能對我講清楚一點嗎？」羅拔士問，「你爲什麼提起黃友？」

「我將來會告訴你的，」司馬洛說，「但目前，你就當沒有聽我提過這個人好了，行嗎？」

「好吧。」羅拔士無可不可聳聳肩。

司馬洛離開了這家酒店。

× × ×

一個鐘頭之後，珠寶店的推銷員高約翰離開酒店的商場，到洗手間去。那裏是商場公用的洗手間，誰都可以進去的，因此司馬洛也跟着進去。

高約翰用完了厠所洗手，然後用手巾抹乾雙手。也在他旁邊洗手的司馬洛說：「朋友，你手上的水抖到我身上來了！」

「噢，對不起！」高約翰說。

「你是一個很漂亮的人，」司馬洛兇狠地瞪着他，「你是不是想我把你的小白臉改裝一下？」

他上前一步，高約翰便跳後三步，慌得臉也青了。也許那張小白臉是他最佳本錢，他是最害怕這一注最佳本錢會受到損害的。「對不起，我眞的是無意的，我已經道歉了！」

「我不喜歡你，」司馬洛說，「我不喜歡你跟我的女人鬼混，現在你還要把水抖到我身上來。」

現在高約翰明白了。水不過是借題發揮而已。不過跟着他又有了一個困難的問題。他吶吶着說：「你的女人？誰？」也許他的「戶口」太多了，假如不道出姓名來，他沒法知道是哪一個。

「昨天晚上，」司馬洛說，「我回去時你躲在浴室裏。」

「哦，」高約翰慌忙地說，「我……我不知道文小姐有一位先生，而且，我也沒有碰她。」

「假如我不回去，」司馬洛說，「你就碰她了！」

「不！不！」高約翰說，「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你誤會了！你完全誤會了。我是爲了生意上的事情找她的。」

「什麼生意？」司馬洛問。

「她看中了我們店裏一顆鑽石，」高約翰說，「我多拿幾顆上去給她選擇！」

「你當我是小孩子嗎？」司馬洛說，「她不會是你的顧客！」

「你可以問問她的，」高約翰作指天誓日之狀，「她買下了一顆，你爲什麼不問她呢！」

「她買下了一顆？」司馬洛問，「多少錢？」

「二萬五千元，」高約翰說，「我並沒有開大價，那是很老實的價錢，這是眞的！」

司馬洛凝視着他。說謊也有一個限度的，高約翰不是一個傻瓜，他應該看得出一個人是不是買得起一顆二萬五千元的鑽石的，假如買不起的人，他不會硬說這個人買了一顆二萬五千元的鑽石，尤其是不會對她的「男朋友」這樣說。

「她拿什麼給你？」司馬洛問。

「她開了一張支票。」高約翰說。

「你信任她的支票？」司馬洛說。

「她前幾天還向我買了一隻紅寶石指環，」高約翰說，「兩萬元。她的支票是兌現的。就是她昨晚戴在手指上那隻！」

「那一隻？」司馬洛的眼睛變得定定的。

「眞的，你可以問她，」高約翰苦着臉說，「我有什麼辦法，客人叫我拿貨到房間裏去看，難道我有生意也不做嗎？」

「那——那——」司馬洛伸出舌頭來舐舐唇皮，「那你爲什麼要躲進洗手間去呢？」

「這是她的主意，」高約翰說，「她不想有人知道她買這些東西，所以她叫我先躲進洗手間裏！」

司馬洛一手搭着他的肩，使他感覺到就像給一隻鐵鉗拑着似的。高約翰因爲興奮而紅潤的臉色又蒼白起來了，而他亦不敢掙扎，恐怕愈掙扎就會愈痛苦。

司馬洛慢慢地，兇狠地說：「假如你騙我，你知道會發生什麼嗎？」

「我不騙你，」高約翰說，「我可以對天發誓，我常常都在店子裏，你隨時可以找到我的。」

司馬洛把他推開，走出了洗手間。

× × ×

文淑美把門打開的時候，樣子沒有昨天晚上那麼好看了。

自然早上的女人總是比較難看的，不過今天她的眼下特別有兩塊黑色，顯示出她昨夜睡得並不好的。

「噢，你，」她說，「進來吧。」

司馬洛進去了，她關上門，司馬洛就輕輕摟着她的腰，另一隻手拉着她的手，擧到嘴邊，吻她的手背，他必須很小心，不然她手指上那隻大紅寶石指環就可能要

把他的嘴唇割破了。

「你今天早上似乎很熱情，」文淑美說，「可惜我却沒有心情。」

「爲什麼你不喝點酒。」司馬洛問。

「喝酒也沒有用，」文淑美說，「有什麼消息嗎？」

「還沒有，」司馬洛說，「眞可惜你沒有心情。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是相當羅曼蒂克的，你撞破了杯子，弄得一身都是茄汁，我還得替你抹乾淨。可惜你喝得太多，睡着了。」

「那是以前的事，」文淑美說，「今天是新的一天。」

「有什麼東西是這樣容易的把玻璃撞碎的？」司馬洛說，「鑽石。你的指環上那顆鑽石是那麼大，我也不敢相信不是玻璃。」

「我不知道你是在講什麼。」文淑美說。

「還有你手上這顆紅寶石，」司馬洛說，「我也不敢相信是眞貨，但是我剛才近看過了。兩萬元是貴一點，但是這種東西是沒有什麼標準的，你喜歡，就是值得的了。」

文淑美的臉色蒼白下來了。紅寶石就在她的手指上，她收起來也來不及了，而且司馬洛剛才已經近看過。她用牙齒緊咬着下唇不做聲。

「你買珠寶好像小孩子買糖果一樣，」司馬洛說，「你哪來這許多錢？」

「我不需要告訴你。」文淑美說。

「假如你要我替你把孩子找回來，」司馬洛說，「那你得告訴我一切！」

文淑美搖搖頭，牙齒還是固執地咬着下唇。

「你昨天晚上偷偷去打了一個電話到三藩市去給黃友，」司馬洛說，「這是爲什麼了？」

「你怎麼知道？」文淑美瞪着他，鼻孔憤怒地擴張着。

「我知道很多事情，」司馬洛說，「不過可惜還是知道得不夠多。」

「這……件事沒有……沒有關係？」文淑美說。

「你浪費了電話費了，」司馬洛說，「黃友在這裏，你却打電話到三藩市去找他！」

「他在這裏？」文淑美的眼睛大大地一睜，然後眼淚就滴出來了。兩行珠淚沿着臉的凹處掛到下頷上。

「是的，他在這裏，」司馬洛說，「現在，你有什麼可以告訴我了嗎？」

「是他幹的！」文淑美抽泣着說，「我知道是他幹的，我昨天晚上打電話給他，却找不到他！」

「爲什麼你不早說？」司馬洛問。

「我祇是有這種懷疑，」文淑美說，「但現在他來了這裏，我就知道是他了。他，還有他那賽車手保鑣！」

「我也是這樣想，」司馬洛說，「但爲什麼？」

「他要我嫁給他！」文淑美說，「假如他以爲把我的孩子弄走我就答應，那他就錯了，我討厭他！」

「但你的錢呢？」司馬洛說，「我猜也是拿他的了！」

文淑美聳聳肩：「我不要也不行，他就是把錢放進我的銀行戶口，我看到銀行的月結單就知道有多少數目了。既然他送上來，爲什麼我不要呢？」

「他這樣精於計算的人，」司馬洛說，「他對你會這樣慷慨？」

「我跟他——」文淑美低下頭，「有一次我參加一個舞會，我喝醉了，醒過來之後就在他的床上。我摑了他兩掌，走掉了。過了兩年，他忽然又來找我了，他要我嫁給他。我怎能嫁他？第一我討厭他，第二他已經有妻子。」

「你爸爸知道這件事情嗎？」司馬洛問。

文淑美搖搖頭，用手背揩揩淚水。

「你媽呢？」司馬洛問。

「你開玩笑嗎？」文淑美帶着淚冷笑，「一個這樣有錢的人要娶我，她不把我逼瘋才怪，我怎能讓她知道？」

司馬洛嘆一口氣，站起來，走進她的房間裏，拿出了一串鑽石鍊和兩隻鑽石指環，在手中玩弄着，搖搖頭道：「就像是假的，假如你不能告訴人是眞的東西，那眞的和假的又有什麼分別呢？」

「眞東西使你心裏高興。」文淑美說。她却正在酒櫃的面前斟酒。

司馬洛沒有制止她，祇是還在玩弄着那些鑽石。

「現在你得替我把孩子找回來。」文淑美說。

司馬洛點頭：「當然了。現在事情已經很明顯了。」

「但……但……」文淑美把杯中的酒一口灌下喉嚨，「假如我的孩子有什麼不測，我要你替我殺死他！」

「放心好了，」司馬洛說：「我不相信他會有胆量殺人。這裏又不是他的勢力範圍！」

他把鑽石在几上放下了，過去拿過她手中的酒杯和酒瓶來，又說：「你還是到沙發上坐下來吧！」

文淑美走到沙發上坐下來，司馬洛斟了滿滿一杯，遞給她：「喝下這個吧！」

她接過來，兩口就喝下去了。在現在這種情形之下，酒對於她是正中下懷的。

司馬洛馬上又再爲她斟滿了杯子。文淑美怔怔的看着他，「你在幹什麼？」

「把你灌醉。」司馬洛說。

「爲什麼——要把我灌醉？」文淑美又問。

「因爲不想你去亂說話，」司馬洛說：「也不想你又亂做事，假如你睡着了，你就不會亂說話亂做事了。你睡着了是會給吵醒的，但是假如你是醉了酒而睡着了，那你就不會給吵醒了。」

「好吧，」文淑美說，她把那杯酒一擧起來，又一飲而盡了。

自然，她說過好多次她是不會喝醉的，但是她正像一般好酒的人那樣講話，說不會醉，其實還是會醉的。她上一次已經醉過了，現在不見得就不會醉。而且她也同意司馬洛的提議，希望喝醉。

「不要喝得太快，」司馬洛勸道，「喝得太快，醉得快，醒過來時也特別辛苦的。」

「我也知道。」文淑美說。

司馬洛在她的杯子裏再添了一些酒，而這一次，她是飲得稍爲慢一點了。司馬洛坐在她的對面，同情地看着她。

「你看不起我嗎？」她憂鬱地說。

「不，」司馬洛搖搖頭，「你並不是有什麼地方值得看不起的人，假如看不起，那就是你看不起自己吧了。」

「也許是的，」文淑美說：「我的確是看不起自己。」

「不要這樣，」司馬洛說，「這樣你自己是會很吃虧的。其實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沒有什麼人是十全十美的，你祇是看不到別人的缺點吧了！」

「謝謝你的忠告，」文淑美又呷了一大口酒，「不過，你雖然不是看不起我，但你也並不很喜歡我！」

「我不跟你上床，並不就表示是不喜歡你。」司馬洛說：「假如我跟你上床，你並不一定就會認爲我是喜歡你，你又會認爲我是玩弄你而已，那樣你不是更覺得我是看不起你了嗎？」

「這是眞的，」文淑美說：「你講得很有道理。當你不騙我口供的時候，你就能教我很多道理了。」

司馬洛苦笑：「現在是你使我覺得你看不起我，似乎你當我是個敵人似的。」

「假如你替我把孩子找回來，」文淑美說，「你就不是敵人了，」杯子一舉，「酒，來！」

司馬洛知道她是開始醉了，他再給她斟了一杯酒。「慢一點，」他說，「不要喝得太快！」

「你對我眞好，」文淑美詭譎地笑一笑，拿着酒杯站了起來，走過來，坐在司馬洛的膝上，嬌婉地說：「對我再好一點吧！」

「你又來了！」司馬洛說。

「不，」文淑美搖搖頭，「我祇是要你別把我趕開！」

司馬洛祇好不把她趕開。

後來，她就在司馬洛的懷中睡着了。

司馬洛把她抱起來，抱進睡房裏，放到床上。由於她是醉了，所以他用不着太溫柔，她並不會醒過來。

司馬洛走出來，拿起放在小几上那一堆鑽石。鑽石太多了，實在像一堆玻璃，即使是竊賊進來，也許都不屑一顧，除非他早已經有了內幕消息。他替她拿回睡房裏，放進梳粧枱的抽屜之內。

他回到廳中，走到窗前的沙發，坐下來，又拿出他那隻與小丁聯絡的私人聯絡器，扭開了，與小丁聯絡。他問道：「查出了什麼嗎？」

「什麼查出了什麼？」小丁問道。

「我要找到黃友，」司馬洛說，「你查出了他是住在什麼地方嗎？」

「這不是容易查的事情，」小丁說，「我們已經成爲了他注意的對像，難就難在我們要查出他的所在，然而却不能讓他知道我們是正在查他。這樣我就不能隨便問人，因爲我問的人，很可能要問別人，而別人很可能會轉告黃友。但你肯定黃友就是我們要找的人嗎？」

「是的，」司馬洛說，「我肯定黃友就是我們要找的人。」他告訴了小丁他從文淑美之口所探到的情報。

「這樣嗎？」小丁說，「那似乎就沒有什麼疑問了，雖然我不明白黃友爲什麼偏偏這樣熱心要娶文淑美爲妻。」

「這種事情沒有人能明白的，」司馬洛說，「你認爲很醜的女人，偏偏會有人認爲很美。」

「也許吧，」小丁說，「既然如此，我再盡力好了。」

「不必了，」司馬洛說，「你講得很對，假如讓黃友知道我們在找他，那麼情形對我們也許是有點不便的。讓我自己來設法好了。你去實行聲東擊西之計吧。加强人手去監視着文太太那幾個親戚。」

「但他們對我們已經沒有用處了呀。」小丁說。

「我知道，」司馬洛說，「我已經講過了，這祇是聲東擊西之計吧了。我們祇是要做給他們看。」

「好吧。」小丁說。

× × ×

司馬洛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是黑夜了。他在家裏睡了一整個下午。

他在黑暗中從床上爬起來，並沒有亮燈，摸黑走進廚房，打開烤爐，取出了他白天已經準備好了的那份晚餐，一再用低熱保持着溫度的。他把晚餐狼吞虎嚥地吃了下肚，然後就穿上一套黑色的運動衣，提起那隻早已準備好了的黑色膠袋，出門一直登上天台，到了與隣座接界的地方，望下去。兩座建築物是緊貼着的，不過隣座的天台則比他這一座的天台大約矮了三十呎。

這個高度對於司馬洛來說是不算什麼的。

尤其是他手上已經有了適合的用具。他從他那隻袋子裏取出一根細細的黑色尼龍繩，縛在一根水管上，把繩子的另一頭垂下去，然後沿着繩子爬下去，很容易便到達了下面那一座大廈的天台上了。

繩子他沒有取回，祇是提着那隻袋子，進入天台，下了一層樓，乘黑暗處行走，轉了兩個街角，來到了一座祇有五層高的古舊樓宇，登上樓梯。這裏是沒有升降機的！而且樓梯也還是木的。當他到達了頂層的時候，他可以看到這裏連天台的門都已經沒有了。

他從那隻袋子裏取出一把槍，袋子就放在天台的門內，無聲地閃出了門外，轉了角，就看見了那兩個人。

那兩個人就在天台的欄河旁邊，一個正坐在地上，背靠着欄河在吸着一根香烟，而另一個則是站着，手上拿着一副望遠鏡。司馬洛看着時，這人正在舉起望遠鏡，望一下，然後又放下了。

司馬洛是猜得沒有錯的，他們果然是在這裏監視着他的來去。也許這是其中一個小組，假如看到他從家裏出來，就會通知另一個小組跟踪了。司馬洛自己住在什麼地方，當然知道什麼地方是最適宜監視他的進出的。他一回家他們就知道，一定有人在監視着。果然就是這裏。

他亦可以看到這兩個人的身邊有一隻無綫電對講機。

司馬洛放了一槍。槍聲幾乎聽不到，祇是輕微的「砵」一聲，就像噴出了一些

氣體。

正在吸烟的那個人震了一震，然後就呆在那裏了。跟着香烟從他的手指間跌落下來。他的頭一低，就靠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了。

沒有死。司馬洛祇是向他發射了一支痲醉藥針，藥力發揮得很迅速，那個人連出聲的機會都沒有，便失去了知覺。

拿着望遠鏡那人由於正在望遠，便注意不到身邊的事情了，司馬洛可以從容地走到他的後面，蹲下來檢驗一下，看到那無綫電對講機是關上了的，於是他的槍向那人的屁股上一戳。

「拿緊望遠鏡，不要放，」司馬洛說，「不然你以後大便就會太順利了。」

那人僵住了，兩手果然緊緊抓住望遠鏡，甚至不敢讓望遠鏡離開眼睛。

司馬洛在他的身上摸索了一遍，詫異地說：「怎麼，你連槍都沒有嗎？」

「我們又不是要殺人，帶着槍幹什麼？」這個人回答。他倒也是相當坦白的。

「很好，」司馬洛退後一步，「現在蹲下來吧，慢一點，拿望遠鏡的姿勢很好，不要改變。」

那人祇好蹲下來，於是望遠鏡就是望着地面。他大概等於戴上了一副不透明的黑眼鏡，什麼都看不見了。司馬洛的槍咀滑到他的脊骨上。

「我……我看你不會殺我吧！」那個人說，「這……這是一件不需要殺人的事情。」

「孩子呢？」司馬洛問。

「這不關我們的事，」那人說，「眞的，我們祇是……」

「我問什麼，你就答什麼好了，」司馬洛說，「我問你孩子在什麼地方？」

「我不能告訴你，」那人說，「我不想死。」

「黃友呢？」司馬洛問。

「什麼黃友？」那人問。

「別考驗我的耐性，」司馬洛說，「我已經忍耐了很久了，你以爲我不能把你送進醫院嗎？我告訴你你可以怎樣做吧。我知道你們有一個開車的人在下面，我出街，你用無綫電通知他，跟着我。現在你告訴我你所知道的一切，我不會告訴黃友是你講的，我去找那個開車的，一切都賴在他的身上就行了。」

那人深呼吸了一下，可憐地說：「老板在華夏酒店有套房，但他不住在那裏，我們也不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我們用無綫電報告，無綫電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到達的。」

「他跟孩子一起？」司馬洛說。

「我猜是的吧！」那人說：「但這種事情不是我管的。」

「開車的是誰？」司馬洛問。

「你不認識的！」那人說。

「你告訴我他叫什麼名字，那我自我介紹起來也方便得多了。」司馬洛說。

「畢克。」那人說。

「呀，」司馬洛說，「這麼出名的好手，我怎可能不認識他呢？他在什麼地方？什麼車子？」

「在黃柏街口，」那人說，「一部白色的七四年小福特，車牌號碼WX四二七。我不能保證他在車子裏，不過不會太遠，不在車子裏就是在旁邊的咖啡室裏喝咖啡了，無綫電召喚器在他身上。」

「另一部車呢？」司馬洛問。

「什麼另一部車？」那人表示莫明其妙。

「別跟我開玩笑吧，」司馬洛說道，「難道單單一部車跟踪我就能不讓我發覺嗎？」

「畢克能的，」那人說，「他開車像個魔術師。而且誰敢對他說他一個人不能担當這個任務？他的自尊心是很强的！」

「呀！」司馬洛微笑，「你講話倒有點道理。很好，這句話我相信你。現在你可以拿開望遠鏡了。」

那人拿開望遠鏡，第一件事就是看他的同件：「天！你殺了他！」

司馬洛已經退開了，搖搖頭說：「不，我沒有殺了他！」

「但是——」那人說。

「你將來就會明白了，」司馬洛說，「你會跟他一樣的！」

「不要——」那人恐怖地叫起來。司馬洛已扳了一次槍機，一根細細的鋼針又射進了這人的大腿。

那人的身子又是一搐，連忙捧住自己的大腿，張開咀巴再要叫喊，已經叫不出聲來。他軟軟地向前面一倒，就躺在地上了。

這兩個人大概要到明天中午才醒過來了。這對他們也是好的，因爲他們這幾天一定是睡眠不足了。

× × ×

畢克是一個身裁矮而橫的人，雖然名震江湖，却不是一個大漢，由於他祇是在汽車的方面本領高超而已，所以，他這樣的身裁正適合裝進賽車裏細小的駕駛位子中。

他那部白色的福特汽車舊而小型，外表看來貌不驚人，但內裏必然不是這麼一回事，不然他也不會坐上去了。照司馬洛的猜想畢克可能親自動手把裏面的機件全部都改裝過。

畢克大概也是睡眠不足，雖然頻頻到咖啡店裏去喝咖啡，仍然是提不起精神來。他正靠在車子的座位上打着瞌睡。司馬洛拉開了車門坐到了他的身邊他才一震而醒。

司馬洛的槍已經抵在他的大腿上了。畢克的身子一震。司馬洛說：「手放在方向盤上，畢克，不要亂動。」

畢克的手留在方向盤上。

「這是一把手槍。」司馬洛說，「假如我一扳槍機，你就沒有了一條腿子，今後也不能再開車子，我猜你一定也不想這樣的吧。」

「呃——」畢克吶吶着，「你的手指小心點，我們——我們可以談！」他果然是很重視他的腿子的，而且他看來口才也不大好。

司馬洛另一隻手在他的身上摸索，摸出了畢克的手槍，低低吹了一聲口哨：「畢克，你這簡直眞是一座小型大炮，你帶着這東西幹什麼？一下子就可以把一個人的頭轟掉了，你常把人的頭轟掉的嗎？」

——下期續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大地飛鷹

（二十）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小方在楓林裏遇見了齊小燕，小方要告訴齊小燕他準備走，但齊小燕說小方還要去找獨孤痴而暫時不能走，之後他們兩人比劍，一直打了一百五十招之後，齊小燕力不從心而敗給小方，本來他倆說定誰敗了就死，但小方並沒有殺死她——他們兩人同去找到獨孤痴，小方本來對獨孤痴沒有恩怨仇恨，但一見面就怒火在燃燒，獨孤痴和小方正想要比劍，看誰死在誰劍下，但雙方都沒有把握取勝，所以沒有動手，但獨孤痴却警告小方說，他隨時準備殺死小方。

挖樹先挖根

大漠覓黃金

▲重返大漠

（一）

「挖樹應該從甚麼地方挖起?」

「從它的根挖起。」

「不管要挖的是甚麼，都要先挖它的根?」

「是的。」

「這件事的根在那裏?」

「失刦的黃金在那裏，這件事的根就會在那裏。」

「那批黃金就是所有秘密的根?」

「是的。」

× × ×

所以小方又回到了大漠，又回到了這一片無情的大地。

烈日、風砂、苦寒、酷熱，又開始像以前那樣折磨他。

他在這裏流過汗、流過血、幾乎將性命都葬送在這裏。

他痛恨這個地方，不但痛恨，而且畏懼。

奇怪的是，他偏偏又對這地方有種連他自己都無法解釋的濃烈感情。

因爲這地方雖然醜陋冷酷無情，卻又偏偏留給他一些又辛酸又美麗的回憶，不但令他終生難以忘懷，而且改變了他的一生。

× × ×

獨孤痴始終都在跟着他，兩個人始終都保持着可以讓對方看得見的距離。

但是他們却很少說話。

他們的飲食都非常簡單，睡眠也很少，有時兩三天之內連一句話都不說。

進入大漠之後的第一天，獨孤痴才問小方：「你知道那批黃金在那裏?」

「我知道。」小方回答。

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小方才問獨孤痴道：「你還記不記得我們第一次相見的地方?」

「我記得。」

「黃金就在那裏。」

說完了這句話，兩個人就一直不再開口，好像都覺得這一天的話說得已經太多了。

可是第三天的天一亮，獨孤痴就問小方：「你還找不找得到那地方?」

這問題小方却不作回答，一直等到第四天，等到他們走到一片高聳的風化岩下，小方才開口。

他指着一塊尖塔般凸起的岩石問獨孤痴：「你還記不記得這塊石頭?」

「我記得。」

於是小方就停下來，在山巖下找了個避風處，開始吃他這一天的第一頓飯。

又過了很久獨孤痴才問他：「黃金就在上面?」

「不在。」

「你爲什麼在這裏停下來?」

小方慢慢的吃完了一個青稞餅之後才說：「黃金是卜鷹和班察巴那埋藏的，知道這秘密的本來就只有他們兩個人。」

「可是現在你也知道了。」

「因爲卜鷹也把我帶到了埋藏黃金的地方。」小方說：「他帶我去的時候，已是深夜，我們走的時候，天却已亮了。」

他抬頭仰望高聳入雲的塔石：「那時太陽剛升起，剛好將這塊石頭的影子，照在埋藏黃金的地方。」

獨孤痴沒有再開口。

他已經知道小方在這裏停下來是爲了要等明天的日出。

他已經用不着再問什麼。

小方却忍不住要問自己：「我爲什麼要將這秘密告訴他?」

× × ×

這本來是個很難解答的問題，可是小方很快就替自己找到了解釋。

他將這秘密告訴獨孤痴，不僅因爲他深知獨孤痴絕不是個會爲黃金動心的人。

最大的原因是：他認爲這批黃金已經不在卜鷹埋藏的地方了。

誰也不知道他這種想法是怎麼來的，可是他自己却確信不疑。

（二）

夕陽西沉，寂寞漫長寒苦的長夜又將籠罩這一片無情的大地。

他們燃起了一堆火，各自靜坐在火堆的一邊，凝視着閃動的火光，等待着太陽升起。

這一夜，無疑要比他們以往在大漠中度過的任何一個晚上都更長更冷更難捱，

他們都已經很疲倦。

就在小方快要閉起眼睛時，他忽然聽見一聲尖銳而短促的風聲劃空而過。

然後他就看見火焰中爆起了一道金黃色的陽光，由金黃變爲暗赤，又由暗赤變爲慘碧。

慘碧色的火光中，彷彿有幾條慘碧色的影子正在飛騰躍動，忽然又化爲輕烟四散。

等到輕烟消失時，火焰也熄滅了，天地間只剩下一片無邊無際的黑暗，就好像永遠不會再有光明重現一樣。

小方沒有動，獨孤痴也沒有。

剛才那種突然發生的驚人變化，在他們眼中看來，就好像天天都會發生，時時刻刻都可以看得見的，一點都不奇怪。

又過了很久，本來已熄滅的火堆中，忽然又爆起了閃亮的火光。

等到火光由金黃色變爲慘碧色，火焰中彷彿又有一條人影升起，升到高處，化爲輕烟。

輕烟四散，火光熄滅，黑暗中忽然響起了一個人說話的聲音。

縹縹緲緲的聲音，若有若無，似人似鬼。

「方偉，獨孤痴，你們走吧!」這聲音說：「最好快走，越快越好。」

獨孤痴還是沒有反應，小方却有了。

「你們是什麼人?」他輕描淡寫的問：「爲什麼要我們走?」

他剛問完，立刻就聽見有人回答：「我不是人。」

第一個人回答的聲音從西面傳來的——縹縹緲緲的聲音，似人非人。

然後東面又有同樣的聲音在說：「自蚩尤戰死，寶藏被掘後，世上每一宗巨大的寶藏，都有幽靈鬼魂在看守。」

南面傳來的聲音彷彿更遙遠。

「我們就是替卜鷹看守這一批黃金寶藏的鬼魂。」

北面的聲音接着說：「我們都是爲卜鷹而戰死的人。」他說：「我們活着時是戰士，死了也是厲鬼，我們絕不容任何人來侵犯他的黃金。」

小方又淡淡的問：「如果我們不想走呢?」

「那麼你們就要死在這裏了。」西面的聲音說：「而且死得很慘。」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小方說：「只可惜你們說的話我連一句都不信。」

四面八方都沒有人再說話了——不管說話的是人是鬼，都不再開口。

本來已經熄滅的火堆中，却又閃起了火光。

黃金般的火花剛閃亮，黑暗中忽然有十七八條人影飛來。

等到火光變爲暗赤，這些人影已落在地上，有的影子落在地上時發出「咚」的一響，有的響聲却好像骨頭碎裂的聲音。

因爲落下的這些人影本來雖然都是人，但是現在有些已完全冰冷僵硬，有些已變成了枯骨，一跌就碎的枯骨。

西面那縹緲陰森的聲音又在問：「我們說的話你不信?」

「我不信!」小方依舊同樣回答：「我連一句都不信!」

「那麼你不妨去看看這些人，」南面有人說：「因爲你很快就會變得跟他們一樣了，他們也是……」

一直沒有反應的獨孤痴忽然有了反應。一種無論任何人看見都會大吃一驚的反應。

就在這一瞬間，他的身子忽然躍起，就像一根箭一樣射了出去，射向聲音傳出的地方。射向南方。

南方一片黑暗。

獨孤痴的人影消失在黑暗中，南方就傳出一聲慘叫。

這時小方的人也已竄起，也像是一根箭一樣射了出去。

南方的慘呼聲發出時，他的人已到了西方的一塊岩石上。

西方也同樣是一片黑暗，黑暗中忽然有了刀光一閃，閃電般砍向小方的腿。

小方不招架，不閃避，長劍急揮，劍鋒貼着刀鋒直劃過去，削斷了刀柄，削斷了握刀的手。

西方的黑暗中立刻也傳出一聲慘呼，呼聲忽然又停止。

劍鋒已刺入心臟。

呼聲停止時，小方就聽見獨孤痴在冷冷的爲他喝采。

「好快的劍，好狠的出手。」

小方回答得很妙：「彼此彼此。」

「可是我不懂你爲甚麼要下毒手？」獨孤痴問道：「你知道他不是卜鷹的屬下嗎？」

「我知道。」

「你怎麼知道的？」

「卜鷹的屬下從來沒有人敢直呼他的名字，」小方道：「大家都叫他鷹哥。」

「想不到你居然還很細心。」

獨孤痴的聲音裏完全沒有一點譏刺之意：「像我們這種人，一定要細心，才能活得長些。」

他們都不是喜歡說話的人，這些話也不是應該在現在這種時候說的。

天黑如墨，強敵環伺，一開口說話就暴露了目標，各式各樣不同的兵刃暗器就隨時可能會從各種不同的方向攻擊。

每一次攻擊都可能是致命的一擊。

在這種情況下，有經驗的人都會緊緊的閉着嘴，等到對方沉不住氣時才出手。

小方和獨孤痴都是有經驗的人。

他們身經百戰，出生入死，這種經驗比誰都豐富。

他們爲甚麼要在這種時候說這些本來並不是一定要說的話？

這本來也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可是答案卻簡單極了。

——他們向對方暴露了自己的目標，就因爲他們希望對方出手。

天黑如墨，強敵環伺，可是對方如果不出手，他們也不知道對方隱藏在那裏。

這也是一種戰略，一種誘敵之計。

這次他們的戰略成功了。

他們的話剛剛說完，對方的攻擊已開始。

（三）

第一次攻擊來自北方。

如果小方不是小方，他已經死在這一次攻擊之下！

他是小方。

他已經有過十九次瀕臨死亡的經驗，如果他的反應慢一點，他已經死了十九次了。

他還沒有死，所以他聽見了那一道風聲，一道極尖細極輕微的風聲。

一道極快的風聲，從北方打來，打他的要害。

致命的要害。

小方揮劍，劍鋒上立刻爆出了七點寒星。

就在他一劍擊落這七枚暗器時，已經有一縷銳風刺向他的腰。

刺來的不是暗器，是槍。最少有三四十斤重的梨花大槍，自黑暗中慢慢的無聲無息的刺來，直到距離小方腰間不及一尺時，才加快速度。

小方感覺到槍鋒上的銳風時，生死已在呼吸間。

他猛吸一口氣，身子突然拔起。

槍鋒刺破了他的衣服，他凌空翻身，長劍劃起一道光弧。

他看見了一個人的臉。

森寒的劍光，正照在這個人的臉上，一張方方正正長滿了赤髮虬髯的臉已因恐懼而扭曲，看來就像是張揉皺了的判官圖像。

劍光再一閃，這張臉就看不見了。這個人也已從此消失。

在槍尖刀鋒劍光下，一個人的生命就像是腳底下手掌間的蚊蠅，在一刹那中就會被消滅。

如果你沒有經驗過這種事，你永遠不曾想到人類的生命，有時竟會變得如此輕賤。

第一次攻擊還未結束，第二次已開始，第二次攻擊失敗，還有第三次。

攻擊就像是海浪，一次接着一次，彷佛永無休止的時候。

每一次攻擊都可能致命，每一次攻擊都可能是最後一次。

小方的眼角已經開始在刺痛，因爲汗水已經流入了他的眼。

他很想伸手去擦乾。

可是他不能。

任何一個不必要的動作，都可能造成致命的疏忽和錯誤。

除了攻擊招架閃避之外，任何動作都是不必要的。

小方身上每一根肌肉都已經開始在抽痛，就像是一根根繃得太緊已將繃斷的弓弦。

他知道這種情況很不好，他很想放鬆自己。

可是他不能。

一瞬間的鬆弛，就可能導至永恒的毀滅。

黑暗中究竟隱藏着多少殺人的殺手？

攻擊要等到甚麼時候才會停止？

（四）

攻擊忽然間就已停止。——雖然誰也不知道究竟是在甚麼時候停止的，就正如誰也沒法子確定最後一滴雨是在甚麼時候落下的一樣。

空氣中仍帶着種令人慄慄作嘔的血腥氣，大地却已恢復靜寂。

令小方覺醒的是他自己的喘息聲。

他抬起頭，才知道東方已現出曙色，從乳白色的晨霧中看過去，依稀可以看見扭曲倒臥在砂礫岩石中的屍體，看來就像是一個個破碎撕裂了的玩偶。

——攻擊已結束，危險已過去，天已經快亮了。

一種因完全鬆弛而產生的疲倦，忽然像隻魔手般攫住了他。

他整個人都已幾乎虛脫。

他沒有倒下去，只因爲東方的雲堆中已經有陽光照射出來，照上山岩，照上那高聳的塔石，將那尖塔般的影子照射在地上。

小方奔出去，將掌中劍用力擲出，擲在塔影的尖端。

劍鋒沒入砂石，劍柄不停搖幌。

「就是這裏，」小方的聲音已因興奮

而嘶啞：「黃金就在這裏。」

（五）

——黃金就在這裏。

——這裏就是所有秘密的根。

到了這種時候，在這種情形下，誰都難免會興奮激動的。

可是小方的興奮很快就停止。

他的肌肉忽然又抽緊，掌心裏忽然又冒出了冷汗，他的瞳孔忽然又因恐懼而收縮。

獨孤痴正站在他面前冷冷的看着他，掌中的劍鋒正好在一出手就可以刺入他心臟的地方。

太陽漸漸升起，小方的心却是在往下沉。

他沒有忘記獨孤痴的話。

——只要一有機會，我就殺了你！

現在他的機會已經來了。

獨孤痴自己當然知道，小方也知道。

只要獨孤痴一劍刺出，他幾乎已完全不可能抵擋閃避招架！

獨孤痴掌中有劍，劍鋒上的血跡仍未乾，握劍的手上已有青筋凸起。

他這一劍會不會刺出來？（本章終）

▲暴　風

（一）

小方的「魔眼」也在他伸手可及之處，他沒有伸手。

他知道只要一伸出手，就必將死在獨孤痴的劍下。

但是他不伸手，結局也可能是這樣子的。

「如果我是你，現在也一定會出手的，」小方忽然說：「所以你如果要殺了我，我也死而無怨。」

獨孤痴沒有開口，沒有反應。

——要殺人的人，通常都不會多說話的。

隨時都可能被殺的人情況就不同了。

如果能多說一句話，就一定要想法子說出來，那怕只能多活片刻也是好的。

「但是我希望你等一等再出手。」

獨孤痴沒有問他：「爲甚麼？」

小方自己說了出來：「因爲我還想知道一件事，」他說：「如果你能讓我查出這件事之後再死，那我就死而無憾了！」

又沉默了很久之後，獨孤痴才開口。

「一個人要死而無怨，已經很不容易，要死而無憾，則更不容易。」

「我明白。」

「只不過有資格做我對手的人也不多，」獨孤痴道：「所以我應該答應你。」

他忽然問小方：「你想知道的是甚麼事？」

「我只是想知道那批黃金是不是還在這裏？」小方回答：「否則我實在死不瞑目。」

「你能確定黃金本來眞的是在這裏的嗎？」

「我能。」小方說：「我親眼看見過，從這裏挖下去，一定可以看到黃金。」

獨孤痴又盯着他看了很久。

「好！你挖！」

「我挖？」小方又問：「我用甚麼來挖？」

獨孤痴以劍指嚇着小方。

「用你的劍！」獨孤痴聲音冰冷：「如果你不想用你的劍，就用你的手！」

小方的心又在往下沉。黃金埋得很深，不管用手挖也好，用劍挖也好，要挖到黃金的埋藏處，都要消耗很多氣力。

現在小方的氣力已將盡，如果再多消耗一分，活命的機會就更少一分。

可惜現在他已別無選擇的餘地。

小方伸手拔劍。

獨孤痴就在他面前，在這一瞬間，如果他一劍刺出，說不定也可以刺入獨孤痴的心臟。

可是他沒有這麼做。

這一劍他刺入了地下。

地下沒有黃金，連一兩黃金都沒有。

小方居然也連一點驚訝的意思都沒有，這件事好像本來就在他意料之中。

獨孤痴冷冷的看着他，冷冷的問：「你會不會記錯地方？」

「不會，」小方的回答極之肯定：「絕對不會。」

「那批黃金本來確實在這裏？」

「絕對在這裏。」

「知道藏金處的人有幾個？」

「三個。」

「除了你和卜鷹之外，還有誰？」

「還有班察巴那。」

——班察巴那，一個寂寞的隱士，一位最受歡迎的民族英雄，一個孤獨的流浪客，一位滿腔熱血的愛國志士，一個冷血的殺人者，一個永遠都沒有人能够瞭解的人，除了他之外，誰也不會有他這種矛盾而複雜的性格。

從來沒有人知道他在那裏？會從那裏來？會往那裏去？也沒有人知道他在想甚麼？

更沒有人能預測他會做出甚麼事？

聽見了他的名字，連獨孤痴的臉色都彷彿也有點變了，過了很久才問小方：「你早就知道黃金藏在這裏？」

「我知道。」

「黃金是不是你盜走的？」

「不是。」

「三十萬兩黃金會不會自己消失？」

「不會。」

「那麼這批黃金到那裏去了？」

「不知道。」

獨孤痴忽然冷笑。

「其實你應該知道的。」

「爲甚麼？」

「因爲能盜走這批黃金的就只是一個人。」

「誰？」

「班察巴那。」獨孤痴說道：「只有班察巴那。」

這推論本來很合理，小方却不同意。

「你錯了。」

「哦？」

「能運走這批黃金的，除了班察巴那外，還有一個人。」

獨孤痴當然也要問：「誰？」

「卜鷹！」小方道：「除了班察巴那外，還有卜鷹。」

「你認爲是卜鷹自己盜走了這批黃金嗎？」

「不是盜走，是運走。」

「他爲甚麼要運走？」獨孤痴又問。

「因爲他不願讓這批黃金落入別人手裏，」小方說：「因爲他自己要利用這批黃金來復仇。」

「現在黃金已經被運走，是不是就表示他還沒有死？」

「是的。」

小方的眼睛裏閃着光：「我早已想到黃金不會在這裏了，因爲卜鷹絕不會死的，無論誰想要他的命都很不容易。」

「要運走三十萬兩黃金好像也不太容易。」

「當然不容易，」小方道：「幸好這世界上還有些人總是能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

「你認爲卜鷹就是這種人？」

「他本來就是的。」

小方道：「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他都能找到不惜犧牲一切，而爲他效忠効死的人。」

「你呢？」獨孤痴問：「你是不是也肯爲他死？」

「我也是一樣。」

獨孤痴忽然冷笑。

「那麼我就不懂了。」

「你不懂？」小方反問：「你不懂甚麼？」

「只有一點我不懂，」獨孤痴聲音中的譏誚之意就如尖針：「你既然也肯爲他死，他爲甚麼不來找你？」

小方並沒有被刺傷。

「因爲我已經離開他了，」小方說：「他不來找我，只因爲他不願再讓我捲入這個漩渦。」

「所以你一點都不怪他？」

「我當然不怪他。」

「如果卜鷹再來找你，你是不是一樣肯爲他死？」

「是的。」小方毫不考慮就回答：「是的。」

太陽已升起，越升越高，石塔的尖影却越縮越短了。

沒有陽光，就沒有影子，可是日正中天時，影子反而看不見了。

世界上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

獨孤痴忽然長長嘆息！嘆息的聲音就好像是自遠山吹來的冷風吹過林梢。

「卜鷹的確是人傑。」

「他本來就是。」

「要殺他的確不是件容易事。」

「當然不容易。」

獨孤痴忽然問：「要殺你呢？」他問小方：「要殺你容不容易？」

他盯着小方，小方也盯着他，過了很久才說：「那就要看了。」

「看？」獨孤痴問：「看甚麼？」

「看是誰是要殺我的？甚麼時候要殺我？」

「如果是我要殺你，現在就殺你，」獨孤痴又問：「是不是很容易？」

很少有人肯回答這種問題，可是小方却很快就回答：「是的。」小方說：「是很容易。」

（二）

太陽越升越高。

可是在這一片無情的大地上，在這一塊地方，在小方和獨孤痴之間，太陽的熱力好像連一點用都沒有！

小方覺得很冷，越來越冷，冷得連冷汗都流不出來。

獨孤痴的臉色也冷得像冰。

「你以爲我不會殺你？」他忽然問小方。

「我知道你會殺我，」小方道：「你說過，只要一有機會，就要殺了我。」

「這句話你沒有忘記？」

「這種話誰會忘記？」小方看着獨孤痴握劍的手：「你是劍客，現在你的掌中有劍，劍無情，劍客也無情，現在你若殺了我，我非但死而無怨，而且也死而無憾了。」

他的掌中也有劍，但是，他握劍的手已完全放鬆。

太陽從東方升起來，獨孤痴是背對東方站着的。

一個有經驗的劍客，絕不會面對陽光站在他的對手前。

現在他已經完全佔盡優勢，已經把小方逼在一個最壞的地位。

小方却還是想盡辦法不讓自己正面對着太陽，所以他還是能看到獨孤痴的臉。

獨孤痴的臉還是像花崗石一樣，又冷又硬，但是他臉上已經有了表情。

一種非常複雜的表情。

他的眼神顯得很興奮。

——無論誰在殺人之前都難免變成這個樣子的，何况他要殺的人，又是他生平少見的對手。

他的眼神雖然已因興奮而熾熱發光，眉梢眼角却又帶着種無可奈何的悲傷。

——乘人之危，畢竟不是件光采愉快的事，可是他一定要强迫自己這麼做。

——良機一失，永不再來。

——就算他本來不願殺小方，也不能失去這次機會。

小方明瞭他的心情。

小方知道他已經準備出手了。

就在這生死呼吸，間不容髮的一瞬間，獨孤痴臉上忽然又起了變化。

他臉上忽然又變得完全沒有表情了。

也就在這一瞬間，小方的肌肉忽然彷彿在收縮。

因爲他忽然感覺到有個人已經到了他身後。

——來的人是誰？

小方沒有回頭，不敢回頭。

他還是盯着獨孤痴的臉。

他忽然發覺眼睛裏竟似已經有了種說不出的痛苦和憤怒。

然後他就感覺到有一隻溫柔光潤的手輕輕握住了他冰冷流汗的手。

——這是誰的手？

——誰會在他最艱苦危險的時候站到他身邊來，握住他的手？

他想到了很多人。

——陽光，波娃，蘇蘇。

她們都已經跟他有了感情，都不會遠遠站在一邊看着他死在別人劍下。

但是他知道來的不是她們。

因爲他知道她們雖然對他不錯，但他却不是她們心目中最重要的一個人。

——陽光心裏還有卜鷹，波娃心裏還有班察巴那，蘇蘇心裏還有呂三。

不管她們對他多好，不管她們曾經爲他做過甚麼事，到了某一種特殊的情况下，她們還是會棄他而去。

因爲她們本來就不算是屬於他的。

但是小燕就不同了。

不管她是恨他也好，是愛他也好，至少在她心目中從未有過別的男人。

他本來從不重視這一點，可是在這種生死一瞬間不容髮的時候，他才發覺這一點竟是這麼重要。

他輕輕的問：「是你來了？」

「當然是我來了。」

說話的聲音雖然也很冷，但却帶着種除了「他們」之外誰也無法相信也無法瞭解的感情。

——「他們」不是兩個人，而是三個人。

獨孤痴也瞭解這種感情，却還是忍不住要問：「你來幹甚麼？」

他問齊小燕：「是不是來陪他死？」

「不是。」

齊小燕冷冷的說：「他根本不會死，我爲甚麼要陪他死？」

「他不會死？」

「絕不會。」齊小燕說：「因爲我們現在已經有兩個人了，你已經沒有把握對付我們，所以你根本已不敢出手。」

獨孤痴沒有再開口，也沒有出手。

他知道她說的是事實。

像他這種人，從來也不會與事實爭辯，更不會輕舉妄動的。

但是他也沒有放鬆自己。

他仍然保持着攻擊的姿態，隨時都可以發出致命的一擊！

所以他不動，小方和小燕也不敢動。

他們的手互相握緊，他們掌心的汗互相流入對方的掌心。互相交流，就好像是血一樣。

（三）

誰也不知道這種局面要僵持到甚麼時候？太陽升得更高，天色忽然暗了，暗得不合情理，暗得可怕。

小方掌心忽然又沁出了大量冷汗，因爲他忽然發現風吹在身上竟已變得很冷。

在白晝酷熱的大沙漠上，本來不該有這麼冷的風。

對這一片無情大地，他已經很熟悉。

在一年多以前一個同樣酷熱的白晝，他也曾有過同樣的經驗——天色忽然變暗，風忽然變冷。

然後就是一場可怕的大風暴，沒有任何人能避免抗拒。

現在無疑又將有一場同樣可怕的風暴將快要來臨。

他還是不敢動一下！

只要他動一動，就可能造成致命的疏忽！

獨孤痴的劍遠比將要來臨的風暴距離他更近，也更可怕。

所以他只要站在那裏等，等風暴到來，就算他明知風暴來臨後大家都可能死在這裏也一樣。

因爲他既不能選擇，也無法逃避。

（本章終・全文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伴霞樓主・文
盧令・圖

未央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顏如玉不愼中了仇家的毒鏢，逃避至朱逸的精舍內。顏如玉一方面請朱逸為她療毒傷，另一方面請他對自己的行藏三緘其口，免為其仇家所洞悉，不料那傷她的老道人追上門來，幸賴朱逸裝成呆子的模樣，滿口之乎者也的把老道智退。原來顏如玉的爹爹乃名動江湖的一字騰龍劍顏大剛；後者在向其摯友秦天都拜壽，途中與一夥强盜相鬥而中毒鏢，因救治滯遲，以至一身武功盡廢，而顏如玉得父親珍傳，一身功夫，比乃父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了替父報仇，乃四出尋覓仇人……

文武豈殊途　書劍能合一

却說那秦天都眉頭一掀，說：「好，賢弟，咱們這姑娘絕頂聰明，要不，也不會在劍上勝過你我了，天下是闖出來的，路是走出來的，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比不得閨中弱質，讓她去闖闖，古之聶隱紅綫，流芳千古，咱們這姑娘難道就勝不得古人，不去闖闖，倒辜負了她這些年的苦練，和你的苦心栽培。」

秦天都也恁地說了，他還能說甚麼，顏如玉喜孜孜，收拾了個小包袱，秦天都更給她多帶黃金，少帶白銀，更把珍藏的一把嘯天劍取出來，道：「我這是寶劍贈俠女，姑娘，此劍雖不是甚麼上古奇珍，却也是五金之英精煉而成，雖不能削鐵如泥，但任何寶刀寶劍，也削它不斷，你瞧瞧，這劍柄古色斑斕，少說有兩三百年，這劍刄上可見有口子？」

說着，取了一把刀來，向劍刄上劈去，噹的一聲爆响，那刀上巳缺了一個大口子，劍刃毫無損傷。

顏大剛不禁叫道：「好劍！」

秦天都說：「可是好哩，我珍藏了多年，現下我送給姑娘。」

顏大剛連連搖手道：「不可，老哥哥，此劍非同凡器，正該留在你太乙劍派傳派之物，豈可送與別人。」

秦天都打了個哈哈，說道：「賢弟，你也是大行家，怎麼看不出來，此劍當然對我有用，但合不合用呢？我太乙劍派用的劍，皆長三尺，這劍只得二尺長一寸，還連着劍柄，難道為了此劍，我倒要去另創新招？說眞的，物歸有緣人，我珍藏此劍，倒眞像為咱們姑娘而藏，她就是與此劍有緣之人，你說，這劍的尺寸，除了她，別人也都不合用麼？」

顏大剛點了點頭，說道：「還不快謝過，秦家伯伯以珍藏神劍相賜，休負劍和你……」

秦天都攔住他，道：「你不用教訓她了，姑娘的心性若然不正，我也不敢以劍相贈，她有了此劍，還怕將來一字騰龍不揚威武林，鋤奸誅惡麼。」

顏如玉好生歡喜，再拜而起，第二天就獨自上了道，顏大剛與秦天都把她送出潼關，兩老才轉身，顏如玉頓似蛟龍入了大海，快活得像脫了籠的鳥兒，一抖韁繩，鸞鈴噹郎郎，即放馬奔了下去。

那秦天都喜愛如玉，有如己出，給她備的坐騎，自是馬是駿馬，鞍是錦鞍，馬頸子下一串眞正的銀鈴，是以倍覺淸脆悅耳。

却不料她放馬才奔下去不到兩里地，身後响起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那馬來得很快，如玉回身一瞧，不由一怔！那馬上的漢子好生面善，像在那兒見過？不由把韁繩放緩了。

其實，才出潼關，遇到面熟之人，那也不奇，那秦天都的太乙劍派，乃是名門大派，門徒衆多，連徒孫也有了不少，她多巳見過，何况秦天都大壽時，各門派來的人何止數百，可全都不知名而面熟，是以也不放在心上。

那馬上人像是十萬火急之事，馬也極神駿，眨眼巳打她身側掠過。

忐是的作怪，那馬上的漢子不但銜着她一笑，而且還點了一下頭，只是過去得太快了。

顏如玉在馬上好生納罕？這馬上漢子分明是個武林中人，馬好，衣着也不俗，那點頭一笑，更無輕薄之意，分明像是和她相識，打招呼，但說甚麼她也記不起是誰來？

午間，她在一個小鎭上打了尖，便又上路，黃昏時候巳到了三門峽，那可是一個大碼頭，水陸兩路的客商雲集，甚為繁榮。

顏如玉見路上行人多了，便鬆韁而馳，看看到了鎭口，已有了店舖，驀見打一間飯舖內，搶出一人，含笑對她一拱手，說：「顏姑娘，你可來了。」

顏如玉一怔，敢情就是早上在潼關所遇馬上人，勒韁道：「你是……」

那人竟然伸手抓住她的轡頭，笑道：「姑娘眞健忘，我是張尙書家護院的，我姓吳。」

顏如玉啊了一聲，可想起來了，難怪這麼面熟了，去年西來時，同行了五六日，只不過日夜在車陪伴她爹，又在心下憂急煩惱之時，對那隨行的人，那會多瞧一眼，道：「原來是吳大哥，你敢情也路過這裏。」話出口，才想起這話問得有些儍，今日人家也是潼關下來，既是張尙書家護院的，當然是打此路過了，豈不是多此一問。

不料這姓吳的竟抓住轡頭不放手，而且牽着他的馬，向大街上走去，一面道：「姑娘，你這馬可眞是好馬，跑了這遠的路，連一點汗也沒有。」

顏如玉道：「吳大哥你那匹馬豈不更好了，你後來倒趕過我前頭，更早到了此地。」

那姓吳的漢子笑道：「那可又當別論了，我是奉命差遣，跑慢一步也不行，却是姑娘你怎也急着趕路，我聽得兩位老英雄吩咐你慢慢走，不料你倒跑得更快，這一天，你走了何止兩百里地。」

顏如玉一怔，說：「你，聽到……」

那姓吳的漢子笑道：「兩位老英雄送你出關，我就在你們身後，只不過不敢上去打擾，却是沒請問姑娘，令尊他老人家可大好了。」

顏如玉嘆了半口氣，但又忍住了，心想：說是爹的功夫廢了，那可是為你們而廢的，說出來倒令人家過意不去，再說秦伯伯在配新藥，醫得好也說不定。便道：「有勞你惦念，沒事啦。」

說話間，那漢子突然把馬帶到一家棧前，顏如玉可又怔住了，道：「你……」

那吳姓漢子道：「姑姑請下馬，這便是這裏三門峽最好的一家棧房了。」

顏如玉可有些不悅了，心想，你怎知我沒去處，便要住在這裏，竟也不問我一言，我偏偏不……。

却見他向店內一揚手，立即奔出了五男兩女，到了馬前，男的巳恭恭敬敬的一拱手，女的像是兩個丫環，也在馬前向顏如玉行禮下去。

顏如玉愕然道：「你們是……」

姓吳的漢子道：「這位是張公子派來迎接姑娘的，這兩位是張公子派來侍候姑娘的，請顏姑娘下馬吧。」

只見那男的將手拱了起來，道：「小人康明是侍候公子的，奉公子命，特在這裏迎候姑娘的，可被我們等到了，現在請姑娘入內歇息。」

那兩個丫頭亦報上名，一個秋菊，一個叫小梅，都不過十七八歲，和顏如玉年紀彷彿。

顏如玉本要下馬的，忽然皺了眉兒，道：「這是怎說？」便是她爺當日對這姓張的公子有恩，感激不用說了，但他謝了又謝，又用驛站的官馬日夜兼程，送他們到了紅石山莊，那也足够表達謝意了，若然是在途中巧遇，盛情欵待，那也理所當然，但怎會知她今日出關，先期派人在此迎接侍候？連丫頭也派來了？顯然事有蹺蹊？

那個叫康明的躬身道：「姑娘不用疑心，我家公子感激尊大人顏老英雄救命之恩，無以為報，知道姑娘與尊大人早晚必要回去山東，故爾特着我等在此等候，侍候姑娘與尊大人，不瞞姑娘說，我們巳在此等候了四個多月，今日才接得姑娘大駕，便請下馬。」

他話聲未落，兩個丫環巳走到馬傍，竟伸手來扶她，顏如玉一瞧，啊！店裏的伙計巳候在店門兩邊，像是店家的一個體面的，亦迎來拱着手，說：「請姑娘下馬，姑娘駕臨，小店當眞生輝。」

原來是這緣故。她明白了，那吳姓漢子必然是在潼關守候，必巳守候了多月，今日快馬加鞭，必是趕來知會，然後又去到街口迎接。

顏如玉見那麼多人在望着她，那叫康明的和那店家，像是她若不下馬，那拱在鼻子前面的手，大概也不放下來，罷了。

顏如玉一抬腿，飄身下馬，只聽那兩個丫環輕輕咦了一聲，像是還夾雜着兩聲嘖嘖。

她皺了皺眉兒，把馬交給了伙計，對姓吳的護院道：「張公子忑也多禮了，不過偶然巧遇，拔刀相助，何足掛齒，竟要這般接待，實不敢當。」

吳護院道：「這是張公子一點心意，更是張公子的一點敬意，姑娘若是見却，我等該有不是了。」說着，又躬身而讓。

又是兩聲嘖嘖，雖然那聲音不大，但顏如玉聽得清清楚楚，皆因就在耳邊，又是那個丫環，分明在目不轉睛地瞪着她，且在耳語。

顏如玉却奇道：「怎生你們有不是了呢？」

吳護院道：「張公子一片虔誠，他不會說姑娘不賞臉，必要責怪我們對姑娘不夠恭敬，是以也必責罰我等。」

康明在傍躬身得更低了些，道：「請姑娘賞臉。」兩個丫環竟也鑽到她脅下一般，襝衽再屈一膝，那小梅道：「可憐我們把眼也望穿啦，就算姑娘可憐咱們，進去歇歇。」

其實，若然那吳護院早些言明，不是一句也不說，也不問，便把她的拉到這店來，她倒不在意，一個從小沒娘沒姊妹，在男人堆中長大的姑娘，那性情本是極豪爽的，何況眞要說來，這戶部尚書的張公子，對她爹還眞可說有恩，要不是他利用官方的驛站，她爹治得晚了，只怕現在命已不保了。原來到了紅石山莊之後，秦天都一見那傷便大驚呼叫，道出了危險來，她才知那胡大叔途中所說，是安慰她的。

顏如玉見那小梅的可憐兮兮的樣兒，巴巴兒望着她的眼兒，不由噗嗤一聲，笑啦。這才回身解下鞍旁的寶劍，秋菊早解下她的包袱，捧在手裏了。

那店主唱了個大喏，閃過一邊，顏如玉的眉頭可就又皺了起來，皆因那店門口，站立着的店夥不下七八個，也一齊哈腰，倒像迎接公主皇后，若然眞是對她恭迎，那也罷了，但她明白，在這般人的心目之中，迎接是張公子，是要討那張公子好兒。

進了裏院，奇怪，竟是偌大一座店房，竟無一個人客，她掃了一眼，只見所經之處，各房門戶皆閉，房中却已有了燈光，窗上人影在晃動，門也在搖幌，分明有人在向外偸瞧，顯是人客皆被吩咐迴避了，心下更是不喜，想道：這張公子看來不像倚勢凌人之人，原來也是霸道得很，當眞官門中沒好人，哼！

進入爲她備下的房中，那還是店家的客房，只見滿床錦繡，顯然桌椅皆新，不用說，是專爲接待她而設，那秋菊與小梅，早忙着接進了一個送到門口的簇新面盆，取出盥洗用具，更是無不新而精美。

顏如玉把心兒橫了，見了胭脂粉兒，倒哈哈大笑，多一眼也不瞧。道：「快快給我收起來，誰耐煩用這些勞什子。」

兩個丫環抿着咀兒笑，當眞嗟咄筵開，早又送了滿桌的精緻菜肴來。顏如玉是眞餓了，再不用請，坐下就吃，那秋菊小梅的眼兒越睜越大，啊呀，這是第三碗飯了。

顏如玉放下筷子，就打了呵欠，說：「我要睡啦，快快收拾。」

却是再沒個男子漢進這房來，只是兩個丫頭忙，但房門外却守候着不少人，這裏傳遞出去，立即有人接去了，顏如玉倒沒了顧忌，脫了衫就睡，今兒累了，明兒得一早趕路，忙得兩個丫頭脚底朝天，顏如玉却那要兩人鋪床，被子一抖，就鑽了進去。對兩個丫頭也不理睬，她倒不是討厭人家侍候，而是從小慣了沒人侍候。

且慢，顏如玉閉上了眼，先前在門外，這兩個丫頭在耳語些甚麼，且聽說些啥，假裝睡熟了，還怕她們不說。

她心下一動，便慢慢發出鼾聲，由小而大。果然，房中沒响動了，兩個丫頭顯然已收拾完了，便聽到有輕悄悄的脚步聲近。

分明兩個丫頭都已站在床前了，但沒言語，好半响，怎麼又是兩聲嘖嘖？只聽小梅悄悄聲說道：「眞是個罕見的美人兒，你記得去年咱們進京麼，那個甚麼吳侍郎家的大小姐，都說是京裏第一個美人兒，可是比起這位顏姑娘來，我瞧就連一半兒也及不上。」

顏如玉那會分不出兩人的聲音來，只聽那秋菊接口道：「小心，瞧她睡着了沒有。」

又是嘖嘖兩聲，原來是小梅，說：「你倒是想想，要是咱們騎馬，奔了二百里地，只怕身上的骨架子也散了，可還動彈得了，聽說她有一身功夫，但她那會不累，你又非沒長耳朶，聽不出她打鼾麼。」

那秋菊忽然嘆了一聲，說：「眞美，世間怎會有這麼美的姑娘，天老爺眞不公平，我要及得上她一點點兒就好了。難怪張公子他……」

小梅嗤地一聲說：「不害臊，便是你及得上人家一多半，張公子也不要你。」

難怪張公子甚麼？這小梅偏偏打岔，顏如玉幾乎停住了鼾聲。還好，她驚覺得快。

那秋菊又嘆了口氣，說：「你這丫頭說到那裏去了，咱們是啥出身，我是說難怪張公子自關中回來後，如醉如痴，朝思暮想了，你不是也奇怪麼，還說：敢是那姓顏的姑娘是天仙下凡？現下看來，只怕天仙也不及她美，眞怪，聽說她自幼拿刀弄劍，怎生會恁地秀麗嬌嫩，你瞧，她那臉蛋兒眞像吹口氣會吹得破。」

顏如玉眞想伸手摸摸自己的臉兒，姑娘家誰會沒個鏡兒，但她那銅鏡，早連影子也瞧不出來了，誰耐煩用那種勞什子，但姑娘大了，她已到了懂得愛美的年齡，「難道我的臉眞這麼嬌嫩？」她想。

不行！她的手要動一下，那就休想再聽兩人往下說了。還好，她的鼾聲倒還沒停。

小梅又在說了，道：「看來，吳侍郎家是沒指望了，公子這番進京，一者是大比之期，二來老爺也爲了這頭親事，咱們公子也見過了吳家小姐，看來吳家要空歡喜一場。」

秋菊道：「如何不是，難怪老爺已派了兩撥人來催，公子就是不動身，從洛陽到潼關這條道，你說，他去來了多少遍？却次次落空，每日都失魂少魄的。」

小梅道：「說來也眞巧，那日公子才回洛陽，不料這顏姑娘倒眞來了，也被我們接着了，張公子要知道了，不知會多歡喜，怕不連夜趕了來。」

顏如玉的臉兒熱起來了，想必也紅了，那心兒跳了起來，敢情那張公子，呸！那張珏派人在潼關守候，派管家和丫環在此迎接，是爲了這……她心裏啐了一口，可沒動彈一下，雖然鼾聲止，但兩個丫頭說得起勁，都沒注意到。

秋菊說道：「張公子怎會不知道，只怕已飛來了，我算到，天明前也就會趕到了。」

小梅顯然一怔，說道：「那怎麼可能呢？」

秋菊道：「我說你不愛用心思，可不是麼。公子昨日才往回走，他來時快馬加鞭，皆因快走一步，就快一步接近這顏姑娘，回去時呢，那自是一步一回首了，來時兩天的路程，去時得走上十天半月，那麼你想，昨日動的身，這兩日工夫，能出去多遠，快馬三兩時辰，一定會把他追上了，你想，追去的那人是何時動身的？」

小梅道：「午時才過，咱們剛吃過午飯，吳護院渾身大汗奔來了，康管家立即就派人快馬追去的。」

秋菊道：「那麼你想想，算他來了七八個時辰，也該在天亮前就到了，却是咱們快睡吧，公子一到，我們就會被喚起身來的了。」

說着，兩人的脚步聲向後去了，原來那房後有一間小套房，顏如玉把眼睛睜開一條縫兒，見兩人入內去了，她却已打定主意，說眞的，那張珏還眞不令她討厭，難得官宦人家的貴公子，却沒些富貴氣，雖不是貌比潘安，但也面如冠玉，目似朗星，堪稱得上美郎君，但顏如玉雖情竇已開，但男人堆中長大的姑娘，偏就會少了兒女情懷，一個不是關在閨中的武林女兒，放眼不是在如意郎君身上，而是遼闊的五湖四海，有任她飛翔的無垠長空的鳥兒，倒會想鑽進金絲籠兒裏，當眞好笑得緊，當眞想也沒想過。

奇怪，這張珏竟懷了這般心思，她知道了，不惱，却急起上來，饒她是個武林女兒，也難免有些羞人答答。不行，我得走，趁天色未明時，趁那張珏還未曾趕回來。

她翻身坐起來，雖然想到恁地一走，那張珏不會怎生責罪這兩個丫頭和吳護院，但又想：反正要不了他們的命，要被他纏住，那可眞討厭得很。

她得趕快走，追查傷害她爹的那賊子！哼，誰耐煩和你這富貴人家結……

她狠狠啐了一口，穿上衣服，包袱就在床頭，抓起寶劍，一口把燈吹熄了。

大店房必有後院，馬廐必有後門，她溜出房來，騰身上房，尋到馬廐，雖然不是深夜，但這店家顯然不敢再接人客，故爾人客不多，夥計也偸懶歇去了，很容易便把馬尋到，開後門出到街上，竟是沒驚動人。

其實，驚動了人又如何，她才不怕哩，她要說走，誰還敢攔阻不成，哼！

她騰身上馬，三門峽是個大鎭，及城牆也就沒城門，往東順着黃河岸，奔了下去。

×　　×　　×

顏如玉眼兒一呆，道：「你這書呆聽明白沒有，我姓顏，名如玉，並不是你那書中的顏如玉！」

朱逸打了個哆嗦，還好，那把明晃晃的寶劍又塞回床頭下了，雖在順手邊，她倒沒摸那劍柄兒。

要知顏如玉也曾跟她爹讀過些孝女經之類的書兒，那書中自有顏如玉可就在那一類書上，故爾朱逸一說，她就曉得。好，一個少年郎，聽到她的名兒，就想到那句書兒，教她一個大姑娘，怎會不羞惱。

不過，朱逸也不用怕，她明白，這個「非禮也，不視」的書呆，並無絲毫輕薄之意，是以，她的羞，只是那麼一點兒羞，惱也只是那麼一丁點兒惱。

她把出身來歷，對朱逸說了，當然，那個痴情的戶部張尚書的公子，怎生爲她憔悴，女兒家可也眞的是說不出口來，也用不着對這書呆說。

顏如玉見他打哆嗦，眞沒見過這般沒出息的男人，她心下倒有些不忍了，噗嗤一聲，笑道：「喂，書呆，你桌上的飯冷啦，八成兒你打昨兒到今天，還沒吃過飯，快去吃吧。」

一句話把朱逸提醒了，啊唷，可不是餓極了，他才站起身來，那腿竟是軟得發抖，但想到這顏姑娘沒吃飯，那可不行，說甚麼他也算得是此間的主人，豈有獨個兒吃，不讓人家的，道：「顏姑娘，你必也餓了，我去替你取來。」那料他才一邁步，那腿軟得竟是不聽話，便手也顫抖起來。

顏如玉道：「瞧你餓成了這個樣兒，昨晚我把你的飯吃了，要不也是一日沒飲食，也吃不了那許多，却也不餓了，快去吃吧。」

朱逸心想這姑娘豪爽得緊，所說必不假，才道：「恁地時，那我不客氣啦。」

當下忙去吃了，鄉下人家大清早，那會有好菜飯，但他吃得可是香極了，正是飢不擇食，也吃了碗底朝天。

當眞人是鐵，飯是鋼，那腿登時有力了。朱逸忽然想起，那本草上必有解毒湯，這顏姑娘的餘毒不除，一時必好不了，何不去找來瞧瞧。

當下去書箱裏找出本草藥書來，却是巧啦，他倒翻出一張他爹生前記下，夾在書裏解毒單方來，那鄉僻之地，那來大夫，毒蛇又多，窮苦人家捨不得倒掉吃賸的飯菜，飲食中毒的事更常見，別瞧是單方，單方偏是能醫寃孽病，還是眞有靈效，那方子上的幾味藥，他曾跟他爹到山裏來找過，故爾都認得，當下出去，把那幾味草藥尋了來。

幸好，那個惡老道再沒出現，顏如玉倒熟睡了一覺，待她醒來，朱逸也已把藥端了來，說：「姑娘，這藥解毒極有靈效，我爹生前用它活了不少人。」

顏如玉要笑，忙忍住了，皆因朱逸成了個花臉貓，顯然他自己尚不知曉，必是生火煮藥，把臉抹黑了的，可見人家別說山裏採藥，煮藥了，僅是生那火，不知費了多大的勁，她心下怎會不感動，那還能笑人家。

她把藥喝了，却是想起了從紅石山莊動身之時，秦天都特地把那獨門解毒之藥，放了一瓶在她那錦囊裏，要朱逸取碗水來一併服了。

這兩人還是眞投了緣，一個武林女兒，不知謝字怎生寫，一個書呆，就只懂得可不可，該不該爲，既是該爲，遜謝便成了虛假，何況「嫂溺援之以手」那句子曰，他解得通了，是以，幾個時辰之前，還是非禮勿視的，現下非但再不避嫌，倒撤

脫得像家人一般。

朱逸拾掇乾淨，却早呵欠連天，顏如玉倒過意不去了，她昨晚來時已看得明白，這裏別無床褥，當下要掙扎起身，讓他去睡一會，朱逸那裏肯，慌忙搖手道：「不可，若不是姑娘你昨兒夜裏下床，那傷口豈會迸裂，快躺下了，我自有睡處。」

他聽顏如玉說了出身來歷，才知那老道敢情是大有本領的大惡人，那豈可不防，當下把明間的桌子拖去擋住關閉了的大門，就蜷屈在桌上，竟是才閉上眼，就打起輕微的鼾聲來。

其實，這朱逸一生窮苦，不是甚麼嬌生慣養的相公，倒常讀書讀得倦了，伏案就睡上一大覺，但顏如玉心下可過意不去了，却又無法起身，從那打開着的門兒，眼看人家蜷屈着身兒睡，那幾乎是立即就入耳的鼾聲，就不由不想到這朱逸為她忙了一夜，豈僅不嫌骯髒，更不怕劇毒入口，若是換了一人，豈能得够，何況……她臉兒又抹上紅霞，說甚麼這朱相公和她已有了飢膚之親，雖然那是為了治傷。

她心潮在起伏，臉兒白了又紅，那一雙眼兒却凝眸不瞬，沒離開過朱逸蜷屈的身子，忑是作怪，她從沒感到過情竇已開的女兒家情懷，却在這瞬間，竟在心上把朱逸和那個張公子比較起來，就有這麼的怪樣子。

那麼個品貌皆佳，為她憔悴的痴情貴公子，她倒無動於中，偏是這個窮書呆，倒令她芳心上起了漣漪，當眞女兒心，海底針。

顏如玉心裏陡然劇跳起來，他！說甚麼？噯呀！原來他沒睡着。

但朱逸是眞睡着了，不過是夢囈，只聽他夢中吟道：「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成松雲，醉目……」往下更模糊不清了，其實沒一句清，顏如玉只聽清楚了甚麼吾愛……風流。甚麼？顏……那可是他在夢中喚她的名兒？

顏如玉不禁啐了一口，甚麼迷花？那缺德鬼，殺千刀的讀書人，就愛把女兒家比作花，那詞兒裏不是說甚麼人兒比花嬌麼？她不禁想起那晚在三門峽，兩個丫頭在她身邊所說的話來，說來當眞好笑得緊，她長了這麼大，還不知自己有多美。不用說，這書呆在夢也把她比作花了。

她臉兒又紅了，但那日晚間，她立即像脫出籠來的鳥兒一般，逃出了三門峽，今日却沒些兒的念頭，女兒家啐一口，可就不是眞惱。

其實，這書呆念念不忘他爹臨終之言，想起遺言，就不禁想起李白那首贈孟浩然的詩來，也就常常在吟哦，也就夢裏也吟。

驀然間，朱逸一躍而起，啊呀！他忘了是蜷臥在桌上，桌子能有多長，早滾落地上，却又立即跳了起來，那顏如玉也伸手抓住劍柄。却聽外面叫道：「朱相公，朱相公，你可在屋裏麼？」

原來是那農家姑娘送飯來了，且慢，那臥房門兒未關，這門開不得，他忙跑去把門帶上，又扣上了，這才拖開桌子，開了大門。

必是那姑娘聽得他的呼叫聲，拖桌子的聲響，瞪大了一雙眼，望了望他，又瞧了瞧那門邊的桌子，竟點了點頭，若有所悟的說：「我明白啦！」

甚麼！她明白了？朱逸不自覺溜了那臥房一眼，還好，那姑娘不注意，走進來把籃兒放在桌上，說：「朱相公，你必是被一個兇霸霸的老道嚇壞了，是不是啊，不過，別怕，那老道三日後再來。」

朱逸道：「你怎說？你說。」

那姑娘眉兒一挑，哼了一聲，說：「今兒早上我出山，總覺身後有甚麼聲響不對勁，風不大，怎會有枝葉拂動的聲響？回頭瞧，又啥也不見，到了家，敢情是個老道跟在後面，朱相公，你說，光天化日，他一個出家人，怎能那麼兇霸霸，問我們可見到個受了傷的姑娘沒有？咱們回說不見，他就要搜屋，我爹一攔，那拂塵不知怎麼一抖，我爹就跌出丈多遠去了，我大哥剛從田裏回來，自是惱了，他本是荷着鋤頭，就一鋤頭打去，嘿！可眞是邪門兒，老道的拂塵又那麼一抖，我哥的鋤頭就斷成了兩截，一脚把我哥踢出了兩丈，咱們都嚇壞了，那還敢攔他。」

朱逸說道：「他搜啦，自是不見那姑娘。」

姑娘道：「這是打那兒說起，咱們家除了我，那來甚麼姑娘，他把咱們家搜過了，忽然不知從那裏又來了兩個更惡的惡人……」

朱逸啊了一聲：「又來了兩個！」

姑娘接道：「可不是，那兩人一個拿着刀，一個提着劍，咱們更嚇得掉了魂，不料那兩人和老道說了幾句，倒一併兒走了。」

朱逸道：「你可曾聽得清楚，他們說了些甚麼？」

姑娘道：「像是……像是說山前山後都不見人，必是到前面鎮上去了，那老道回頭對我們說，要是有個姑娘前來，我們收留下了，就要殺我們全家，他三日後再來。朱相公，你說，這可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我爹和大哥現今躺在床上，動彈不得。你說，這是打那兒說起？我啊，可眞替那個甚麼受了傷的姑娘担心，怎生人家受了傷，那三個大惡人仍然不放過她。」

朱逸鬆了一口氣，說道：「那你不用担心，啊……」

那姑娘一怔！連忙說道：「你說甚麼啊？」

朱逸說：「沒……沒甚麼，惡人既是走了，還担心甚麼，却是你爹和大哥可要緊？」

那姑娘道：「也不過是跌得重些，沒傷筋骨，朱相公，娘說這是命裏的災星，已是拜過神了，大概也還不要緊，可不知三日後，那三個惡人會不會眞又再來。朱相公，你可見到那姑娘？」

說着，那一雙眼早四下裏瞄，朱逸忙搖手道：「不，沒見過，可不是被你說中了，那惡老道也來了這裏，也搜過了。」

她已把籃裏的飯菜取了出來，道：「朱相公，沒想到你食量倒不小，昨兒的飯菜都吃光了，今天我送多些來，只不過家裏一陣亂，娘也沒空多做些菜，請你將就些。」

朱逸忙道：「你家遭到這樣橫事，還

要你送飯來，我已過意不去，這已很好了，却是……」忽然想到她每天來幾次，早晚必會發現顏家姑娘，那惡道一嚇她，她說了出來，那還了得，而且她年紀雖幼，農家姑娘長得健壯，看來已是個大姑娘了，既有大惡人出沒，要她一日數次在山裏來去，也令人担心。便道：「却是你少出門，別再往山裏來了。」

那姑娘瞪着：「朱相公，那你吃甚麼，便是我娘也不放心。我，也眞害怕。」

朱逸道：「你家裏還有人吧，命人送些米糧菜蔬來便是，我自會煮食。」

那姑娘却想：「朱相公怎生神不守舍，難道被那惡道嚇壞了？」便道：「朱相公，依我說，不如也回去避幾日吧，劉相公家人多，諒不怕他，等幾日沒事了，再回來也不遲，你說可好？你自會煮食。我才不信哩。」

忽然，她瞪着他面上，裂着咀兒笑了，不用說，是他一臉的灰烟，那必是灶頭上弄的，若然他能燒火時，豈會抹了一臉子灰。

當眞她說的實在是兩全其美，但她那知屋裏有個受了傷的姑娘，朱逸忙道：「眼看考期近了，我得趕緊讀書，那劉相公家要能讀書我也不到山裏來了，你倒是快些回去，休要再來了，早晚叫人送些米糧來。」

姑娘點了點頭，道：「那劉相公當眞也恁地說，其實，咱們又沒把那受傷的姑娘藏在屋裏，倒是不怕那惡道，朱相公，那我走啦。」

她急忙把晨間的碗碟帶了去，朱逸目送她落下山坡，消逝在林木之間，這才回身，正要關門，啊唷！那門下，陡然伸進一隻脚來，嚇得他大叫一聲，跳回去擋在臥房門口，伸出兩臂，惶恐道：「不不！這裏沒人。」

「好哇！」來人已推門而入，說道：「你告訴了人家說有人藏在房裏。」

朱逸瞪大了眼睛，但兩臂却垂下來了，來的竟是顏如玉！

朱逸回身後望了一眼，那房門扣得好好的，說：「你你……你怎生？……」

顏如玉笑得嫣然，說：「你不是說我是仙姑？仙姑自能飛昇。」

朱逸更驚愕，說：「當眞你是……」

顏如玉哎了一聲，說：「你眞是個書呆，今兒早上我動彈不得，現下也不能麼？你忘了房裏有個窗洞啦。」

朱逸搔搔頭，迷惑道：「但那窗洞離地好高，又那……那麼小。」

要知凡是山間土屋，因為山裏風勁，又時有獸類出沒，故那臥室多無窗，只在牆的高處，開出個兩尺方圓的洞來，故爾也不會成其為暗間了。

那料到他話聲未落，顏如玉身子只是那麼一扭，微微一幌，已失了踪跡。嚇得朱逸大叫：「顏姑娘，顏……仙姑，你別走！」

他只道她出門去了，她本是還站在門口的，那知奔到門口一望，那有人影，難道眞的上了天？

忽聽身後頭頂，有人說道：「你這書呆子大驚小怪做甚麼，我自在這裏。」

在那裏？朱逸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那顏如玉却不落下來，原來她一騰身，坐在屋樑上，兩隻蠻靴兒蕩悠悠，頑皮得像個小姑娘，兀自在笑，說：「要不讓你瞧個明白，今後必仍會大驚小怪，你瞧瞧，這屋樑可比那窗洞更高些？」

朱逸瞪大了驚惶的眼睛，伸出兩臂，他大驚小怪了，聲音却打起抖顫，說：「小心……慢慢，慢慢兒。」

甚麼？他伸出手是為了怕她跌下？是要接她下來？啊唷！顏如玉渾身也顫抖起來，是笑得渾身亂顫，但一瞧朱逸那一雙眼睛兀自驚惶，是眞關心她，沒半點兒假，還是頂認眞，她可笑不出聲了，但越是强忍笑，顫抖得也更厲害，媽呀！竟有這樣的呆子，上得去的，倒會下不來，倒會跌着了。

却不料她上身一仰，笑得再也提不起那口丹田氣來，頓失平衡，眞是身子一翻，跌落下來，慌得朱逸兩手一抱，噯呀！抱滿懷，懷中的身子兒兀自在顫，兀自倒還要笑，朱逸這才吐了口長氣，既然是面對着面，那會不直噴到她面上來。

顏如玉滿面通紅，不笑了，呔！還不放手，掙脫出他的臂彎。朱逸道：「幸虧我接住了，要不……」顏如玉在偸眼瞧他，這書呆子是眞在皺眉，沒些兒假。

顏如玉掠了掠蓬鬆了的頭髮，却是自樑間跌下來，是眞？還是假？也只有她才知道，道：「我可眞餓了，這飯還是眞多，够咱們兩人吃的了。」

朱逸驚惶才去，倒生了惶恐，人家是個姑娘，他！怎可抱着人家不放手？該死！還好，他自不是有意，不過，她也不惱，眞的，一點也不惱。忙道：「可惜沒多餘的碗盞，姑娘你先用吧。」

是不是掩飾她心中之跳動，和那面帶之羞色？顏如玉竟是毫不客氣，坐下就吃喝起來，他在一旁，默默地瞧着她，默默地想，嘖嘖：一個姑娘，且是這麼個美若天仙般的姑娘，誰人能相信，吃飯倒像一個男子漢？

又是嘖嘖之聲，顏如玉一瞪眼，她可聯想小梅那丫頭的幾聲嘖嘖，那是讚她美得天上少有，地上無雙，再毫爽她也是個姑娘，既然以為朱逸也是一般兒心思，而他却是個少年郎，不由臉兒一紅，把筷子一擲，說：「不吃，你去吃罷。」

嘿！這個天不怕，地也不怕的姑娘，倒躲着朱逸的目光，開門衝進臥房，砰的一聲，把那門關緊了。

朱逸怔了好半晌，才搖了搖頭。這是怎麼回事？敢是惱了他？但沒開罪她啊？當眞飽讀了聖賢書，不懂的事兒還是眞不少，他對這兩日來遇到的兩個姑娘，就不懂，連那個沒讀過一句書的農家姑娘，就直說也不懂，何況這個顏如玉。

他胡思亂想，不是他要亂，是思也亂，想也亂，坐下來端起顏如玉放下的碗筷，就吃了起來，壓根兒就忘了那是人家用過的碗筷，碗中也還是人家吃賸下一半的飯，咀裏嚼着，那頭却在搖着，怎麼眞有這麼多不懂的事兒，那麼，他爹說得對了，好多學問是書本上沒有的，尤其是姑娘家乍喜還嗔的心兒。

「呔！」

朱逸一怔，抬頭看，不知何時顏如玉

已開了門，站在那房門口，瞪着眼兒說：「你怎麼不嫌骯髒，端起我吃過的碗筷就吃喝起來？」

朱逸說：「當眞，我……我……我去洗來。」

他才站起身來，顏如玉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說道：「還洗啥，你把飯菜都吃光了，你這呆……」

這倒奇了，又髒不着她，怎生她有些兒嗔，又有些兒羞，那臉兒紅紅的，眞好看。

原來日已西斜，從大門口照射進來的陽光，雖照射不到她臉上，但屋中倍常明亮。他倒眞捨不得離開她花一般含嗔帶羞的臉，但也不由向桌上，向碗裏瞧，可不是他把飯菜吃光了，竟也不覺。

這是怎麼……朱逸愕然，只有對她傻傻地一笑，她的臉兒更紅了，但怎生也傻傻地望着他，瞬也不瞬？是了，他仍然滿頭是鍋烟柴炭，適才那小姑娘不是又笑話過他，忙道：「我就便去洗下臉，今兒後咱們自己做飯了，這碗筷也是要洗的！」

他忙忙去到山泉邊，洗了碗筷，洗了臉，回來時，顏如玉巳躺回床上。

他爲何忙忙去，忙忙來？原來他見顏如玉打那窗洞裏鑽出去，又能竄上屋樑，可見那傷是不要緊了，故爾怕她一聲不響走了，現下可放了心！

他爲何臉上變了色？顏如玉霍地坐起身！只道有警！却見朱逸望着她，呆呆傻傻地笑了，說甚麼？他在說了，對她？不，在喃喃自語？也不是，是這書呆把心裏想的，竟在咀裏說了出來。說：「她沒走啊，她；還在，沒走，還在。啊！」

顏如玉道：「你，說甚麼？」

朱逸嚇了一大跳，陡然間，那臉色由白而脹紅了，說：「我沒說啊，我我……我說了……眞說了麼？」

顏如玉明白了，她那臉也又紅了起來，雖然她自己看不見，但感到熱了起來，原來這書呆怕她走了，急急跑回來，急得連臉也白了。道：「我爲何要走，可也沒處可去，你別瞧我能騰躍竄掠，那是腿上的勁，我這臂。」

她掄起了胳臂，舉着拳兒屈了屈，又道：「可掄不得劍，要是出山的時候就撞着了那老道一夥！」

朱逸道：「那還用說，那麼多大惡人在尋你，出去一定會碰到，不不，別怕，只要別走就是了。」

顏如玉可樂了，笑了，皆因他說別怕，那胸脯兒眞挺了起來，說：「啊唷，敢情你還是個大豪傑，那麼你保護我了？如果有大惡人來，你……」

朱逸道：「我不說你在這裏，就算殺了我也不說，我可以發個誓你聽。」

顏如玉笑着啐了一口，道：「我還以爲你說把大惡人打跑哩，沒出息。」

朱逸滿面羞慚，爲何他從小不是練功夫，練劍，爲甚麼從小是讀這勞什子聖賢書，連一個受了傷的姑娘也保護不了，還說練什麼勁。他兩眼一翻，眼珠子再一轉，那萎縮了的身子，登時又把胸脯挺高了，說：「顏姑娘，那也容易，那麼高的屋樑，你一跳就上去了，你不是劍仙，亦是劍俠，你不能掄胳膊，咀可說得話，你教我，你說，我練，大惡人來時，我，一定打跑他。」

顏如玉更樂了，道：「你說得可眞容易。」

朱逸道：「子曰……不不，子不曰，不許子曰，我即刻就練，適才那姑娘不是說老道要三天才回來麼，我就練它三天三夜，當眞自古常言說得好，世上無難事，只要有心人，只要有心，皇天也就不負有心人，來，姑娘，你即刻就敎，我即刻便練。」

他竟是說得認眞，放下碗筷，奔到她床頭，她的劍在床頭下，也發出寒森森的光，他伸出去的手，立即就有些兒顫抖。別怕，小心些，就不會割着手兒，就不會流血了，又何來痛乎？

啊唷，怎麼劍兒這麼重！他憑着一股兒氣，抓起劍來，不料竟會那麼重，劍身往下一沉。不行，若然劍也掄不動，連拿也拿不動，還練過什麼勁，不行。

當眞那劍便是五金之英鑄造，又能有多重，一個男子漢竟會拿不動麼？不過是明晃晃，寒森森，令他心怯而巳，他鼓一口勁，那劍登時輕了！

顏如玉一直一聲不响，耳在聽他，眼兒在瞧着他，心裏在笑話他……這倒不錯，一時間她離不得這屋子，閑着倒悶煞人，便道：「好啊，我敎你。」

朱逸昂昂然，唱了個大喏，忽道：「姑娘且慢！」

顏如玉道：「怎麼，不練啦？」

朱逸道：「非也，古之越，有越女者，精劍術，勾踐以授軍伍，之所以終能滅夫差而復國也。」

顏如玉想忍也忍不住笑，說：「喂，你到底是要舞文呢，還是要舞劍？」

朱逸道：「自是舞劍，吾志之不移也，豈有他哉。夫越女之術，曰越女劍，古之聶隱，紅綫，亦皆精劍之術者，豈無所宗，不知姑娘所宗者何，知之而後行之，則其功也倍。」

顏如玉心想：「看來他倒也不是眞呆，不過是書讀得死了。讓他練練筋骨，增些兒男子氣概，倒也是好事。」當下說道：「好，我告訴你，我的劍名一字騰龍劍，一招劍起，化成兩招，兩招再化成四招，這樣綿綿不絕的，直到化成……」

朱逸道：「我曉得，直到化成六十四招。妙極。」

顏如玉一怔！不由坐起身來，說：「你！怎曉得？」敢情那一字騰龍劍眞是六十四招！

朱逸道：「妙極，是太極生兩儀，兩儀變四象，四象化八卦也，卦數六十四，卦數亦招之數也。妙極！當眞妙極，劍雖以一字名，但必無窮如天地，奪造化之功能，無敵於天下者，必也。」

顏如玉的一雙眼睛，睜得又圓又大，說：「你！你眞懂！當眞曉得麼？」

朱逸點頭道：「一字者，天地之大道也，而天無道則不運，國無道則不治，人無道則不立，萬物無道則不生，是包羅萬有而又先於天，是故一字者，先天之大道也。」

顏如玉道：「你你，說什……」

朱逸說得興起，又道：「儒者言曰：

中庸也，至誠也，明德也，明命也，知止至善也，一字概之曰『中』，佛家之言曰：無人相也，無我相也，無衆生壽相，一字概之曰『空』，道家之言曰：守中也，抱一也，無形無名也，一字概之曰『一』，夫一者中也，中者空也，姑娘騰龍劍，雖然以一字名，必然變化無窮，無窮如天地，綿綿不絕如江河，是一而無窮變，變之極也空，蓋一氣渾圓也。」

顏如玉不但眼睛越睜越大，而且下了床，他話聲才落，她已哼了一聲。好哇！敢情他不但懂，而且連她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他也懂，懂得透。敢情他是裝呆扮傻，這一日多來，豈不是在戲要她？

顏如玉登時怒極，芳眉微斜，右臂倏伸，左臂一圈，霍地一掌拍了出去！

朱逸大叫一聲，「啊呀！」轟然一聲響，顏如玉不但奪過劍來，而且把他劈得撞到門上，跌倒地上！那額子上登時紅了，噯呀，是血！是他的後腦撞在門上，撞破了，流出血來！

× × ×

却說顏如玉奪過劍來，一掌把朱逸劈得重重撞在門上，腦破血流，她可也怔住了！

「怎麼？難道他眞不會武功？」

人家腦袋也破了，血也流出來了，還有甚麼眞不眞，是眞而又眞，眞眞不會。

「那麼？他怎會懂得她家傳一字騰龍劍的奧秘？而且，她不懂的，他懂得顯然更多？」

啊呀！顏如玉棄了手中劍，奔去扶住了，皆因朱逸本是撞在門上，滑坐在地，身子一歪，眼看要跌倒下去。

她搶上去扶住了朱逸，是她驀然想到這書呆子便是眞會武功，眞懂得一字劍的奧秘，那是她這一字劍派的門中之人，那麼就不是外人，必也是先代劍派的分支傳人，那她怎可以……不，分明他不會武功，想一想，她掌上功夫原不高明，何況現今傷未癒，用不上大勁，却已把他打傷了，這那像是有功夫的人？再說，人家頭也破了，血也巳經是流出來了，還有裝假的麼？

朱逸的一雙大眼由驚恐而變得迷惑？怎麼她……突然……又突然……

顏如玉又悔又急，把他靠在她胸上，轉過他的頭來，說：「讓我瞧瞧，傷得怎樣了？……還好，只不過破了點頭皮，我這就給你止血，眞沒想到你會這麼沒用，還以爲你會武功，不料非但不會，竟是恁地嬌嫩。」

可不是麼，她連平日三兩成力道都用不上，却已把他打傷了，眞沒見過這麼樣的男子漢。

她幾乎又要啐一口，却是心下不忍，忙替他敷了藥，把流到額子上的血也抹乾淨了。

好了，怪！怎麼不出聲，也沒動，這點兒傷要不了命，這是怎麼回事？不！顏如玉把他狠狠一推，紅着臉的站起來！

朱逸啊唷一聲，怕他不出聲，那頭這番撞到牆上了，不過，這番沒撞破，只是有點痛。

這姑娘眞太不講理，怎能怪人不出聲，也不動彈？臉靠在那麼溫溫軟軟的酥胸上，鑽進鼻孔裏的，是如蘭似麝香，薰得他昏陶陶，醉薰薰的，但願就那般地久天長，要不，但願傷得更重些，挨的時刻更長些，那才好哩，倒會動彈，誰願出聲才怪。

朱逸大聲叫啊唷，她倒是瞅了他一眼，可再也不睬了，敢情他不是呆子，是壞透了。呸！她狠狠啐了一口，過去拾起劍，半晌才轉過身來，喝道：「還不滾起來，哼！傷得再重些，也再休想我肯睬你，你！」

朱逸摸了摸頭，迷迷糊糊，痴痴呆呆地站起來，這可又是書本子上沒有的，他不懂的了。怎麼才好端端的，她又惱了？何其喜怒之無常也？他摸着的頭，又在直搖頭。

到底他傻還是不傻？呆？還是不呆？却是顏如玉到底明白了，這朱逸並沒戲要她，更沒輕薄她，要不，他眼裏就不會有那麼多驚恐，那麼多迷惑，何況，那破了的頭，那流出來的血，豈是假得了的。

那麼，這書呆子並沒往邪門兒裏想，不過是性之自然流露，豈僅眼中無色，心中亦無色，不過是感觀之自然而着色，這可不是人家的錯，錯在她，她怎會毫不避那男女之嫌，原是她把人家摟在懷裏，這才……

顏如玉臉上紅了又退，復又紅了。其實，兩個都是絕頂聰明的一雙兒女，却因環境迥異，一個讀書讀得呆痴，一個豪邁得過於超脫，雖是男女有別，却都沒些兒邪念在心頭。

朱逸還沒在書本子找到答案，顏如玉倒[illegible]通了，見朱逸兀自可憐兮兮，怯生生，退到門角兒上眼巴巴的望着她，忍不住噗嗤的一聲，笑了。

朱逸吐了一口氣，那麼，暴風雨遠去，又霧散雲開了，但他到底沒有在書本子上找到答案，看來那書上沒有的，還眞不少。

顏如玉道：「你還痛不痛啊？」

朱逸忙道：「不痛，眞不痛，一點兒也不痛。」

顏如玉懶得再瞪眼了，問他一句，他倒連說三句，道：「這麼說，你先前所說的，是從書本上曉得的了。」

朱逸道：「那是天地間之大道，古聖先賢，道者多矣，子曰……」

但他見顏如玉一皺眉，忙不迭住了口，姑娘想了想，說道：「老實告訴你吧，先前說教你練劍，那不過是哄你玩兒，現下我倒眞想教你了，你說的那篇大道理，正與我這劍法巧合，只怕練了，劍術上眞能創新，放一異彩，好，我就教你。」

說罷，提劍走了出去，朱逸不敢問，也不敢跟去，也不知道她會說教他，倒獨個兒走了！

却在那功夫，農家派人送了油鹽柴米來，還是齊全得很，那姑娘想得眞週到，不但有菜乾，還有一罎子醃菜和一方醃肉。待得顏如玉回來，他巳拾掇好了。

原來顏如玉是跑去竹林裏，替他削了一隻竹劍，說道：「這裏別無刀劍可用，你就先用這個吧，對你，也許這個倒適合些。」

朱逸樂得把竹劍捧在懷裏，一時又亂

舞一通，簡直就像小孩兒得了玩具一般，顏如玉在林中已見到有人送柴米來了，她知道這個書呆子連燒火也不會的，一看天色不早，便去弄飯，朱逸要帮忙，顏如玉道：「罷罷，你休要越帮越忙，還是替我去取些泉水來。」

朱逸如奉綸音，提起水桶就跑，一會滿頭大汗奔回來，顏如玉一瞧，却連半桶也沒有，那桶兒却本就不大，裝滿了水也不過十來斤，憑他這把力氣也配練劍？眞好笑，但且慢……

顏如玉心中一動，力氣可是打熬出來的，他從小日夜捧的是書本，自然手上就無縛鷄之力，便也假裝不見，任他奔去又奔來，任他衣衫一件件脫了，任他氣喘如牛，倒兀自還催他快些。

那水缸邊就近着水漕，乃是傾倒汚水之所，朱逸才一轉背，她就把缸裏的水，倒去了一多半。

怎生一口缸，就是裝它不滿？便是小半桶，跑了那麼無數趟，也該滿了？

他倚在缸邊牆上喘氣，終於發覺有些蹊蹺，那一雙眼，睜得像他喘氣的咀一般大，端詳了又端詳，忽然大叫起來，說道：「快來！顏姑娘。」

顏如玉一怔，倒被他嚇了一跳，過去問道：「怎麼啦，又是大驚小怪？」

朱逸指着缸，叫道：「這這……這口缸兒是寶貝！」

顏如玉見他目不轉睛，望着那水缸，不禁也好奇心起，道：「你怎說？」

朱逸道：「你沒見麼，我來來去去，跑了多少趟。」他張大着咀喘氣，那話也就斷斷續續，說：「黃河之水天上來，只怕傾盡黃河水，也裝不滿這口缸，這不是個寶貝麼，我傾了這麼多桶，仍不能半滿，從頭到現在，仍就是那麼多，這不是個寶貝怎的！」

敢情是爲了這個，顏如玉不敢笑，點頭道：「寶貝倒也不是，有劍神就眞，原來我忘了告訴你，咱們練劍，若然劍術將來有成，那劍神就會降臨，就會喝光你缸裏的水。」

「當眞？」

顏如玉繃着臉兒，說道：「如何不眞，故爾凡是練劍的，就要先讓劍神喝飽了水。」

朱逸心中一凜，誠惶誠恐地道：「那要喝多少才飽？難道喝了這麼多，還不够嗎？」

顏如玉道：「要知道他喝飽了沒有，那也容易，就是你不停向水缸裏灌水，何時水缸滿了，那就是說他喝够，那才可以開始練劍。」

朱逸如何不信，今兒跑了這麼多趟，便是十口八口缸，也該裝得滿滿的了。道：「這樣，那我就再去取來。」

顏如玉心想：這書呆子何曾這麼勞動過，却是休要害他脫了力，那才弄巧反拙。便道：「且慢，向劍神獻水也得早午晚一日三遭，這遭算是午獻吧，等吃了飯，月亮上來了，你再作晚獻。」

朱逸恭恭敬敬應了聲是，道：「照你這麼說，劍神降臨了，我準可練得成劍術了？」

顏如玉道：「那也不是，我一併兒告訴你了吧，這才是開頭哩，不過，以後就不用獻這山泉之水了，那是另一種水，也是早午晚，一日三遭，缺一遭兒，你也休想練成。」

朱逸既驚且奇，問道：「那是甚麼水呢？」

顏如玉瞟了他一眼，忍住笑，說：「你身上就有，就是汗水。」

「汗水！」朱逸臉上的汗水抹了又冒出來，兀自在淌，說：「這有多骯髒，那有用汗水來敬神的。」

顏如玉道：「可不是，當我也這麼說，那知誰對劍神奉獻得最多，那劍術的成就也最大，我倒要問問你，你有了這份虔誠，這個恆心沒有，那就趁早兒別練，還是去讀你的子曰是正經。」

朱逸只是那麼瞬間一頓，忙道：「有有，我我……我最有恆心，若不天天向劍神奉獻汗水，就罰我將來中不了舉人。」

這是發什麼誓？但朱逸可是眞正心誠意誠，要知他日夜苦讀了這麼多年，所爲何來？不過就是中個舉，金榜題姓名，是以也重於性命，那顏如玉那裏懂得，笑又不敢笑，忍又忍不住，不由得發出了一聲呻吟來。

這朱逸爲什麼要發這般「重誓」？原來顏如玉恁地一說，他就急了，要知教他練劍的，就是這個顏姑娘，他就會永遠跟在她身邊，而她，必然也留在他身邊，便不日久天長，也暮暮朝朝，和她不分離。那麼，他敢不一日三遭，把劍水來奉獻劍神。

這顏如玉雖說是戲要這書呆，卻戲要得大有道理，凡事，凡人，缺了勤與恆，豈能會有成的。

自這日起，日日夜夜，朱逸一日三遭往水缸裏灌水，他一轉背，顏如玉就傾水，水缸永不滿，水桶裏的水却在增多，由半桶而大半桶，後來提了滿桶水，朱逸也不那麼氣喘了。

却是那第三日上，顏如玉小心戒備，朱逸也提心吊胆，却幸那惡道並未前來，那農家有人送菜蔬，又送了一隻鷄來，問起，也說不見那三個大惡人去，大家才漸漸放心了，但那個農家害了怕，把那姑娘送到親戚家去了，是以也沒再來。

那惡老道的毒鏢當眞歹毒之極，難怪顏大俠竟會因而廢了武功，顏如玉的傷口換了兩次藥就生了肌，平復如初，但行功運氣，却進展得極緩，她臂上的勁道雖然也漸復了，但朱逸先還吊胆提心，後來却漸放寬了，皆因顏如玉並不說個走字，白日在教他練劍，有時夜裏突然失了踪，但天明後，却又好端端在屋裏，初次發現顏如玉不見了，急得他在山裏尋了一夜，急得他的魂魄也出了竅，後來又見顏如玉在屋中，從門縫兒中偷偷一瞧，顏姑娘在床上睡得挺香，那魂魄才算回了竅，從此也就不再担心。

那顏如玉除了督促他每日三次向水缸中灌水外，還要他每日兩次，順着那道山泉，打那亂石堆上，從下往上，再從上往下，來回跑跳，而且還要快，慢一步也不，故爾第一天下來，朱逸已跌得體無完膚，眼破眼青，就沒見過那麼狠心的姑娘，竟無一些兒憐惜，別說少跑一次了，連慢

一步也是不許。

眨眨眼，眞個是山中無甲子，已是一個多月過去了，那顏如玉絕不說一個走字，雖是常常一去一夜，但天明之前，總已回到那床上。

呔！偷瞧人家姑娘睡覺，他，一個少年郎，這成什話？但朱逸實又不由自已，不過，他偷瞧得坦然，皆因心下並無絲毫邪念，只是那麼一瞥，見她已在床，立即退了回去，多那麼半眼也不瞧。非禮也，不視，讀了那麼多年聖賢書的朱逸，豈會去偷瞧一個大姑娘睡覺，他就是一而再安慰自己，那不過是瞧瞧人在不在，便非非禮也。

現下，他提着滿桶的水，走上了高而陡的山坡，雖不是行走如飛，但已不再吃力了。現下，他在那泉澗間的亂石堆中跳躍，也是甚少失足跌下，破了的頭皮，已復原了，額上已不見了纍纍的疙瘩，也不再青一塊，黑一塊了，却是那一塊塊青黑消褪，臉色再也不似先前一般蒼白，見了紅潤。

這一晚飯罷，朱逸見那顏如玉進了房，那門在她身後關上了，從那大開着的大門裏，撒進了滿地的月色。

這一個多月來，他二人甚麼也不缺少，油鹽菜米，按時送到，連新鮮的菜蔬，也三兩日就會送些來，就少了燈油，若然那姑娘不是去了親戚家，必不會忘記，那鄉農人家，凡是田裏有生長的，就不稀罕，但燈油可珍貴得很，朱逸不好意思開口，其實也用不着了，以前三更燈火，而今天才黑下來，他早是力竭筋疲了，若非担心顏如玉會突然走了，或是去而不返，常常在夜夢驚醒起來。敢情她打定主意教他練劍，偏那劍神貪得無厭，那水缸兀自塡不滿。

朱逸悄悄溜出書房，走去那顏如玉臥房門口聽了聽，一點聲息也無。那麼，是睡着了。

他立即去提了水桶，開了大門，最初還是提心吊胆，生怕驚醒了顏如玉，但兩趟下來，他再不担心了，顏如玉的房裏仍無響動。

這朱逸以往眞是手無縛鷄之力，這一月多來，不覺間已打熬出了氣力，那步下雖不是行走如飛，但下盤也穩實了，他那知道，這正是顏如玉的用心所在，那來甚麼劍神，不過就是要他練氣力，練下盤功夫，却也不是戲要這書呆子。

朱逸才提得兩桶水來，只見缸中的水，不是像以往一般，轉背就少了，那缸中的水幾却越來越高，那心中之喜，非同小可，跑得也更快了，以往跑三數十趟，水缸始終半滿，而這晚竟然不到十桶，那水缸竟滿溢出來，喜得他放下水桶，掉頭就跑。

啊唷！他喜得忘了顏如玉已關了房門，夜已極深了，只想去告訴她，不料才出灶間，竟一頭撞在一人懷裏，那人只是微一側身，雖未撞中，但朱逸已收不住勢子，更兼一嚇，登時撲倒下去，那料這人伸手抓住他的胳臂，硬生生把他拖了回來，脚下也站得穩了。

那人喝道：「你跑甚麼！」

啊呀！朱逸喜得話也說不出來，只是喜得張咀喘氣。

是顏如玉，豈僅衣衫穿得好好的，背上還揹着她那把劍，朱逸先還以爲是把她驚醒了，但那房門却關得好好的，但他那有功夫問她打那兒來。

顏如玉進入灶間，不用瞧，她踏了一脚水，那還有不明白的，立即縮回脚來，在那厨房門口怔了怔。

朱逸惶恐起來，這顏如玉吩咐他早午晚三番提水，可沒叫他夜裏打水，她！會不會……

只見顏如玉緩緩轉過身來，月光已縮到門檻下去了，但她的面容却可看得清楚，她是在笑，微微笑。

朱逸這才放大了胆，說道：「顏姑娘，你瞧，我……我把水缸裝滿了。」

顏如玉點了點頭，像對他，又像是喃喃自語，說：「正是，也該教你了。」她的目光現下在正正的對他望着，道：「你去把那竹劍取來吧，門外那塊空地上，倒也寬敞。」

朱逸如奉綸音，他現下已能一口氣從山脚下，打那澗邊的亂石上奔到山頭，何況那幾步遠的書房，他捧了竹劍出來，這一個多月來，只要顏如玉不在眼前，他不提水，也不去向澗邊騰躍，他就常把竹劍亂舞一通，不過才這麼一點時間，那竹劍已被他摩弄得生了光澤，一者他一心要學劍，再若有大惡人來，他才能保護這顏姑娘，二來麼？他一摩弄那劍，他心頭就甜甜地，唇邊也就浮現了微笑，皆因這是她，這個天仙般的顏姑娘削的，而且專爲他削，削來給他的。

他可不是就捧着寶貝一般，把竹劍捧了出來，一瞧，顏如玉已到了門外，忙奔了出去。

顏如玉背對着門，她在仰面甚麼？是望着那新缺的滿月。

朱逸輕輕喚了聲：「顏姑娘。」她，今兒怎麼了？像滿懷心事？

顏如玉見他恭恭敬敬的捧劍而立，但她面上的笑容是一閃便逝，說道：「朱相公……」

朱逸不禁愕然一退步，這還是她第一遭以相公相稱，這些日來，兩人同居共處，眞個親如兄妹一般，這一聲相公，他像才感到，他和這顏姑娘之間，原是有着距阻的。

顏如玉道：「朱相公，可惜，你要是從小就練劍，以你這般恆心毅力，怕不早揚名天下了。現今麼……」

朱逸慌了，說道：「現今難道不行了麼？」

顏如玉道：「不是，我是說，你已用不着了，你滿肚子的詩書，是可令你揚名了。」

朱逸心道：姑娘啊，你那知曉，要不是遇到你，我從誰練劍去？要不爲了保護你，我又練來做甚麼？

朱逸生怕顏如玉不敎他，急得月光下的臉也黑了。但寒光陡閃，顏如玉已拔出劍來，說道：「不過，你練練劍，對你却有益無害，知道你即將上京赴試，數千里迢迢，雖然不足以防身自保，但却也能健步。」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鶴高飛

蕭逸・文　盧令・圖





荒塚晤故交　地府生死戰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桑羽青由小島得了圖解後回到船上，麥休士懷疑桑羽青拿到圖解，追趕而來，却不見桑羽青有什麼異樣而不敢肯定，此時葉劍瀛也因受傷由善兒帶到船上來，麥休士在爲他醫傷，此時桑羽青又知「星月劍譜」在十字橋處，那是一片墳地，桑羽青獨自去追查，見錢木兒尾隨而至，桑羽青躲着不與錢木兒照面，一會，東凡和尚也出現，東凡和尚誘使錢木兒跌入墳中一石屋內，而桑羽青也爲東凡和尚使計而跌了進去，兩人在石屋中無法走出，桑羽青用青光劍在石屋的小洞中猛剜——

這時二人不禁有些緊張了，原來這類風眼之處，最是陰寒，雖是練武之人，也不易拒抗。

桑羽青和錢木兒雖是一身奇技，但是這類事還是第一次碰見，不敢大意。

他把「青光劍」收好，二人併肩坐在牆角。

這時酷寒益增，一陣陣不可抗拒的酷寒，由地心冒了出來，襲向人體。

這類寒冷不是普通的寒冷，那一絲絲的寒氣，由人的毛孔之中鑽入，侵得人心脾俱寒！

桑羽青及錢木兒，立時降下了一口氣，護住了丹田，那一點元陽之氣，泛出了絲絲溫暖，向身上擁來。

片刻工夫，二人均是閉目養神，身子的寒冷減却了不少，但是仍然奇寒難耐。

桑羽青心中暗暗吃驚，忖道：「這地穴之寒，果然是名不虛傳啊！」

這時他心中又惦記着東凡和尚，忖道：「東凡和尚恐怕就要回來了，他如果這時才下起毒手來，倒是討厭得很……」

由於他心思不定，那陣陣酷寒立時趁虛而入，使他有一種昏眩之感。

桑羽青心中一驚，連忙屏息靜心，才把那股撳上心頭的酷寒壓下去。

…………

良久，良久，等到桑羽青及錢木兒身上酷寒退却時，已過了好幾個更次了。

二人先後張開了眼睛，桑羽青吁了一口氣道：「唔——這時恐怕天亮了吧！」

錢木兒點頭稱是，又道：「奇怪，東凡和尚怎麼一去不返呢？」

桑羽青也感到奇怪，隨道：「想必是他與麥休士動上了手，那麥休士豈是這麼好惹的人物？」

錢木兒道：「我們還是再挖洞吧！」

桑羽青正要撤劍出鞘之時，突由圓孔之中，望見人影一閃。

他正要喝問，却聽得一個低沉的聲音說道：「師哥，你在裏面麼？」

這句話傳到了桑羽青耳中，不禁使他驚喜交集，立時叫道：「啊！小猴兒，你怎麼也來了？」

原來室外的人影，正是失踪已久的小猴兒！

小猴兒接道：「說來話長，我還是先把你們救出來再說！」

桑羽青急道：「先別管我們！牆角之處，可以推動一塊石板，內有暗道，『星月劍譜』就在其中，你還是先把劍譜拿出來！」

小猴兒毛毛燥燥的答應道：「好！我就去！」

桑羽青又道：「且慢！推開石壁之後，且勿踏入，我就是這麼中了機關，被關起來的！」

小猴兒閃了閃眼睛道：「那我怎麼拿劍譜？」

桑羽青氣道：「你想辦法呀！」

小猴兒答應了一聲，向牆角走去，桑羽青爬在小孔上，却看不見那塊地方。

他一再的關照道：「小心！小心！」

小猴兒答道：「我知道啦！」

不一會的工夫，果然聽得一片聲響，桑羽青正要發問，却聽小猴兒叫道：「沒

有呀！只有一張空桌子！」

桑羽青氣得頓足道：「他媽的，這個老王八準是換了地方。」

這時小猴兒已經把石壁關好，走近過來，說道：「師哥，別生氣，那老禿驢的大限已到，再過兩天就可解決了。」

桑羽青詫異，正要追問，小猴兒又道：「我先把你們弄出來再說。」

自小猴兒入室後，錢木兒就沒有說過話，桑羽青奇怪他如何知道錢木兒也關在室中。

小猴兒摸索了一陣，急道：「他媽的，這到那裏去尋開關呀？」

桑羽青道：「急也沒用，還是慢慢的找吧，你來的時候，可曾到我小船上去看過？」

小猴兒道：「去過了，除了一個划船的外，甚麼人也沒有。」

桑羽青及錢木兒聞言不禁大爲驚奇，錢木兒湊在了小孔上，焦急的問道：「白姑娘呢？」

小猴兒說道：「沒看見，一個人也沒有。」

錢木兒頓足道：「唉！只怕被這和尚下了毒手。」

桑羽青接道：「大概沒有這麼壞，麥休士雖然不一定勝得過他，也絕不會這麼不濟事。」

錢木兒却是禁不住的焦急道：「那麼怎麼會不在船上呢？……她的傷勢還沒有全好……」

關切之情，溢於言表，小猴兒在外接口道：「現在急也沒有辦法，還是先出來再說。」

這一室之人，不禁把東凡和尚恨之入骨，尤其是桑羽青，氣得身上發抖。

小猴兒滿處尋找，半晌沒有下落，這麼陰寒之地，竟急出了一頭汗。

他滿口的罵道：「媽那巴子，見了老禿驢，我非要挖他的心……」

才說到這裏，似聽遠處有一聲極細的呼喊聲。

小猴兒立時道：「老禿驢要來了，我得上去，你們放心，我最遲午時以前，可以放你們出來。」

說罷匆匆而去，錢木兒問道：「是誰在上面叫呀？」

桑羽青道：「還不是小道姑？」

不料小猴兒突然回過頭，說道：「人家還俗了，以後可別再叫她小道姑了。」

說罷之後，一溜烟的跑了。

桑羽青及錢木兒不禁氣笑不得，小猴兒早已跑得無影無踪了。

這時桑羽青的心情，稍爲安定下來。

並不是因爲小猴兒的出現，而是小猴兒的態度，似乎還有甚麼人在背後出現。

桑羽青很快就想到了，忖道：「啊！莫非是師父他老人家出現了……」

此時他想到，在巫山之時，西華和尚放火燒山，自己施救錢木兒時，烈火之中，有人飛越施救，從那時開始，他就懷疑到是石塵子了。

桑羽青雖然不顧意自己的師父伸手帮助自己，並且在一開始的時候，便向師父再三表示過，但是這時身陷墓地，石塵子的出現，無異是一盞明燈！

他心情安定下來了，也就不再挖石頭了。

錢木兒道：「小猴兒眞有法子弄我們出去麼？」

桑羽青點頭道：「大概沒甚麼問題，等着瞧吧。」

才說到這裏，便見東凡和尚怒氣冲冲的走了進來。

東凡和尚入室之後，停在小孔之前，叫道：「桑羽青，如今只有生死兩條路，自己選吧。」

桑羽青見他一頭汗，面色難看，知道他沒有沾甚麼光，冷冷說道：「和尚，你言中何意？」

東凡和尚靠在了一張石椅上，目光烱烱的望着桑羽青，說道：「現在我們也不說那麼多廢話，你如果一味逞強，自然是死路一條。」

桑羽青目射奇光，憤怒的望着他，東凡和尚由他的目光中，看出了他的心情，冷笑一聲，說道：「看你的神情，是要以生命來保有這柄『青光劍』了？」

桑羽青劍眉飛揚，冷冷說道：「無恥的和尚，你居然還在做美夢，告訴你，就是把我桑羽青挫骨揚灰，也休想如願。」

東凡和尚霍然站了起來，指着桑羽青怒道：「小輩！你爹爹還栽在我手中，你又有甚麼了不起？難道你拜了甚麼曠世異人爲師，學了驚天動地的大本事？」

桑羽青冷然道：「你若有種與我過過招就知道了。」

東凡和尚嗤笑道：「可惜你不早說，現在我沒有心情傳授你了，我方才說過，生死兩條路由你自選，你如果想活，便把『青光劍』遞出……」

一語未畢，桑羽青破口罵道：「放你的清秋大屁，你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你如何不把腦袋伸過來，讓我的『青光劍』砍一劍？」

桑羽青這一番話，把東凡和尚氣得面色發白，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錢木兒雖在困境，聽了桑羽青的話，也不禁竊笑不已。忖道：「桑羽青到底還是個孩子，說出來的話眞叫人好笑。」

東凡和尚與桑羽青目光相對，狠狠的對視了半天，他才強壓着怒氣說道：「娃娃，你如此頂撞我，眞個是胆大包天，你想一想，如果我要置你們於死地，可不是易如反掌？等到你們死後，『青光劍』不是仍然落入我的手？你又何必逞強丟了性命？」

桑羽青雪白的牙齒咬着嘴唇緩緩說道：「你有甚麼狠毒的方法，你就施出來看看吧。」

東凡和尚被他氣得有些無可奈何，半晌說不出話來。

桑羽青怒氣滿胸，也顧不得自身的安危，大聲的喝叱道：「你不動手還想等甚麼？」

東凡和尚向前走近了一步，沉聲道：「桑羽青，我給你最後一個機會，你如果一味逞强，可就是死無葬身之處了。」

桑羽青喝道：「有屁快放。」

東凡和尚的臉又被氣白了，他強自忍着，說道：「我知道那本圖解，已經落在了你的手中，你若是想活命，還是趁早告

訴我的好。」

桑羽青心中詫異，忖道：「他是怎麼知道的，待我試他一試。」

桑羽青想着，臉上故作憤慨之狀，說道：「和尚，你少來這一套，你若是敗在麥休士手下，圖解當在他手中。」

聽了桑羽青的話，東凡和尚的臉上，果有詫異之色，他皺着一雙白眉，自語道：「果不出我所料……」

他想了一陣，抬目對桑羽青說道：「這麼說來更好辦了，等我收拾了麥休士之後，再來與你算賬。」

說罷轉身而去，走了兩步，又回轉了身說道：「當初傷你爹爹，實在是出於無奈，十五年後，我實在不願意再傷你了，你不要逼我如此，好好的想想吧。」

他話才說完，突然一個冷澀的聲音傳了過來：「老和尚，你好大的口氣。」

諸人不禁同時一驚，桑羽青已然聽出了是麥休士的聲音。

東凡和尚極快的轉過了身，沉聲道：「那位施主？」

話才說完，一個瘦長的影子，在昏暗的燈光下出現，正是麥休士，他穿着一件白色長衫，就像是一個幽靈似的。

他僵冷的面龐上，劃出了一絲古怪的笑容，道：「老和尚，不認得我了麼？」

東凡和尚已經看清楚了，來的正是麥休士。

他撫掌大笑，說道：「哈哈！原來是麥施主，多年不見，我正要找你，想不到你肯入墳來晤，眞是老僧的意外之喜。」

麥休士接口道：「好說，我就是聽說你要尋我，所以自動找來了，多年未晤，今日可以敍敍舊了。」

東凡和尚拉過了一把石椅，笑道：「老衲正有此意，施主坐下再談吧。」

麥休士緩緩的走了過來，坐在了東凡和尚的對面，二人相距約有五六尺遠。

東凡和尚笑道：「這幾日顯得忙亂了些，未能備茶，施主不要介意。」

麥休士笑了一笑，說道：「不必費心了，不知你尋我何事？」

東凡和尚陰險的笑了笑，說道：「麥施主，還是先說你的來意吧。」

麥休士向桑羽青這邊望了一眼，說道：「白姑娘也關在裏面麼？」

桑羽青及錢木兒聽了他的話，不禁同時一驚，錢木兒更是焦急，他衝向了圓孔，急道：「你……你把嬋妹怎麼樣了？」

東凡和尚頭也不回，含笑回對麥答休士道：「她是我門下叛徒，我自有收拾她的辦法，麥施主又何必多問？」

錢木兒顯得更緊張了，大聲叫道：「一切事情由我而起，與她無關，有甚麼手段對着我就行了。」

東凡和尚回過了頭，冷冷說道：「你現在再大包大攬已經晚了。」

說着又對麥休士道：「小輩們的事何必多談？」

麥休士道：「話非如此，桑羽青離船後，孽徒及白姑娘臥病，你竟趁我送孽徒上岸時，將白姑娘刼走，此事我總要問個明白。」

東凡和尚皺眉道：「麥施主，我不相信你來此是爲的查詢此事，若是單爲了此事，恕老僧不奉陪了。」

麥休士點頭道：「也好，我們少時再談此事，桑羽青被你關了多久了？」

東凡和尚笑道：「我只是清理門戶，把孽徒關入，誰知昨天夜裏，桑羽青自己闖了進來，豈能怪得老僧？」

桑羽青氣不可耐，正要喝罵，麥休士的目光已經飄了過來。

他把桑羽青打量了一陣，含笑說道：「你沒有吃甚麼苦頭吧？」

桑羽青強忍着怒氣，答道：「我沒有甚麼。」

麥休士一笑，又道：「青光劍還在身上，也難爲了你……」

他說到這裏，雙目閃閃不定，稍停又道：「那麼那本圖解呢？」

此言一出，東凡和尚大爲驚訝，說道：「啊！圖解也在你身上？」

桑羽青怒道：「我不知道。」

麥休士冷冷一笑，說道：「如此看來，這老和尚甚麼也沒得着，豈不是白白把你關了起來？」

東凡和尚這時發出了一聲怪笑道：「哈！我正弄不清那本圖解到底在那裏，想不到我幾乎錯過，麥施主，老僧對你一無所需，你還是趕快離開這裏，免得傷了多年的和氣。」

這時東凡和尚的態度大變，最初他以爲圖解在麥休士身上，所以才應付着他。

聽了東凡和尚的話，麥休士却是連頭也不回，仍舊對桑羽青道：「孩子，你那一手果然高明，坐收漁翁之利，連我這塊老薑都被你愚弄了。」

桑羽青在這種情形下，也不必否認了，聞言只是冷笑不語！

麥休士繼續說道：「羽青，你不要把我看成和尚一樣，我對你桑門至寶，並無覬覦之心，不過那本圖解落在我手，已然十餘年了，却是無法貫通，心中實在有些不服……」

他說到這裏，回頭望了望東凡和尚一眼，接着說道：「我們二人不妨定個約章，只要將來能讓我持有圖解與劍譜一年，我可助你除去這個惡僧，並把你的劍譜尋出來。」

麥休士說完後，桑羽青和東凡和尚都很憤怒，尤其是東凡和尚，氣得臉上變了色。

他強自忍着，冷笑道：「原來你在打這個如意算盤，麥施主，你把老僧看得太不中用了。」

桑羽青也說道：「麥老師，這是我與東凡和尚的事，不勞你費心，至於你所提的條件，更是不可接受了。」

麥休士大怒，怒道：「凡事經我決定，不會更改，老和尚，你看着辦吧……」

東凡和尚雖然很憤怒，但是他仍不願意與麥休士衝突，極力的壓抑住自己的怒火，說道：「麥老師，此事拖了十餘年，已經成了我與桑羽青的私事，你最好還是不要插手。」

麥休士冷笑道：「和尚，你麥老師豈是這麼容易就打發出了？」

東凡和尚面色一沉，說道：「麥老師！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他們二人四目相對，各有一股威風。

麥休士大爲震怒，他向後退了半步，雙手套在了袖筒內，說道：「好和尚，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

東凡和尚鐵青着臉，說道：「麥老師，我們都不是孩子了，用不着這麼情急，讓我們到外面去解決吧！」

他們二人都是憤怒已極，各自相持，如同箭在弦上，一觸即發。

麥休士盯視着東凡和尚，冷笑道：「你這個和尚詭計多端，我要是隨你出去，豈不是着了你的道兒？有什麼事就在此地解決吧！」

東凡和尚聞言怒不可遏，他似乎不太願意當着桑羽青的面與麥休士動手。

麥休士則好像打定了主意，他竟一屁股坐在了石椅上，雙手盤在胸前，冷冷說道：「和尚，你說怎麼辦吧！」

他這種狂妄的神情，立時激怒了東凡和尚。

桑羽青及錢木兒陷身在石牢之內，心中焦急萬分，却是無可奈何。

桑羽青正想激他們到外面動手，好讓小猴兒進來設法救援，不料東凡和尚已經發作了。

這個高大的老和尚呸了一聲，厲聲道：「麥休士！你再一不聽開導，可怨不得老僧，只有把你斷送墳底了！」

麥休士仍是用着一慣冷澀的聲音說道：「和尚！你試試看！」

此時東凡和尚再也無法忍耐了，他大喝一聲：「老兒納命來！」

只見他偌大的身子，如同一陣狂風似的，向麥休士猛撲過去！

他兩隻肥大的袖子，如同疾飛的兩隻亘蝶一般，向麥休士迎面擊去！

桑羽青及錢木兒不禁同時一驚，桑羽青忖道：「啊！這個和尚的功力……」

才想到這裏，便聽一聲長笑，在這陰暗的地府之中，盪漾不絕！

麥休士已隨着這聲長笑，飄出了一丈以外。

東凡和尚撲了個空，他並沒有追擊上去，立時把身子停住，說道：「麥休士！老僧沒有這麼多時間與你胡纏，你若是害怕硬戰，趁早離開此地！」

麥休士陰死陽活的說道：「你麥老師生性不喜屠夫或拚殺，奈何？」

東凡和尚的臉都氣得變了色，他知道口舌上是鬪不過麥休士，點頭道：「麥休士！我突然想到，我們勝負總該有個賞罰吧？」

麥休士笑道：「難爲你這麼細心，我如敗在你手，立時就走，和尚你呢？」

東凡和尚發出一聲啞笑，道：「我如敗在你手，立時將『星月劍譜』奉上！」

麥休士哈哈大笑道：「哈哈……好！和尚，我不怕你要賴！」

這兩個老人，都非常自負，好似有着絕對的把握，可以把對方擊敗。

他們作了這個約定後，室中的空氣，又添了幾分緊張。

東凡和尚緩緩向前移動，一雙寒光閃閃的眼睛，盯着麥休士道：「這一次你可別亂跑！」

麥休士冷笑道：「那是我的事！」

才說到此，東凡和尚一聲長嘯，猛然撲擊，一雙枯瘦的手掌，如同鷹爪一般，向麥休士的前胸及面門分別抓到，勇猛無比！

這一次麥休士仍然沒有迎敵，他肩頭晃時，人又飄出了好幾尺。

東凡和尚大怒，叫道：「你一味閃躲，不敢迎敵，豈不負了你『天河劍』的俠號？」

麥休士只是冷笑不語，東凡和尚再次撲上，這次他右掌在前，以「開掌迎客」的招式，向麥休士的前胸猛擊過來！

他的招式快極，雄渾的掌力，帶起了一股強勁的風聲！

這一招眼看遞上，麥休士却不躲閃了，他也是右掌當胸，以「浪裏白條」的招式，猛然把左掌翻了出來，掌心外吐，急逾星火一般迎了上來！

東凡和尚一驚，他本不願這麼快就與麥休士對掌，可是料不到麥休士迎掌太快，再想換式已來不及。

他只好在自己的右掌上，又加了一成勁力。

這兩隻枯瘦的手掌才一接觸，便聽「砰！」的一聲大震，聲如裂帛。

二人同時向後退了兩步，東凡和尚面上有一層驚詫之色。

這一掌，彼此都試出了對方的功力，竟是不相上下。

東凡和尚怪笑道：「怪不得你這麼狂，天河劍在掌上居然還有這麼大功夫，眞是想不到。」

麥休士冷冷說道：「你這和尚居然不是虛有其表，眞是想不到！」

他反唇相譏，把東凡和尚又氣得發狂，大袖一揮，五指尖尖，向麥休士的面門抓到！

東凡和尚枯瘦的五指，如同一把鋼鈎也似，刹那遞到，二指一抬，便剜向麥休士的雙目！

麥休士一聲輕笑：「你這個好狠的和尚……」

他白頭向後一揚，躲開東凡和尚的五指，左臂微抬，掌心外吐，以雷霆萬鈞之勢，向東凡和尚的小腹擊到！

東凡和尚一掌落定，小腹之下力逾萬鈞，不禁大吃一驚，頓時把身子一挫，向後倒退了五六尺，才算躲過了這一險招。

他一直輕敵，却想不到麥休士在掌上，居然有這麼深的功力。

麥休士含笑說道：「和尚！方才嫌我閃躲，如今我一動手你就退，是怎麼回事了？」

東凡和尚被他說得面孔發紅，咬牙道：「老兒休狂！」

他這一次小心得多，身形未到，雙掌已然翻出，以「雙風貫耳」的招式，向麥休士的左右兩頰擊到！

這個老和尚在雙掌上下了數十年的功夫，在他一生所遭遇的敵人中，幾乎沒有一個是他的敵手。

但是他今晚所遇到的，却是草野中的一位奇人，所以動輒得咎。

麥休士容他雙掌已快擊到，身子猛然向下一矮，右掌急如閃電般遞出，二指相併，以「佛陀點燈」的招式，點向東凡和尚的「志堂穴」。

這一招看起來輕鬆平常，實際上指力驚人，離着老遠，東凡和尚便覺着勁力迫人。

他身子向後猛一挫！閃開兩尺，麥休士二指點空，還來不及收招，東凡和尚右掌猛沉，二指尖尖，點向麥休士的頂門！

這二指之力，可眞是非同小可，麥休士便覺頂門發涼，那驚人的指力已然當頭壓下。

麥休士雖然不願意退，但是在這種情形下，却是無可奈何。

他身子閃向左側，左劈一環，食中二指，點向了東凡和尚的腰眼。

他們二人一動起手來，眞個是龍騰虎躍，好不驚人！

錢木兒及桑羽青，只覺滿室生風，人影如飛，他們二人都施展了全力，彼此絕不留情。

刹那之時，已是十餘招過去，二人就在方圓一丈以內，始終沒有出這個圈子。

東凡和尚體態高大，顯然比麥休士要高出一大截來，但是他的身手依舊靈活得像是狂風的一片飛雪，四下飛舞，不可捉摸。

但是麥休士的輕身功夫，顯然更要高上一籌。

他修長的身材，如同是一個鬼魅的影子，飄飄浮浮，若有若無。

兩隻肥大的袖子，恰似一雙疾飛的白蝶，隨着他靈活的身子四處打轉。

這種情形一看，東凡和尚的輕身功夫，立時相形見拙，不過這之間的相差，只是極其微小的。

東凡和尚似乎也知道自己輕功不如他，竟把身形放得更慢了。

他心中忖道：「我若是一味的隨他打轉，只怕要上了他的當，不如來個以靜制動！」

才想到此，麥休士又如一陣狂風似的撲了過來，一隻右掌閃電般向東凡和尚胸前拍來！

這一掌來得神速無比，東凡和尚吃了一驚，他身子向後稍錯，翻起二指，欲擒麥休士的手腕。

不料麥休士這一招乃是虛招，就在東凡和尚的手腕才翻起時，麥休士突然收回右掌，左掌翻起，尖尖五指，向東凡和尚的右肩抓來！

這一招變化得電光火石，神妙莫測，等到東凡和尚警覺時，那五股强勁的指力，已然觸近了眉頭。

雖然手指還未遞上，東凡和尚已然覺得一股裂膚之痛。

他不禁大吃一驚，身子猛然向後一擰，躲開了麥休士的五指，爲了怕麥休士連環進招，東凡和尚可不敢停，他足下用力，身子向右方竄出了五尺！

果然，在東凡和尚驚魂甫定之時，麥休士的右掌已連環拍出。

所幸東凡和尚已逃開了去，否則雖不至栽在這一招上，也很够他難堪的了。

東凡和尚驚怒交集，他搓着一雙渾厚的手掌，面上現出獰笑，道：「麥休士！我眞是小看了你爪子上的功夫了！」

麥休士仍然是一張陰冷冷的臉，慢吞吞的說道：「我不像你們出家人，不知好生之德，每次出手總是要點血腥的！」

東凡和尚被他氣得發出了一聲極難聽的笑聲，厲聲喝道：「我和尚素食已久，倒也願意見點血腥之物！」

一語甫畢，身進如風，右掌怒朝麥休士的心窩抓去！

這一式名叫「雲龍探爪」，東凡和尚盛怒之下，使出了七八成掌力。

由於麥休士身法奇快，所以東凡和尚不敢把招式用得太老了。

他這招式才一遞出，麥休士不但不向旁閃，反而挺身迎了上來，不禁使東凡和尚一怔。

爲了防着麥休士有什麼詭詐的招式，東凡和尚連忙把速度減慢。

兩下眼看就要接觸到，麥休士猛然身子向後一揚，東凡和尚的雙掌眼看就要遞上，却又送了個空。

就在這一刹那，麥休士雙掌猛沉，十指箕張，鋼勾一般來擒東凡和尚的右腕。

東凡和尚只覺勁風當胸，銳不可當，正要抵拒，突覺小腹之前有一股突來的勁力。

原來麥休士除了雙掌之外，右足也同時踢出，足尖緊繃，點向東凡和尚的「丹田穴」！

東凡和尚驚怒交集，大喝道：「我看你有多厲害……」

他身軀猛然一個大轉，已然閃出去七尺多遠，麥休士雖然連出奇招，仍然未能傷得東凡和尚分毫，心中不禁頗爲吃驚。

東凡和尚盛怒之下，一雙大袖用力向後一甩，只聽得「忽嚕」一聲大響。

他雙目圓睜，叫道：「老小子！你今天是死定了！」

麥休士冷笑道：「不必多說廢話，進招吧！」

於是東凡和尚又如一頭怒虎般衝了過去，這兩個老人再度激烈的打在了一處。

桑羽青在一旁看得清楚，麥休士的內力不如東凡和尚深厚，但是一身輕身功夫，已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麥休士深知自己的掌力不如東凡和尚，所以他一直處於被動地位，一再的激怒東凡和尚，然後以一身卓越的小巧功夫來對付他，並且伺機予以重擊。

桑羽青低聲對錢木兒說道：「照這種情形下去，東凡和尚要吃虧呢！」

錢木兒搖了搖頭，說道：「不見得！這個和尚古怪得很，再二十招下來，如果不能取勝，他就會改變戰略的！」

二人處身在石室之內，除了觀戰外，竟是毫無可爲！

桑羽青雖然心中焦急，但是也無可奈何。

這一刹那，東凡和尚與麥休士又是五六招過去，仍無勝負。

東凡和尚或許是要務太多，所以他顯得很是焦急，有速戰速決之意，下起招來，便是雷霆萬鈞之勢，又快又疾。

麥休士則顯得沉靜得多，與東凡和尚比較起來，心理上便佔了先機。

在東凡和尚一連串的急攻之下，麥休士均能很輕鬆的應付過去。

看看又是三四招過去，東凡和尚一連急攻了十招，均未佔得絲毫便宜。

他那巨大的臉，立時漲成了血紅色，室內雖然燈光暗淡，仍然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

這個高大的和尚，變得更加的瘋狂和恐怖了。

他臉上已經滲下了汗水，巨大而發着白光的牙齒，緊緊的咬着烏黑的嘴唇，一雙圓睜的眼睛，閃閃發出了可怕的光芒。

桑羽青心中暗暗吃驚，忖道：「東凡和尚竟是這麼猙獰的一副面貌！」

這時東凡和尚殺得性起，他大吼一聲，身法陡然加快！

一時之內，虎虎生風，他巨大的身子滿室飛舞，雙掌發出的勁風，震得石牆不住的發出轟轟的聲響。

這時麥休士也把身形一改，除了身法加快外，又逼近了許多，不若方才那般若即若離的樣子。

這兩個江湖上一流的高手，這時才算動了眞章，只見衣光掌影，撲打翻飛，在這死氣沉沉的墳底，掀起一場生死大戰！

這時桑羽青及錢木兒，已經完全被他們所吸引了，這是一場江湖中百年來難得的大戰，也是桑羽青及錢木兒生平初見。

東凡和尚招式之緊，令人不可置信，往往在一刹之時，連續投出四五招。

麥休士這時也改變了招式，一反方才閃躲之式，雖然在東凡和尚的掌隙之中左迴右避，但是進攻的招式也大爲增加。

室中立時充塞了一股緊張的空氣，這兩個老人都停止了鬥嘴和漫罵，彼此全心用在招式上。

東凡和尚掌大力沉，每一掌遞出便有千鈞之力，招招式式全是攻向麥休士的要害。

麥休士則施出了一套精絕的小巧點穴功夫，舉手投足，快得出奇，他那十個手指，無時無刻不向東凡和尚的重要穴道點撫！

但是東凡和尚掌力太大，方圓一丈之內全是勁力，麥休士在如此雄渾的掌力圈裏，不能盡情而爲，否則他那套絕妙的點穴法，恐怕東凡和尚要吃了大虧。

他們二人各有所長，一時之間殺得難分難解。

桑羽青忖道：「這樣看來，不是短時間可以結束的……」

方想到此，便聽錢木兒說道：「這樣下去，恐怕麥休士會佔些優勢。」

桑羽青點頭道：「我也這麼想。」

錢木兒又接口道：「不過這種情形不會長，東凡和尚最是仔細，如果他一直不能佔優勢的話，一定會有所改變……」

這時麥休士正好轉向東凡和尚背後，二指如電，指向東凡和尚的「肩井穴」。

東凡和尚猛然轉身，巨大的右掌，以雷霆萬鈞之勢，向着麥休士伸出的二指抓來！

這一式倒是不出麥休士意料之外，在這電光火石的一霎那，已來不及思索，他丹田提氣，把一股銳不可當的指力加了上來，向東凡和尚的掌心點來。

眼看這兩股指力就要相觸，勝負也就在這一式上決定，東凡和尚一聲長笑，他身子一轉，整個側了過來，右掌閃電般翻起，抓向麥休士的面門！

同時左掌倏出，二指如鉗，便擒麥休士的手腕。

這一招二式，變換得神鬼莫測，一霎之時，麥休士已然陷入危機！

麥休士大驚，知道自己上了當，要是讓東凡和尚任何一指掃上，非死即傷。

在這種情況下，東凡和尚似乎已然贏定了！

但是就在他即將奏凱的一刹那，麥休士整個的身子倏然下沉，速度之快，簡直不可思議！

東凡和尚的奪命兩掌仍然落了空，忖道：「糟了！……」

一念未畢，胸腹之處，勁力如山，怒濤駭浪的擁了過來。

東凡和尚臉上已變了色，由於方才一招志在必得，不免把招式用老了，想不到麥休士不但死中求活，並且還出了這等絕招！

在這種情況下，東凡和尚是萬難逃出麥休士的雙掌了！

桑羽青急得大叫道：「留他一命！」

一語未畢，便聽東凡和尚大喝一聲，他那龐大的身軀，如同被狂風吹退的小舟一般，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向後退開了去！

桑羽青及錢木兒以及麥休士都不禁大爲驚訝，原來方才的情形，東凡和尚非死即傷，想不到他居然無恙而退，並且連他用的什麼身法都沒有看出來。

麥休士及東凡和尚的臉色都很難看，均都是驚怒交集，東凡和尚雖然沒有落敗，但是兩次危機，很顯然可以看出，他在拳脚上的功夫，比起麥休士來稍遜一着。

他獰笑了一聲，說道：「名不虛傳！我和尚能够在你手下討教，實在是三生有幸！」

麥休士冷冷說道：「和尚過謙了！」

東凡和尚鐵青着臉說道：「拳脚功夫已然領教，如果麥老師不急，我想請教你一下名滿江湖的麥門天河劍法！」

錢木兒聞言低聲說道：「怎麼樣？這個和尚果然另謀他圖了！」

桑羽青心中却道：「麥休士的『天河劍』法，也是名滿江湖，應該比拳脚上的功夫更精絕，莫非東凡和尚有什麼出奇制勝的把握不成？」

才想到這裏便聽麥休士冷笑道：「老和尚，我是有求必應的！」

一語甫畢，肩頭微幌，只聽嗆的一聲輕響，一道白溜溜的光華現出。

麥休士已經把天河劍撤出，他這柄「天河劍」雖然不能與桑羽青的「青光劍」及葉劍瀛的「藍松劍」相比，但也是數百年來，江湖中的一件奇兵。

他右手執劍，橫擱胸前「冷森森」的光華，映照着他毫無表情的面孔。

他冷冷的說道：「和尚！你用什麼來招架？」

東凡和尚嘿嘿的冷笑了兩聲，他大踏步走向一座佛桌之前，伸手取過了一隻巨大的木魚。

那隻木魚大約有人頭般大，其下有一個長長的把手，漆着紅漆，看起來分量很重。

他右手則拿着那鼓木魚的把子，長約兩尺許，也是漆着紅漆。

東凡和尚在手中幌了一幌，說道：「老僧就以這吃飯的傢伙迎你幾招。」

掰木魚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是由純鋼鑄成，東凡和尚提在手中，彷如紙糊的一般，毫不費力。

麥休士心中暗驚，忖道：「他倒聰明，知道我的劍利，取出這大傢伙來……」

事實上麥休士最担心的是，怕他木魚之內另有別的花樣，因爲這類奇特的兵器，往往有些暗器之類的機關，使人防不勝防。

麥休士白眉微皺，暗忖：「這和尚心狠手辣，此處又是如此晦暗，要想防他暗器眞非易事……」

想到這裏，東凡和尚已獰笑道：「麥老師，恕我和尚有僭！」

他一語甫畢，右手鐵棍在木魚上猛然一擊，發出了一聲巨响。

這聲巨响，聽來沉濁，可見那木魚不是空心，其中定有別物。

那聲難聽的聲音，在密封的石室之中，聽來特別刺耳，更有奪神之功。

這時麥休士眞正的有些緊張了。

東凡和尚已看出了麥休士的神情，他發出了一聲輕蔑的笑聲，說道：「怎麼？麥老師看不慣我這吃飯的傢伙麼？」

麥休士咬了咬牙說道：「和尚，進招吧！」

東凡和尚又是一聲輕笑，他身子一幌，已然撲了過來，手中的木魚，以雷霆萬鈞之勢，向麥休士的頭頂，以泰山壓頂之勢砸了下來！

這一式之力，眞個是驚天動地，不可抵擋。

連麥休士這種人物，都不禁變了臉色，他極快的把身子旋轉出去，如同幽靈一般。

躲出了這一招，麥休士身形尚未站穩，身後「通！」的一聲大响，震得心神不定。

响聲才起，一股寒風，直逼身後，來得比電還快！

麥休士大吃一驚，來不及回頭觀望，再度躲開了去。

東凡和尚先聲奪人，接連進攻，麥休士一時慌了手脚，只有奔逃的分兒。

桑羽青及錢木兒都不禁爲麥休士捏一把汗。

桑羽青全神貫注，注意着東凡和尚的身法和招式，因爲他發誓要與東凡和尚作一次生死大戰。

東凡和尚攻勢奇猛，一剎之時已然連進了五招，每一招都有石破天驚之勢。

麥休士雖然有些驚慌失措，但是仍然仗着絕頂的輕功，逃出東凡和尚的攻勢，而沒有受到毫髮之傷。

東凡和尚動手之際，狂笑着叫道：「麥老師，你只會逃麼？哈哈！……」

他那粗啞乾澀的聲音，在地室之中迂迴不已，聽來讓人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和恐懼！

麥休士白髮蓬鬆，牙齒緊咬，一言不發。

這五招下來，他雖然受了不少驚，但也漸漸的鎭定下來。

桑羽青見狀忖道：「麥休士必是藉着閃躲來摸東凡和尚的門路！」

他的推斷一些也不錯，由於一上來麥休士慌了手脚，他知道如果不冷靜下來，只怕十招之內，便要折在東凡和尚手內。

所以他採取了與方才同樣的戰略，一味的閃躲，可是全心全意的在研究東凡和尚招數，尋找他最弱的一環。

這石室雖然巨大，可是像他們這樣動起手來，則顯得不够寬敞了。

麥休士像一陣風似的，東西飄忽，快得不可捉摸，簡直不可相信，一個人的速度，居然能如此之快！

東凡和尚則緊追在後，猛殺猛打，如同丈二金剛一般，帶起了滿室寒風。

刹那之間，又是七八招過去，麥休士仍是一味奔逃，東凡和尚硬是追他不上。

錢木兒低聲對桑羽青道：「這和尚內力極足，只怕麥休士要吃虧了。」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我也是這麼想，不知麥休士有沒有什麼出奇制勝的招式！」

這一段時間內，麥休士少說也轉了十幾個圈子，東凡和尚又急又怒，不由大聲的喝罵着。

麥休士則是毫不理會，對於東凡和尚的譏罵，充耳不聞。

又是兩三個圈子過去，連錢木兒都有些不耐煩，但是桑羽青却是星目揚輝，一臉的興奮之情，原來他已看出了東凡和尚的弱點，並且想到了一套尅他的劍法。

這時東凡和尚緊追在後，正起急步，出乎他意料之外，麥休士身子一頓，飛快的轉過了身子，手中長劍一揮「刷！」的一聲急响，白光閃閃，寒冷的劍鋒如黑夜霹靂一般，向東凡和尚的面門猛砍過來！

這一招神鬼莫測，東凡和尚不由大吃一驚，微一遲疑，那冷森森的劍鋒已然劈面而至。

東凡和尚大驚失色，來不及思索，左手的大木魚猛然向上一招，硬封麥休士的寶劍！

高手較技，勝負往往就在一招半式之內，這時麥休士反客爲主，已扣住了先機，他焉肯放過？

他右臂一震，劍身猛然向右滑去，同時挾着尖銳的破空之聲，向東凡和尚的右肩削去！

東凡和尚木魚尚未擧起，麥休士招式又改，一時不禁手忙脚亂。

在這種情況下，已不容他有絲毫的猶豫，東凡和尚整個身子，向左後方猛然一側，躲開劍鋒，緊接着向後縱開了去。

這一招雖然被他讓過，但是他的位置早在麥休士的預料之中，第三劍接踵而至，以「長虹貫日」的招式，直投東凡和尚的胸腹！

這才是眞正的「天河劍」中的招式，也是麥休士反攻的第一手，方才兩招是騙敵用的。

東凡和尚身子尚未站穩，麥休士的長劍，帶着龍吟之聲直抵胸前，好不驚人！

東凡和尚暗叫：「不好！……」

他左手的鐵棍，以十二萬分的速度擱了上來，只聽「嗆！」的一聲大震，二人身子各向後退出了五六步，東凡和尚的臉已經成了慘白色！

（未完）

碧玉珠
令你艷光四射
碧玉珠
令你青春長駐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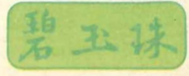
每樽售價35元

化粧品只可遮蓋憔悴，
和歲月的痕蹟，
碧玉珠却可以令你的
美麗發乎皮膚之內。

精神奕奕，容光煥發，
是青春的象徵，
無論你是什麼年紀，
碧玉珠都能令你：
暗病消失，身體健康，光彩照人。

總批發 永安公司 5-223283　總代理：香港新昌蔘茸行 5-445643

峨嵋藥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均有代售



婦女之寶